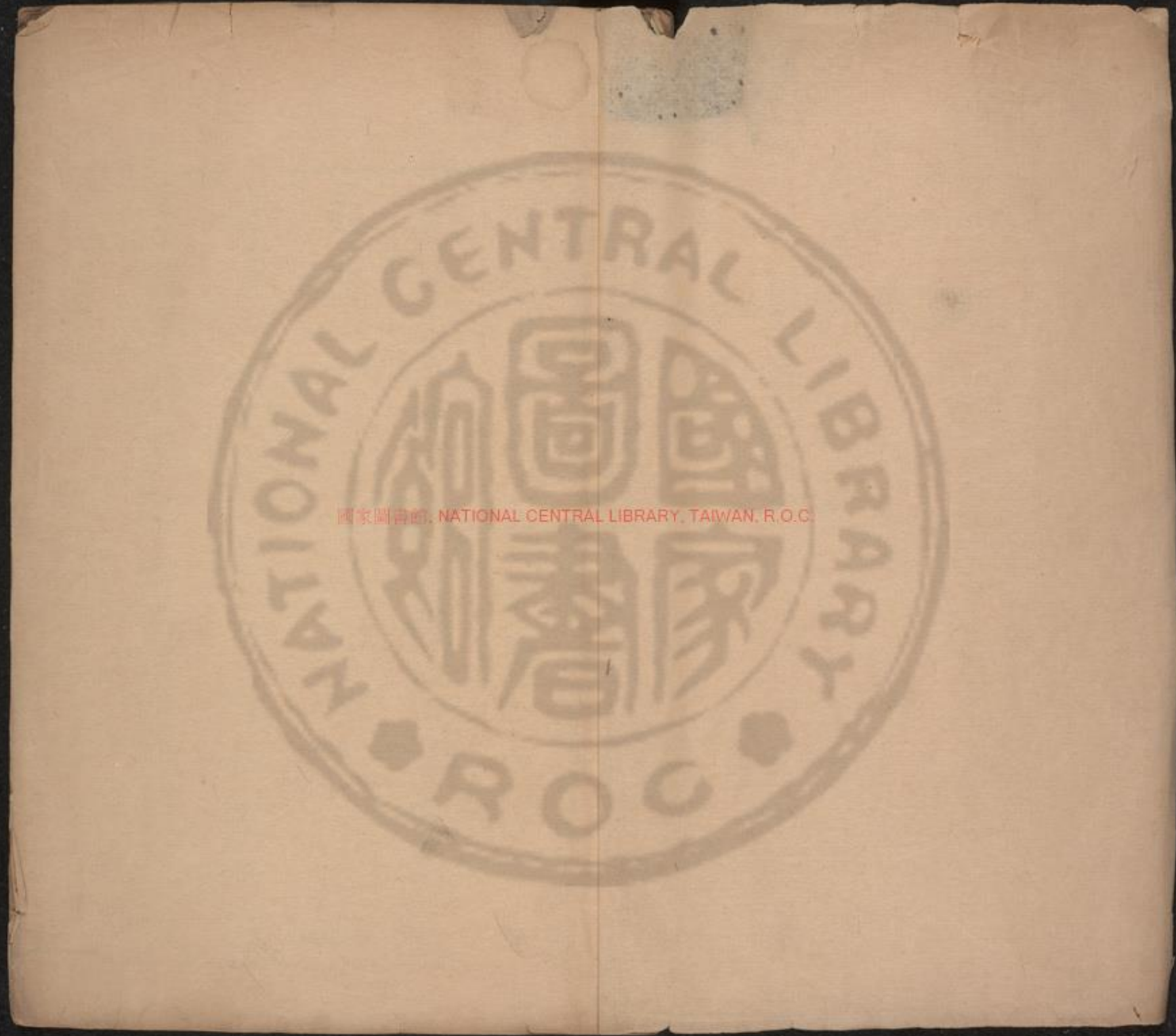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刻呂氏讀詩記序

東萊先生呂成公讀詩記舊南廡
蜀者皆有刻歲久夷漫罕行於世
余家有藏本南考功陳君取而誦
焉謀于查蘇君程君授諸梓既成
屬余以

丁余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國家功令立詩學宮士所受以紫
陽集傳為宗壹切古注疏罷弗
肆成公所記雖學士大夫心知
好之而不獲與紫陽耦余間嘗反
覆研味參諸往志得其說與文
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取夾漈鄭氏
抵諶小序之說多作毛鄭而以已
為之序成公則專用小序且謂毛
詩率與經傳合為獨得其真其異
一也文公醒思無邪謂勸善懲惡
究乃歸正非作詩之人皆無邪成
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

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采中溱洧即
是鄭衛二雅乃名爲雅成公則謂二
詩並是雅聲彼采間濮上聖人固
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二南房
中之樂正大小雅朝廷之樂商頌
周頌宗廟之樂采中溱洧之倫
不可以爲鬼神御賓客成公則
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朝聘皆
用之唯桑濮鄭衛之音乃世俗所
用元不列于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
又嘗因此攷之而覺成公之說長
詩序自毛萇鄭玄沈重蕭統皆

以爲子夏作韓文公謂子夏有不序
詩之道三疑漢儒所附託伊川斷
以小序作于當時國史而大序非
聖人不能程大昌又辨小序古序也
兩語外續而申之依范曄迺衛宏
所綴諸說禁、迄無定論然詩之有

序也猶聽訟之有證驗也証驗必于
其人與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
流子夏貫穿先秦古書自河間獻
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信今用已
見喻度靜女采芣諸詩爲若後世
子夜之歌估客之樂者鄭樵章俊

仰之論是且奚据哉有善有惡詩詞
固尔作者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
之有故均一淫泆之辭也出奔者之思
則邪出刺奔者之思則正今第以辭
而邪之則昧于田本刺鄭莊也而辭以
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詞乃戴武

是直為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矣聖
人奚取焉廼存之為亂賊口實哉漢
志載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
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錄
言鄭声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耳過
于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

詆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
亂夫聲與辭其分固已哲矣青於安
知非以刺學風雨安知非以思賢有
女同車安知非以刺婚導大路安知
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為淫昏不檢之人
自道其譎浪啁哳之語乎聖人所刪

者又何等篇曾是斥穢登良迺慙寘
此也左氏記季札之觀樂也所歌者邶
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
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周樂惡得有
之魯之樂工又何自取異國淫邪之
辭肆之于磬夏漢武間也且鄭伯

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
太泚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
子、羞齒賦野有蔓艸子太叔賦褰裳
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
賦釋子皆見美于叔向趙孟韓起然
則鄭詩未嘗不可施于燕享假令盡

為淫犇所作豈有兩國君卿大夫相
見乃自歌其里巷狹邪之淫辭以黷
媒俎豆下佻佻者哉必不然矣蓋徧
攷字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著錯以古
今諸賢之言二書異同較若指掌而成
公之說其理似有不可廢者士君子生

千載之後讀古人書政自未易詩又多微辭尤難臆決要在衷諸理而是質諸心而安耳為其有得于心與理即躒詒稗說持之有故猶不可棄况于賢人君子之言重席解頤之論確有師承可俟百世而不惑者哉然則

讀文公集傳者于成公所記惡可忽諸抑又聞揚雄有言詭之學各習其師范曄亦云書理無二義歸有宗碩學之後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夫攷正亡逸稽覈異同使積滯群疑渙然氷釋固通經博古者之大

快也余故詳次昔人所評為讀二家
詩備折衷焉

萬曆癸丑上元日江寧後學顧起元

撰并書



李萬化君一

胡承詔君麻

陳龍光伯爲

談自省李曾

南京吏部後學史樹德仲培父全校

於 倫惇之

楊荷春元復

蘇 進瞻叔

程國祥仲若

刻呂氏讀詩記序

余嘗讀呂氏讀書記大事記未睹讀詩記也近得宋
本於友人豐存叔讀而愛之其書宗毛氏以立訓考
註疏以纂言剪綴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子長貫穿
之巧研精殫歲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真積之悟緣物
醜類辯名正義有鄭漁仲考據之精茲余之所甚愛
焉迺柱史應臺傅公刻於南昌郡刻成或問余曰今
詩學宗朱氏集傳矣刻呂氏何居余應曰子謂朱呂
異說懼學者之多岐耶夫三百篇微詞奧義藐哉遐
矣齊魯韓毛譬則蹊徑之始分也其適則同也註疏

所由以適也譬則轍也朱氏呂氏蓋灼迷而導之往也譬則炬與幟也呂宗毛氏朱取三家固各有攸指矣安得宗朱而盡棄呂耶朱說記采之呂說傳亦采之二子蓋同志友也非若夫立異說以求勝也善學者審異以致同不善學者反同以求異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雖然余於是竊疑焉三家之詩唐人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譌矣毛詩固未嘗亾也後世經生尋墜緒之三家不啻珠璧棄未亾之毛氏直如弁屣何哉毛氏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憺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寢微又奚爲莫之

慨也夫去古近者言雖曠而似真離聖遠者說雖詳而易淆故曰冢尺雖斷可定鍾律毛氏始未可輕訾也或曰然則將盡信毛氏可乎曰余觀其釋鴟鴞合金滕釋北山蒸民合孟子昊天成命合國語碩人清人黃鳥皇矣合左傳由庚諸篇合儀禮其可尊信視三家獨多故呂氏之言曰毛詩與經傳合最得其真朱子亦曰其從來也遠有傳據證驗不可廢者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呂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劉以後編纂未就其門人續成之茲又斯文之遺憾云

嘉靖辛卯孟冬既望古鄞陸鉞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序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
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
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
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
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
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
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迺可得而尋
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
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

紘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
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
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
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
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
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
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乎如伯恭父者
真可謂有意乎溫柔醇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
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
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

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
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
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
已下世矣嗚乎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
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
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
爲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迺
畧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
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

安朱熹序

此詩言詩人序
五
及而又以贈予之悲則云爾窮無王實式其子而德
思誠之精因拜謝其祖錄音以與四丈同志之士其
燕淵本以贈承父且以書韻嘉寧之嘉不特釋也既
與予餘適以長書對其只之文且為宗職而宗職亦
又交指與育祖數以謝矣此篇之長非予前恭父之
日不世矣自予前恭父日矣昔嘉之好也或受其獎
惠少亦泚泚與又與其指以東真身之謂也而恭父
與育祖更安祖即恭父又不猶不置錄然其言亦不
適入自映其館育祖未交攻錄亦不五之云論之不

呂氏家塾讀詩記姓氏

毛氏

萇

鄭氏

康成

孔氏

安國

陸氏

璣

何氏

休

杜氏

預

郭氏

璞

韋氏

昭

韓氏

愈

呂氏家塾讀詩記 姓氏

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明道程氏

伊川程氏

橫渠張氏

成都范氏

滎陽呂氏

藍田呂氏

上蔡謝氏

龜山楊氏

廬陵歐陽氏

眉山蘇氏

眉山蘇氏

后山陳氏

臨川王氏

永嘉陳氏

延平羅氏

武夷胡氏

建安游氏

河東侯氏

河南尹氏

南豐曾氏

元城劉氏

三山李氏

長樂劉氏

莆田鄭氏

永嘉鄭氏

長樂王氏

山陰陸氏

渤海胡氏

什方張氏

導江鮮于氏

董氏

徐氏

丘氏

南軒張氏

晦庵朱氏

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錄

卷之一

綱領

詩樂

刪次

大小序

六義

風雅頌

章句音韻

卷秩

訓詁傳授

條例

卷之二

詩篇名

正風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置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卷之三

召南

鵲巢

采芣

艸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麇

何彼穠矣

騶虞

卷之四

變風

從邶訖幽十三國並變風也

邶國風

十九篇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卷之五

鄘國風 十篇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蝦蟆

相鼠

干旄

載馳

卷之六

衛國風 十篇

淇澳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卷之七

王國風 十篇

黍離

君子行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芣

大車

丘中有麻

卷之八

鄭國風 二十一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蓍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艸

溱洧

卷之九

齊國風 十一篇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卷之十

魏國風 七篇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卷之十一

晉國風 十二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杖杜

羔裘

鷓羽

無衣

有杖之杜

葛生

采芩

卷之十二

秦國風 十篇

車鄰

駟鐵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卷之十三

陳國風 十篇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揚

墓門

防有鶴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卷之十四

鄆國風 四篇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卷之十五

曹國風 四篇

蜉蝣

候人

鶉鴝

下泉

卷之十六

豳國風 七篇

七月

鴝鵒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卷之十七

正小雅 八十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芣

出車

杖杜

魚麗

卷之十八

正小雅

南陔

白華

華黍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湛露

卷之十九

正小雅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卷之二十

正小雅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極

卷之二十一

正小雅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卷之二十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正小雅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泂矣

裳裳者華

卷之二十三

正小雅

桑扈

鴛鴦

頰弁

車牽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椒

角弓

苑柳

卷之二十四

正小雅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縣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艸不黃

卷之二十五

正大雅 三十一篇

文王

大明

緜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卷之二十六

正大雅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河酌

卷阿

民勞

板

卷之二十七

正大雅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卷之二十八

周頌 三十一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思文

卷之二十九

周頌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卷之三十

周頌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卷之三十一

魯頌 四篇

駉

有駉

泮水

閟宮

卷之三十二

商頌 五篇

那

烈祖

玄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長發

殷武

呂氏讀詩記 目錄

呂氏家塾讀詩記引用書目

周易

尚書疏

韓詩外傳

周禮

大戴禮

小戴禮

禮記

儀禮

春秋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爾雅

論語

孟子

莊子

列子

荀子

楊子

呂氏讀詩記 書目

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

韓子

孔叢子

淮南子

文中子

史記

西漢

東漢

說苑

說文

釋文

水經注

白虎通

杜氏釋例

陸氏艸木疏

鄭氏詩譜

胡氏春秋傳

呂氏春秋

杜氏左傳注

國語

韓文

崔靈恩集注

左太冲三都賦

呂氏家塾讀詩記引用書目

呂氏讀詩記書目

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樂

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言近而易知

故人之學興起於詩○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意思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誦暢道德之中而欲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言善惡是非勸○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戒有以啓發其意故曰興

不逢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程氏曰今人不

能解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逢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逢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逢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既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灑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

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謝氏

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底滯則闕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張氏曰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止言事父事君舉其最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亦可以博物○程氏曰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陳亢問於伯

夷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

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

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

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

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

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

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

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氏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

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張氏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灑也○又曰凡觀書不可以類而泥○詩文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意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

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

也故好是懿德○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蒲官反

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

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音弓而射之則已談

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
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
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
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
矣五十而慕

文中子子謂薛收曰魯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
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
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
焉而皆當

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
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
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
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佞
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亶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
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
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亶立教古
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
學由詩而興後亶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

能興起也○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其君以碩鼠狡童之類又曰詩若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張氏曰詩之譏刺其間直有淺近者以其於禮義至粹美此聖人之所取○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使使人長一格

張氏曰求詩者賢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

以詩道其志又曰求詩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又患泥文如奕然來思湛露斯思斯何必泥字選不佗人德音不瑕之類不可以辭害君子至止樂只君子只止何必拘○又曰詩全是人之情性須先得詩人之心狀後觀玩易入凡書皆然大抵聖人語言盡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後千餘年樂府皆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思大體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
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
不知德行不忮之或反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曰

明道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點平聲

詩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呂大鈞和叔曰古人因詩而歌

使叶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為聲聲叶律呂則為律○予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納言時

而颺之注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

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

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音權大咸大磬上昭反大夏大濩大武○樂師凡斝

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

節士以采芣為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在周

頌臣工之什○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

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瞽矇掌九

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前漢禮樂志周禮既備而

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夙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禁馬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
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艸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艸蟲之前孔氏之後簡札始倒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鄉賦禮乃
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告
於樂正曰正歌備○蕤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
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

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

樂正曰正歌備○大賦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

宮三終其篇奏狸首以賦賦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

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奠以賦則蕤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芣今詩篇名狸首逸曾孫侯氏是也○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享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絲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蕭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况夫鹿鳴君之所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毅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宐也如賜
者宐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宐請
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宐歌
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宐歌大雅恭儉而好禮
者宐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宐歌風肆直而
慈愛者宐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宐歌齊夫歌者直
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
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
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

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

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

非歌孰能係此故歌者上時掌如抗下如隊音曲

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鈞古侯纍纍力追兮

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

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

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夙勤而不怨矣

爲之歌邶蒲對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聽聲以爲別故

有疑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闔之東乎爲

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公乎

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於良反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

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

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

之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公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

之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

魏曰美哉泱泱扶於反乎風泱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

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遯民乎不旻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

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

故曰國無主自鄙古外反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

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

之遯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熈熈乎熈熈和樂之聲曲

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

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

不淫復而不厭於艷反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

賢廣而不宣施矢鼓反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

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

所同也

頌有殷魯故曰
感德之所同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
音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張氏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有

弄有引善歌者知如何為弄如何為引○善歌者

使人繼其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

呂和叔寄對
凡伯壽書某

近與鄉人講習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
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

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
丘韓咳白華率黍騶虞七篇

刪天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
樂志王

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蘇氏曰
詩止於

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
以訓焉耳仲尼有所不取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太其

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

詩見在多亾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亾九

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亾詩

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闕其亾者以見在為數也

歐陽氏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

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艷齊幽秦魏唐陳曹

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

季札觀樂於魯

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艷齊魏唐秦陳檜曹幽王

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艷齊魏唐秦陳曹幽王

此艷氏詩譜次第也

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號鄭之地而國之先譜鄆事然後譜

鄭土在幽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

張氏曰詩固有次敘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

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

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後其中

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間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風也其風動於人猶

風之吹物人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

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

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敘

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為
管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
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
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
鄘之地故為變風之管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
風遂變矣言其跡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絕衛首惡
也故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
邶鄘者為邶鄘所以見其管亂也董氏曰商俗靡
靡周雖化革其
俗鉄其風不得盡變書之命戒告令每懼其不得
一日正也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心國之餘音
也風管衛且先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
邶鄘以著滅也

并滅王跡熄矣故雅亾而為一國之風董氏曰詩
疾至於滅

國王政不行矣謂天下無
王可也故以王風攸衛下先王之制苟能守之足

以統臨天下廢灋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
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剝國故夫以
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
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夫以齊天下之風
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
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
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
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中國之禮義消亾極矣是以夷狄强大天下亦相
胥而夷矣故夫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
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
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亾夷狄之風
行先聖王之流風邈俗盡矣故夫以陳陳舜之後
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灋所存也
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亾矣天下之
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
亾至矣人情迫於危亾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
極也檜曹懼於危亾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孔氏曰檜

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亂旣極必有治

之道危旣甚必有安之之理自管天下何嘗不
拯亂而興治革危而爲安周家之先由是道也其
居幽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始
王業之所以興也故夫以幽孔子曰幽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
衆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爲政於天下故夫以
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敘也孔氏曰雅見積漸之
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政之衰則至於亾詩之亾王道之亾也
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
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夫以頌頌

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
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氏曰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偕天子
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商則頌
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

大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或
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得詩
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管是也其下
則說詩者之辭也○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
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氏曰詩序亦有後人添

蘇氏曰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又曰沈重云秦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小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後漢書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制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董氏曰古之為教者師授而傳之訓傳不立而能自見於世况夫詩之存不獨著之竹帛凡聲於樂者工師亦得以傳其言也漢史謂宏作詩序宏固不能及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

王氏曰堯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詩上及於文王
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為美滕那之為祀成湯殷

武之為祀高宗方其佗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况子夏乎哉

歐陽氏曰孟子公詩查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為詩害者常賴序文為證

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籥章掌土鼓豳籥中仲音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

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

擊土鼓以樂田俊音國祭蜡上音則歛豳頌擊土

鼓以息老物孔氏曰鄭氏箋七月二章云是謂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謂豳頌自始至成

別為三體

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

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學詩而

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張氏曰今一詩之中

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

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大小雅得頌之

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

高既剡於大雅矣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甫

作誦○孔氏曰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

興為辭故於風之下即天賦比興然後天以雅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
雅頌亦同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
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
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風大序曰風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程氏
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
皆是也張氏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

賦艷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氏曰
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又曰賦者詠述其事蔽諱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也○呂氏曰賦者敘事之由以盡其情狀

比艷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氏曰以物
相比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
也又曰比者直比之蛾眉瓠犀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朱氏曰比者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甫田碩鼠衡門之類是也○又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而起興關雎
鳩瞻彼淇奧之類是也又曰興者興起其義采芣寘彼周行是也○釋文曰興是譬喻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孔氏曰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諸舉艸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王氏曰以其所感發而況之謂興興兼比與賦者也○朱氏曰因所見聞或托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雎穆木之類是也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程氏曰雅者正言其事○又
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
下句常實則同也

曰雅者陳其正理天生奕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是也張氏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故曰雅者正也

○又曰雅者直言之雖是大惡亦直言此是雅之本體○呂氏曰雅者正言也無所抑揚

頌六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者也○艷氏詩譜曰頌之言容李氏曰頌之為字訓容漢書志曰徐

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程氏曰頌稱美

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

類是也又曰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宣民宣人受祿于天是也○呂氏曰頌者

稱美之詞也無所諷議

風雅頌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

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則變風變雅佗矣國史明

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

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

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

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

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

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

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

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

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俗齊衛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

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成諸侯無正風王

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

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為

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

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

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

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

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

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

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王道之盛陳剡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大

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南是也禮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爲風

蘇氏曰衛武衛文艷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
狀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
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
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
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
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
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
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
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
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季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
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
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
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侂周大明之詩言
文王有明德之類

朱氏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王
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言王
政之大體以其規模氣象放之意其音節亦
有不同者及其變也則各以其聲而繫之歟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
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韋昭注口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

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

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

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

無邪一句爲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遯我以九言

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

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

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

廟一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

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俗

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

俞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不以爲義

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

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卽將助句之字以

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猗其虛其邪既亟只

且之類是也

卷帙

孔氏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

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

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訓詁傳授

前漢藝文志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爲詩訓詁而齊轅固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燕韓生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

俗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歛歸也皆爲之傳三家皆列於

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

好之未得立

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

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事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釋文曰平帝垂毛詩始立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

孔氏曰艷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前漢儒林

傳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

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爲萇也吳陸璣

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亦公傳魏人李尅李尅

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

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釋文曰吳太常卿徐

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

前漢儒林

傳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季延季爲阿

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陸璣卅木疏云陳俠傳謝曼卿後漢

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

詩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艷衆賈逵傳毛詩後馬

融佗毛詩傳艷玄佗毛詩箋釋文曰鄭玄佗毛詩

義申明毛義難三家

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

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

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

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中鄭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

傳之者惟毛詩艷箋至今獨立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雖

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爾又曰漢儒如大毛

贊之意欲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謬

謬得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徒抱

焚餘殘脫之經俛俛丑良於公聖人千百季後不

品氏詩記卷之一

二七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條例

諸家解定從一說辯析名物敷繹文義可以足成前說者注其下說雖不同當兼存者亦附注焉

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啖趙集傳例頗爲刪削陸淳曰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裁去其妨礙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實懼曾學三傳之人不達

斯意以爲文句脫漏隨卽注之此則集傳之蠹也
閱此記者亦歎

諸家先後以經文爲序或一章首用甲說天用乙說未復用甲說則再出甲姓氏

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見章末諸家或未備頗以已說足之錄於每條之後比諸家解低一字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終

論詩一字寫

蕭索短未備賦以弓矢之疑然其辭之對其蕭索
變于史對其言文句與手刃不同皆各具章末
未與用甲猶賦再出甲拔刃存者亦賦注焉
蕭索夫效以孫文為氣短一章首用甲猶夫用丁猶
闕此語皆亦幾
淇意以為文句與賦對也此限集對之盡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

名南說附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名南矣乎人而不為
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燕禮有
房中之樂鄭氏注絃歌周南名南之詩而不用鐘
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之事其
君子○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
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鶴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瀚州一字寫

蕭索短未備賦以弓矢其之疑然其辭之對其蕭索
變于史對其言文句與手刃不同皆各具章末
未與用甲猶賦再出甲拔刃存者亦附注焉
蕭索夫效以孫文為氣短一章首用甲猶夫用丁猶
闕此語皆亦幾
淇意以為文句與影韻似其之此限集軒之蠹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

名南說附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名南矣乎人而不為
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燕禮有
房中之樂鄭氏注絃歌周南名南之詩而不用鐘
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之事其
君子○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
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鶴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名公周南召南正始之

道王化之基鄭氏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張氏曰言南

者以河東則時為紂所屬自幽以北則皆為獯鬻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是也○程氏曰

召伯為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蘇氏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

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言其

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佞召

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佞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

時詩分為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

德者繫之周公以○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

於周原則中言大土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名是周內之別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岐山在美陽縣西北○釋文曰召在岐

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幽治遷焉

朱氏曰帝嚳之子棄為唐虞后稷封於郃其後公劉遷於幽至古公亶父又

遷於岐山下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

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佗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二

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焉周公封魯虢謚曰文公召

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

召氏讀詩記

卷之二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氏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

東都受采存本○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

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

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

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

諷誦所以風天下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

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

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明道程氏曰

周南召南如乾坤

關雎七言反后妃之德也程氏曰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失之矣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

用之邦國焉孔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

關雎是用之邦國也風風也教也朱氏曰風兼二義以象言風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

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

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孔氏曰鄭氏樂記注云雜此曰音單

出曰聲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朱氏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聲成文謂其清濁高

下疾徐疎數之節相應而和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息吏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

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虛應五曰

雅六曰頌說見六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反福鳳刺上李

曰蓋言二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主文而譎古穴

諫鄭氏曰論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朱氏曰主言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

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俗矣國史明

乎得失之迹孔氏曰國之史官○程氏曰國史得傷

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福鳳其上達

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

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王氏曰風之本出於人君

一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孔氏曰言天

見四方之風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

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古毒於神明者也並見風雅是謂四始詩

之至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

氏曰是四始以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鶴巢騶虞之德諸侯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風也先王之所以教孔氏曰諸侯之風先王大故繫

之名公說見周南條下○程氏曰繫之周南召南正

始之道王氏曰王者正始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

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呂氏曰

惻但之意禮記所謂無服之喪內怨哀至誠思賢才而無傷

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程氏曰關雎之義樂得淑

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

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

哀不至於傷則其思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

為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

是配事何別求淑女以為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自

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言也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戴禮保傅篇

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

始敬終云爾○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

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

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

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

之晉三家者乃以為刺歐陽氏曰關雎齊魯韓

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瓚曰

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管應門失守關雎刺

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

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說淑女以刺時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為得其真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為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音求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孔氏曰郭璞云鵲類也今江東人呼之為鵲楊雄許慎皆曰白鵲似鷹尾上白歐陽氏曰雎鳩不取其摯取其別也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慎固幽溪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

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淑善速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楊氏曰詩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像雎鳩為何物知雎鳩為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像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何則又想像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釋文曰速本亦作仇

關雎具風比興三義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風動天下管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鳴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為比也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辯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雷偶聞雷而有感行考之未歸非可以此類求也

孔氏曰毛氏特言興也為其理靜故也今從毛氏例特書興以別之餘皆不書

參初金差初空荇衡猛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

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反哲善轉反側

程氏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孔氏曰參差然

不齊○毛氏曰荇接余也以事宗廟陸璣疏曰接余白莖葉紫

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孔氏流

求也○程氏曰左右皆隨水之貌朱氏曰左右流

毛氏曰寤覺寐寢也服思之也朱氏曰服猶懷也○王氏

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氏曰卧而不周曰輾孔氏曰輾

轉身回動而不周○釋文曰輾亦作展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窈窕淑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左右毛

毛報反

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音洛

毛氏曰毛擇也

董氏曰毛則以熟而薦也傳曰毛以姜桂

○蘇氏曰求

得而采采得而毛先後之敘也凡詩之敘類此○

朱氏曰求而得之則當以琴瑟鐘鼓樂之也

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

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真王者之

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

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

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

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

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

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

朋友然故曰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鄭氏曰五章章四句

今從毛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

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

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氏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與念欲歸安不

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

古詩經詩

卷之二

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敘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為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以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覃延也施移也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也孔氏曰中谷谷

中創其言者古之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萋萋茂盛貌黃鳥搏黍也陸

疏曰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鸞一名倉庚齊今謂之搏黍灌木叢木也爾雅曰木族生為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歐陽氏曰后妃見葛生

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已成就刈獲而為絺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獲胡郭反為絺麻知反為綌去逆反服之無斃音亦

毛氏曰莫莫成就之貌獲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斃獸也古者王后織玄紵徒感反公侯夫人紘緹卿

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

下各衣其夫○張氏曰秋時也○陳氏曰以為衣

服而服之無厭斁之心女功之勤非苟知之身親

嘗之所以能儉○釋文刈作艾曰艾亦作刈韓詩

云刈取也○孔氏曰爾雅斁作射音義同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汗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戶葛反

澣害否歸寧父母

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張氏曰言告

日歸也○毛氏曰言我也○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教女之師以婦人為

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姆也反纏山買反并音雞綃音消汗

煩也鄭氏曰煩煩擗之用功深擗而專反○私燕

服也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

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芣苢傳曰薄辭也○

鄭氏曰澣謂濯之耳○毛氏曰害何也○朱氏曰

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歸寧於父母

矣歸寧者歸而問安之義

葛覃二章章六句

卷反春勉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

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

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劉氏曰后妃本不與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為社稷計亦何至朝夕憂勤乎○張氏詩曰閨闈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痛瘖恨采耳元因備酒漿

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

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轆釜之聲則門無嘉客况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采采卷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戶康反

毛氏曰憂者之興也○未氏曰采采非一采也○

毛氏曰卷耳苓耳也孔氏曰郭璞曰廣雅云泉耳亦云胡泉或曰苓耳形似鼠耳

耳叢生似盤陸幾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莖細莖蔓生可煮為茹○張氏曰泉耳釀酒所須也○朱

氏曰據本草卸蒼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釋文韓詩曰欬筐也○鄭

氏曰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矣○毛氏曰懷
思寘置也○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
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
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晉章所以
言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
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周行
此及大東者皆道路
之道鹿鳴乃
道義之道

陟彼崔嵬

徂回反 嵬五回反

我馬虺隤

呼回反 隤徒回反

我姑酌彼

毛氏以周行為周之列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
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氏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也爾雅石山戴
土謂之崔嵬

虺隤病也姑且也釋文云姑說文作虺音義
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虺

黃金罍

孔氏曰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
以金士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為雲
雷之象名罍取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用木矣則
士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

永長也

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維
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

徐履反

觥古橫反 維以

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孔氏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為觥韓詩說觥五斤毛詩說觥大七斤○朱氏曰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也○鄭氏曰此章為意不之耳非必觥專為罰爵也

盡申殷勤也○釋文兕伦兕曰字又伦兕觥伦觥

曰字又伦觥

陟彼砮七千反矣我馬瘠音塗矣我僕痛音鋪矣云何吁矣

毛氏曰石山戴土曰砮爾雅曰土戴石曰砮瘠病也痛亦病也○鄭氏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

閔之辭○朱氏曰極道勤勞嗟嘆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釋文砮伦砮曰本

亦伦砮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永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妒忌蓋功

南有樛居蚪反木葛藟力軌反之樂只之氏反君子

福履綏之

毛氏曰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

茂盛○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一

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酢而不美○

毛氏曰履祿綏安也○鄭氏曰木枝以下垂之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故葛藟得纍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眾妾則
 眾妾上附事之○張氏曰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
 所憂患○榮陽公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但取其
 下曲則葛藟得纍之而不取其木亦得以自蔽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羣
 居則環其角外向也兩說皆王氏義
 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之矣漢之二
 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亾國則樛木
 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

毛氏曰荒鹿覆也

鄭氏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

鳥營反

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縈旋也成就也○釋文縈作帶曰本又倫
縈

樛木三章章四句

蠡斯音終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蠡斯不妒忌則子孫

眾多也

朱氏曰蠡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衆多也不妒忌而子孫眾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妒忌

也或謂古人精管物理固有以知其不妒忌也

蠡斯羽詵

所巾反

詵兮窆爾子孫振振音真兮

毛氏曰蠡斯蚣蝓也

孔氏曰蠡斯陸璣疏曰蝗類也七月云斯冬強文雖顛倒其

實一也○蘇氏曰螽斯螽斯一生八十一子○陳氏且言羽者螽斯羽螽

也無莘之詩莘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毛氏

且詵詵衆多也○王氏且詵詵言其生之衆○陳

氏且宐爾者歸其所自於后妃也○杜氏左傳注

且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宐爾子孫繩繩兮

毛氏且薨薨衆多也○王氏且薨薨言其飛之衆

○宋氏且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側立兮宐爾子孫蟄蟄直立兮

毛氏且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王氏且揖揖

言其聚之衆

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復斂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昏姻

以時國無鰥民也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

其本而已故答於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乖爭之風始于闈門

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宐其室家

毛氏且興也

廣漢張氏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唯此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

詩中若此蓋多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盛也

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以記昏姻之時

之子嫁子也

爾雅曰之子者是子

也○孔氏曰之為語助桃夭為嫁者之子漢廣則貞潔者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王各隨事而

名于往也○李氏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則

室家皆得其宜也

孔氏曰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

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

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之天天有蕢

扶云反

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氏曰蕢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天天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為

宜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置

于斜反

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

呼報反

德賢人衆多也

廣漢張氏曰桃夭言后妃之所致而巳至於兔置則曰后妃之化益和平

之風至於使兔置之人亦與其好德之彞性則固有不

言而信不濫而速者其妻持在於修身以齊家而巳○李氏曰歐陽氏謂如序文則周南之人舉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陟耕反烈烈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氏曰肅肅嚴整貌○毛氏曰兔置兔罟也

曰兔自徑路張置捕之也

丁丁椽椽聲也

孔氏曰椽謂檠也此丁丁連椽之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知椽伐聲尅尅武貌干扞也○孔氏曰公侯以武夫自固為扞蔽如盾為防守如城然○宋氏曰言聞此椽杙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為國扞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之衆多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佗爾○釋文免佗菟曰菟又佗兔肅肅免置施于中達尅尅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免置施于中林尅尅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朱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也非特好仇而已

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浸重亦嘆美無已之意爾

兔置三章章四句

采芣苢音音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程氏曰姦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懷任焉

孔氏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傍江東人呼為蝦蟆衣陸璣云其子治婦人

難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楊氏曰后妃無嫉

妬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則

婦人以有子為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

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

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

都奪反

之采采芣苢薄言捋

力活反之

毛氏曰掇拾也捋取也

朱氏曰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

音結

之采采芣苢薄言禰

戶結反之

毛氏曰結執衽也扱衽曰禰

說文曰禰以衣衽扱物謂之禰扱物洽反

朱氏曰結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禰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

孔氏曰傳

先言思辭於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息之字倫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為韻二字俱倫思但末見如此潛行為泳永長方泂也郭璞曰之本不敢輒改爾音伐

杜氏釋例

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程氏曰人之休養水下必攀枝跛波我反倚喬木不可攀也與女有高潔之行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歐陽氏曰未乃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翹翹鎔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翹翹薪貌鎔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孔氏曰學記注以楚為荆○張氏曰刈楚刈蕪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歐陽氏曰既知不可得乃云子之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翹翹鎔薪言刈其蕪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蕪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孔氏曰蕪蕪蒿也江東用羹魚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

漢廣三章章八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范氏曰汝墳之國婦人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此豈家至日

見而能使之歿哉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曰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怒乃歷如調張雷饑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孟山至汝陰褒信縣

唯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

怒饑意也調朝也程氏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

為樵薪之事爾雅曰汝為瀆又曰汝有瀆董氏謂

大水溢出別為小水故知墳當從瀆郭璞引釋

文怒伦瑟曰本又伦怒

遵彼汝瀆伐其條肄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日肄既已也遐遠也○

程氏曰自勉之意伐肄見踰季矣言將見君子不

遠棄我也

魚符方頰勅貞尾王室如燬音雖則如燬父母孔

邇

鮐解見敝笱毛氏曰頰赤也魚勞則尾赤呂氏

尾赤鮐尾白今燬火也○長樂王氏曰王室如燬

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漢廣張氏曰勞苦之

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我也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
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
繫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應對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
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敘之誤也麟趾之時麟
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鄭氏曰衰世謂當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

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鄭志鄭玄門人所集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于嗟麟兮

孔氏曰麟麇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毛氏曰趾

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嘆辭○程氏曰關雎始於

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

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

既言之又嘆美之曰于嗟麟兮朱氏曰麟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

○釋文趾倫止本亦倫趾

麟之定都侯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額也公姓公同姓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

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毛氏曰公族同祖也

朱氏曰公族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召南

說已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下孟反絜功以致爵位夫

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鄭氏曰夫

之德如鳴鳩夙而後可配國君焉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

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以關

雎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

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絜功以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毛氏曰公族同祖也

朱氏曰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召南

說已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下孟反絜功以致爵位夫

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鄭氏曰夫

之德如鳴鳩夙而後可配國君焉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

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以關

雎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

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絜功以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
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三百篇之義皆句當時所佗或國史得詩之時
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
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攷之有毛
氏已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氏不見其說者
時在後也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
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
然則關雎之義皆毛公所已見也鵲巢之義其
末曰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鳴鳩不

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鳴鳩之德然則鵲
巢之義有毛公所不見者也意者後之爲毛學
者如衛宏之徒附益之耳毛傳尚簡義之已明
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如鳴鳩之
義雖刺不一而其旨未明故傳必言鳴鳩之養
其子平均如一以訓釋之今鵲巢之義止云德
如鳴鳩而未知鳩之德若何使毛公果見此語
傳豈應畧不及之乎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比
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
若又攷鳴鳩之情性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此

意但是說出於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五嫁之

毛氏曰鳩鳩鳩也鳩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

巢孔氏曰鳩鳩結鸛郭璞曰今布穀也○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倫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為喻猶挑蟲及鳥亦二物

百兩百乘也孔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諸侯之子

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氏曰御迎也○榮陽

公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但取鳩之不自為巢而

居鵲之成巢非取鵲之強而不淫知歲之所在亦

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廣漢張氏曰唯其專靜均一能端然亨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為則非婦道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鄭氏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朱氏曰成成其禮也

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楊氏曰夫人為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為職

古詩集卷之三

三

三、七、六

三、七、六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于於也芣幡蒿也

孔氏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謂於其傍采之也

沼池沚渚也

說文曰小渚曰沚小洲曰渚

公侯夫人執芣菜以

助祭○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

事于大廟大事于大廟是也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皮寄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氏曰被首飾也

孔氏曰被者少牢云上婦被楊此周禮所謂大也天第髮長短

為之所謂髮髻也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之貌夙早

也○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

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朱氏曰祭義

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

敬之無已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蔽而不終者無禮以

自防故也

嘒嘒

於遙反

草蟲趯趯

記歷反

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救中反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戶江反

毛氏曰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芊也

孔氏曰釋蟲云草蟲負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翟翟躍也孔氏曰釋小大長短如蝗也青色蟲云阜螽蟻李

下也○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朱氏曰

名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

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

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也毛氏曰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范氏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者憂心不當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為必得當之哉見禮則進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焉所以養廉恥也○釋文曰蟲本或作虫非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劣反亦既

見亦既覯止我心則說悅音

孔氏曰蕨鼈也孔氏曰蕨鼈釋草云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

惓惓憂也○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孔氏曰薇山菜也莖葉似小豆蔓生可作羹亦可生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采蘋大夫妻能循灋度也能循灋度則可以承先祖
其音恭祭祀矣

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道因其
所處之廣狹而有斂舒焉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毛氏曰〕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孔氏曰蘋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陸璣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雞蘇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王氏曰〕采

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董氏曰〕濱當佗瀕袁淑書曰

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者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空綺反及

釜符甫反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

無足曰釜○〔王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長樂

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

廟奠於牖下孔氏曰祭在與西南隅○朱氏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

謂與也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王氏曰宗室牖
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
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
灋度○長樂劉氏曰季女者大夫之妻也○董氏
曰韓詩伦于以鷓之顏師古曰鷓烹也
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為者非一端所歷者非
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敘而有常積
其誠而益厚歿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
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
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

當大事云爾采蘋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灋
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名時照反伯也名伯之教明於南國鄭氏曰伯為二伯

後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釋文曰名康公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伯所成滿易反

范氏曰蔽芾盛也曾氏曰蔽芾蓋世所謂連縣字○毛氏曰甘棠

杜也孔氏曰棠今之杜梨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陸璣杜木疏曰棠今棠梨也剪去

伐擊也○鄭氏曰成艸舍也朱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艸舍耳非真

也作舍長樂王氏曰名伯觀省風俗或戾甘棠之下

以愛民訟○左氏傳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名伯

所戾思其人猶愛其樹劉氏曰名伯在之時嘗憩

在猶當勿伐此棠蓋觀其物思其人則愛其樹得

人心之至也說者謂名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名伯所憩下是為墨子之道也

毛氏曰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名伯所說始銳反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董氏曰施士丐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毛

氏曰說舍也○釋文曰說本佗稅

甘棠三章章二句

行露名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氏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

猷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猷浥濕意也行道也○鄭氏曰夙午也○

杜氏左傳注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

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汗辱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何以速我

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名獄确也孔氏曰鄭異義

駁云墉者因證然墉核之處确音角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

角强暴之男名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

有似而不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今强暴之

男名我而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僂陵物與

事有似而非者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

之來强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說文曰牙牡齒也○山陰陸氏曰雀有味

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毛氏曰墉墻也○朱氏曰使貞女

志得以自伸者名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鶴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朱氏曰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

○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核委

蛇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純數也孔氏曰此言純數下

言總數謂純總之數有五非訓純總為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制大夫羔裘以居○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朱氏曰自從也公朝也○毛氏曰委蛇行可從迹也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所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恩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釋文純佗它曰本或佗純蛇佗蛇曰本又佗蛇
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媿俯不忙而從容自得毛鄭蓋一說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

孔氏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裘節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是有毛得稱革

緘縫也

孔氏曰緘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界緘因名裘縫云

緘五緘既為縫則五純五總亦為縫也○鄭氏曰

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

符龍反

素絲五總

子公反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王氏

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

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雷勸以義也名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鄭氏曰名南大夫名伯之屬○孔氏曰左傳曰伯輿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君子歸哉歸哉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此

君子也違去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張氏曰如鶴

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朱氏曰何

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歸哉歸哉與其畢事

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呂氏曰振

振君子歸哉歸哉勸以義也再言歸哉者欲慎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違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又主反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婢小反有梅男女及時也名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

女得以及時也朱氏曰述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也視桃夭則少賤矣行露死麀於漢

廣亦
歎

范氏曰管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制為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喻標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喻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覩草木蟲鳥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標落也梅尚在樹者七○鄭氏曰庶

衆迨及也○朱氏曰吉一而得吉也○歐陽氏曰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惜其盛季難久而懼過時也

○釋文曰梅韓詩作楛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也迨今可以成昏矣

標有梅頃

音傾

筐

許

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暨取也不待備禮也○歐陽氏曰謂者相

語也遣媒灼相語以求之也

王氏曰謂者以言趣之也

○蘇氏

且凡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異如此詩之類固自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有說若樛木螽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
強求而說則迂雜而不當矣
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
者邪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呂氏曰夫人無妒忌
之行而賤妾安於其
命所謂上好仁而
下必好義者也
呼惠反 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
不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嘒微貌小星眾無名者三

心五噶四時更見

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噶
在東方正月時也○孔氏曰心

實三星五是噶釋文云味謂之柳則象
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肅肅疾貌

宵夜征行○鄭氏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

夕○毛氏曰寔是也○朱氏曰命所賦之分也眾

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

其所見以起興○孔氏曰眾妾自知已賤不敢同

於夫人

嘒彼小星維參

所林反

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

直雷反

寔命不猶

古今詩話

卷之三

十三

四世七

毛氏曰參伐也

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 昴雷

也

孔氏曰言物成就繫雷也釋文曰二星皆西方宿

衾被也禪被也禮記

玉藻注禪無裏音單

猶若也

程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

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

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

自悔也

孔氏曰嫡謂妻也媵謂妾也古者女嫁必姪媵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嫡媵先是有姪媵矣公羊傳曰諸侯娶九女一國媵之所從皆名

媵獨言二國者異國士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也媵尊也媵卑

董氏曰江沱媵沱媵今詩敘乃言江沱之間是

失詩人旨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氏曰興也決復入為汜

爾雅疏曰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

程氏曰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待君也汜水之

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鄭

氏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范氏曰以之

為言用也○董氏曰汜石經作汜說文引詩作汜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蓋古為澠後世譌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程氏曰**處得其所

處也范氏曰處
勝得其所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音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別者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澠漢為
潛江為沱○孔氏曰皆大水

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荆
州亦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
以荆梁二

州皆有也○**鄭氏曰**嘯感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

而歌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
得其所處而樂矣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易

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
列女傳云倚柱而歎皆悲嘆之聲也○
范氏曰嫡

忘其褊心
而和樂也

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憑河

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

顧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

曰其嘯也歌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

之敘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惡鳥路反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

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郊外曰野○說文曰麇麇也孔氏曰續人注云齊人謂麇為麇

○毛氏曰白茅取潔清也包裹也懷思也誘

道也鄭氏曰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王氏曰野有死麇白茅包

之者禮之薄也而猶愈於無禮○釋文麇作麇曰

本亦作麇

林有樸蒲木反 樸音速 野有死鹿白茅純未尊反 束有女如

玉

毛氏曰樸樸小木也孔氏曰釋木云樸樸心孫炎曰樸樸一名心某氏曰樸樸

解樸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為柱能音耐 野有死鹿廣物也束猶包之

也

以樸樸為禮意其若致薪芻之饋之類

舒而脫脫勅外反 兮無感我悅始銳反 兮無使厖美邦反 也

吠符廢反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巾也孔氏

內則婦事舅姑佩紛悅注云悅拭物之巾 厖狗也說文曰厖犬之多毛者 非禮相

陵則狗吠○鄭氏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廣漢

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悅無驚我

之厖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

緩而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氏曰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孔氏曰文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稱靈王也○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

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氏曰伊維緡綸也○**張氏曰**言鈞如何必以絲

緡夫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肅雖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平

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

此詩為美王姬而佗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

虞則王道成也張氏曰仁如騶虞此言王道之成如騶虞之詩如緡衣巷伯之謂也

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

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

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

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為治可見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麟趾關雉之應騶虞鶴巢之應意者文王之時

二物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興歎

彼茁

則劣反

者葭

音加

壹發五豮

百加反

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茁出也

孔氏曰謂艸生茁茁然出

葭蘆也豮牝曰豮虞

人翼五豮以待公之發

孔氏曰五豮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巳仁心之至不忍

蓋殺故也○朱氏曰一發五豮言禽獸之衆多

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

生物

陸璣云騶虞尾長於軀不履生艸

○鄭氏曰記蘆始出者著

春田之早晚

彼茁者蓬一發五豮

于公反

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艸名也

一歲曰豮

爾雅曰豮生二豮

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

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艸淺獸肥之時也一發

五豮一發五豮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三隅而

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

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

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

勉之仁始不足以當之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邑氏家塾讀詩記卷之四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幽十三國竝變風

邶鄘衛說附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釋文曰衛在汲郡朝歌縣

董氏曰竹書紀年曰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分其地為邶鄘衛使管叔霍叔蔡叔監之

武王

皇清詩話卷之三

卷之三

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邑氏家塾讀詩記卷之四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幽十三國竝變風

邶鄘衛說附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釋文曰衛在汲郡朝歌縣

董氏曰竹書紀年曰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分其地為邶鄘衛使管叔霍叔蔡叔監之

武王

皇清詩話卷之三

卷之三

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

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

使為之長孔氏曰漢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

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鄭

氏不殊者以國大非制○董氏曰康叔受衛其在

殷邦百里之地而邶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

邶則同姓受封國也名之七世至項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

佗佗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

詩焉○**朱氏曰邶鄘之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

號者豈其聲之異歟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音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鄭氏曰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張氏曰不

遇非不達也不發其志也○孔氏曰頃公貞伯

子當夷王時汎芳劍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

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毛氏曰興也汎汎流貌柏木空為舟耿耿猶微微

也朱氏曰耿耿小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

明憂之貌也憂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

往愬逢彼之怒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茹度也

長樂王氏曰責我心之如鑿必能度形猶責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

不使之責孟子必識齊王之不可為湯武而不應其聘

○朱氏曰鑿能度物

而我不能但以兄弟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

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

范氏曰此公侯之臣也故僚類皆其兄弟

○釋文曰鑿佗監曰本又佗鑿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眷勉反

也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棣棣富而

閒習也○歐陽氏曰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

石席故不可轉卷也○呂氏曰以威儀為可簡則

無禮故不敢改其度也

不可選也言威儀閒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

避禍也翟方進謂馮參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

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

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

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

不改其常操

憂心悄悄

七小反

愠于羣小覲

古豆反

閔既多受侮

少靜言思之寤辟

避亦反

有標

符小反

毛氏曰悄悄憂貌愠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標拊心貌

拊心而手標拊

○孔氏曰寤覺之中歐陽氏曰慍于

羣小羣小慍仁人也○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

人衆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

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為小人所慍

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得志則

為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

曰觀閔既多受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

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

特結反

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語助

也○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

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朘月削也○范氏

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

毛氏曰如匪澣衣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鄭氏曰臣不遇於

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

反夫人失位而佞是

詩也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首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綠間色黃正色孔氏曰綠蒼黃之間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孔氏曰】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妾不宜嬖寵正色之黃反為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廣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為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亾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孔氏曰】間色為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為裳而處下○【曾氏曰】亾失也不須訓為忘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卑爾無詆音尤兮

【毛氏曰】詆過也○【程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矣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范氏曰】致其敘則在我也故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也

絺兮綌兮淒七西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范氏曰】思古人而獲我心自知其不及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已子莊

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歸莊姜遠送之于野

公桓公立為君矣敘詩者猶曰送歸妾彼為母以子貴之說者失聖人正名分辯嫡庶之說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

朱氏曰興也

○孔氏曰釋鳥燕燕郭璞曰齊人呼鴛曰燕即今之燕也

古人重言之李氏曰差池不齊貌

○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

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孔氏曰至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

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

○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而一下故莊

姜感所見以興焉

○廣漢張氏曰燕燕以興已與戴嬀嫡妾相與之善歟

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

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亾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其有

合於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頡戶郎反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佇立久立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鄭氏曰將亦送也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

弗及實勞我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

實是也○釋文曰南如字沈重云協句乃空林反

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仲氏任而媯反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

之思以勗凶肉反寡人

毛氏曰仲戴媯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信

也○朱氏曰只助語○李氏曰塞實也○毛氏曰

淵深也○朱氏曰溫和也○毛氏曰惠順也○采

氏曰終溫且惠始終如一也○鄭氏曰淑善也○

毛氏曰勗勉也○鄭氏曰寡人莊姜自謂也○楊

氏曰州吁之暴完之死戴媯之去皆夫人失位不

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媯猶以先君之思勉其

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朱氏曰上四句莊姜美戴媯下二句因使之以先君

之故而有以勗已蓋稱其美以求效戒之辭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乃且反傷已不見答

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張氏曰困窮者道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已以自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弑嫡之後於是始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為由已不見答於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也○鄭氏曰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朱氏曰逝發語之辭○范氏曰言莊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窮也樂長
王氏曰不以古之道處我鄭氏曰寧猶曾也

觀碩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即不見答非始有意而後忘之也古不當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已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呂氏詩言 卷之四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
報我不述

王氏曰人之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
鄭氏曰畜養卒終也○朱氏曰不述猶曰不可稱
述也

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
威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
傾搖也莊姜既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
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爲已私也
俾也可忘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
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未章不欲
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
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咎
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
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悼

毛氏曰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
敖言戲謔不敬也朱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鄭氏曰喻州吁之

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悼者傷其如是

終風且霾反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朱

氏曰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蘇氏曰

州吁往來皆不可常○鄭氏曰我思其如是心悠

悠然○楊氏曰見侮慢而不能止則悼之而已其

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母道矣經解曰溫柔

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曠反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

毛氏曰陰而雨曰曠○王氏曰曠則不見日矣又

曰不日有曠者言不旋日而又曠也○鄭氏曰言

我願思也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

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

道我此古之遺語也○蘇氏曰古有又通○釋文

嚏作走曰本又作嚏

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曠焉最苦之辭也

曠曠其陰虺虛鬼反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曠曠然暴若震雷之聲朱氏曰虺應雷將發

卷之四
而末震之聲 ○董氏曰韓詩作墮墮其陰章句曰天陰塵也

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暘暘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願言則嚏汝念我則我嚏矣母子之間感通本無間也願言則懷汝念我則我懷矣母子之間恩意本易復也

終風四章章四章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氏曰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 ○朱氏曰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

朱氏曰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有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鏜然擊鼓聲漕衛邑也 ○曾氏曰鏜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鬪之狀其興師動衆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 ○鄭氏曰土國役土功於國南行從軍南行伐鄭 ○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亾未可知

雖欲爲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董氏曰鑽石
經佗鑿說文亦佗鑿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仲勅中反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孔氏曰文是謚平陳於宋

鄭氏曰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齊邑以賦與陳蔡從憂心有仲憂心仲

仲然○左傳杜氏注曰陳今陳國陳縣宋今梁國
睢陽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
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氏曰爰於也○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

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

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

於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爲

必敗之計也曾氏曰非獨爰居爰處以下三章爲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

牛氏曰猶蹇叔哭送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苦結反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朱氏曰成說成其約誓之

言○孔氏曰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

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俱老朱氏曰與其家人訣

別言其始為室家之時期以生死契闊無所不同
既成約誓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言至死而不
相棄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呼縣反兮不我信音申兮

鄭氏曰于嗟嘆也○毛氏曰活生活也洵遠也○

釋文曰洵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負負亦遠也信即古伸字也

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
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
洵當從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
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
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於駟反母氏劬勞

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孔氏曰凱樂也

風性樂養萬物棘難長養者天天盛貌劬勞病苦也○王

氏曰棘心至於天天則風之為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聖嗣也○鄭氏曰令善也

○朱氏曰棘可以為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音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陳氏曰寒泉在浚之邑下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其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為說可謂幾諫矣

覯胡顯反皖華板反好貌○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

人而我獨不能說吾母哉曾氏曰凱風感於夏時黃鳥鳴於夏亦寒泉亦

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孔氏曰宣公

宋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鄭氏曰

懷安也○毛氏曰詒遺也伊維也孔氏曰語助也○朱氏

曰阻隔也○曾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遣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氏曰瞻視也○朱氏曰悠悠長也○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程氏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且暮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不忮之鼓反不求何用不臧

鄭氏曰女眾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為德行朱氏曰百爾君子毛氏曰忮害也○朱氏

曰求貪也○毛氏曰臧善也○張氏曰不忮不求是大夫妻言其夫也

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為德行也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鄭氏曰

夷姜○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
假為公所要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

毛氏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孔氏曰陸璣
云匏葉少時

可為羹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
故云謂之瓠外傳論語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
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
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佩匏可以渡水也

渡也由膝以上為涉以衣涉水為厲謂帶以上也

釋文曰韓詩
云至心曰厲揭褰衣也○朱氏曰匏尚有葉是未

有霜而成實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未可以渡

也○毛氏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

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
人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釋

厲說文曰砾云履石渡水也音力知反又音例

有瀾瀾爾濟盈有鷺以雉鳴濟盈不濡軌音雉鳴

求其牡

毛氏曰瀾深也盈滿也鷺雉聲也由軒以上為

軌○歐陽氏曰毛鄭謂走曰牝牡書牝雞無晨豈

為走獸乎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

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興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

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興夫人不顧禮義

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為匹而無親

疎父子之別

朱氏曰或曰承上章之興以為此也蓋以勉有苦葉興濟有溪涉以濟盈

興雉鳴然後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此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為體舒緩宏闊有如此者而後世學者求之崎嶇蹙狹之中銖較

寸量如治法律失之遠矣 ○釋文曰軌依傳意

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相亂故具論之

雖離鳴雁旭

許玉反 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氏曰離離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 ○鄭氏曰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矣

孔氏曰毛氏東

門之揚傳云不逮秋冬則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為期盡蕃育之灋王肅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其說皆出毛氏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 ○王氏曰古之於昏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雖庶士亦然而況於人君乎

招招

照遙反

舟子人涉

五郎反

否人涉

毛氏曰招招號名之貌

孔氏曰王逸曰以舟子舟

人主濟渡者叩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 ○朱氏曰以譬男子必待配耦而相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
爲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
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
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毛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
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
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莫尹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

孚容

采菲

妃鬼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氏曰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

而谷風至○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

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當龜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

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

○毛氏曰葑須也菲芴音勿也下體根莖也○鄭氏

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菘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

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

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

衰棄其相與之禮

孔氏曰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謂之芥非似葑莖蘆葉厚而長

有毛郭璞云非土瓜也○釋文曰艸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松菜也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蔓菁

相似○程氏曰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

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音誰謂茶

徒音苦其甘如薺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茶苦菜也

爾雅疏曰此味苦可食之菜也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似菊堪食但

苦耳○本艸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

毛氏曰宴安也○程氏曰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

念其有違乎此也○朱氏曰今故夫之送我乃不

遠而甚近○鄭氏曰送我栽於門內無恩之甚○

陳氏曰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其夫之

情○孔氏曰言人誰謂茶苦比之茶卽其甘如薺

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

韓愈謔謔鬼詩云白石爲門畿蓋以畿爲門闢

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溼以渭音濁湜湜音其止音宴爾新昏不我屑音素節反

以母逝我梁母發我笱音古口我躬不閱音悅遑恤我後

毛氏曰溼渭相入而清濁異孔氏曰地理志云溼水出今安定涇陽西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并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入渭漢書溝洫志涇水
一石具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尚書
疏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說文曰湜水清見底
至京兆北沿司空縣入河

○鄭氏曰小渚曰沚○毛氏曰屑潔也逝之也魚

梁所以捕魚孔氏曰周禮戲人掌以時戲為梁鄭

承其空舛則梁者為堰以閱容也○鄭氏曰遑暇

也○程氏曰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為濁湜湜

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為濁而其沚自湜湜

以言其惑而不能正也范氏曰胡不視之湜○朱

氏曰宴安於新昏不以舊室為潔而與之也鄭氏

江有○歐陽氏曰禁其新昏母逝我梁母發

猶與也

我笱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
身不容安得恤後事乎朱氏曰知其不能

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於

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述土

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

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亾

龜勉求之凡民有喪音蒲匍匐音北救之

泳方竝解見漢廣○朱子曰浮水曰游○鄭氏曰

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說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文曰匍手行也匍伏地也○程氏曰就其深矣以

下陳其躬所為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

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亾也強勉

求為之耳朱氏曰不計其有與不特如是治其家

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陳氏曰非特門

鄰里之有喪者無不盡力救之○張氏曰皆婦人曲徇其夫之言

不我能慙許六反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用不售

市救反管育恐育籀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

予于毒
毛氏曰慙養也籀窮也○鄭氏曰及與也○朱氏

曰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女既不我養而

反以我為仇讎○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

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

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張氏

曰管育恐育籀而下言管者相與為生理惟恐其

窮以及于顛覆今既生既育矣乃反比我於毒而

棄之乎鄭氏曰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已甚也○董氏曰孫毓王肅詩

並佗能不我慙說文亦然

我有旨蓄許六反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泂

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以世反不念管者伊余來墜許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洗洗武也潰潰怒也鄭氏曰洗洗疾

潰潰疾無溫潤之色○程氏曰肄習也○毛氏曰暨息也○

鄭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

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曾氏

曰窮猶乏無耳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乏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疾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借老乃姑○程氏曰詒我以武

暴忿怒習而為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

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

厚怒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

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孔氏曰春秋出奔之君所在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舊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

之邑微莫甚焉郭璞注云言至微也○鄭氏曰君何不歸乎禁君畱

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我若無君何為處此乎臣

又極諫之辭○毛氏曰中露衛邑也王氏曰中露露中也露中

呂氏賈詩已 卷之四 三十一 孟



言有露濡之辱而無所庇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毛氏曰泥中衛邑也

王氏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

反所類

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鄭氏曰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孔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氏曰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鄭氏曰

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朱氏曰黎之臣子久寓

於衛登旄丘之上而見其葛節之疎闊因託以起

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君臣何其多

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

優柔而不迫矣

葛始生其節感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黎人見

葛之長感歲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爾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多日也而言其何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事故而不得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氏曰大夫狐蒼裘○鄭氏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毛氏曰無救患恤同也○朱氏曰至是始微諷切之

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蒍曰狐裘蒙茸黎侯所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者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

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瑣素果

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由救反如充耳

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

瑣尾也○鄭氏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

衰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有聾恆多笑而已

朱氏曰衰多笑貌○朱氏曰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

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顏色衰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然流離患難之餘而其

言之有敘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陸璣曰流離以狄之微而不忘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

為已患也狀告之而不聽衰衰狀○釋文瑣作璣
如或充其耳其後衛人遂有狄難云依字作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

王者鄭氏曰伶官樂官也伶氏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俣俣

反公庭萬舞

鄭氏曰簡擇也張氏曰簡不恭也若夫為祿仕者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為伶官則

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以是為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其中固有所如君子處已則不然其觀人則卷而懷之者皆將且也○毛氏曰以可謂之賢矣東方朔似之

千羽為萬舞孔氏曰萬者舞之總名商頌曰萬舞有奕武舞用于戚禮記曰朱干玉戚

冕而舞大舞文舞用羽籥籥師以敘國子舞羽吹籥碩大也俣俣容貌大也

○蘇氏曰方且萬舞而擇人○王氏曰日之方中

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於

是焉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孔氏曰賢者容貌

美大俣俣狀在公庭親為萬舞是大失其所也

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千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

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

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千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

春秋書萬人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伸遂之

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箠焉文舞舞
公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箠舞對言之失經意
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為獨言
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氏載攷仲子之宮將萬
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
二舞之總名明矣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左手執箠音若右手秉翟音力

反赫如渥反赫者音緒者音公言錫爵

朱氏曰轡今之韁也○毛氏曰組織組也孔氏曰

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統於此而成文於彼箠六孔翟翟羽也孔氏曰

璞曰箠如笛二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翟羽謂維之羽也○釋文曰以竹為之長三尺赫赤

貌渥厚漬也公言錫爵祭有畀輝胞闈寺者惠下
之道見惠不過一散鄭氏曰散受五升○程氏曰此章言

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

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孔氏曰左手執管

箠右手秉翟羽而舞文舞也○鄭氏曰碩人容色

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程氏曰錫之以爵勞賤者

之道也

山有榛反中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

兮西方之人兮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榛木名

陸璣疏曰榛與屬其子小似栳子表皮黑味如栗

下濕曰

隰苓大苦

孔氏曰孫炎云本艸云苓今甘艸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亦有節節有

枝相當或云

苓似地黃西方王室

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以為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伯詩者嘆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州歿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

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朱氏曰伯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伯是詩以自見

賢遍反

也

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

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悲位反

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

力轉反

彼諸姬聊與之謀

名氏黃詩已

二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興也泉水始出怱然流也

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其城之

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變好貌諸姬同姓

之女○朱氏曰言怱然之泉水則亦流于淇矣我

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

與之謀為歸衛之計○釋文曰怱韓詩佻秘說文

佻泌

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蓋有所思而欲與思者

謀乃人情之常亦非必真得相見也

出宿于涕

子禮反

飲餞

音踐

于禰

乃禮反

女子有行遠

于願反

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氏曰涕地名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

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

王氏曰涕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欲歸則又思嫁時

出宿飲餞相與訣而之夫家○朱氏曰追言其始

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

歸哉○杜預左傳注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

於姑姊○釋文曰禰韓詩佻泥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

胡瞎反

還旋車言邁遄

音臻于衛不瑕有害

朱氏曰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

其牽使滑澤也牽車軸也孔氏曰車不駕則脫其牽將行設之○釋文曰

牽車軸○毛氏曰遄疾臻至也○鄭氏曰瑕猶過

也張氏曰瑕與遐字同言不大有害

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瑕

有害謂歸衛不為過差有害自恕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水爾雅曰歸異出同日肥○鄭

氏曰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嘆思

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既不得歸

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朱氏曰悠悠思之長

也○毛氏曰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楊氏曰忠

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敦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張氏曰此詩忠臣所自作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知反且貧莫知我艱已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爾雅曰殷殷憂也○李氏曰爾雅云窶貧也兼言

之以見其貧之甚也○張氏曰出自北門是游息

偶出北門因有此言也毛氏曰北門背明向陰○

志因行出北門而有所感心爲之憂慙慙然蓋詩

怨則怨矣狀歸之於命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

何哉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

適知革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孔氏曰王事不

行役戰伐皆○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毛氏曰

適之埤厚也適責也○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

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

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范氏曰關

則婦人能閱其君子至於衰世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唯季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

摧徂回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釋文曰敦韓詩云敦迫也○毛氏曰遺加也摧沮

也○釋文曰摧韓詩作謹

北門三章章七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程氏曰敘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乃述當時之事歿攷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佗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北風其涼雨千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我攜手

同行其虛其邪徐音徐既亟紀力反只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程氏曰四時之風春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萬物故以興雱

貌惠愛也○程氏曰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

毛氏曰亟急也○程氏曰只且語辭也○蘇氏曰

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朱氏曰言衛之君臣

威虐已甚將與其所好去而避之○鄭氏曰邪讀

如徐其威儀虛徐也○程氏曰言尚可寬容徐緩

乎既急也哉○爾雅作其虛其徐

北風其喈音皆雨雪其霏芳菲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

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喈疾貌霏甚貌長樂劉氏曰喈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歸歸

有德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

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
有已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
色而知其物矣豈難辯哉觀其為政之道則知暴
虐禍難將及於人矣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
威虐如此而禍不去則
是不辯狐赤而烏黑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
煦以濕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賢者特
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赤朱反 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切 首踟

直知反 踟直誅反

毛氏曰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灑度乃可說也

姝美色也鄭氏曰女德貞靜然後
可畜美色然後可安 ○張氏曰後宮

西北邃城隅埃我幽閒念彼姝呂氏曰古之人君
夫人勝妾散處後

宮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
處於幽閒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 ○董氏

曰隋得江左本作靜女其娣娣好也石經作優而
不見說文曰優彷彿許慎引詩亦作優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徒冬反管形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懌音亦女美

毛氏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

灋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

灋鄭氏曰彤管筆赤管也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

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生

子月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

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灋煒赤貌

○朱氏曰此女之美又可悅懌皆願見之辭也

自牧歸荑徒兮反洵音荀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

之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鄭氏曰洵信也○張氏曰自

牧歸荑牧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草木根芽毛氏

曰荑茅之始生也如甸人供果蓏之屬因以贈夫人也歸

荑以備餗俎供豆實

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者賢君賢

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遂

巡待唱於後宮幽閒之地蓋靜之至也愛而不

見則搔首踟躕猶關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蓋

思之切也橫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當攷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灋蓋彤管
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說擇則所說者不
專以其色也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大
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蕝歛則所謂蕝
者凡艸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物於
君所歸之蕝信芳美而且異於常乃用之以答
彤管之贈蓋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為美亦
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

之國人惡

鳥路反

之而伋是詩也

伋宣公之世子○
孔氏曰此時伋妻

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
公於河上為新臺待其至

新臺有泚

七禮反

河水瀾瀾

莫爾反

燕婉之求

籩音除

不鮮

斯踐反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

尚書注曰
土高曰臺

○毛氏曰泚鮮

明貌

長樂劉氏曰泚者水
中臺影鮮明之貌

○孔氏曰言河水者表

作臺之處也毛氏曰瀾瀾盛貌燕安婉順也籩條

不能俯者孔氏曰鮮王肅曰少也

朱氏曰言其不
知醜之多也

○曾氏曰籩條戚施皆惡疾不能為人者也宣公

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是求而得此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匪人深惡之之辭也

鄭氏曰彼之妻來嫁於衛本求燕婉之人謂彼也反得蘧

條謂宣公也

○說文燕婉伯晏婉

新臺有酒

七罪反

河水浼浼

每罪反

燕婉之求蘧條不殄

毛氏曰酒高峻也

長樂劉氏曰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

浼浼平

地也殄絕也

蘇氏曰猶言病而不死者也

○釋文曰酒韓詩作

濯浼浼韓詩伯滉滉音尾云盛貌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

鄭氏曰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

齊女以禮來末世子而得宣公戚施不能仰者

蘧條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

俯者蘧條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

此取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

于偽反死

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

芳劍反

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毛氏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

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

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

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
去朱氏曰景影字通景古字也○鄭氏曰願念也○毛氏曰養
養然憂不知所定蘇氏曰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
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殺之不可得
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氏曰逝往也○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為無瑕
陷父於不義不得為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
詩人怨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
怨之云爾史記衛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
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

讓此與管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
父之志沃卒死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
殺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首三百

二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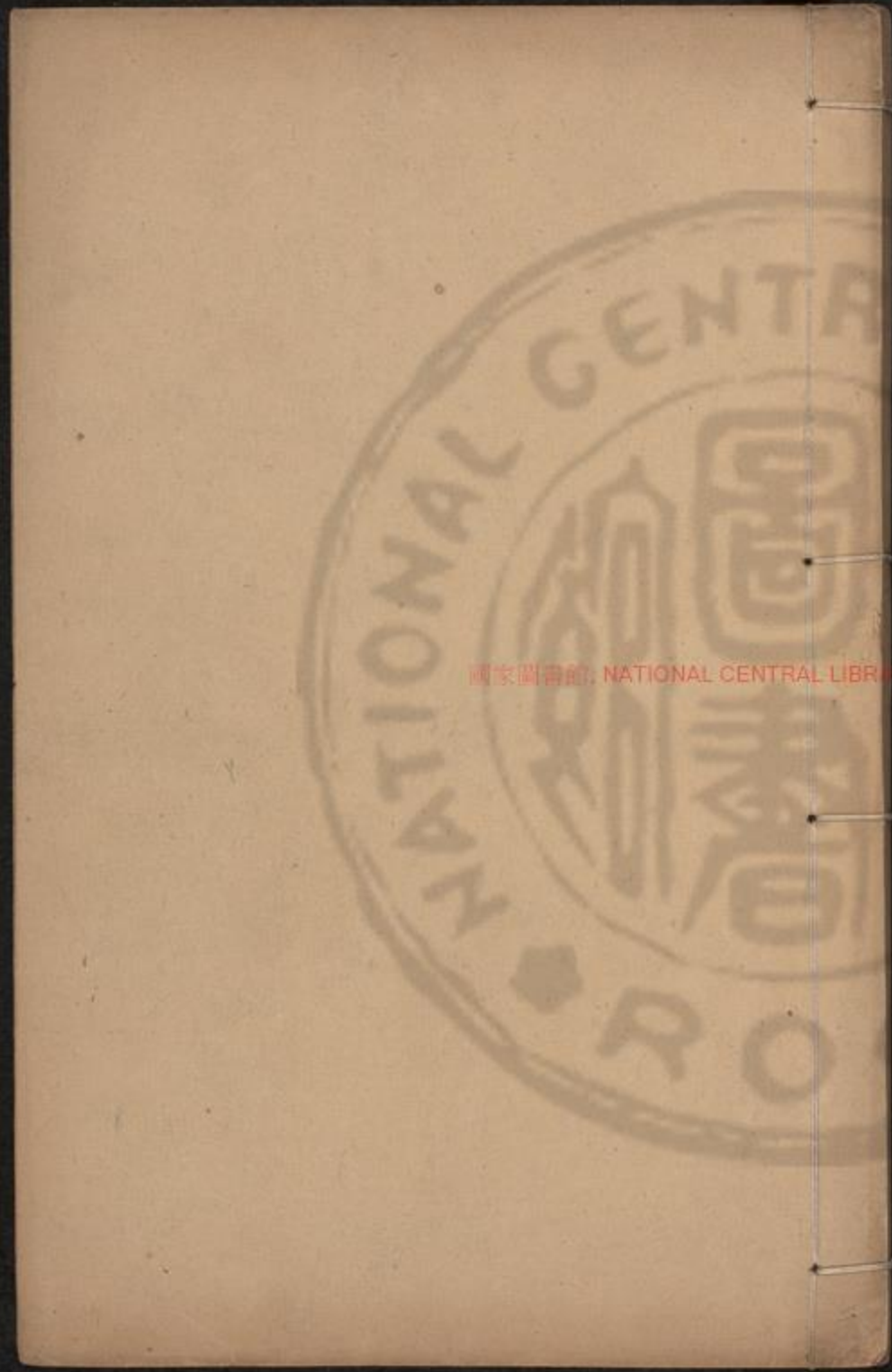
詩已刻卷之四

三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鄘音庸

說已見邶

柏舟音恭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鄭氏曰共姜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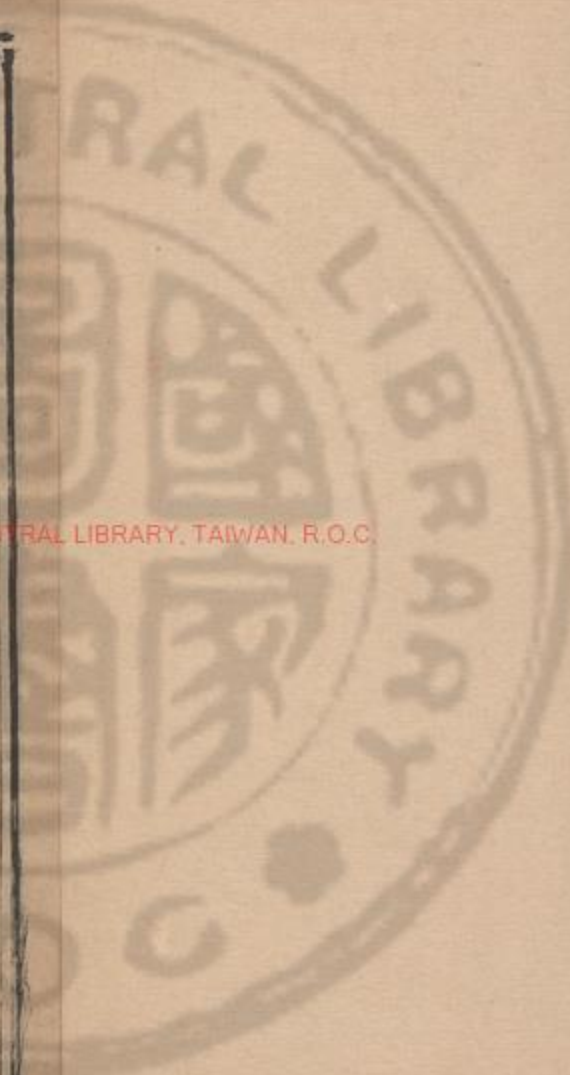
人從夫謚○呂氏曰敘言父母詩獨云母蓋止是母意敘并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

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

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

守義故以晉鄘風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死矢靡它母也天只音紙不諒人只

毛氏曰興也中河河中髮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

子事父母之飾鄭氏曰禮世子味爽而朝亦櫛纒

用髮為之象幼時鬢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

總拂髦言兩者以象幼時鬢則知鬢以挾匈故兩

毛也父母既沒則去之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

注諸侯禮士既殯脫髦纒色緋反綏汝誰反鬢音

采儀匹也呂氏曰儀以夫為法也矢誓靡無之至

也至已之死信無他心諒信也○鄭氏曰舟在河

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其伯

也朱氏曰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兩髦言之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

○朱氏曰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

敘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范氏曰女子以母為

釋文曰髦韓詩作髻親故稱母而不稱父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

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朱氏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

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慝邪也王氏曰以再嫁為慝則其絕之甚矣○

釋文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史記載其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其

伯其伯入釐侯羨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

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計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初卽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其伯而篡立則其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其伯自殺則是時其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弓是矣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徐資反衛人刺其上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也公子頑通弓君母國人

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掃去之反傷牆也○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鄭氏曰中冓之言謂頑與夫人淫昏之語○范氏曰掃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不道既道而復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爲恥又悔而相戒也

中萁當從應劭顏師古說蓋閨內隱奧之處也
中萁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萁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
之長也

毛氏曰襄除也○朱氏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故
託以長○釋文詳韓詩作揚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萁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
之辱也

毛氏曰束而去之○朱氏曰讀誦言也○楊氏曰

公子頑通兮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
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
以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
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
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
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空與君子偕老也

鄭氏曰宣公夫人惠

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音加

委委

於危反

佗佗

待河反

如山如

河象服是空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朱氏曰君子其夫也借老言借生而借死也婦人

夫死稱未亡人言待死也今宣姜夫死而淫是失

借老之義毛氏曰能與君子借老○毛氏曰副者

后夫人之簪飾編蒲典反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

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

假作紵形加於首上追師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

衡笄皆以玉為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紵

懸填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

敢必飾之在八但不○朱氏曰委委容自得之貌○孔氏曰

宣姜行步有儀其貌如山如河朱氏曰如

重也如河言其弘廣也○鄭氏曰象服者謂褕音翟

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

星辰之屬孔氏曰翟而言象者眾鳥羽而畫之服飾如是而為不善

當如之何○釋文佗佗佗他他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鬢真忍反髮如雲不屑蘇節反鬢

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栴勅帝反也揚且七也反之

替星歷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氏曰玼鮮盛貌翟褕翟關翟也孔氏曰翟雉名也鄭注周禮三

翟皆刻繪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鬢髮也釋文曰服虔云髮美為鬢

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鄭氏曰鬢髮也不潔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用髮為善

孔氏曰說文云髮益髮也言婦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不潔鬚者言婦人

髮美不用他髮為髮而自潔美

○毛氏曰填塞耳也掃所以摘髮

也孔氏曰以象骨極管因以為飾名之掃

揚眉上廣○宋氏曰且語

助也○毛氏曰皙白皙○宋氏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嗟

七我反 兮嗟兮其之展

勝戰反 也蒙彼緇

側救反 絺是緇

息別反

祥

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

邦之媛

于卷反 也

說文曰嗟玉色鮮白○毛氏曰禮有展衣者以丹

穀戶木反為衣蒙覆也絺之美者為緇是當暑

之服也

鄭氏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緇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縹絺以禮見於

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孔氏曰緇去蒸熱之服也

王曰暑服則加緇絺焉所以自斂筋也音如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

絆繫之絆說文同

滿展誠也美女為媛

說文曰顏眉目之間也

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

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

汝益自省

容服尊嚴胡然如天乎胡然如帝乎

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

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

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張氏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墮其人情性如此其聲色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桑

府冒之以此詩之敘豈不可夸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恩怡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勗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卽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

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歎猶止於禮義大敘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俗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麗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

桑中於通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爰於也唐蒙菜名孔氏曰釋州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沫衛

邑蘇氏曰書曰朔大命于沫○蘇氏曰姜弋庸皆

著姓也○毛氏曰言世族在位皆有是惡行桑中

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長樂劉氏曰采唐采

麥采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之

以采唐矣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弋姓也

朱氏曰春秋定姒公穀伯定弋

爰采葑乎容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氏曰葑蔓菁○毛氏曰庸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音純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鶉之不若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

矣國從而亾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

興焉

胡氏春秋傳曰楊氏曰此載衛爲夷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

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以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鄭氏曰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

釋文曰韓

詩云奔奔疆疆乘匹之貌○毛氏曰良善也兄謂君之兄

孔氏曰惡

頌之○左氏傳奔奔佻貴貴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毛氏曰君國小君

孔氏曰夫人亦得曰君左傳箴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

丁俊反

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

野處漕

音曹

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

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

音悅

之國家殷

富焉

朱氏曰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宣姜子申以廬終漕是為戴公

是季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城楚丘而遷衛焉○孔氏曰鄒志谷張逸問曰楚丘在濟

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

南明矣○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

定之方中佺于楚宮揆之以日佺于楚室樹之榛

栗椅

於宐反

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營室也

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也天下佺宮室者皆以營室

中為正也○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室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謂小雪時○長樂劉氏曰建

亥之月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直景之可以正地勢楚宮楚丘之宮揆度也

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

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槩以縣視以景為規

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於諸日中之景夜攷

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樞而縣以水望

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

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日出日入之

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議之者為其難審

也自日出而晝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

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

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最長者也極

星謂北辰也傳言南視定不失匠人不言以定星

參之經傳未有室猶宮也○釋文曰榛木叢生也

定星正南北者

室猶宮也

○釋文曰榛木叢生也



似梓實如小栗○毛氏曰椅梓屬陸璣艸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

○陸氏艸木疏曰楸音秋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為

梓○鄭氏曰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言豫備也○

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為女贄朱氏曰榛

栗可以備遊實梓漆之供斲用可知是詩美其新造而志

於永久○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季之後其不

求近功凡類此矣

爰於也他日於此伐琴瑟

升彼虛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

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王氏曰虛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虛是也朱氏曰虛故城

也○毛氏曰楚丘有堂邑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龜

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鄭氏曰登虛以

望楚丘觀其旁邑朱氏曰堂楚丘之旁邑也及其丘山審其高

下所依倚○朱氏曰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焉則

又多桑而宐蠶○王氏曰卜言吉於是遂建城市

而營宮室也終然允臧者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

旅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違寧曰終然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登其

土宐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靈雨既零命彼官音信人星言夙駕說始鏡反于桑田匪

直也人秉心塞淵駉音牝牝三千

鄭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好雨也○毛氏曰零落也信人

主駕者○蘇氏曰見星而駕○釋文曰說舍也○

鄭氏曰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氏曰淵虛明如淵也○朱氏曰塞則多不明

寒淵則塞而明猶曰誠明云兩是人也亦小充此道矣毛氏曰馬七尺曰駉

駉馬與牝馬也○鄭氏曰文公命主駕者雨止為

我晨早駕欲往桑田務農急也○朱氏曰詩人因

言非獨此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駉牝亦

三千矣○蘇氏曰富疆之業必深厚者為之

揚淺薄者之所能致○王氏曰言國君之富者

以馬也朱氏曰記曰同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程氏曰一章言建國

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

文嘗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

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為皆如是也人謀臧

則龜筮從矣卒章敘其勤勞以致殷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蝮丁計反蝮都動反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

之恥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厭雅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蝮蝮虹也○程氏曰蝮蝮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奔猶蝮蝮之東人所醜也○鄭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爾雅蝮作蝮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及泉水竹竿辭同而意不同此詩蓋國人疾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

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有所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濟

于西反

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程氏曰朝濟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

順

周禮眠禮掌十輝之法九曰濟鄭氏注曰濟虹也詩曰朝濟于西

毛氏曰崇終

也從旦至食時爲崇朝○范氏曰朝濟于西陽感陰也陽感陰則是陽爲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雨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是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霖信也不知命也

毛氏曰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程氏曰人雖有欲

苟惟欲之從則人遁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

自失為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

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

君子不謂性也今也從欲而不

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相鼠有皮人而寐儀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

承先君之化霖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寐儀人而寐儀不死何為

毛氏曰相視也○鄭氏曰儀威儀也○陳氏曰鼠

屎汙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在位

反無禮儀而不如鼠韓愈臨句云禮鼠扶而立○山陰陸氏曰今一種鼠見人

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拱鼠○朱氏曰人而無儀則其

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寐止人而寐止不死何俟

鄭氏曰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寐禮人而寐禮胡不遄市專死

毛氏曰體肢體也遄速也

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音美好反呼報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繼也

〔王氏曰〕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人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享天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愠於羣小以至於觀閔受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子子居蕪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

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朱氏曰〕子子特出之貌○〔孔氏曰〕干之管有旄有羽旄者牛尾也羽夏翟之羽也李氏曰干與竹竿字通用家語曰干

旄之忠○周禮注曰徐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綬後世或無故染鳥羽用之謂之夏采○程氏曰注旄干管九旗皆狀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旗云旄云旌皆通言爾謂卿大夫其下有旒繆氏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其下有旒繆氏曰繆旗之體也旒繆之垂也旒旒旌毛氏曰浚衛建之車後○繆所銜反旒力周反邑○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毛氏曰〕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為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者也

程氏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紕踈布之狀組密縗之狀祝疑為竺厚

積之意

○宋氏曰此設為賢者之言言衛之卿大夫

建此干旄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言不知所以副其意者彼姝者子言其德之美指衛之臣子

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

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旄

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旗大司馬曰百官載旗旗亦有旄二章

互文也言旄則有旒

下邑曰都

朱氏曰都居民所聚也

○王

氏曰紕之以為組

子子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

星歷反

羽為旌

孔氏曰爾雅云注旌音曰旌則干旄干旄一也旣設

旒空有旒旗之稱未設

城都城也

朱氏曰浚祝織

也

王氏曰組成而祝之故初言

程氏曰馬四至於

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郊都城好賢益

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益遠遯也

朱氏曰五之六之者

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凡

○左氏傳曰干旄何以告

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

閔衛之亾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音其兄又義

不得故賦是詩也戴氏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

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蒸於宣姜所生也○朱氏曰露未有宮室而廬居也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

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朱氏曰聖

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劉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

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

反 涉我心則憂

毛氏曰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朱氏曰悠

貌之漕衛東邑艸行曰跋水行曰涉釋文韓詩曰

涉曰○范氏曰載馳載驅急也言至于漕思之也

○朱氏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

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

涉也○釋文驅作駟曰字亦作驅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

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爲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
減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闕謂曉然
易見初不闕也

旣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減我思不闕

悲位反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毛

氏曰闕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蠶音奇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

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毛氏曰偏高曰阿丘蠶貝母也

陸幾疏曰蠶今藥艸貝母也其葉

括樓而緇其子在根下如芋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蠶者將以

疾王氏曰采蠶所

○曾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箋

善猶多也意已如此朱氏曰漢書岸善崩女子之於懷思甚

於男子○毛氏曰行道也○朱氏曰將欲升高望

遠以舒憂想之情言采其蠶以療鬱結之疾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

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爲女子

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雅且狂非真指許人以

爲穉狂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

之歸意者衆人其幼穉兮其狂惑兮不然何其

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於也

我行其野芄芄

蒲紅反

其麥控

苦貢反

于大艷誰因誰極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芄芄然方盛辰○朱氏曰

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毛氏曰極

至也○朱氏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芄芄之麥而控

告于大艷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兮雖大

夫君子為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

自盡其心之為愈也○王氏曰百爾所思不如我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一章八句○蘇八曰載馳五章或言四章一章

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
取控于大邦非今日四章故也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終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職園十篇三十三章百十六回

頌詩于大時非今已四章於此
春海轉味經深想輝煥之四章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衛

說已見邶

淇奧

於六反

美哉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

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佗是詩也

孔氏曰或公和釐族子○

朱氏曰或公季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曰自卿以下
至于師旅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髦而舍我必恪恭
於朝以交戒我又佗賓之初筵抑戒之詩
以自警其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可知矣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

於空反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七河反

如琢如磨瑟兮僖

遐板反

兮赫兮咺

况勉反

兮有匪君子

終不可諼

况云反

兮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職園十篇三十三章百十六回

頌詩于大時非今已四章於此
春海轉味經深想輝煥之四章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衛

說已見邶

淇奧

於六反

美或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

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佗是詩也

孔氏曰或公和釐族子○

朱氏曰或公季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曰自卿以下
至于師旅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髦而舍我必恪恭
於朝以交戒我又佗賓之初筵抑戒之詩
以自警其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可知矣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

於空反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七河反

如琢如磨瑟兮僖

遐板反

兮赫兮咺

况勉反

兮有匪君子

終不可諼

况云反

兮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毛氏曰興也奧隈也辰樂劉氏曰奧謂水涯彎曲之地○辰樂劉

氏曰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他所弗迨也晉左思三都賦

紱云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奧之產○毛氏曰

猗猗美盛貌程氏曰猗猗言竹之態匪文章貌王氏曰攷功記曰且其匪

色必似鳴矣匪者有文章之謂也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

磨瑟矜莊貌倜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

容止宣著也諛忘也○大學曰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倜兮者恂慄也赫兮

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程氏曰赫兮咺兮盛德輝

著于外也○章言其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

○釋文曰韓詩竹倫薄徒沃反云篇莧也石經同毛氏

曰綠王勃也咺韓詩倫宣竹篇竹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會

占外反弁皮變反如星瑟兮倜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

不可諛兮

毛氏曰青青茂盛貌程氏曰青言其色充耳謂之瑱琇瑩

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孔氏曰弁師云王之皮弁

會五采玉瑱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纂詩云會弁如星是也或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瑱飾七○鮑氏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纁纁而處狀似星也○

程氏曰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責音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

璧寬兮綽兮倚於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兮善戲謔兮不

為虐兮

程氏曰如簣言其盛密比如簣○毛氏曰金錫鍊

而精圭璧性有質程氏曰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爾雅曰

寬綽也郭璞云謂寬裕也○程氏曰毛氏曰重較

卿士之車孔氏曰周禮與人注云較兩輪上出式者則較中兩傍各謂之平較但周禮

無重較單較之文○呂和叔曰古者車箱廣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一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

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

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車應為

敬則落手憑下○程氏曰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

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為虐也毛氏曰寬緩弘大則雖戲謔不

為虐矣○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淇奧三章章九句

攷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孔叢子孔子曰於攷槃見遯世之士而霖悶於世

○程氏曰攷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

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為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

臣氏讀詩也 卷之六 四三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心寤寐間不忘君

張氏曰此詩意怨而言樂者是終山澗不出之意

攷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寤寐言永矢弗諼

況元反

毛氏曰攷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艷氏曰**碩大

也寤覺永辰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程氏**

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

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

其由也

楊氏曰矢如舉陶矢厥謨之矢自陳不能忘其君

○**釋文曰**澗韓

詩作干云堯堉之處也

攷槃在阿碩人之適

苦禾反

獨寤寐歌永矢弗過

古禾反

毛氏曰曲陵曰阿適寬大貌○**楊氏曰**自陳不

過君朝○**董氏曰**阿韓詩作干章句曰地下而黃

曰干

攷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寤寐宿永矢弗告

爾雅曰高平曰陸

○**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

廣之謂也○**楊氏曰**自陳不得告君以善

攷槃在澗碩人之寬非所謂山澤之儒形容甚

癯者也軸之義未詳以上兩章觀之蘇氏說差

近但未見訓詁所出耳

攷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答終以霖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宐答而君不親

碩人其頤其機反衣於既反錦褰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

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曰頤蜚貌○艷氏曰褰禪也衣錦尚之以禪

衣為其文之太著說文曰褰褰也韓京屬○朱氏曰褰儀禮作景禮記作綱○

毛氏曰東宮齊太子也孔氏曰左氏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東宮太子所居

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資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

曰姨姊妹之夫曰私○蘇氏曰邢周公之後也譚

近齊○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裒其君

賢公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王氏曰言族類之

賢

手如柔荑徒奚反膚如凝脂頰如蝤似修反螭音齋齒如瓠

犀音素螭音素晉蛾我波反脣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

兮

毛氏曰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朱氏曰茅之始生曰荑脂之凝者曰

頰朱氏曰蝤螭蝤中子也言螭白而辰故以比頰瓠犀

瓠朱氏曰瓠犀瓠中之子也言螭其方正潔白而比天整齊也螭鄭氏曰螭謂蜻蜻也○孔氏曰蜻蜻

如蟬而小有文此蟲額廣而且方○朱氏曰蛾

蠶蛾也其脣細而辰○毛氏曰倩好口輔孔氏曰服虔云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輔上領車也是牙外之
皮膚頰下之別名也
盼白黑分朱氏曰白黑分明○王

氏曰言容色之美○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

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注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

章下一句逸

碩人敖敖五刀反說始銳于農郊四牡有驕起橋反朱幘

勞符云反鑣鑣素驕反翟芾音弗以朝直遙反大夫夙退寐使君

勞

毛氏曰敖敖岷貌○孔氏曰說舍也○毛氏曰農

郊近郊○朱氏曰四牡車之四馬○毛氏曰驕壯

貌幘飾也人君以朱纒鑣扇汗且以為飾釋文曰鑣馬銜

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沐○孔氏曰鑣鑣盛貌此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鑣鑣盛貌

孔氏曰四牡之馬鑣鑣而盛清人云駟介夔夔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

芾蔽也孔氏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翟也次其羽○朱氏曰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

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

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寐使君勞

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鄭氏曰以君夫人

之故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

敗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釋文曰說本或俗稅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關反施罍音孤濺濺呼活反鱣涉連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葭音加茨他覽反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

與竭反庶士有竭欺剌反

孔氏曰河在濟西北流董氏曰齊地西至於河衛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衛河

界其中故曰北流活活○毛氏曰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眾

與罟濊濊施之水中說文曰濊濊流也朱氏曰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鯉

也鮪鮪音洛也似鱣而短鼻口在頰下肅有邪行甲

無鱗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陸璣云鮪

之則鯉鮪鮪皆異也發發盛貌釋文曰與着葭

則謂之崔以今驗揭揭亦也鄭氏曰庶姜謂如

○毛氏曰孽孽盛飾○董氏曰庶士其勝臣也

○鮪氏曰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義之備

而君何為不答夫人○釋文曰發韓詩作輟孽韓

詩作輟揭韓詩作桀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森別

遂相奔誘摯戶花反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

喪其妃音配耦故敘其事以風福鳳反焉美反正刺淫泆

也張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匹配雖自於人謀

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適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

義終其身而弗悔者宣公不道自班於禽犢不足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風化流於其民陷之於不義而巖沉其生亦可傷哉故氓之詩不罪於其民而曰刺時者知風之自於其君也

陳氏曰詩人蓋有所指而云備一人之始末以為戒也

美反正刺淫泆此兩語煩贅見棄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美之有

氓之蚩蚩天之反抱布貿莫豆反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七十反子無怒秋以為期

毛氏曰氓民也○朱氏曰蚩蚩無知之貌○毛氏

曰布幣也鄭氏曰幣者所以質買物也鄭氏曰季春始蠶孟夏

賣絲匪非即就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毛氏曰丘

一成爲頓丘○鄭氏曰良善也將請也此民非來

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言民誘已已

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非我心欲

過子之期子無良媒來告期時民欲爲近期故語

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朱子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

爲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大弟

氓假貿絲而來即我謀本謀挈是女而歸也及

氓之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我愆期也子霖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計未成耳

乘彼坵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毛氏曰坵毀也○蘇氏曰復關氓之所在也○李

氏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未見也其憂如此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言其既見也其喜如此○毛

氏曰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孔氏曰謂龜兆

有辭辭左傳曰其辭曰一黃一莢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辭易曰

賄財遷徙也○歐陽氏曰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

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而往爾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嚙鳩兮棘食桑甚音甚于嚙女

兮無與士耽音都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

可說也

朱氏曰沃若潤澤貌○歐陽氏曰桑之沃若諭男

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殞又諭男意易得衰落朱氏

曰桑之沃若以比始者容色美感情好歡洽之時也桑之黃落以比色衰而愛弛也○毛氏

曰鳩鶉音鶉也食桑甚過則而傷其性耽樂也○

鄭氏曰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為節○朱氏曰士之耽猶可說而女之耽不可說者婦人深自媿悔之辭主言婦人惟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可觀爾非真以士之耽為可說而恕之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傷漸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下孟反士也罔

極二三其德

毛氏曰隕墮也○孔氏曰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毛氏曰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鄭氏曰帷裳童容也○孔氏曰童容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為容飾爽差也

○朱氏曰淇水漸其車之帷裳言見棄而歸也女未嘗差其所守而士者自貳其行蓋由其心無所至極而二三其德故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許意反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朱氏曰靡不也夙蚤也興起也啞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為勞蚤起夜臥無有一朝不佚者與爾始相與謀約之言既已遂矣而爾遽以暴戾加已○鄭氏曰兄弟在家不知我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啞啞笑我○朱氏曰然亦何所歸咎哉但靜而思之躬痛悼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朱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泮坡也鄭氏曰泮讀為畔畔崖也總角結髮也孔氏曰婦人未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晏晏和柔也○孔氏曰旦旦猶怛怛鄭氏曰言其懇惻款誠○蘇氏曰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畔隰猶有畔

何女心之不可知也○朱氏曰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說文旦旦作晷晷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范氏曰夫婦之際猶君臣之交或遇或不遇命也進不見答退不得歸則如之何以禮自止而已衛之賢女惟安於義命是以雖憂而不困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氏曰籊籊長而殺也○歐陽氏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舂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朱氏曰我豈不思衛乎遠而不可至爾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于萬兄弟父母

泉源解見泉水○李氏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毛氏曰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歐陽氏曰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漉漉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漉漉流貌檜楫松舟身楫所以櫂直致舟反

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橈音鏡○釋名云楫捷也檢水行舟疾也○歐陽氏

曰淇水漉漉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朱氏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與泉水之卒章同意○釋文漉漉作泚泚曰本亦作漉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丸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杜預云惠公即位時季十

五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

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芄蘭柔弱孔氏曰芄蘭蔓生斷之有白汁

可啖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此州支葉柔弱沈括

於葉間垂之如觿狀○毛氏曰觿所以解結成人

之佩也孔氏曰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可以解結人君治成人之事雖

童子猶佩○朱氏曰雖則佩觿然無成人之德但

能傲然不我知而已言驕而無禮餘無所能也容

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鄭氏曰容刀也

孔氏曰大東云鞞鞞佩遂遂佩玉也○董氏曰

石經作枝說文同

芄蘭之葉童子佩鞞大涉反雖則佩鞞能不我甲容兮

遂兮垂帶悸兮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鞞之狀○毛氏曰

鞞缺也能射御則佩鞞孔氏曰缺決也挾矢時著

為甲狎也○廣漢張氏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

悸兮而其驕慢無所知之氣象益莫掩矣○釋文

曰甲韓詩作狎也

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宋

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

孔氏曰夫人為先公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季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

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

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季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心戶郎反之誰謂宋遠丘步反予

望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杭度也○三十四 鮑氏曰誰謂河水廣與餘一葦

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

耳非為其廣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

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

非為其遠孔氏曰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

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狹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鮑氏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孔氏曰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江

南所謂短而廣 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今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于偽王前驅過時而不

反焉鄭氏曰衛宣公之詩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朱氏曰先儒以此詩疑此時佯然無明文可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

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敘其室家

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

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

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

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

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已是以詩美之則言

召氏讀詩已 卷之六 十五

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爲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

丘劉反

今艷之榮兮伯也執殳

市朱反

爲王

前驅

〔艷氏曰〕伯君子字也○〔毛氏曰〕燭或貌○〔艷氏曰〕榮英榮○〔毛氏曰〕殳長丈二而無刃○〔朱氏曰〕婦人自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乃執殳而爲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晉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

都歷反

爲容

〔朱氏曰〕蓬艸也晉如飛蓬髮亂也○〔毛氏曰〕婦人

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

朱氏曰傳云女爲說已容

膏所以膏晉面沐蓋潘也左氏傳遺之潘沐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其雨其雨杲杲

古老反

出日願言思伯甘心晉疾

〔朱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艷氏曰〕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復不來願念也甘心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朱氏曰〕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

憂思之苦而甘心於瞽疾也

焉

於虔反

得諼

況袁反

艸言樹之背

音佩

願言思伯使我心

痲

音每又音悔

毛氏曰諼艸令人忘憂

孔氏曰諼訓忘非州名

背北堂也

孔氏曰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化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

痲病也○孔氏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艸我樹

之於北堂之上真觀之以忘憂○朱氏曰思得艸

之美者玩以忘憂然世豈有是哉則亦思之不已

而心痲焉爾心痲則其病益深非特百疾而已也

○釋文曰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萱萱氏曰今人忘憂也詩作焉得萱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音配耦焉古者國

有凶荒則殺所戒反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

以育人民也孔氏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不備禮而娶婚者多

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外

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

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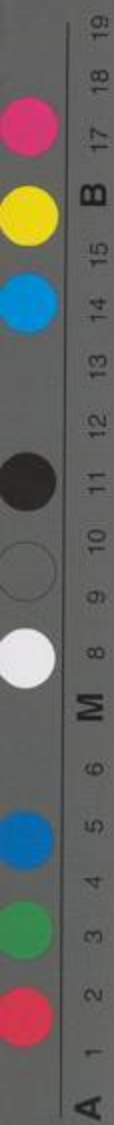
違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

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禮

婦君子民之父母苟無于育兆庶之心其能追此哉

有狐綏綏在彼淇深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綏綏獨行求匹之貌○毛



氏曰石絕水曰深○范氏曰狐獨行於水之深失

其所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

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佗裳者欲與為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毛氏曰厲深可厲之旁王氏曰岸近危曰厲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氏曰無服言其衣服之不備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唯季反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

也而佗是詩也

孔氏曰衛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及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與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為好呼報反

也

毛氏曰木瓜楸木也孔氏曰郭璞云實如小瓜離可食○徐氏曰瓜有瓜瓠桃

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李以別之也瓊玉之美者說文曰瓊赤玉

琚佩玉名○李氏曰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

以厚報之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

何○朱氏曰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矣而猶曰非敢以爲報姑欲長以爲好而不忘爾
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
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
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遙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瓊瑤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瓊玖玉名

孔氏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
瑤玖三者互也瑤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此三者皆玉石惟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天玉是玖非全玉也
孔氏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

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六

報人之德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
報者之德忘惟其欲然若無物可以報之則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毛氏曰瓊瑤美石

詩圖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木瓜 荀氏文尚書曰 報詩 賦也 報者 報也 報者 報也 報者 報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

王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
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泰華外方之間北得河
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
為鹵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
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
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般頑民
於成周復還歸處鹵都 朱氏曰成王營洛邑為時
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
方來者道路均故也
自是豐鎬為西都 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報人之德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
報者之德忘惟其欲然若無物可以報之則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毛氏曰瓊瑤美石

詩圖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木瓜三章章四句

鄭云 荀氏文尚書曰 報詩 賦曲
報云 報云 報云 報云 報云 報云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

王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
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泰華外方之間北得河
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
為鹵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
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名公既相宅周
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般頑民
於成周復還歸處鹵都 朱氏曰成王營洛邑為時
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
方來者道路均故也
自是豐鎬為西都 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服廢申后太子宜曰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
幽王于戲晉文侯鄭志公迎宜曰于申而立之是
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
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
風孔氏曰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已比別國當
言周而言王則尊之○蘇氏曰自平王東遷而
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
比狹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
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反 皇音 不忍去而
作是詩也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氏曰宗廟宮室毀
壞而其地盡為禾黍○說

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

氏曰黍可以酒○〔孔氏曰〕離離垂也○爾雅曰黍

稷也孔氏曰黍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黍是也郭
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為黍然則黍也稷也粟

也止是一物也而本艸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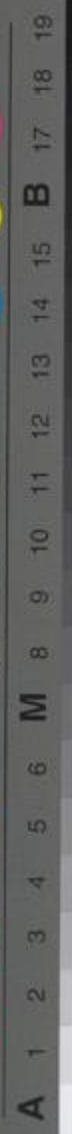
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疑焉說文曰稷百穀之

長沈括曰稷乃今○〔孔氏曰〕黍言離離稷言苗則

是黍秀稷未秀○〔毛氏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

○〔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着之意楚威王謂

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鮑氏



曰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
〔毛氏曰〕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
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
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李氏曰〕周大夫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益含
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
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

〔毛氏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元城劉氏曰人之
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心
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至於
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故非一見也
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
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
意也張氏曰黍離之詩言苗言穗言實
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孔氏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狀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乃旦反以風福風反焉孔氏曰平王宣曰幽王子

攷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音西于時音時日之夕

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毛氏曰鑿墻而棲曰時孔氏曰寒鄉鑿墻為雞作棲○朱氏曰

君子之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

雞則棲于時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鮑氏

曰言畜產出入尚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

○朱氏曰雖欲使我之不思不可得也釋文時作

時曰本亦作時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雞棲于桀日之

夕矣羊牛下括古括反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毛氏曰佸會也雞棲于桀羊職反為桀括至也○鮑氏

氏曰苟且也○朱氏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

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

於饑渴而已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于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且于徐反

程氏曰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

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董氏曰莊子曰以陽爲充孔揚則陽

陽者氣充於內○毛氏曰簧笙也孔氏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鏤

也○鄭司農云笙十三簧鄭氏曰由從也招我欲

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

謂也○毛氏曰國君有房中之樂孔氏曰路寢房中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朱氏曰只且

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

助聲○蘇氏曰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資者不可

居也雖有資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

以爲閔周也

且君子陶陶音遙左執翽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孔氏曰翽舞者所持纛徒報

反也○鄭氏曰敖者燕舞之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爾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其係助之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巳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而使畿甸之民遠為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幽王之禍中疾實為之則平王所與不共戴天讎也乃不能討而反成焉愛母忘父其悖理也亦甚矣民之怨也豈不亦以此歟○長樂劉氏曰六鄉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也

揚之水不流東薪彼其音之子不與我戎申懷哉

載曷月予還歸哉

張氏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流蒲楚弱堪憂談詩若作奔湍解王艷諸篇未易求○歐陽氏曰揚之水不流東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名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鄭氏曰平王母家申國姜姓在陳鄭之南杜預曰今南陽宛縣是也迫於強楚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朱氏曰思之哉思之哉何月而得遙歸也

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戎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呂氏讀詩已

卷之七

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朱氏曰書呂刑禮記伯甫刑○孔氏曰呂侯後

為甫○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

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

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

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蒲艸也鄭氏曰蒲蒲柳○釋文孫毓云蒲艸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為長

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許諸姜也國語曰申呂雖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吐雷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季饑居疑反

謹音室家相棄爾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

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

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季不免於離散矣伊尹

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

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

之困以為政蕪民散將無以為國矣

中谷有蓷呼但反其乾矣有女匹指反離口愛反嘒其

嘒土丹反矣嘒其嘒矣遇人之艱難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興也雅雖

音也 孔氏曰釋艸云雅雅郭璞

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

明皆云菴蘭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荒音

音蔚○孔氏曰曠燥也○毛氏曰吡別也○程氏

曰雅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曠則乾

矣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季則至相棄也○鮑

氏曰慨然而歎自傷遇君子之窮厄○曾氏曰凶

季而遽相棄背益衰薄之甚者歎詩人乃曰遇斯

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

厚之至也

中谷有雅嘆其脩矣有女吡離條其猷

齊矣條其猷

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氏曰脩長茂者也長茂者為所曠○毛氏曰條

條猷猷也○程氏曰猷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

董氏曰古之傷死者之辭曰如何不淑

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

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歎

中谷有雅嘆其濕矣有女吡離

張劣其泣矣啜其

泣矣何嗟及矣

蘇氏曰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毛

氏曰啜泣貌○蘇氏曰泣者窮之甚也○董氏曰

啜泣者窮之甚也○董氏曰

啜泣者窮之甚也○董氏曰

啜泣者窮之甚也○董氏曰

啜泣者窮之甚也○董氏曰

啜泣者窮之甚也○董氏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啜韓詩作啜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未如之何也

中谷有推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

孔氏曰桓王孫

諸侯背音叛搆

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

齊其生焉

朱氏曰按左

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曰無之故局鄭交
賢桓王即位將卒并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濫之麥
又取成周之禾五季王遂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
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破祝聃射王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

此百羅

力支

尚寐無吣

五戈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為羅○鮑氏曰尚無幾也

○毛氏曰羅憂吣動也○朱氏曰為此詩者蓋及

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

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鮑氏曰寐不欲動

無所樂生之甚

孟子曰雉兔者往焉蓋采捕於野者多得雉兔

因以名之此詩亦因所見而為比也兔之大以

比諸侯雉之小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

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音

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反古季

毛氏曰學覆車也

孔氏曰下傳置覆與此一也釋

覆車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腎以捕鳥獸展轉相解也繫早竟反腎古縣反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

反昌鍾

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

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氏曰置罟

張劣反

也

釋文曰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罟

庸用也聰

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

力軌反

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釋

俗制桓王曰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用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本亦作桓王○鄭氏曰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孔氏曰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一

緜緜葛藟在河之澣

呼五反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

人父亦莫我顧

毛氏曰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

○左傳曰葛藟猶

能庇其本根

朱氏曰葛藟其支蔓聯屬自有宗族之義

○毛氏曰水厓

曰澣○渤海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又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邶風云旄丘之葛兮何

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歛蔓于野大雅云莫

葛藟

呼五反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艸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河澗水厓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王氏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其他人○李氏曰王既以他人為父亦無顧我之意我九族也蘇氏曰王今棄九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

縣縣葛藟在河之涘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毛氏曰涘厓也○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寡君

縣縣葛藟在河之涘順春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灑下濬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濬○毛氏曰昆兄也○李氏曰不與我相聞知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蘇氏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有所爲○李氏曰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孔氏曰旣以葛蕭艾爲喻因以月秋歲爲天也設文各從其韻也不由事大憂深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蕭所以芡祭祀孔氏曰釋艸云蕭荻今人所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

故祭祀以脂芡之也○孔氏曰三秋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

同取其韻耳

彼采艾五蓋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

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爲絺綌

蕭之芡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傳意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於文武成康之後歟蓋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

大車檻毳尺銳反衣如蒺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毛氏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服葵雖也蘆之初生也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

冕以決訟鄭氏曰毳衣衣繪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雛○孔氏曰毳衣衣三章裳

二章○王氏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如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以九為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然則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

大車噶噶他敦毳衣如璫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氏曰噶噶重遲之貌璫璫也孔氏曰璫淺

璫玉赤色故以璫為璫衣纁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雛其赤者如璫二章各舉其一爾○王氏曰如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日

毛氏曰穀生皦白也○鄭氏曰穴謂塚壙中也○

朱氏曰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

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

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呂氏曰古之所謂合葬者同其兆而已非同坎而葬也蓋死有先後前喪已葬後啟之以納後喪仁人有所不忍有禮者有所不取也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

作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他極王子

丘中有麻彼雷子嗟彼雷子嗟將其來施施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 雷氏子嗟字也

李氏曰所謂彼雷子嗟者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

豈必求之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

○ 鮑氏曰

施施舒行

孟子曰施施從

外來○陳氏曰

○ 蘇氏曰

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

殖麻麥果實以為生者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

以從我

朱氏曰將其來施施望之之辭

丘中有麻彼雷子國彼雷子國將其來食

朱氏曰子國亦字也

毛氏曰子國子嗟父

○ 蘇氏曰庶幾肯

來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雷之子彼雷之子貽我佩玖

毛氏曰玖石次玉者○朱氏曰貽我佩玖冀其

以贈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毛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八

鮑

鮑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鮑桓公今京兆鮑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郟爲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季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八

鮑

鮑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鮑桓公今京兆鮑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郟爲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季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

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

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

卿士國人宐之變風作釋文曰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緇側基反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為周司徒蕭於其職國

人宐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蕭蕭之功焉孔氏曰武公掘突當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孔子曰於

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鮑人所

作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兮好賢如緇衣所

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

知其義誤以為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蕭

蕭之功失其旨矣

緇衣之宐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祭兮

毛氏曰緇黑色王氏曰緇衣朝服也士聽朝之

正服也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王人玄冠

朝服緇帶素鞞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

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

朝則卿士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

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攷工記鍾氏三入為緇

五入為緇七人為緇注淶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淶

以黑則為緇又復再淶程氏曰宐言其備毛氏

淶以黑則成緇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曰改更也適之也○蘇氏曰諸侯入為卿士皆受

館於王室○毛氏曰粢餐蘇尊也也王氏曰粢粟治之精者○朱氏

曰漢有白粢之刑○給春導之役是也○范氏曰桓公武公之為司徒

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

○朱氏曰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其或敝也則予

願為子更為之○范氏曰適子之館兮親之也還

予授子之粢兮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之

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朱氏曰又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粢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毛氏曰好猶宜也○鄭氏曰造為也

緇衣之蓆音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粢兮

毛氏曰蓆大也程氏曰蓆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七芊反仲子刺莊公也不勝音升其母以害其弟第叔

失道而公弗制祭側界反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

大亂焉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公生莊公及共叔

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

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

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

城大叔奈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

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臣氏詩言言 卷之八
為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
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
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釵曰可矣公
口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三
白乘以伐京叛大叔段段入
於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莒

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敘此詩以為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第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豈不忍者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起音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也里居二十五

家為里杞木名也孔氏曰杞柳屬也生水折言傷

害也○李氏曰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鄭

氏曰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朱氏曰

雖知汝之言誠可懷思而父母之言亦豈可不畏哉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呂氏曰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毛氏曰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檀彊忍之木孔氏曰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

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為車陸幾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如特人僚祖告昭公以公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懼之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

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市戰反甲治兵以出于

田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邈反美且仁

毛氏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鮑氏曰洵信也○歐陽氏曰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

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

之美且仁也○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

而得衆也以得衆心爲仁以飲酒爲好以善服馬

爲武楊氏曰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

叔于狩手又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

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可飲

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鮑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歐陽

氏曰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

段爲大叔也殊不知者又加大于晉章失之矣○

范氏曰莊公之於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

書克段于鄆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

衆心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

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

罪之所以爲世戒也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賚而所奸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禮禡暴虎也所賢者射御
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儀也氣習至
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
不誰何也欲不為叛得乎是則置段於必亂之地
者莊
公也

大叔于田乘乘下繩馬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

藪反素口火裂具舉禴音禴禡反素歷暴虎獻于公所將七

叔無扭反女九戒其傷女

孔氏曰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
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為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也驂之與服諧和中節衢者益詩所謂如舞者也
兩服如驂與服諧和中節效馬在車中為服在藪

澤禽之府也○朱氏曰裂熾盛貌○毛氏曰具俱

也禴禡肉袒也孔氏曰李巡曰禴禡暴虎空手以

搏之狃習也○陳氏曰火裂具舉疏以為宵田不

知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獻禽以祭社爾雅火田

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朱氏曰國人謂之曰請

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言其得眾如此○釋

文叔于田佗大叔于田者誤無佗母曰本亦佗無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反戶郎叔在藪火

裂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抑磬反苦定控反口貢忌

抑縱送忌

古詩已

七

毛氏曰乘黃四馬皆黃○鮑氏曰兩服中央夾轅

者孔氏曰小戎云駟駟是中駟駟是駟駟與中對文則駟在外外者為駟則知內者為駟故言兩

服朱氏曰猶襄駕也上駕者言為眾馬之最良也

也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敘孔氏曰雁行者兩駟與服馬其音差退

良亦善也○毛氏曰揚光也忌辭也○朱氏曰抑

發語之辭○毛氏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

縱從禽曰送

叔于田乘乘鴉音兩服齊晉兩駟如手叔在藪火烈

具草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音忌抑鬯音亮弓

毛氏曰驪白雜毛曰鴉郭璞曰今所謂鳥驪馬齊晉馬皆齊

也○鮑氏曰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助也朱氏曰

晉在前而兩駟在旁稍出其後如人之左右手也○毛氏曰草盛也慢遲

罕希也棚所以覆矢孔氏曰棚左傳鬯弓弰音吐刀

弓孔氏曰鬯者盛弓之器鬯謂弛弓而納之發○朱氏曰鬯弓囊也○鮑氏曰田

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者益矢弰弓言田

事畢朱氏曰言其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釋文慢作嫚曰本又

作慢

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

宐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為莊公憂耳豈知其他哉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反呼報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鳥路而欲遠反千萬之不能使高克將反子匠兵而禦呂狄于竟陳其師旅翔反玉美翔河上久而不名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

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孔氏曰文公捷厲公子春

秋閔公二季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鄭氏曰奸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

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

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

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

清人在彭駟介芻芻補彭二矛莫疾重直龍英河上

乎翔翔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眾之邑○毛氏曰彭衛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河上鄭之郊也○鄭氏曰駟四馬也○毛氏曰介

甲也○孔氏曰四馬被甲馳驅匆匆然不息○鄭

氏曰二矛酋矛夷矛也孔氏曰酋矛常有四尺夷

累又云一矛而○毛氏曰重英有英飾也孔氏曰

有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漆為英飾蓋○朱氏曰

翔翔無事之貌○永嘉艷氏曰夫擁大眾於外而

無所事不為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麋麋表驕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毛氏曰消河上地也麋麋武貌重喬累荷也釋文云

舊音何謂刻矛頭受刃處為荷字相重○釋文云

累也沈初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

韓詩喬作鵠

清人在軸音逐駟介陶陶徒報左旋右抽救由中軍作

好反呼報

毛氏曰軸河上也孔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

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

應不甚○董氏曰陶陶樂而自適也○鮑氏曰左

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久不得歸日

使御者習旋其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

作好而已兵車之灋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孔氏

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說文曰詩曰左

旋右搢士刀搢者拔兵刃以習擊刺

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旋右搢反

士刀搢者拔兵刃以習擊刺

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旋右搢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投石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澹之兆也不言已澹而言將澹其辭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美裘刺朝直遙反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反其朝焉

美裘如濡音濡洵音荀信也音信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音朱

毛氏美芋傳曰大夫美裘○毛氏曰如濡潤澤也

○歐陽氏曰洵信也○釋文曰韓詩曰侯美也○

朱氏曰其語助也○鮑氏曰之子是子也舍猶處

也○毛氏曰渝變也○鮑氏曰是子處命不變謂

守死謹道見危授命之等○董氏曰韓詩彼其佻

彼已

美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氏曰豹飾緣悅縮反以豹皮也孔氏曰唐風云美裘豹祛美裘豹袖

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也司主也

美裘晏於諫反今三英粲采且反今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氏曰晏鮮盛貌○程氏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純

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然亦未詳其制也朱氏曰英裘飾

也○范氏曰美芋曰素絲五純五絨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英○朱氏曰粲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明貌○毛氏曰彥士之美稱

芟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所覽反執子之祛兮無我惡鳥路反兮不寔

市坎反故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摻擊祛起居反袂面世反也孔氏曰

袂屬幅祛尺一寸則袂是祛之本祛為袂之末俱是衣袖○朱氏曰君子去其

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祛

以畱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畱故舊不可以遽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市由反兮不寔好報呼

反也

毛氏曰醜棄也孔氏曰醜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蘇氏曰好

舊好也

武公之朝益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

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

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寔故也不寔好

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

懷其舊者亦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音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好呼報反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力旦反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力旦反將翺

將翺弋羊職反鳧音符與鴈

蘇氏曰明星啓明也解見大東○鄭氏曰弋繳音射射也

孔氏曰司弓矢繒矢弗矢用諸弋然註云結繳於矢謂之繒弗矢象馬矢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也婦相警覺以夙興○

朱氏曰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言不止於雞鳴矣婦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之意者明星已爛然矣如是則可以翺翺而往弋取鳧鴈而歸也○歐陽氏曰古賢夫婦相警勵以

勤生之語

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辯之時也

劉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弋言加之與子宐之宐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

上○毛氏曰宐肴也朱氏曰宐和其所宐也內則曰牛宐稌羊宐黍豕宐稷犬

宐深雁宐麥魚宐菘○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

人之職也婦人謂其夫既得其鳧鴈以歸則我當

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宐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而其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言其和

樂而不淫也孔氏曰琴瑟之樂在於侍御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蘇氏曰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為子雜

佩以贈之○毛氏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

朱氏曰珩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纁珠璜如半璧繫於兩旁之下端珩如圭而兩端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瑀復上繫於珩之兩端衝牙如牙兩端皆銳橫繫於瑀下與璜齊行則衝璜出聲也○呂氏曰雜佩非特玉也鑄燧箴紛悅凡可佩之物也○纁卑民反鑄宣為反燧徐問遺尹季也醉反莞忘緩反紛敷文反悅所類反

孔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筆筒問人者左傳○鮑衛侯使人以弓問于貢皆遺人物謂之問

氏曰順謂與已和順○張氏曰言婦人之好德甚

於男子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奢反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

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七計反之齊女賢而不取促句

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鄭氏曰

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孔氏曰左傳云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此言齊女賢而不娶謂復請妻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為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益見忽之弱為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至於其復入也不能懲創而用賢於是至有目之為狡童者而猶憂之而不能餐不能息也又閱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夫忽益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如將翽將翽佩玉瓊琚假美孟

姜洵血旬反美且都

毛氏曰親迎魚敬反同車也鄭氏曰女始乘車塔

木櫛音也朝生暮落孔氏曰其華佩有瓊琚所以納孔氏

都聞也孔氏曰都者美好間習之言司鄭氏曰洵信也毛氏曰

古之人於玉比德焉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

德之音言所宜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英將翽將翽佩玉將將七羊反假美

孟姜德音不忘

毛氏曰英猶華也○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李

氏曰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長樂劉氏曰請齊侯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能忘也

不僭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是志也蓋其為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子牙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答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強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為善有名而無情所以卒見嗤於祭仲而為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曰所美非美所謂賢者佞智者愚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藻也其華

苗蓄釋文曰未開曰苗苗已發曰芙蓉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

人也且辭也

山宐有扶蘇者也隰宐有荷華者也朝宐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竦無枝曰橋釋文曰橋本亦作喬○鮑氏曰游猶

放縱也○毛氏曰龍紅艸也孔氏曰龍艸生於下

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張氏曰游龍是菴州也其枝榦膠屈著土處便生

根如龍也○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者也○

孔氏曰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

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范氏曰山不唯有小木

而又有大材隰不唯有華而又有艸然則一國之

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擗他洛反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昌亮反而和胡助反也

擗兮擗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毛氏曰擗稿古老反也鄭氏曰稿謂木葉也○孔氏

落也則落葉謂之擗○蘇氏曰木槁則其擗懼風風至而隕

矣○陳氏曰風其吹女者吹擗槁也○鄭氏曰叔

伯羣臣相謂也羣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則我

將和之

擗兮擗兮風其漂匹遙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遙反女

毛氏曰漂猶吹也

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

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蓋各自謀爾倡我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我其和汝要汝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韓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善戰反命也鄭氏

曰權臣祭仲也

程氏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也不以為君故詩人目之為狡童問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則為獨夫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

兮

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歿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歿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朱氏曰不與我食猶不與我言也○毛氏曰憂不能息也

賢者於忽懇懇如此而忽不之答焉上下可謂不交矣疎其可親親其可疎斯其所以亡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

起連反

裳思見正也狂童恣

資利反

行

下孟國人思大

國之正已也

鄭氏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制巾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

之狂也且

子餘反

毛氏曰惠愛也

○說文溱作澮云澮水出鄭○歐

陽氏曰彼大國者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求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眾矣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朱氏曰所以

狀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助語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于軌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

之狂也且

前漢地理志曰潁川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

平入潁○鮑氏曰他士猶他人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

芳凶反

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

胡臥男反

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氏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鮑氏曰子謂親迎

召氏讀詩已

卷之八

十一

五三六

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孔氏曰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感壯貌○孔氏曰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程氏曰將迎也言男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女不將迎也

衣於既反錦若迴反聚衣裳錦聚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鄭氏曰聚禪也蓋以禪穀戶木反為之中衣裳

錦而上加禪穀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

服也士妻紵創澁反衣許云反縵如盤反叔兮伯兮駕

予與行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已

者從之志又易也未氏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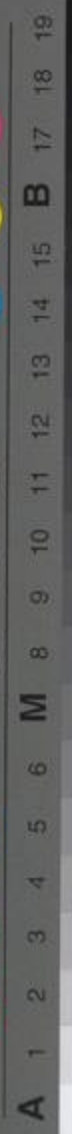
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

裳錦聚裳衣錦聚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孔氏曰嬪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詩

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嬪人之服衣裳連俱用

錦皆有聚故互言之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墀茹如慮在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町吐鼎者茹慮

茅蒐所雷也孔氏曰除地去艸故云町爾雅曰

陂彼空者曰阪孔氏曰阪陀不平朱氏曰門之

旁有墀墀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艸誌其所欲奔之

處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

間之辭○釋文墀從壇曰依字當作墀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毛氏曰栗行道上栗孔氏曰行謂道也左傳云趙

踐行劉貌傳即就也○朱氏曰門之旁有

栗栗之下有成行劉之室家亦誌其處也豈不爾

思子不我即俟其就已而俱往耳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七西雞鳴喈喈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興也○陳氏曰淒淒寒涼之氣○毛氏曰

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朱氏曰

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勗雷反

朱氏曰瀟瀟風雨聲○毛氏曰膠膠猶喈喈也瘳

愈也言積思自此而愈也李氏曰言如病之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鄭氏曰已止也○范氏曰如晦

又甚於瀟瀟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為不改其度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衿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程氏曰治世則庠敘之教行有灋以率之不率教

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

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强於進學及夫亂

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

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

廢情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

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於上之人不

末流以紆目前之患而以學為不切於世務此學

校所以廢也○范氏曰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

廢之由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氏曰禮父母

純諸○鄭氏曰嗣續也○程氏曰世亂學校不脩

允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
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
學而繼其音問遽爾棄絕於善道乎○董氏曰石
經作子衿說文曰交衽也爾雅曰衣皆謂之襟孫
炎曰襟交領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璫如充珉而清組綬孔氏曰玉藻士佩璫而緇組綬此云青組不來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

者言其不一來也

挑他美反兮達他未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達放恣○鄭氏曰

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為樂孔氏曰稱宮云觀謂之闕

孫炎曰宮門雙闕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程氏曰賢者

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

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

勝之矣○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達作達石經挑作

叟許慎說文兼用此二字

子衿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此
亡而作是詩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揚之水不流東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居望反女

揚之水解見王風○鄭氏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

鮮寡也○孔氏曰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唯我與汝

二人而已○毛氏曰廷誑也○范氏曰揚之水不

流東楚弱也終鮮兄弟唯予與女無親也無信人

之言人實廷女小人眾也

揚之水不流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

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

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

強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

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偽不知所倚故提

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

人思保其室家焉孔氏曰魯桓十一季祭仲立突而忽奔衛是一爭也十五季突使祭

仲壻雍糾殺祭仲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季高渠彌弑忽而立公子慶

三爭也十八季齊人殺子慶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季傅瑕殺子儀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納突是五爭也。○朱氏曰五爭皆尾二十季。○曾氏曰眠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於新昏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殊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視其去而不能留此所以為閔亂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反古老衣

綦反巾聊樂音我負音毛氏曰如雲眾多也縞衣白色孔氏曰縞細縵也綦巾蒼

艾色。○孔氏曰云負古今字助語辭也。○范氏曰

今女之委棄者雖多視之而不得救者非我思慮

之所能及也縞衣綦巾聊樂我負思係其室家以

相樂也孔氏曰彼眾女之中有着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留以

喜樂我云。○釋文曰負韓詩作魂

出其闔音闔音都有女如茶音雖則如茶匪我思且徐

反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毛氏曰闔曲城也闔城臺也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

之茶英茶也鄭氏曰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闔音茶英茶也鄭氏曰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葉也鄭氏曰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是茅艸秀出之穗非彼二

種茶艸也言茶英茶者英是白貌吳王夫差黃池

之會言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屬望之如茶韋昭云茅茶秀亦以白色為如茶茹蘆茅蒐

之深女服也鄭氏曰茅蒐深巾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音艸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名氏讀詩也 卷之八 三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野有蔓艸零露漙漙赴端反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婉於阮反兮

邂逅戶懈反相遇適我願兮

毛氏曰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漙漙歛盛多也清揚睂目之間婉歛美也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野有蔓艸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歐陽氏曰男女昏娶失時邂逅相遇於艸野之間

野有蔓艸零露漙漙如芊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毛氏曰漙漙盛貌臧諱也○朱氏曰與子偕臧猶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艸二章章六句

溱側巾反洧于軌反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

行莫之能救焉王氏曰羞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為至於如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缺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於如此

范氏曰樂之淫者曰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豈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者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前漢地理志云鄭地右維左沛食溱洧焉士
隘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反今女曰觀乎

士曰既且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洧反訐反且

樂洛音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反藥時灼

毛氏曰溱洧鮑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鄭氏曰仲

巳釋水則渙渙歎○李氏曰說文云渙流散也蓋
春水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

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
魂續魄秉蘭艸以祓除不祥蘭也陸璣疏曰其
莖葉似藥艸

澤蘭廣而長節節中亦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
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

○鄭氏曰既已也洧信也○毛氏曰訐大也勺藥

香艸陸璣疏曰今藥艸勺藥無香氣未審今何州
釋文曰勺藥韓詩云離艸也言相離別增

此艸也○董氏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艸可
離江離歟則勺藥江離也○陳氏曰勺藥者溱洧
之地富有之詩人
賦特有所因也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竝

出託采芬芳之艸而為淫泆之行○鄭氏曰女曰

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士曰已觀矣未從之

也女情急故使男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

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朱氏曰士與女既相

與戲謔又以勺藥為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釋

文曰洧訐韓詩作恂盱樂貌也

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為他

物蓋泥毛公香艸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花而不論爾

溱與洧澗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詭贈之以勺藥

毛氏曰澗深貌殷眾也○鄭氏曰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鮑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九

齊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

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孔氏

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致也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

濰音淄側其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

侯諂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蘇氏

曰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花而不論爾

溱與洧音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詭贈之以勺藥

毛氏曰：瀏，深貌。殷，眾也。○鄭氏曰：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鮑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九

齊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

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孔氏

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致也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

濰音惟淄側其反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

侯諂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蘇氏

曰：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為大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孔氏曰哀公不仁
癸公子當懿王時

雞既鳴矣朝直遙反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孔氏曰陳賢妃貞女以警戒其夫之辭曰雞既鳴

矣朝上既已盈滿矣欲令君起也毛氏曰雞鳴而
夫人佯朝盈而

又言非雞實鳴乃是蒼蠅之聲君佯○朱氏曰會
朝之臣既已盈矣

夫人之在君所心常恐勉故以蠅聲為雞鳴范氏
曰賢

如貞女心存乎敬故聞
見其疑似者而佯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毛氏曰昌盛也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又曰東
方明則

夫人纒笄而朝朝已昌盛
則君聽朝○纒色蟹反

蟲飛薨薨呼弘反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俞雅曰薨薨衆也○鄭氏曰蟲飛薨薨東方且明

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蘇氏曰予豈不欲

與子同夢歟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

治其家事是以為之早作○曾氏曰無庶予子憎

庶無憎予與子也○毛氏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

亦不忌其敬毛氏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范氏

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
而休故以雞鳴為夙興之節至於蟲飛薨薨則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獨以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脩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則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為常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旋音刺蒞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范氏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哀公禽蒞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間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猺乃刀反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

我謂我儂許全反兮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猺山名從逐也獸二歲曰肩儂利也鄭氏曰俱出田獵而相遭也謂我儂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王氏曰並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蠓之間兮顏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蠓山名也字或作猺亦作夔音皆乃高反釋文曰猺崔靈恩集注本作蠓○董氏曰攷於地記蠓猺夔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釋文曰儂韓詩作媿

子之茂兮遭我乎猺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

我好兮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猗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朱氏曰〕山南曰陽○爾

雅曰狼牡獠千九牝狼舍人曰狼牡名獠牝名狼

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董氏曰〕還

茂昌崔靈恩集注以三者皆地名也

當是時齊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淩其神者深

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據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鄭氏曰〕我嫁者自謂也○〔毛氏

曰〕門屏之間曰著孔氏曰爾雅云門屏之間○〔鄭

氏曰〕素為充耳所以縣奇瑱吐通者或名為統孔

曰統即今之條繩用雜絲線織之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統都覽反○〔毛氏曰

瓊華美石○〔鄭氏曰〕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

縣統之末所謂瑱也

孔氏曰尚謂尊尚此物而加飾也○張氏曰充耳非一物

先以纁塞後以玉加之

○張氏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

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孔氏曰於著於庭於堂止是有先後不空分為異人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平而

鄭氏曰青統之青○毛氏曰瓊瑩石似玉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鄭氏曰黃統之黃瓊英猶瓊華也

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婿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婿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婿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

也釋文曰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刺襄公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

我卽兮

毛氏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朱

氏曰履隨也○鄭氏曰卽就也○朱氏曰言隨我

而相就也○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姝匿

艸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

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歐陽氏曰在

我室兮履我卽兮相邀以奔之辭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逢反兮在我闥兮履

我發兮

毛氏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

若月也闥門內也釋文曰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闥○朱氏曰發行

去也謂隨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直遙反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

挈苦結反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氏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孔氏曰夏官挈壺

氏下士六人壺盛水器也挈者懸擊之名置箭壺內以爲節而浮之於水上令水漏而刻下○程氏曰言其不能正時矣

非特刺是官也 毛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號

令不時此一語贅善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

妾附益之翕

東方未明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鄭氏曰自從也挈壺氏

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從遽顛

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羣臣顛倒衣裳而朝

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音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反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宋氏曰令號令也猶召之

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暮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

藩園○宋氏曰瞿瞿驚顧之貌○毛氏曰古者有

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程氏曰折

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矍知其爲限也柳柔脆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易折之物折之以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躩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李氏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去之鄭氏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孔氏曰襄公諸兒釐公子桓十八季左傳

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馬公滿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

歸止曷又懷止

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

南山蕩徒黨反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王氏曰謂文姜

此齊之子也而淫於齊鄭氏曰婦人謂嫁曰歸雄狐行求匹

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

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孔氏曰文

姜由此道而歸魯既曰歸於魯矣襄公何為而復

思之乎○呂氏曰上二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

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何

也下二章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

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葛屨五兩音亮冠綏如誰反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

曰庸止曷又從止

毛氏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庸用也朱氏

曰用此道而朱氏曰從相從也呂氏曰賢賤

各有耦也屨與屨為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綏之雙自為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

雙也

蕤麻如之何衡音橫從是容反其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

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毛氏曰蕤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

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故知是摩

儼之也朱氏曰欲樹麻者先必縱橫耕治其

田畝然後可以得麻人之欲娶妻者必先告之於

父母然後可以得妻也今魯桓公之娶文姜也既

告而成禮矣鄭氏曰娶妻之禮議於生者上於歿者曷為不能禁鞠

○釋文曰衡亦作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韓詩

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鞠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

以正禮納文姜當蚤裁制之曷為又養其奸而

至於極也故後章曰曷又極止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
得止曷又極止

毛氏曰克能也○宋氏曰極窮也○李氏曰析薪
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既以媒而得之矣
曷為使極其姦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
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為秀反辛九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
毛氏曰甫大也忉忉憂勞也○楊子曰田甫田者

秀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

蘇氏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秀盛矣無思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秀桀桀居竭反且未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毛氏曰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也

驕驕桀桀皆根秀侵陵嘉穀之狀

婉於阮反今變力轉今總角古患反今未幾居豈反見今

突吐納反而弁兮

毛氏曰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卅幼稚也○
釋文曰方言曰凡率相見謂之突○毛氏曰弁冠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孔氏曰周禮掌冠冕者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孔氏曰言有童子

婉變總聚其髮以為兩角升猷幼稚如此與別未

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成人○蘇氏

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

則所有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

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

苟由其道而循其敘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

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南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刺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

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福風焉孔氏曰畢弋掩兔網小而柄長謂之畢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氏曰盧田犬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

之狡兔是盧為田犬也○逡七句反令令纓環聲孔氏曰環在犬之頰下如人之冠纓

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

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

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孔氏曰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

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與民同樂也此百姓悅之也○董氏曰韓詩

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獐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鬣音權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臣氏詩言言 卷之九

十一

鬢好貌

盧重鉞

梅奇

其人美且偲

反七才

毛氏曰鉞一環貫二也

孔氏云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

偲才也

云偲強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

古口反

刺文姜也齊人惡

鳥路反

魯桓公微弱不能

防閒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釋文曰桓公輒亦名允隱公弟○朱

氏曰防所以止水閒所以扞物故防閒有禁制之意○孔氏曰閒惟極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

音魴反

齊子歸止其從

才用反

如

雲

毛氏曰興也○笱梁解見谷風○陸氏艸木疏云

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魚

之美者○勃海胡氏曰毛云鰈大魚孔穎達引孔

叢子鰈魚其大盈車鄭云鰈魚子以魴鱣為比則

鰈非大盈車者亦非魚子蓋魴鰈鱣及唯唯者皆

魚之可制者也為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者也文

姜本可以防閒而制之由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

姜致文姜驕伉而難制也○張氏曰反歸於齊也

○毛氏曰如雲言盛也○楊氏曰其從如雲其從

如雨言從之者眾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馬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毛氏曰】如雨言多也○陸氏草木疏云鱮似魴厚如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似鱮不如魚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鱮或謂之鱮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惟齊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孔氏曰】唯唯魚行相隨之貌○【毛氏曰】水喻衆也

朱氏曰言其從之者多如水之流也○釋文曰唯唯韓詩作遺遺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氏曰按春秋魯莊公之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普各反簞第齊弗反朱韞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

【毛氏曰】薄薄疾驅聲也簞方文席也車之蔽曰第諸侯之路車有朱韞之質而羽飾孔氏曰謂以簞蔽車之後戶也

鞞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謂路車以皮革為本質其上文以翟羽為之飾朱氏曰夕猶

宿也發夕言離於所宿之舍○蘇氏曰襄公疾驅

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釋文

弗作第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萬禮反瀾瀾魯道有蕩齊子

豈開改反弟

毛氏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氏曰襄公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

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瀾瀾衆也齊子豈弟言

文姜於是樂易然○歐陽氏曰文姜安然樂易無

慙恥之色也○釋文瀾瀾作爾爾曰本亦作瀾

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

汶音問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反魯道有蕩齊子翺

翔

董氏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沛今須

城之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

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即此是也○毛氏曰湯湯

大貌彭彭多貌翺翔猶彷徨也○鄭氏曰汶水之

上蓋有都馬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孔氏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水之北尚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李氏曰言行人之

多以見其無恥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汶水滔滔

吐刃反

行人儻儻

表驕反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毛氏曰滔滔流貌儻儻衆貌○朱氏曰遊敖猶翺

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

於宏反

嗟刺魯莊公也

釋文曰莊公同桓公子

齊人傷魯莊公

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

以為齊侯之子焉

李氏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

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

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以亟而不

能止乾侯之旤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

顧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

所補哉

猗嗟昌兮頎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日揚兮巧趨蹌

兮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嘆辭昌盛也頎長貌○朱氏曰抑而

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王氏曰趨蹌之巧

也○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極稱其威儀技藝

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特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

正音征兮展我甥兮

朱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

清明也毛氏曰目上為清名目下為清○王氏曰儀既成兮言其

威儀之備也○朱氏曰侯張布而射之也○毛氏

曰二尺曰正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周禮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實射則張布侯

而畫正正以絲畫為之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

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侯身長

一丈者正方三尺二寸其外之廣雖不同其內皆

方二尺王射五正畫中未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

諸侯射二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

蒼而畫以朱緣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

亦身名齊魯之間各有題為捷點射之難中以寸為後○鄭氏曰展誠也姊

妹之子曰甥○朱氏曰言稱其為齊之甥也而又

以見其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雪戀反兮射則貫兮四矢

反兮以禦亂兮

王氏曰變壯好貌婉好眉目也朱氏曰目清而眉揚故謂目為清眉

為揚選齊孔氏曰善舞齊於樂節也貫中王氏曰貫而中革四矢乘矢○

鄭氏曰反覆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

處此之謂復○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防

淫故卒章深非之○釋文反韓詩作變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說者或謂詩人諷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是詩譏刺之意皆在章外一章嘆其威儀技藝之美也二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宏爲我甥也三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嘆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九

魏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

魏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

州雷晉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虞號

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晉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孔氏曰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當周平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說者或謂詩人諷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是詩譏刺之意皆在章外一章嘆其威儀技藝之美也二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宏爲我甥也三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嘆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九

魏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

魏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

州雷晉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虞號

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晉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孔氏曰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當周平

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季晉獻
公竟滅之前漢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實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河南西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晉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葛屨俱具反刺褊必褊反也魏地陘音陘隘於解反其民機巧

趨利其君儉嗇音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范氏曰魏俗利如此者君心之所為也故是詩唯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

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

要於遙反之褊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稀疎之貌朱氏曰糾糾繚戾寒蔽之意○毛氏曰

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朱氏曰女婦未

見賢遍反之稱也○鄭氏曰裳男子之下服孔氏曰

之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繚嗇了漱悉候○毛氏曰要褻也褊領也孔氏曰要是裳褻云褊衣○范氏曰好人女而未婦為容好者也毛氏曰好人好女手之人○孔氏曰服之整治之也○鄭氏曰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孔氏曰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毛氏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范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褙襟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蘇氏曰君子之為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矣○說文摻作機山廉反云好手貌董氏曰石經作機好人提提徒兮宛反宛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揅勅帝維反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毛氏曰提提安諦帝也范氏曰宛辟貌朱氏曰宛安徐也宛辟貌朱氏曰宛也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蘇氏曰讓而辟者必左孔氏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也○朱氏曰揅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賁者之飾也○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脩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猗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於縫裳也唯君子則不猗懼其不容降矣鄭氏曰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扶云反沮子頽反如預反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敘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敘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

異乎公路

毛氏曰汾水也

說文曰汾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

魏沮洳其漸

接廉反

洳者朱氏曰汾水名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莫菜

也

孔氏曰莫菜者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纒以取繭緒五方通之謂酸述

○鄭氏

曰無度言不可以寸尺

孔氏曰不可以尺寸量也

是子之德美

信無度矣雖欲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

路主君之軹車廢子為之晉趙盾為軹車之族是

也○朱氏曰儉嗇不似賢人也○董氏曰韓

章皆作彼已之子其義則同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

乎公行

戶郟反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

○范氏曰英者艸木之華也○鄭氏曰公行者主

君公車之行列

孔氏曰公路公行一官也晉成公官卿之適以為公族其廢子為公

行趙盾謂軹車之族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官音患軹音毛

彼汾一曲言采其蕘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

異乎公族

朱氏曰一曲謂水曲流處○毛氏曰蕘水蔦音蔦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孔氏曰水葛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
可復陸璣云今澤葛也葉如車前
○鄭氏曰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
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樂屬
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
之子弟是公族主君
之同姓○屢音黠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險以嗇不能
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范氏曰魏君險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
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行之於上而臣民
不以爲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穢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奇不我知者
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

程氏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
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
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亾故詩人憂思之深
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爲穀興國有
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
且謠誦詠之爲謠
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
孔氏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
謠競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則琴瑟
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
則歌未必合樂也
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

○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朱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為驕慢而曰彼君之所為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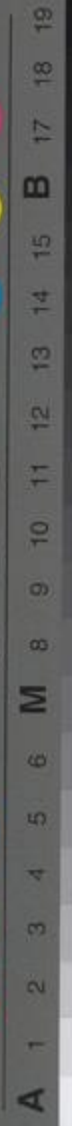
毛氏曰棘棗也○鄭氏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以寫憂程氏曰行國猶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范氏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朔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陟彼岵音戶今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艸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艸木岵無草木岵與傳正反說文曰岵山有艸木也岵山無草木也陳氏曰岵也岵也罔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



取其一以
協韻耳
○鄭氏曰無已無懈倦○蘇氏曰上猶

尚也○毛氏曰旃之也○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

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廣漢張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口之心之為深切也○孔氏曰我欲行之時

父敎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

無得已止○朱氏曰尚無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

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

矣

陟彼岵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艸木曰岵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

情也無寐無者常志反寐也

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

慎旃哉猶來無死

岡解見卷耳○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

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孔氏曰謂土田

陘隘非謂無居宅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生周道衰疆陵弱衆蹙寡天子方伯連率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爲作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又曰周制國郭之外有聽爲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毓神木○孔氏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云云田中不得有樹○毛氏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用妨五穀○毛氏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孔氏曰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總解

○孔氏曰魏雖城狹民稠未必卽然舉十畝地以喻其隘隘耳○釋文閑閑作間間曰本亦作間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毛氏曰泄泄多人之貌

橫溲指桑地爲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於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旣削小豈容尚守古濃容或數家井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爲定數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待丹反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

進仕僉

坎坎若感反伐檀今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力纏反

猗於空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今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音音貆音音今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檀木可以為車者

君子伐之以自給也○毛氏曰寘置也干厓也○

董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濬者清也○毛

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文云河水清且漣猗大波為瀾小波為漣

直波為徑連瀾雖異而義同

○朱氏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按書

斷斷猗無他技大學作兮○毛氏曰種之曰稼斂

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孔氏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鄭氏曰

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冬獵曰狩宵田曰獵

胡何也貉子曰貆孔氏曰視汝之庭則所懸者是貆獸也彼君子者

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悠

然於河之干邊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國

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

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為而積汝未嘗狩獵貆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何爲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
殮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
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
長者哉

坎坎伐輻音福今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
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孔氏曰伐檀爲車之輻側猶厓也○蘇氏

曰水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禾秉之

數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三百

億與三百墨三百困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毛

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今河水清且淪音倫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丘倫反今不狩不獵胡瞻爾

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殮素門反兮

毛氏曰檀可以爲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

輪也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圓者爲困孔氏曰方鶉

鳥也爾雅郭璞注曰鶉鶉之屬也○鶉鳥含反孰食曰殮說文曰殮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呂驗反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

碩鼠刺重斂呂驗反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

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孔氏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

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

古亂反

女莫我肯顧逝將

去女適彼樂

洛音

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

孔氏曰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頭上

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空有此鼠

毛氏曰貫事也

○鄭氏曰逝往也 ○朱氏曰爰語

辭也 ○鄭氏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

我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 ○朱氏曰今將去

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之所也

三歲貫女蓋言魏君培克民當去之久矣姑

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

年須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

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我直

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汝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戶毛反

毛氏曰苗嘉穀也○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
為勞也○鄭氏曰郭外曰郊之往也○毛氏曰號
呼也○廣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者以
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
絕也故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未章誰
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
之士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釋文永作咏曰
本亦作永鄭氏曰永歌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卷第十

召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
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
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于燹改為晉侯
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
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晉堯之末
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拉於時殺禮以報艱
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名公共和之時成侯曾
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

毛氏曰苗嘉穀也○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
為勞也○鄭氏曰郭外曰郊之往也○毛氏曰號
呼也○廣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者以
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
絕也故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未章誰
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
之士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釋文永作咏曰
本亦作永鄭氏曰永歌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卷第十

召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
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
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于燹改為晉侯
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
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晉堯之末
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拉於時殺禮以報艱
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名公共和之時成侯曾
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

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孔氏曰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昭公以前已徙絳矣穆侯以後晉桓都絳昭侯以下又徙於冀在平陽絳邑縣東及武公又都絳也

○前漢地理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

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

蟀山有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

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

中念死生之慮

蟋音蟀所律

刺晉僖公也

孔氏曰僖侯司徒時侯子當共和時

儉不中

反

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

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

息嗣反

遠儉而

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張氏曰晉以上地薄民貧故其俗本來儉儉而用禮乃有

堯之遺風指詩人而言也惟晉詩此意為多可以意求○范氏曰人之憂樂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

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德公有國而不能自決慘戚以窮年此猶有夜而無

書有陰而無陽也故君子閉之

楊氏曰晉之為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

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禮

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

公政荒民散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以

刺之可謂憂思深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

未亡也及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焉則不復有禮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

蟋蟀在堂歲聿允其莫音今我不樂音日月其除

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音好音報音樂無荒良士瞿

瞿俱共反

毛氏曰蟋蟀俱勇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趨織也陸機曰似蝗而小黑如漆有九月在堂聿遂也孔氏曰當九月則歲未暮

除去已甚也朱氏曰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為

太康過於樂也毛氏曰職主也廣漢張氏曰

居謂其位也鄭氏曰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鄭氏曰荒廢

亂也良善也當如善士瞿瞿然○陳氏曰瞿瞿身
前而喙却而顧之貌也○廣漢張氏曰僖公徒從
事於儉嗇而不知為國專務於小而不慮於大是
以詩人閔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於一曲則
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胸謂
歲且晚矣不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
甚也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庶
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
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
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而理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
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

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耳謂

廣周慮也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毛氏曰

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愒吐刀反無已

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庶人乘役車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

稼亦用此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愒過也

○朱氏曰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

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

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

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鳥侯反刺晉昭公也孔氏曰昭侯伯文侯子不能脩道以

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

能灑所解反掃蘇報反政荒民散將以危亾四鄰謀取其

呂氏讀詩記 卷之十一 四

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呂氏曰有鐘鼓不能以自樂非其節

也有財不能用非其愛也有朝廷不能以灑掃非不

如繁也大抵無政不能令其下曹然無所知將為他

人有也○廣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

他人謀子之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

不曳婁不馳驅子有廷內何不灑掃子有鐘鼓何不

鼓致子有飲食何不鼓瑟以喜樂以引口一旦宛然

而死則為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昭公惟其

頹墮不立百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於物能用之以

其節而舉之以其時則必能自強於政凡所施為各

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故不曰閔而曰刺焉

山有樞隰有榆以朱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子有

車馬弗馳弗驅宛於阮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

毛氏曰興也樞莖思節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之刺

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也爾雅曰

榆白粉爾雅疏曰榆之皮色白者名粉孔氏

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毛氏曰婁亦曳也

○孔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馳○毛氏曰宛

死貌朱氏曰坐愉樂也○朱氏曰山則有樞矣隰

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履不乘若一旦宛

然以死則他人取之以為己樂矣

山有栲音考隰有杻女久子有廷內弗灑弗埽子有鐘

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栲山栲孔氏曰持似栲色小白亦類漆杻

櫨也孔氏曰杻葉似杏而尖材可為灑洒色蟹也

呂氏詩言 卷之十一 五



孔氏曰酒謂以水濕地而掃之故轉為灑灑是散水之名考擊也○鄭氏曰保居有也孔氏曰居而有之

山有漆音七隰有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究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力智反於側水引也○

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也

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為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為樂也呂祿棄軍

其姑呂嬖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未章尤可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烏毒反沃盛彊

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朱氏曰被左傳史記

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諡曰桓叔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毛氏曰興也○揚之水解見王風○毛氏曰鑿鑿

然鮮明貌

陳氏曰鑿然

褫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

孔氏曰釋器黼謂之褫孫氏注云繡刺繡文以褫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備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借知諸侯常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以素為衣丹朱為緣繡

領為○鄭氏曰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毛氏

曰沃曲沃孔氏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

○鄭氏曰君子謂桓叔

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

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

見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

子云何其憂

子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繡黼也

孔氏曰謂於繡之上

為黼也鵠曲沃邑云何其憂言無憂也○董氏曰崔

靈恩集注本作素衣朱綃鄭氏曰當為綃○孔氏曰綃當為綃○郊特牲

疏曰魯詩云素衣朱綃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

說文曰水生涯石間曰粼粼

○蘇氏曰命

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為之隱也桓叔

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欲其成矣

李氏曰古者不

志必先施小惠以收眾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桓叔之於晉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如父母其後召公子陽生於魯而立之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

蕃音煩衍延善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

反遠條且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機疏云聊語助也董氏曰崔靈

恩集注謂古者為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

分本草同今以兩手為掬則掬大於升矣鄭氏曰

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毛氏曰朋比也釋文云謂無比

例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范氏曰椒

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

且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為掬范氏曰盈掬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呂氏曰古量二升曰

於升利初大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繆反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曰昏姻者人之情而天地之理也其時則人情失而天地之理違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綢繆
如此

新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

何

毛氏曰也綢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

○鄭氏曰三星謂心是也為二月之宿孔氏曰

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心宿故嫁娶者

以為候焉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

則不得其時毛氏曰三星參也始見可以嫁娶○

十月○張氏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

見也○王氏曰見此良人言女子之失時者也○

孔氏曰子兮子兮自嗟嘆也○曹氏曰子兮子兮

如此良人何終不遂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戶懈逅胡豆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以失時也故思不期

而會焉廣漢張氏曰若謂為昏媾則不得稱邂逅

遺風也○釋文遁作覲曰本又作近韓詩云邂逅

不固之貌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祭采旦者子兮

子兮如此祭者何

王氏曰見此祭者言男子之失時也○李氏曰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語雖曰三女為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
而互言之不必以為時之先後方東薪而見三
星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
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嘆息而言曰是夕也男
女儻相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粲者蓋互為
男女之辭以極其恩望之情耳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杖徒細反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
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必政爾反

杜之杜其葉滑滑私敘反獨行踽踽俱馬反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馬人無兄弟胡

不飲七利反馬

毛氏曰興也杖特生貌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杜棠與白棠同

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常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王氏曰

滑滑潤澤也○毛氏曰踽踽無所親也○范氏曰

比親也○毛氏曰飲助也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曷曷求營反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馬人無兄弟胡不飲

馬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叢叢無所依依也○董氏曰崔
靈恩集注飲作次

杜雖特生然此詩方云其葉湑湑其葉菁菁即
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
落曾杖杜之不如也獨行踽踽言孤立無親豈
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
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馬言苟以他人
為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
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飲助也蓋深曉晉君以
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飲助
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杖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祛起居反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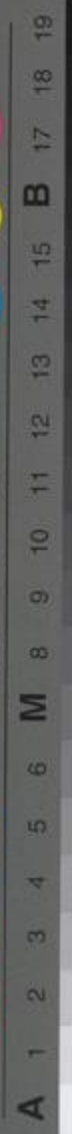
裘以豹飾祛玉藻曰羔裘豹飾緝衣以禡之○鄭氏曰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

○毛氏曰祛袂也孔氏曰袂是袖之大袖領之小稱自用也居

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氏曰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

之○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之曰

彼服是羔裘豹祛之人○孔氏曰用使我之衆人



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

蓋哀豹衰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

反報 毛氏曰衰猶祛也究究猶居居也孔氏曰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

惡 ○鄭氏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

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孔氏曰北風刺

行碩鼠則云適彼樂國皆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

思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音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

不得養羊亮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昭公七年

桓叔不克晉人立昭公之子平是為季侯季侯八年

曲沃桓叔卒子鱣立是為莊伯伐翼殺季侯晉人立

其弟鄂侯六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

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為哀侯元年翼人復逆鄂侯

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九年武公

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為

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

仲立哀侯之弟緡二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季侯至

是大亂

五世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馬王事靡盬音不能執魚世

稷黍父母何怙音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興也肅肅鵠羽聲也鵠之性不樹止王氏曰肅

肅疾孔氏曰鵠羽連蹄樹立則為集止也孔

氏曰孫炎曰物叢生曰苞爾雅曰苞積也鄭氏曰積者根相迫連柵致也

積之忍反逆側百反毛氏曰柵籽食汝也孔氏曰柵口本反致直置反

籽今柵櫟也其子為皂或為皂汁鹽不攻致也孔

可以染皂柵子各反櫟力的反亦為蠱然則蠱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鹽為不

攻牢不堅鄭氏曰菝樹也毛氏曰怙恃也

致之意也鄭氏曰曷何也君子從征伐其為危苦如鵠之樹

止我迫王事不能播種五穀我父母將何怙乎孔氏曰悠悠乎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人窮則

孔氏曰悠悠乎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人窮則

反本困則告天也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也

肅肅鵠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列也爾雅曰藁反昆赤苗芑義紀反白

苗郭璞曰赤苗今之赤梁粟白苗今之白梁粟也

朱氏曰嘗食也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厭亂之甚也

鴉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甲政晉國其大夫為于

反之請命乎天子之使所吏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

王使立繇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繇公命曲沃

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繇立二十

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制僖王僖

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計繇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

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繇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

也繇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程氏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

之美其所可美也劉氏曰晉武公兼其宗國則君

變風者變於正也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

一節不兼其義無衣之詩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

自安也待天子之命

然後安是之取爾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周禮注鷩冕七

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為績

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敔皆絲以

為綉○絲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孔氏

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蘇氏曰以晉

之力豈不足以為是七章之衣兮然不如子賜我

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鄭氏曰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爰六

孟

召氏讀詩已

卷之十一



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

言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

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毛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

○程氏曰燠暖亦謂安耳

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

衣不暖

喬琳為朱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選而不可謂之便晉國雖有冕服苟無天子之命亦不可謂之安且吉安且燠也琳之為泚臣王師復振旦夕誅滅宜其發此言若武公之篡當東周之衰雖以枝代宗豈即有禍是詩之作

乃其中心誠有所大不安也玩其辭氣與劉仁恭求長安本色之語異矣仲尼錄之所以見乘彝之不可殄滅而王綱之猶可舉也以史記左傳攷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弑晉季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

禮記卷之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今噬肯來遊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

毛氏曰周曲也○釋文曰周韓詩作右

有杖之杜一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息浪反矣孔氏曰獻

公說謂武公子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
則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魏二年傳曰晉
侯使太僕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信二年晉師滅下陽
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
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
攻戰也國人或死行陣或見囚虜是以多喪○陳氏
曰喪亡

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歛蔓于野予美亾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興也葛生延而蒙楚歛生蔓于野喻婦人

外成於它家孔氏曰葛生延蔓而蒙于楚木歛亦
生蔓而蒙于野中陸機疏云歛似括
樓葉盛而細○程氏曰葛之生託於
物歛之生依于地興婦人依君子○鄭氏曰我

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朱氏曰予之所美者獨

不在是○程氏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歛蔓于域予美亾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域坐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亾此誰與獨旦

朱氏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范氏曰角枕之粲錦
衾之爛則其嫁未久

也 ○程氏曰獨旦獨處至旦也朱氏曰自夜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

○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婦人專壹義之至情之盡廣漢

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凶之無口也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曰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芩力丁反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

姬諸殺太子及逐羣公子之事可見也

采芩采芩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芩

起興○毛氏曰芩大苦也釋文曰卽甘草葉似地黃首陽山名

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鄭氏曰巔山之上苟且也旃

之言焉也○歐陽氏曰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

信置之且勿以為然程氏曰又重誠曰置之且無以為然更攷其

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毛氏曰采芩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孔氏曰小行謂小小之事無徵謂幽隱僻側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孔氏曰人之爲言王肅諸本皆作爲言於小人

定本作僞言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苦苦菜也

孔氏曰所謂苦菜也

○朱氏曰與許與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葑菜名也

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聽

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苓爲細事首陽爲幽辟孔氏引而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附見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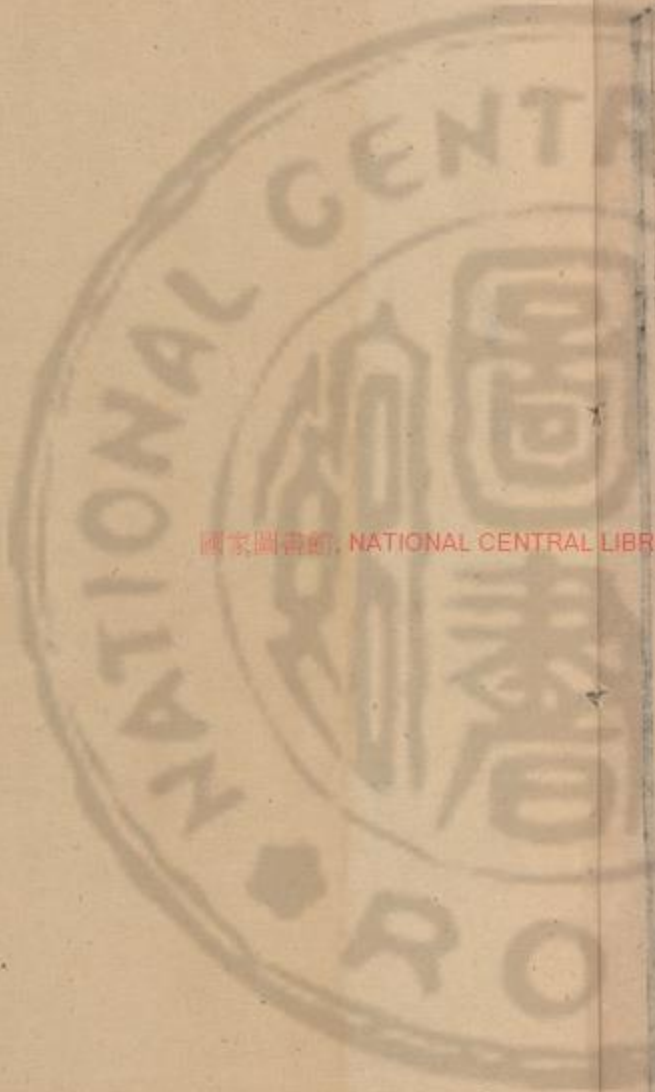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

詩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亦無以合解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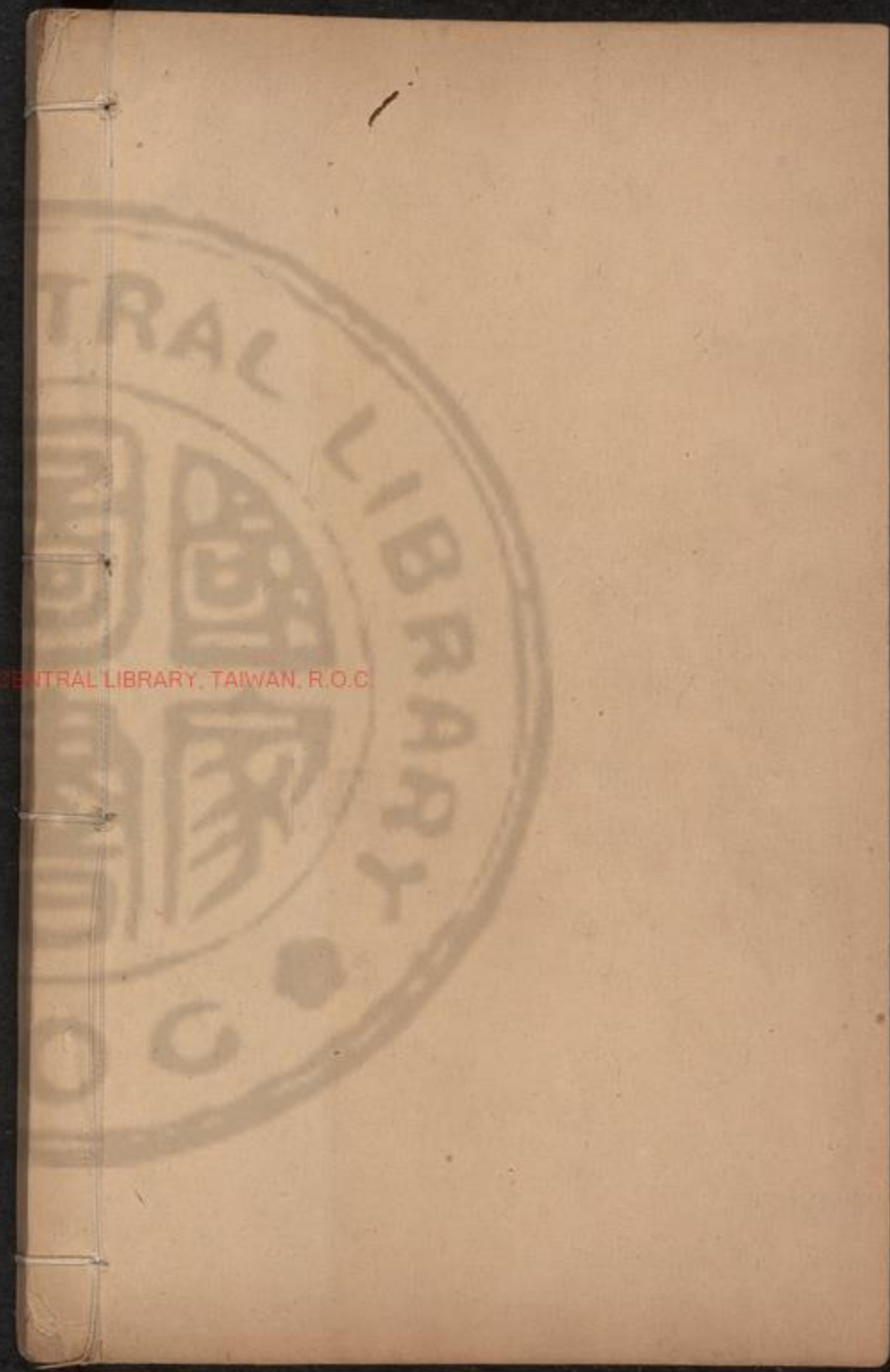
六卷三十三章八句

人撰末文大感然實天下之公言此詩胡異無
及作而中又聞猶言文賦由其難解小書公小
數其詞之手天以宋宋為難車首則為幽雅及
下謂其世身矣亦難難是隨而斜躡其是非非
文高其世身十日文障文難其受文感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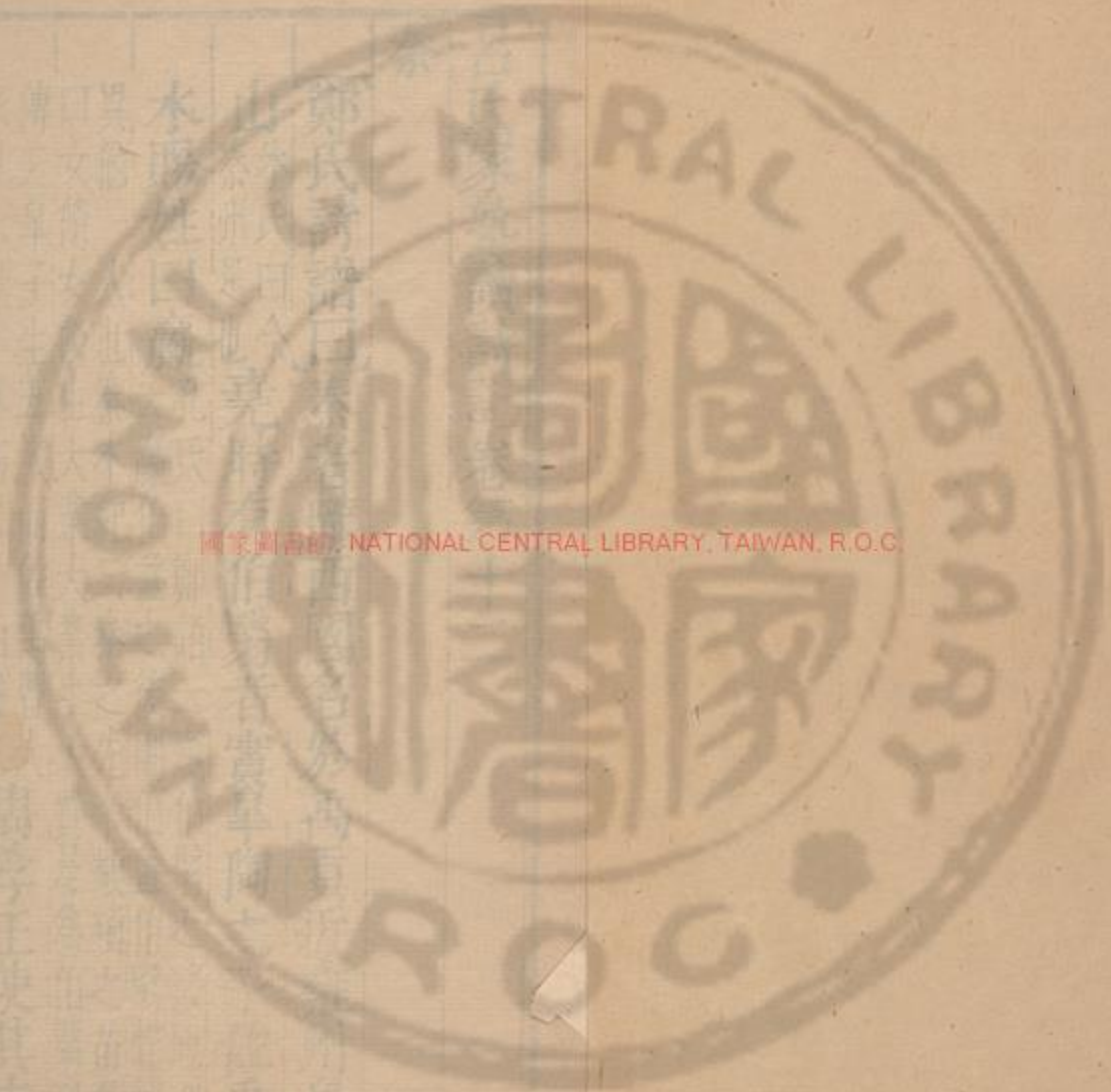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子齊馬於所消之間身爲附庸也王之於秦谷系
官徐秦仲宣王文命作大夫於秦有車馬驛樂侍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二

秦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近雍州身鼠

山朱氏曰今秦州是也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

水賜姓曰嬴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

異猶一人也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太費是為伯翳列女傳云皐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

家注云皐子皐陶之子伯益也周孝王使其末孫

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

會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

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云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四驥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朱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

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質直不爲浮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也論之於此以見厚重強直者之可與有爲而又以見上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車鄰

力人反

美秦仲也秦仲始大自車馬禮樂侍御之

好馬

孔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

都田反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力呈反

毛氏曰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

丁歷反

顛

桑黨反

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曰的白也額頰也額有白毛○王氏曰白寺人內

顛蓋仲之名馬駢騶盜驪赤兔的盧之稱孔氏曰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

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

鄭氏曰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

仲又始有此臣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人所以傳內外之命君臣相信故其下得以使之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

逝者其耄田節反

毛氏曰興也陂者曰阪下濕曰隰○鄭氏曰既見

既見秦仲也○毛氏曰耄老也八十曰耄○朱氏

曰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

瑟矣○鄭氏曰並坐鼓瑟君臣以閑暇燕飲相安

樂也○范氏曰今者不樂恐失時也○李氏曰逝

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往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

樂逝者其耄悲壯感嘆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

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者其亾

毛氏曰簧笙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今者不樂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驥

田結反

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

音洛

馬

孔氏曰秦非子至於莊公常為附庸莊公生襄公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

眉冀反

子從公于狩

王氏曰駟驥言純駟也

○毛氏曰驥驪

孔氏曰驪黑色阜

大也○孔氏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

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舠故在手者惟

六轡耳○朱氏曰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毛氏曰

冬獵曰狩○孔氏曰襄公乘驥色之馬既肥大而

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

○呂氏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國人

者也此詩稱其始為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

奉稍備云耳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

音捨拔蒲未反

則獲

毛氏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

亡悲反

春秋獻

鹿豕羣獸

孔氏曰皆天官獸人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牲

○朱氏曰

牡獸之牡者也○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

膘而射之達于右膈為上殺

孔氏曰逐禽由左禮之常法

○毛

氏曰拔矢末也

孔氏曰以鏃為首故拔為末

○孔氏曰虞人奉

是時節之牡獸驅以待公射之是時節之牡獸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
舍放矢括則獲其獸言公之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由車音丹鸞反鑣彼駟載力獫念

反歇許蜀驕許喬

毛氏曰閑習也輶輕也鄭氏曰輕車驅逆之車○孔氏曰田僕掌設驅逆之

車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

聲鑣馬銜也○鄭氏曰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孔

曰乘車鸞在衡和在軾○毛氏曰獫歌驕田犬也長喙况

曰獫短喙曰歇驕○朱氏曰田事已畢故遊于北

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

田犬者亦此類

駟驥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閑其君子焉李氏曰史

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名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

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為諸侯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

小戎錢伐錢收五檠音木梁輶音步游環脅驅陰鞞音亂

塗音沃續文茵音暢輶音較轂音谷駕我騏驎音其鼻音之言念

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氏曰小戎兵車也伐淺收軫之忍也董氏曰六月言元戎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孔氏曰淺淺也收軫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馬兵車言淺軫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為淺也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入尺兵車之軫比之五五束也蔡歷錄也梁朝朝上句反古侯為淺也

一朝五束束有歷錄也孔氏曰蔡歷錄也朝者衡者輓也輓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則橫居轅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朝也一朝之上以皮革五處束之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蔡也○陳氏曰朝車轅也其前駕於服馬之衡之上其後則乘前軫直逼後軫梁朝則穹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輓為上懼輓之不堅也故一輓則五分游環鞞環也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五蔡

游環鞞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

鄭氏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駮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上駮之入○孔氏曰游環者以環貫鞞游在服馬背上駮馬之外轡貫之游移無定處也駮馬欲出此環牽之所以禦出也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駮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入也

陰揜於檢也**軌也**鞞所以引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也

鞞也鄭氏曰揜軌在軾前垂鞞上蓋鞞白金飾續木橫側卓前所以陰映此軌也鞞在軾前橫木扶軌故鄭氏云軌在軾前垂鞞上謂陰映垂鞞上也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正容二服而已駮馬頸不當衡別以皮為二鞞繫於陰板之上令駮馬引之左傳云兩鞞將絕是橫鞞之前別有駮馬二鞞也蓋天也非白金之名謂銷白金以沃灌鞞環鞞言塗績則是作環相揜○朱氏曰揜軌在軾前軾上鞞者以皮二條前繫駮馬之頸後繫陰板上塗績陰板之上有績鞞之處

文茵虎皮也暢轂長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轂也

孔氏曰茵者車上之褥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也暢訓為長言長

於大車之轂也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大車之轂長尺半兵車之轂比之為長

○朱氏曰轂所以貫車輪 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鼻

孔氏曰色之青黑者名為騏騏名為騏騏知其色作綦文馬後足白為鼻

○孔氏曰婦人閱其君子云言念

君子溫然其如玉今乃遠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曲也

朱氏曰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 地理志云天

水隴西民以板為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也

毛氏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伐戎故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騏留是中駟

古花反 騏是驂龍

盾順允反之合蓋以艘古充反 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

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孔氏曰孔阜甚肥大也六轡見前章

○鄭氏曰赤身黑鬣力輒反 曰駟孔氏曰今人猶謂此為駟馬

○孔氏曰黃馬黑喙曰駟

○鄭氏曰中中服也驂兩

駟芳菲反 也孔氏曰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駟

○毛氏曰龍盾畫龍為盾也合合而載之

孔氏曰盾以木為之而謂之龍盾是畫龍于盾也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為車蔽也

○鄭氏曰蓋以艘納納之艘以白金為飾也

○毛氏曰納驂內轡也

孔氏曰艘納謂白金飾皮為艘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

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偏而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軛者納驂內轡繫於軛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轡也○蘇氏曰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朱氏曰邑

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念之極也

伐駟孔羣公音求矛塗錡徒對反蒙伐有苑虎韞救亮反鏤

寢載與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

毛氏曰伐駟四介馬也孔氏曰伐訓為淺駟是四馬之甲○陳氏曰今為馬甲之鄭氏曰孔羣者

言甚調和也○毛氏曰公三隅矛也錡錡祖寸反也

孔氏曰公矛三隅矛刃有三角塗以白金為其錡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錡進矛戟者前其錡是矛之

錡者取類相明非訓為錡也○朱氏曰錡錡亦以白金塗之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鄭氏曰蒙苑

雜羽之文於伐故曰苑伐○孔氏曰畫雜鳥之羽以為盾飾其文章苑然而美司兵掌五盾各辨其

等注云干櫓之屬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左傳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小盾故以伐為中干干

鏤刻金飾也○毛氏曰膺馬帶也孔氏曰其弓則有虎皮之韜其交韞交二弓

於韞中也孔氏曰交二弓於韞中謂顛倒安置之也閉繼息列反緹繩滕約也孔氏曰既夕禮說明器之弓云有秘注云秘弓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榮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引詩云竹閉緹縶然則竹閉一名秘也緹縶也置弓秘裏以繩繫之因名秘為緹所緹之事即緹縶是也謂以繩約弓然後納之轂中也○朱氏曰繁弓體使正○朱氏曰載寢載輿言思之深既寢而又興也○毛氏曰厭厭安靜也○蘇氏曰秩秩有敘也

○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敘今乃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也○釋文公作

召

小戎三章章十句

兼古恬反蒺藜音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蘇氏曰蒺藜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人秦起

于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為先襄公以耕戰智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紐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蒺藜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蘇驗反洄

回音育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毛氏曰興也蒺藜蒺藜也孔氏曰蒺藜似萑而細高數尺牛食之肥彈蘆葦

也蒼蒼盛也白露凝為霜○朱氏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逆流而上曰遡洄

順流而涉曰遡游○鄭氏曰宛坐見貌○歐陽氏

曰蒺藜必待霜然後堅實秦必用周禮以變其夷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狄之俗○程氏曰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迢迢從

之道阻且躋迢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程氏曰淒淒青蒼之間也○毛氏曰晞乾也孔氏曰謂

未乾為霜躋升也○爾雅曰水草交為湄○毛氏曰坻

小渚也○釋文淒淒作萋萋曰本亦作淒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迢迢從之道阻且右迢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毛氏曰未已猶

未止也涘涯也○孔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

今乃出其右是難至也○毛氏曰小渚曰沚

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爾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爾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

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

孟

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朱氏曰襄公雖未能遠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毛氏曰興也終南周之名山終南也條栢梅栢如

反也孔氏曰栢郭璞曰今之山楸也陸璣云皮葉白色亦白宜為車板梅郭璞曰似杏實酢

○朱氏曰君子指其君也○鄭氏曰至止者受命

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以裼皇歷之楊氏曰

錦衣狐裘諸疾智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玉藻曰

赤而澤也○程氏曰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

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故宜

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范氏曰有其服

稱之君子恥之此所以戒也

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孺子王矣戒之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

將七羊反壽考不怠

程氏曰紀稜角堂平寬朱氏曰紀山之廉角也堂

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孔氏曰基謂山基也畢終南之道各道之側其崖如堂之牆也

毛氏曰黑與青謂之黻朱氏曰黻之狀五色備謂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繡朱氏曰繡刺繡○宋氏曰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怠者欲其立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亦戒勸之辭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孔氏曰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命從己死此人自殺從之○董氏曰陳乾昔魏顆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然方黃穆公死而棄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然方黃穆公死而棄民故舉其重者○朱氏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以為美者死不為義不足美也○東坡蘇氏和陶淵明三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違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

夫豈犬馬哉從君求善惟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下吾為社稷死我則可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各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點要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以所見起興也○陶淵明詩曰荆棘龍高噴黃鳥聲正悲○

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孔氏曰黃鳥止于棘

棘得其所○毛氏曰子車氏奄息名○王氏曰百夫之特則特出於百夫○鄭氏曰穴壙也○毛氏

曰惴惴懼也○鄭氏曰慄悼慄也彼蒼者天愬之

呂氏讀詩記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殲盡良善也孔氏曰盡殺我善人○朱氏曰此奄

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愛之甚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氏曰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孔氏曰康公密

穆公

駢尹橘反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輿也駢疾飛貌晨風鷓之然也也孔氏曰陸璣疏云鷓

似鷓青黃色燕領句喙響風搖翅乃因風飛急鬱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鷓羊名反喙許穢反

積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程氏曰欽欽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程氏曰以

不解之意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

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

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

何嘆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

忘我○說文駝作鴝

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

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

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盧秋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

春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櫟木也陸氏草木疏云秦人謂柞

櫟為柞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此秦詩也空從其方土之言柞是也○孔氏曰王肅

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陸氏草木疏曰駮駮馬

駮馬梓榆也梓榆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

故謂之駮馬毛氏曰駮如馬偃牙食虎豹○草木

山隰之木相配不空云獸○朱氏曰靡樂憂之甚也○蘇氏曰

山則有櫟隰則有駮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櫟音第隰有樹檉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

古詩集卷之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棣唐棣也解見何遜赤羅也今揚榷也實

以梨而小○朱氏曰如醉憂又甚矣

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呼報攻戰歎異用

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孔氏曰康公以文十年立十八

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

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于經傳者已如是是其所

宋氏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讐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

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毛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毛氏曰袍襦古典也孔氏曰玉藻云纁為襦縕為

絮名為袍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陳氏曰仇怨也

○蘇氏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自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王馬

毛氏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范氏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上與下之辭也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同仇下與其上之辭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鄭氏曰澤褻

仙列反

衣近污垢

朱氏曰澤裏也以其親膚近于垢澤故謂

之澤汚音烏垢古口反

戟車戟常也

孔氏曰常長丈六

○毛氏曰作

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氏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六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

力馳反姬之難乃且反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

時為太子贈送文公子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

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我見舅氏如母存

馬蓋為康公之語

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入之情也人能充足心

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

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為孝矣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

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及其卽位循是心而賦詩是以夫子有取焉而卒不能自充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

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我送舅氏日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黃

成證黃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鄭氏曰】秦是時都雍至

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古扶

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毛氏曰】贈送也。【董氏曰】

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

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

○【毛氏曰】乘黃四馬也。朱氏曰乘黃四馬皆黃也。○【王氏曰】至

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

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

【毛氏曰】瓊瑰石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氏曰夏大也。○孔氏曰夏屋王肅云大屋崔駰

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蘇氏曰渠渠深

廣。○毛氏曰承繼也權輿始也。釋詁文。○朱氏曰言

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待賢

之意寢衰供億寢薄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

言不能繼其始也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呂氏讀詩記卷之十一
穆生不啻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
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
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申公白
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生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
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
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
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此詩其當之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氏曰簋是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籩稻
器也簋黍稷器也宋氏曰四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二

卷之十二

八

五

設王之意息不去楚人將帥我於市神法中
公孫也之口得不忘先生之德歟今王一日
禮何足道此後生曰分王之所以禮吾二人
道之宗汝也今而必之其也道之人其
又應之為國區之
云國十篇二十十章百八十一句
對與二章章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三

陳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皞處犧氏之墟帝舜之胄有

虞闕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

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孔氏曰左傳史趙云

姓使祀虞帝則胡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

備三恪孔氏曰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甲於

之後於蕪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

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則明陳

與蒞祝美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

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而望外方東不及明豬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設王之意息不去楚人將帥我於市神法中
公孫思之曰獨不念先生之德歟今王一日
禮何足道此後生曰分王之所以禮吾二人
道之宗汝也今而必之其也道之人其
又應之為國區之
云圖十論二十十章百八十一句
對與二章章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三

陳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皞處犧氏之墟帝舜之胄有

虞闕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

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孔氏曰左傳史趙云

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

備三恪孔氏曰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甲於

之後於蕪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

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則明陳

與蒞祝美為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

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而望外方東不及明豬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孔氏曰明豬尚書作盟猪
卽尔雅宋有孟諸是也
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
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
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
之變風作矣○蘇氏曰陳之變風其原出於大姬
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
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
後周德旣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
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
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亦理
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

孔氏曰幽公
寧悞公子當

厲王
時

子之湯

他卽
反

今宛丘之上兮洵

音
荀

有情兮而無望兮

季氏曰子稱幽公也○

毛氏曰湯湯也四方高中

央下曰宛丘

孔氏曰李巡孫炎注爾雅皆云中央
下惟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

朱氏曰言此人遊蕩於宛丘之上信有情思而可
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湯雖訓蕩與徑斥爲淫蕩者辭氣緩急猶不同
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
矣

坎

苦感反

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

直置反

其鷺羽

毛氏曰坎坎鼓聲

○朱氏曰值通也

○爾雅曰鷺

春鉏

陸璣云齊魯謂之春鉏東樂浪謂之白鷺青脚頭上有長毛十數枚

○毛氏

曰鷺鳥之羽可以為翳

鄭氏曰翳舞者所持以指而舞

○宋氏曰言無時不遇其出遊而舞於是也

日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

方有反

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翳

毛氏曰

益反

謂之缶

孔氏曰九三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六四樽酒簋

用缶注云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又是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具

彼缶則又是汲水之器然則缶可以節樂若今擊甕又可以盛水盛酒卽今之瓦盆也

也○爾雅詔作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

符云反

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

棄其舊業

欺巽反

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孔氏曰

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竈

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

況浦反

子仲之子婆娑

素何反

其下

毛氏曰枌白榆也栩杼也

解見山有樞梟羽

東門宛丘國

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張氏曰婆

娑不必是舞但徘徊翱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過市今也遨遊於市井中

毛氏曰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

初佳反

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差擇也績麻者婦人之事

也范氏曰市所以易貨聚民而婦人廢其紡績於

此兮婆娑○歐陽氏曰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

樹下以相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曰當以善旦期

於國南之原野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

范氏曰先王惡夫飽

食而逸居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所以愛日○

釋文曰差韓詩作嗟○董氏曰說文引詩作市也

婆娑婆古文作婆字

穀旦于逝越以鬻

子公反

邁視爾如莪

祁饒反

貽我握椒

毛氏曰逝往也

○鄭氏曰越於鬻揔也○毛氏曰

邁行也莪莪

音莪

也

陸璣云莪莪一名荊葵似燕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

○孔氏曰男女揔集而行往所會之處○鄭氏曰

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莪莪之

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

孔氏曰椒之實芬香故以

遺相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

音僖

公也愿

音願

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

其君也

孔氏曰僖公奔幽公子○歐陽氏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恣放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

儒而無自立之志故倫是詩以誘進之○董氏曰掖石經倫亦

衡門之下可以棲

音遲泌

悲位反

之洋洋可以樂

音洛饑

毛氏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

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故知衡門

橫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

宇此唯衡木為之言其淺也棲遲遊息也泌泉

水也○朱氏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歐陽氏

曰衡門雖淺陋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

閱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饑言陳國雖小苟有意於

立事則亦可以有為○釋文曰樂舊作樂晚詩本

有作樂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音房

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山陰陸氏曰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

乃魚之美者○鄭氏曰齊姜姓○歐陽氏曰其首

章既言雖小國亦有可為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

必大國然後可為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

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

若待齊宋之族則不取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

可為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

蘇氏曰食魚必魴鯉

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歎雖有天

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為而已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鄭氏曰宋子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永嘉鄭氏曰觀齊鷄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與笑歌晤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

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亾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如是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少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榮父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

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東門之池可以漚鳥豆麻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歌

毛氏曰池城池也漚柔也鄭氏曰於池中柔麻使漚漬使之柔忍也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

人猶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為婦人美稱於書無所攷○鄭氏曰晤猶對也言淑姬宜與對歌相切化

也孔氏曰言以晤為遇釋言云遇偶也亦為對偶之義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

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

直呂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氏草木疏曰紵亦麻也

不歲種

范氏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古顏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氏曰菅茅屬柔忍宜為索漚乃尤善菅者已漚

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

范氏曰菅以為屨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

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菜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音皂

毛氏曰興也牂牂然盛貌

鄭氏曰親迎之禮以昏時

宋氏曰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

葉牂牂矣昏以為期而明星煌煌矣

毛氏曰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

音員反

昏以為期明星晳晳

之世反

毛氏曰肺肺猶牂牂也晳晳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惡如於

萬民焉

朱氏曰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年為蔡人所殺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以至於此也

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致有弑逆之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宐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毛氏曰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音希行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蘇氏曰夫陳佗也○程氏曰人情不脩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脩治則荆棘生故以興焉墓門有荆棘則當以斧斤開

析之佗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傳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佗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蘇氏曰知而不之去昔誰為此乎蓋歸咎相公也○爾雅曰誰昔昔也

墓門有梅有鴉尸駢反萃祖醉反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毛氏曰鴉惡聲之鳥也孔氏曰鴉一名梟一名鴟瞻卯云為梟為鴟俗說以為鴉即土鴉非也○陸機疏云鴉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鴉鳥是也萃集也訊告也釋文云韓詩云訊諫也○程氏曰前章言有棘言佗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卷之十三
三百九十
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谷輔導之使然梅美木雖
美木生墓門荆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
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朱氏曰夫也不
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
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亦追咎之辭也

墓門幽深之地與其惡也墟墓之間荆棘最難
去非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傅
痛楛擊之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鴉萃
止言佗之性質本非惡為師傅所累左傳載
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於事理蓋

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
復與鄭和造佗往鄭涖盟佗與鄭伯盟歆如忘
洩伯料其必不免攷其歲月纔數年爾而蠱惑
變壞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孔氏曰宣

公杵臼莊公弟

防有鵲巢其恭反叩徒彫反有旨陟留反若予美心焉

叩都勞反切予美心焉

毛氏曰興也防邑也叩丘也後漢地理志陳縣注博物記曰叩地在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防亭
在焉
○孔氏曰鵲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

鵲不巢
○鄭氏曰旨美也
長樂劉氏曰旨者地荒則艸美茂也
毛氏

曰苕艸也
孔氏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艸彼陵苕好生下濕此則生於丘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苕饒也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侑

張誑也
朱氏曰侑張欺誑也
○朱氏曰怵怵憂勞之貌
○歐

陽氏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

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

牽連將及我也
程氏曰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與人心有蔽昏則讒誑者至丘言

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

讒誣賢善也

中唐有斃
蒲歷反
邛有旨鵲
五歷反
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毛氏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
孔氏曰堂下斃令

適
都歷反
也
爾雅曰斃離謂之斃郭璞曰斃離也

鵲綬艸也
陸璣疏曰鵲五色綬音令離音適離力解反艸艸洽反
○程氏曰惕惕懼也

○歐陽氏曰中唐有斃非一斃也亦以積累而成

綬艸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

錦同
○董氏曰鵲舊作鷩
○說文引詩亦爲鷩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月出刺好呼報反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音悅美色焉王氏
日詩所言者說美色而已然敏知其不好德者子夏
日賢賢易色蓋說色如此喪其志矣未有能好德者
也

月出皎兮佼古非反人僚了音了兮舒窈易了反糾其音糾兮勞

心悄七小反兮

毛氏曰興也皎月光也○孔氏曰佼好之人○朱

氏曰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毛氏曰悄憂也日工氏

言不說而靜默○朱氏曰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

一見之以舒窈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爲之勞心

悄然也毛氏曰舒遲也○釋文皎作皦日本又作

皎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憯力久反兮舒懣於久反受兮勞心

怪七老反兮

董氏曰皓月光○蘇氏曰憯好也○朱氏曰懣愛

憂思也蘇氏曰懣愛舒之姿也○王氏曰怪言不安而騷動

○釋文憯作劉日本又作憯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兮勞心慘七感

兮

董氏曰照月光之被物○蘇氏曰燎明也董氏曰

亮與○宋氏曰天紹糾縈之意○王氏曰慘言不

月並亮與○宋氏曰天紹糾縈之意○王氏曰慘言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舒而幽愁

此詩用字贅牙意者其力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

陟朱反

林刺靈公也淫乎夏

戶雅反

姬驅馳而往朝父

不休息焉

鄭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孔氏曰靈公

平國共公子楚語云昔陳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有之母亂陳而凶之宣九年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廄射而殺之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氏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

孔氏曰徵舒以氏配

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

駕我乘

繩證反

馬說

音稅

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鄭氏曰說舍也馬六尺以下為駒○釋文駒作驕

舊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

內同東萊曰

晉章鄭氏文義皆善但不當以為靈公舐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耻亦何舐拒之有蓋國人問靈公胡為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為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爾

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彼皮反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

憂思息嗣反感傷焉

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音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

爲涕他弟反泗音滂音沲徒何反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傳曰澤水之鍾也○毛氏

曰陂澤障也孔氏曰澤障謂障水之岸○說文曰蒲者似莞音

而福有脊滑柔而溫爾雅曰莞符離爾雅疏曰本艸云白蒲一名符離楚謂之

莞○毛氏曰荷芙音蕖其居反也爾雅曰荷芙蕖其莖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荷別名芙蓉

江東呼荷菡萏下白藕在泥中者蓮謂房也○茄古牙反菡音遐菡反筆○鄭氏曰寤覺音也○毛

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孔氏曰目涕鼻泗俱

下滂沲然○蘇氏曰婦人之色如蕖荷之美思而

不見故憂傷涕泗也○孔氏曰樊光注爾雅引詩

有蒲與茄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古顏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

寤寐無爲中心悄悄鳥玄反

寤寐無爲中心悄悄鳥玄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蘭蘭也○蘇氏曰卷好也○毛氏曰悄悄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

戶感反

菡大感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魚檢反

寤寐無爲輾

張輦反

轉伏枕

毛氏曰菡菡荷華也○李氏曰儼者容貌儼然也

毛氏曰儼矜莊貌

○朱氏曰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

且久也

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

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汗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複重亦何疑哉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四

檜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虞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境國在禹貢豫州外

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

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

終陸終生于六人四曰會人黎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

洛河穎之間為檜子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

絮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孔氏曰案鄭語叟伯

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荒檜云鄭仲特其國北

險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

呂氏讀詩記 卷之十四 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四

檜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虞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境國在禹貢豫州外

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

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黎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

洛河穎之間為檜子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

絮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孔氏曰案鄭語叟伯

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荒檜云鄭仲特其國北

險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

呂氏讀詩記 卷之十四 十四 孟四百十六

鄰於號

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其風之變固在於東
遷之前歟未必知其為夷厲之世也

羨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絮
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范氏曰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為臣之道也○
鄭氏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然後去也○
去○孔氏曰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去三年待放范
甯曰若賜之環則環賜之決則往荀卿云召人以環
絕人以決決古完反○廣漢氏曰羨裘之詩言其
所事惟在於衣服之間則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可知
矣

羨裘逍遙狐裘以朝音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

毛氏曰羨裘以遊蕢狐裘以適朝鄭氏曰諸侯之
朝服緇衣羨裘

○蘇氏曰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也○范氏曰急於遊蕢而怠

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
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

勞心忉忉朱氏曰孟子去齊
其心蓋如此云

羨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鄭氏曰翱翔猶逍遙也○毛氏曰堂公堂也

羨裘如膏古報日出有曜羊嬰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宋氏曰羨裘之色潤澤如脂膏所漬日出照之則

有光曜毛氏曰日出照曜
然後見其如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朱氏曰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為母齊衰三年○毛氏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

力端反今勞心博博

徒端反今

毛氏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練布侵襲其色益白也此冠後常服此冠也為練冠也棘急也朱氏曰喪事哀遽之狀也樂樂瘠貌博博憂勞也○張氏曰不能三

年不期而除則未始用練冠

曾氏曰不能三年雖我謂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詩人思見練冠蓋當時止為一歲服歟○范氏曰當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知也○董

氏曰棘人崔靈恩集注作慄人○說文樂作鬱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氏曰素冠故素衣也○朱氏曰與子同歸言其

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鞞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朱氏曰鞞蔽膝也以韋為之冕服謂之鞞其餘曰鞞鞞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鞞也蘊結者思之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為大祥之冠蓋引喪服
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文其說誤
矣唯其不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若
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
矣至於二章之素衣鄭說猶不通朝服縞衣素
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為裳其牽合益甚矣
三章之素鞞於既練之服雖無所攷觀詩者當
亦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細拘於禮文況為鄭
說者既曰衣者衣裳之大名則為毛說者亦曰
鞞從裳色衣裳既素則必有素鞞豈不可乎孔
氏又謂經傳未有以布為素者殊不知經傳以
色白為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帛
為素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萋

反丈羊

楚疾恣

反姿利

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

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萋楚猗

反於可

讎

反乃可

其枝天

反於驕

之沃沃

反鳥母

樂音洛子之無知

毛氏曰萋楚鈿音逆弋也

孔氏曰郭璞云公羊桃也或曰鬼桃陸璣云葉萋

而欲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艸上○孔氏曰猗儺然枝條柔

弱○毛氏曰天少也○呂氏曰萋楚始生猶能自

立狀枝幹柔弱至于長則引蔓于艸上則既長不
如初生之自立故引以為喻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鄭氏曰無家謂無夫婦室家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

天如厥艸惟天之天謂萋楚始生之時也隰有
萋楚猗儺其枝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

反思始茁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
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
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
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乃且反而思周道
焉

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
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
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所以睠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略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

匪風發兮匪車偈反今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今

毛氏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

之車前漢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曰詩云匪風發今匪車偈今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也程氏曰鄭氏曰

迴音曰顧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毛氏曰

怛傷也范氏曰匪風發今匪車偈今猶惡政之

及民也張氏曰人之不安程氏曰顧瞻盼戀思

而傷怛也朱氏曰顧瞻周前漢王吉引詩偈作

揭怛作慙

匪風飄符遙反今匪車嘒匹遙反今顧瞻周道中心弔今

毛氏曰迴風曰飄孔氏曰迴風旋風也嘒嘒無節度也弔傷

也

誰能亨普庚反魚漑古慶反之釜符甫反鷺音尋誰將西歸懷

之好音

毛氏曰漑漑徒歷反也鷺釜屬孔氏曰穉器云爾雅

其俱是食器故通言之耳○鷺既陵反鷺同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氏曰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

鎬周在於西程氏曰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興善政人所

思○朱氏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漑其釜

鬻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勞之以好音而勉之

言有能興周道者則已將歸之也毛氏曰亨魚煩

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氏曰漑之釜鬻欲治

民不煩也漑沃之使水多也水完則魚不壞政亦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五

曹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

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

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久而

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

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爽於魯衛之間又寡於

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

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蟬音音浮音音游音音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瀆以自守好奢

卷之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氏曰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

鎬周在於西程氏曰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興善政人所

思○朱氏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漑其釜

鬻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勞之以好音而勉之

言有能興周道者則已將歸之也毛氏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

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氏曰漑之釜鬻欲治民不煩也漑沃之使水多也水完則魚不壞政亦

寬務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五

曹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

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

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

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

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爽於魯衛之間又寡於

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

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蟬音音浮音音游音音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瀆以自守好奢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孔氏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季即位信七年卒○陳氏曰

有法則儉無濶則奢儉則寡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挾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釋文無昭公字曰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語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蜚蜚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未詳其正

蜚蜚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氏曰興也蜚蜚渠畧也朝生夕死

孔氏曰蜚蜚渠有角黃黑色陸機云甲上有翅能飛夏

日陰雨時地中出○結語言及蜚音羞 楚楚鮮

明貌○鄭氏曰喻昭公之朝社整飾其衣裳不知

君臣死也無日如流 朱氏曰蜚蜚之羽翼猶

朝生暮死蓋以此人之玩細娛而無遠慮者耳○說文楚楚作黼黼

蜚蜚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氏曰采采華飾

蜚蜚掘求物反閱音悅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

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

容鮮闕也闕者悅懌之意○鄭氏曰麻衣深衣也

孔氏曰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毛氏曰如雪言鮮潔鄭氏曰

說猶舍息也○說文掘作堀

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也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

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也近在旦夕儻無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
於家之為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
賢者已憫之如亾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表記
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
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
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雖別有所指然文
義正如此也

蟋蟀三章章四句

侯人刺近小人也共恭公遠于苗君子而好近小人

焉孔氏曰共恭
襄昭公子

何可反戈與殺都外反彼其音之子三百

毛氏曰侯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氏曰夏官侯人
上士六人下士十

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設
諸侯人之屬非侯人之官長也何揭也孔氏曰
揭揭也

○孔氏曲禮疏曰戈鉤矛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

頭不向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

按相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周禮冬官柝六尺有
六寸注云柝猶柄也

○毛氏曰殺受也孔氏曰考工記受長尋有
四戈受俱是短兵殺字從

賢者之官不過侯人彼曹朝也○鄭氏

曰之子是子也○毛氏曰芾韞也孔氏曰芾是配
冕之服形制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左傳

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者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

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

芾愛小人過度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何戈

與綴鄭康成於樂記引詩亦曰何戈與綴綴表也

○說文曰高懸羊皮以驚牛馬曰殺則以殺為表

矣

維鵠徒低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正其服

毛氏曰鵠洿澤也毛氏曰鵠水鳥形如鴨而體大

飛入水食魚故各洿澤梁水中之梁歐陽氏

曰此鵠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

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

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鵠在梁不濡其味彼救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

毛氏曰味喙也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

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蒼鳥會今蔚於貴今南山朝隲于今婉於阮今變力

今季女斯饑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程氏曰蒼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蒼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隣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饑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女饑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于下○董氏曰蒼集注作嬀變作嬀說文同候人四章章四句

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毛氏曰與也鳴鳩結於入鞠也李氏曰鳴鳩爾雅為戴勝今乃鳴鳩也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乎

均如一○鄭氏曰淑善也○廣漢張氏曰結云者實而不它也孔氏曰謂堅牢不散如物之喪結○陳氏曰君子動

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則其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緜其帶伊緜其弁伊騏其音

毛氏曰飛在梅也○鄭氏曰其帶伊緜謂大帶也

思明王賢伯也

程氏易剝上九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眾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成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理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也

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

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

也

冽音彼下泉音浸彼苞稂音愾音我寤嘆念彼周京

毛氏曰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王氏曰苞

叢生也○毛氏曰稂童梁孔氏曰稂一名童梁是木之秀而不實者○

鄭氏曰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孔氏曰周京與京

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程氏曰泉之潤

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

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

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慨然既寤而嘆念周道之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所謂思明王之時也○釋文浸作寢日本又作浸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毛氏曰蕭蒿也

山陰陸氏曰即白蒿葉白莖根斜生多者如數十莖有香氣故祭祀

以指蒸之

洌彼下泉浸彼苞著音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朱氏曰著筮草也

陸氏曰魚鮑曰似著葉青色斜生

○京師解見

公劉

芄芄

薄工反

黍苗陰雨膏

古報反

之四國有王音郇伯勞

力報反

毛氏曰芄芄天貌郇伯侯也

毛氏曰左傳富辰曰郇伯文之

昭也嫌是伯爵故言郇伯侯也

程氏曰郇伯故方伯之有功者

朱氏曰黍苗既芄芄然矣而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

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毛氏曰四國有明王郇伯

又勞之令咸無馬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五終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十六

幽

鄭氏詩譜曰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郃而

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枸邑

孔氏曰周本紀云舜

封后稷于郃杜預云幽在新平漆縣東北郃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郃近而幽遠從內出外

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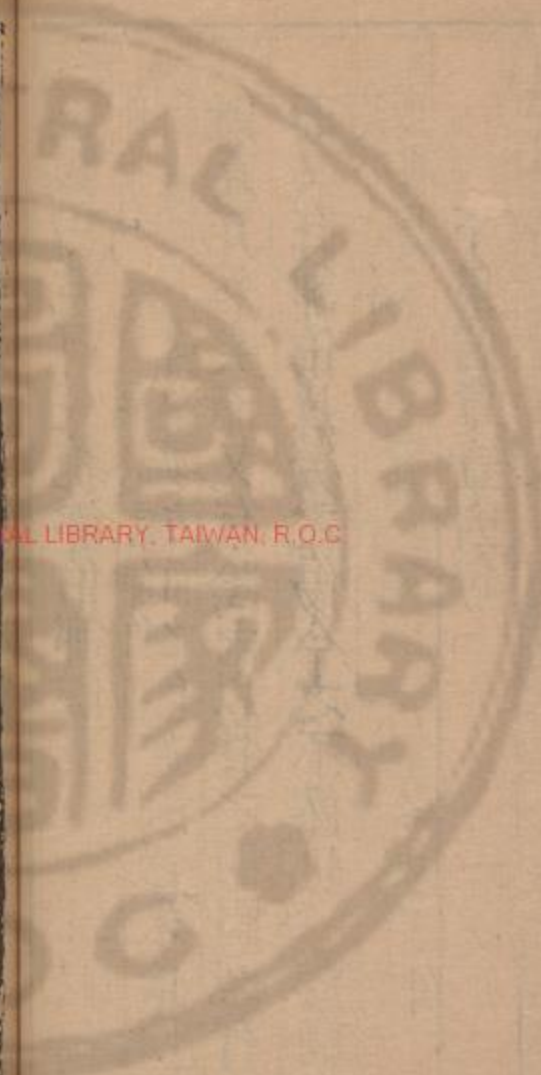
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

孔氏曰國

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注國語以為不窋當大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大康之世

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孔氏曰大王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十六

幽

鄭氏詩譜曰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郃而

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枸邑孔氏曰周本紀云舜

封后稷于郃杜預云幽在新平漆縣東北郃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郃近而幽遠從內出外

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

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孔氏曰國

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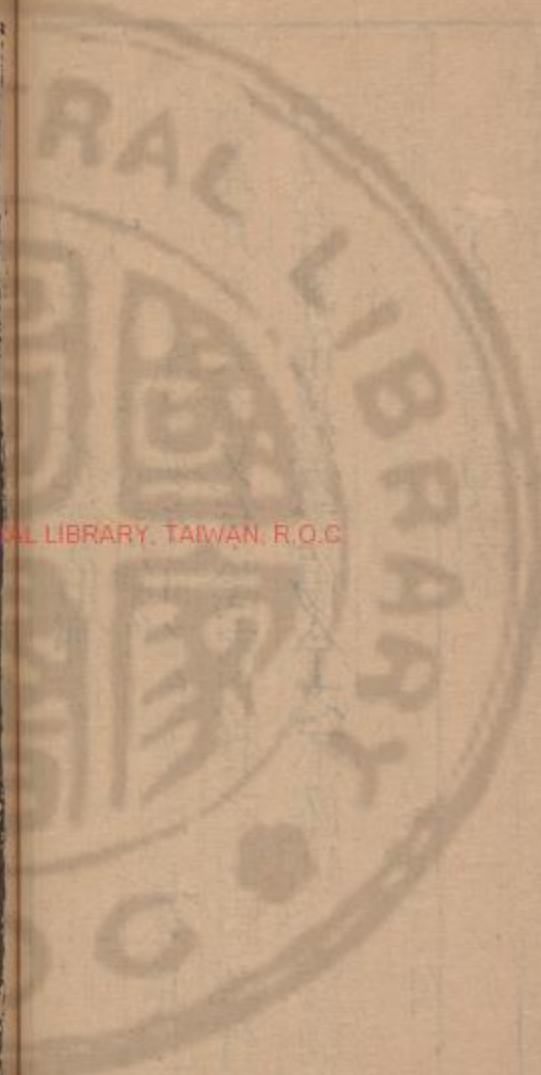
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

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注國語以為不窋當大

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大康之世

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孔氏曰

大王始



入居岐之陽明幽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至劉居幽度其陽隰以治田是爾居原隰之野

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

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幽憂念民事至苦之

功以比敘已志故別其詩以為幽國變風焉孔氏曰周

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幽公故為幽之變風○釋文曰周公遭流言居東作七月之

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文中子程元問

曰敢問幽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

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

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

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乎夫

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

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

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劉氏曰幽風者名之為幽實周

公詩耳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

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幽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

為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

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范氏曰幽居於風雅之間何也

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

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幽反之於周公而

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鄭氏曰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

程氏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不惟幽風當如此又
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此詩欲成
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
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敘之遷人
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
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朱氏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而

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已

王氏曰仰觀星日霜

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

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

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

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夜漢王充潜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敘之終而復始由

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

楊氏曰先王之政使民男

淫僻之心何自萌蘖哉而獻享之禮季愛之誠隆於自然此所以睇睇莫知爲之者也周公陳王業之致特在乎此後之

楊氏曰七月備言田桑之

事以其興本於是故也

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

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感必音發二之日栗烈無

衣無褐音曷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

婦子饁反炎輒彼南畝田峻音後至喜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朱氏曰此詩月

紀○范氏曰何以卒歲則○毛氏曰火大火也流

下也○公羊傳曰大辰者大火也何休注大火謂心

火猶西流謂火下為流○朱氏曰火以六月之昏

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而

西流矣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

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孔氏曰一

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言一之日者是

乃十外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

以一二紀之也周正月斗建子之月也殷正月斗

建丑之月也○程氏曰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

日也○朱氏曰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感發

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

鄭氏曰褐毛布也孔氏曰褐者所服今卒終也

○毛氏曰三之日夏正月也孔氏曰斗建豳土晚

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孔氏曰月令季冬命農修耒

耜孟春天于躬耕帝籍豳土孔氏

皆夜中感一月也于訓為於四之日周四月也孔

日夏之二月斗建卯之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程氏曰同

我婦子我婦我子同來致餉也○毛氏曰饁饋也

豳風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

豳風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

豳風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

豳風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

豳風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田峻田大夫也孔氏曰釋言云峻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耆夫是也

也○鄭氏曰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

之○程氏曰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

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張氏曰周人慮事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

年前提振故類舉七月為言○范氏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

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鄭氏曰此二正之月人

之無衣無褐將何以卒歲乎朱氏曰言所以授衣為是故也○范氏曰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為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

著寒○歐陽氏曰農夫在田婦子往饋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孔氏曰周公陳先公在黜教民使食充足寒暑及時民

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為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敘先公號令之辭

○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

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幽

風○董氏曰感發說文作澤波栗烈集注作栗列

按烈從火不得為寒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

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巨之女心

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鄭氏曰載則也陽溫也○毛氏曰倉庚離黃也孔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日即葛覃 懿筐深筐也○朱氏曰遵循也○毛氏

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鄭氏曰

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也○毛氏曰遲遲舒

緩也孔氏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人在陽則舒

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書景之稍

長謂口行遲故 繁籜蒿也所以生蠶孔氏曰白蒿

以遲遲言之 祁祁眾多也程氏曰韓奕

人猶用之○山陰陸氏 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

程氏曰韓奕 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

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婦人謂嫁曰歸○鄭氏曰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

○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

蠶○孔氏曰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也

於此之時女執持懿筐循彼微細之徑求柔穉之

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

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繁者祁祁然而

衆多女心感蠶事之勞苦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有

與公子同嫁之志程氏曰再言春日遲遲者此道

所以為衣裳之備庶幾得 ○朱氏曰殆及公子同

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 歸見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張氏曰此意

次於耕事者重昏嫁本人情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

立矣昏姻以時 ○釋文殆作迨曰音待始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葦葦鬼蠶月條佗彫桑取彼

斧斨七羊以伐遠揚猗於官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

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毛氏曰〕藪五患為萑葦孔氏曰釋草云藪似葦而小者初生

者為蒹長大為藪成則名為萑初豫畜萑葦可以

為曲也孔氏曰月令季春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為之 ○植直吏反

〔程氏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王氏曰蠶月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 ○鄭氏曰

條桑枝落之采其業也 ○〔毛氏曰〕斨方釜也

揚也孔氏曰斨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

而束之曰猗鄭氏曰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束而

人角之諸我猗之然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

云角而束之曰猗重氏曰齊詩猗彼女桑作猗

蓋樹而束也毛傳亦曰角而束之則毛亦為猗也

○蘇氏曰去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

也其長女葉萑徒奚桑也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

之弱者女 ○鳴伯勞也鄭氏曰伯勞鳴將寒之候

桑柔桑也 ○孔氏曰幽處西地寒氣之末

大率晚耳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

霜十月濼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 ○〔孔氏曰〕績緝麻之名 ○〔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氏曰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孔氏

曰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
軋為天坤為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為衣黃以
為裳上寄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
衣纁裳之義攷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
傳闕○王氏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於
是時也五色皆可以染故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
公子裳也
陽明也孔氏曰謂鄭氏曰七月流火將言女

工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孔氏曰民知將寒
之候八月崔葦既成畜之以擬蠶用○程氏曰蠶
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斨亦預備其器具也伐
遠揚猗女桑皆用斧斨○毛氏曰七月鳴鵙八月
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朱氏曰凡此女功之

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鮮明孔氏

以朱孔陽為難言我朱○程氏曰蓋所以供公上

為公子之衣裳故也為公子裘獻貉子公皆此義

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張氏曰我朱孔陽

取彼狐狸則已欲為公子裘春自遲遲承繁禘祫
則進及公子同歸民愛幽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
深如此○李氏曰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
之下以是報之乎言裳而不及衣特便其韻耳

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孔穎
達謂績麻為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
朱則為公子之裳非也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
如玄冕豈不用玄乎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四月秀萋

於通反

五月鳴蜩

徒彫反

八月其穫

戶郭反

十月

隕

于敏反

穉

音託

一之日于貉

戶各反

取彼狐狸

力之反

爲公

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

子管反

武功言私其縱子公反獻

豸

古牽反

于公

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萋萋草也

爾雅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

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 蜩蟬也

孔氏曰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蟬蟬穫

禾可穫也隕墜穉落也

孔氏曰隕穉十月木葉皆落也○說文曰皮葉落

爲藪地 ○鄭氏曰于徃也

毛氏曰于貉謂取狐狸

皮也狐狸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

董氏曰齊東郭書衣狸製

○孔氏曰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以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

用之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

程氏曰其同謂會聚共事也鄭氏

曰君○及民因習兵俱出田

鄭氏曰不用仲

冬亦幽地晚寒也

毛氏曰續繼功事也豕一歲

日縱三歲日豸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孔氏曰三

章旣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

取皮爲裘以助布帛 ○鄭氏曰秀萋也鳴蜩也獲

禾也隕穉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

萋始張氏曰秀萋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 ○王氏曰隕穉則鳥

獸毳毛於是乎可以取皮故以隕穉爲取貉狐狸

之候也 ○孔氏曰旣言捕取狐狸因說田獵之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至二之日君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

使不怠戰也○朱氏曰獻豸于公亦愛其上之無

已也孔氏曰衛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東萊曰貉狐貉

之居也戎狄之貉所以得名者亦以五穀不生

狐狸之所聚也讀作貉道之貉亦通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素和雞振羽七月在野八

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起弓室珍

反熏許云鼠塞向墻觀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陸氏草木疏曰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

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如

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

索索作聲毛氏曰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李氏曰攷工記云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

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釋文曰屋四垂為宇韓詩云

宇屋雷也朱氏曰宇簷下也○蟋蟀解見唐蟋蟀孔氏曰月令季

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毛氏曰穹窮室塞也孔氏曰言窮蓋

塞其室之○孔氏曰裏鼠令出其窟○毛氏曰向

北出牖也孔氏曰士虞禮云祝啓牖嚮注云嚮牖一名也為寒之備不塞南嚮○朱氏曰

塞向以墻塗也庶人葺戶孔氏曰葺戶以荆竹織當北風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

也○孔氏曰穹室墻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

月塞塗之矣○王氏曰嗟者憫憐之辭○孔氏曰

改歲者以仲冬寒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又曰若

歲之事則寒暑一周又為終歲○范氏曰五月日

短至而陰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

陽之氣積微而為寒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鄭

氏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

將寒有漸非卒來也○孔氏曰蟲既近人大寒將

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為此者為改

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

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為改歲入此室處所

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張氏曰此章見老者之愛

幽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曰嗟我婦子曰

為改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通乎民俗尚矣商

周特舉而迭用之爾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音庚反葵及菽音叔反八月剝

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荼薪樗救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毛氏曰鬱棣大計反屬薁薁薁也孔氏曰棣其樹高

李食之甜一名車下李薁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

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薁李車下李

卽鬱薁李卽薁○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華紫黃色可茹

李氏曰公儀為魯相所拔者是也

朱氏曰菽豆也

○毛氏曰剝擊也

孔氏曰秦須就樹擊之

春酒凍

丁貢膠刀反

也

孔氏曰此酒凍時醪之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月令仲冬麴蘖必時注云古者獲稻而

清米麴至春而為酒○蘇氏曰○鄭氏曰介助也

夏不可以釀故為此酒以繼之

爾雅曰○毛氏曰眉壽毫眉也

孔氏曰人年老者必有毫眉秀出者

介右也

故知眉謂毫眉也

○長樂劉氏曰壺枯者可為壺嫩者可

供茹八月宜斷其稍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

大其茹今民尚爾

孔氏曰壺與食瓜連文謂甘瓠可食者也張氏曰食瓜斷壺皆

上六圃為

○毛氏曰叔拾也苴麻子也

爾雅曰廣泉實注禮記曰苴麻之有實也○廣扶刃反泉息似反

○孔氏曰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

○茶解見

谷風○毛氏曰樗惡木也

孔氏曰樗唯堪為薪故曰惡木

○呂氏

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

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不畜也○程氏曰自六月

食鬱及蕒已下果蔬棗酒皆為養老之具○王氏

曰眉壽衰矣養氣體焉以助之也

朱氏曰果酒嘉蔬以養老疾奉

賓祭介眉壽者頌禱之辭也

程氏曰七月食瓜以下皆為壯者

之食故云食我農夫

鄭氏曰瓜瓠之蓄麻食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養農夫

之具○朱氏曰瓜瓠苴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

直容反

穆音禾麻菽

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

徒刀反

紀力反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鄭氏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

物盡成熟築堅以為場毛氏曰春夏為圃秋冬為

謂之○孔氏曰納謂納於場○禾解見下○孔氏

曰種植嘉穀名為稼李氏曰說文云禾之秀實○

黍稷解見黍離○毛氏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穆董

曰鄭衆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穆按

說文種音童所謂重也種音衆所謂藝也釋文曰

禾邊作童是重穆之字○孔氏曰再言禾者以禾

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穆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梁

之輩皆名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

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鄭氏曰既同言已聚

也于氏曰所納之儀也朱氏曰言○毛氏曰入

為上出為下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范

氏曰宮功公室之役也董氏曰蓋官府之役也古

此謂○鄭氏曰爾汝也○毛氏曰宵夜也○程氏

曰絢所用蓋屋毛氏曰絢絞也鄭氏曰女當畫且往取茅

躡夜作○鄭氏曰亟急也○毛氏曰乘升也程氏

屋蓋○鄭氏曰急當治野廬之屋孔氏曰汝又當

治也之屋而修治之以待耘耔之時上云塞向墜戶是

董氏曰各入保城故野○孔氏曰播種也○張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曰此章言農夫稼同則思上入執宮功不待督責

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百穀亦未嘗休息也○孟

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范氏曰亟其成屋時之急也其急何也其始播百穀故

也○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

同則又將始播殖也王氏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呂氏曰

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直己反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四之

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久九月肅霜十月滌徒歷反場朋

斯饗曰殺羔羊躋音奚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反萬

書無疆

周官凌人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毛氏曰冰

盛水腹堅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曰沖

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月令季冬冰泮水

澤腹堅命取而藏之○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

藏冰深山窟谷固陰沍寒於是取之○孔氏曰幽

土晚寒故可夏正月藏冰又曰凌人十二月斬冰

曰翻土寒多故正月風未解凍水猶可藏也○毛氏曰凌陰冰室也○

孔氏曰仲春陽氣出地冰依禮須開○程氏曰其

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頒冰是其後用時也周

凌人夏頒冰○孔氏曰西陸朝觀而出之三統術

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于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孔氏曰**月令仲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

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薦之鄭氏委人注云為二月將獻羔而啓冰○**丘氏曰**肅嚴

氣也○**毛氏曰**滌掃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孔氏曰設兩樽之朋酒斯為飲食之饗禮○**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

也○**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孔氏曰**稱舉也○**兕觥**解見卷耳○**毛氏曰**疆竟也○**孔氏曰**七

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鄭氏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

○**范氏曰**備寒所以為下也備暑所以為上也寒者民之所患也故先之所以急民也○**程**

氏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人氣也○**張氏曰**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場

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幽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斯

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萬壽無疆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尺之反鴟于嬌反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

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鄭氏曰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

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

一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

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鴉鴉王亦未敢誚公歐陽氏曰

金勝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為詩以貽王鄭氏謂先為冢宰中遜而出作詩貽王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

鴉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鸞由六子

之閔斯

爾雅曰鴉鴉鸞鳩郭璞曰鴉類○山陰陸氏曰先儒以鴉鴉為巧婦以爾雅觀之

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鴉鴉鸞鳩言在茅鴉怪鴉鳥鴉則鸞鳩亦鳥之類也○呂氏曰鴉鴉鸞聲之鸞鳥也詩有鸞萃止又翻彼飛鴉又為鳥為鴉蓋鳥之類鸞音寧鸞音決怪古拜反鳥古亮反○

歐陽氏曰鳥之愛其巢者呼鴉鴉而告之程氏曰不知呼

鴉鴉者主何物○鄭氏曰室猶巢也言已取我子幸無毀

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歐陽氏曰愛惜之也氏曰

今鴉多覆鳥子而食○毛氏曰恩愛也○程氏曰鸞育也○

朱氏曰鸞養此子誠可憫憐今既取之其毒甚矣

况又毀我室耶本程氏說○程氏曰鴉鴉謂為惡者子

喻管蔡室喻王室朱氏曰周公託為鳥言以自比○呂氏曰殷民

欲叛馮附二叔之親欺惑其人使之流言云周公

將不利於孺子欲王取信兄弟之言中傷周公謀
危王室也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汙染使
陷於罪是汝殷民入吾國害我兄弟矣又欲危王
室則不可也范氏曰成王幼弱未足以反天基命
定命周公苟不攝政則禍亂將作而
毀周室矣故曰無毀我
室與王室同安危故也

鷓鴣鷓鴣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
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鷓鴣此乃陸璣疏
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鷓鴣之別名
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
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攷郭

景純之注耳恩斯勤斯鬻子之憫斯言我恩愛
勤苦育養此子誠可憫惻也周公謂管蔡為子
者為周家語殷民之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直留莫侯
杜綱反繆繆莫侯反牖戶今
女下民或敢侮予

毛氏曰迨及也徹剝也朱氏曰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鄭
氏曰繆繆猶纏綿也○朱氏曰牖者巢之通氣處
戶其出入處也○鄭氏曰下民巢下之民也○程
氏曰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為安固防閒之道
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朱氏曰亦為鳥言及天之
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纏綿其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
孔氏曰以勤勞之故借此室巢今巢下之民或敢
侮侵我欲

毀我巢室○**孔氏曰**王肅云周公言先王致此大
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不可不遏絕

以全周室○**釋文曰**桑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

謂根曰杜董氏曰石經作桑杜
方言云荻杜根也

予手拮据音居予所將力活反茶音徒予所蓄租子胡反予

口卒瘁音徒曰予未有室家

毛氏曰拮据京劇反拘俱局反也孔氏曰說文曰攬
持也攬拘謂以手

爪拘持○**朱氏曰**將取也○**毛氏曰**茶萑茗音條也

孔氏曰蔬為萑萑茗謂蔬之秀穗
也○朱氏曰茶茗華可藉巢者○**程氏曰**蓄積

租取也王氏曰與租
賦之租同○**王氏曰**卒盡也○**毛氏曰**

瘠病也手病口病孔氏曰口病明手亦病也○釋
文曰韓詩云口足為事曰拮据

○**鄭氏曰**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

故朱氏曰亦為鳥言所以拮据拮茶蓄租勞苦而
至於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此已之所以勤勞

如此者以玉室新
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脩脩素彫反予室翹翹祁消反風雨

所漂匹遙反擗予維音曉也呼曉反

毛氏曰譙譙殺色界也也脩脩敝也孔氏曰鳥之羽
尾疲勞之狀

翹翹危也嘒嘒懼也○**鄭氏曰**音嘒嘒然恐懼告

愬之意○**蘇氏曰**為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而風雨漂搖之則其音得無急乎朱氏曰翹翹成而未定也風雨

又從而漂搖之以此已既勞悴王室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鄭氏曰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釋文

脩脩作脩脩孔氏載經文及毛傳皆作脩脩云定本消消作脩脩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力報歸士

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

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言樂音洛男女之得

及時也君子之於人敘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音悅也

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挾三監叛其

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二年而罪大斯得至歸則三年矣○孔氏曰完謂不與敵戰十完全○程氏曰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孔氏曰室家之望汝謂婦士未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叙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朱氏曰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夫古之人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勢也

我徂東山惓惓徒刀反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反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剛反投莫林反

蛸蛸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敦都廻反彼獨宿亦在車

下

五、三十三

程氏曰東山所征之地○毛氏曰惛惛言久也陳氏

曰惛惛也有流而不止之意○孔氏曰零雨零落之也○毛氏

曰濛雨貌說文曰濛微雨也○王氏曰止使人毋為謂之

勿○毛氏曰士事也○鄭氏曰行陳也○毛氏曰

枚微也孔氏曰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大閱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著銜之有緇結

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蝟蝟貌桑蟲也孔氏曰

蝟蝟蝟蝟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蒼蠅非云蠶似蠶○程

氏曰烝猶云升也蠋在葉中故云烝在桑野朱氏曰

於車下朱氏曰古之所以用車戰者謂其車戰則將卒有

異兵概衣服之屬皆可以載其中○鄭氏曰叙歸士之情也我往

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

董氏曰我往東山既其地也惛惛不歸記其久也

之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范氏曰人之情憚在而樂歸於其歸猶聞其遇雨則其往可知也○程氏曰濛濛之時露旅愁慘○

蘇氏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

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毛氏曰我心

併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范氏曰征役久則衣敝制

彼裳衣歸士之情也○朱氏曰其在塗也覩物起

興而自嘆曰彼蝟蝟者蠋則在桑野矣此敦然而

獨宿者則亦在車下也程氏曰蠋卷在桑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敦然獨處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於車下也 ○說文燭作蜀

勿士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陳也所謂叙其情而閔其勞 ○毛氏曰我心西悲雖不合經旨然可謂知周公之心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力果

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音蕭蛸所交反在戶町

可懷也他頂反 鹿場熠以執反 宵行不可畏也伊

毛氏曰果羸枯樓也孔氏曰釋草云果羸之實枯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

人謂之天瓜 ○陳氏曰施延也果羸蔓生延施于宇下

○長樂劉氏曰伊威者壁落間小蟲也無入掃則

出行于室蠨蛸者小蜘蛛也無人行則結網當戶

毛氏曰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跖也○委於為反跖起宜反○孔氏曰伊威名委黍炭名鼠婦在壁根下窰底土中生似魚者是也長跖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于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

程氏曰町腫廬傍哇壠為麋鹿之場也王氏曰町腫廬場者

町畦村腫之中無人馬故鹿以為場也○董氏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腫為田里所聚 ○孔氏曰本草熠

耀一名螢火陳思王螢火論曰秋陰沈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朱氏曰螢火夜飛其光熠耀也○董氏曰熠耀自是

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啖下明如螢故曰宵行

○程氏曰我徂東山

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其在外之久往來

而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事廢

室廬遂荒果羸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

鄭氏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

可為憂思耳李氏曰此五物非可畏但起人懷思之情也○朱氏曰此

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古玩鵲鳴

于垤田節反婦嘆于室灑掃穹室我征聿至有敦徒端反

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氏曰鵲水鳥也陸璣草木疏云鵲雀也似鶴將有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將

陰雨則鳴○毛氏曰垤魚綺反塿也將陰雨則穴

處先知之鵲好水長鳴而喜也孔氏曰塿土為塚以避濕將欲陰

○鄭氏曰灑掃拚南問反也類篇曰拚掃也穹室窮塞鼠

穴也程氏曰穹室謂鼠穴也穹室者室所壅土也○程氏曰有敦圓成

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栗薪之上○朱氏曰栗

周土之所宜木○程氏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

其勞而悲嘆鄭氏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於室也又計其行之

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王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曰聿隨也念其將至而灑掃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

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以比

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釋文

曰栗韓詩作蓼力菊反衆薪也

婦人掃灑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栗薪因

感其夫久匏繫於外嘆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親結其縡九十

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氏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

鮮明也歸嫁也○毛氏曰黃白曰皇孔氏曰謂馬色有黃處有

白駟白曰駮孔氏曰謂馬色有駮處有白處駮赤色也縡婦人之褱詩

也毋戒女施衿其鳩反結幌孔氏曰昏禮言結幌此言結縡則縡當是

幌○爾雅曰婦人之褱謂之縡縡綫也注綫繫也

○又曰衿謂之褱注衣小帶○幌如鏡反褱縡見

反九十其儀言多儀者朱氏曰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程

氏曰四章言歸而及時成昏姻之禮人情之所樂

也倉庚之羽鮮明昏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駮

有文彩也親結其縡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

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

如何也朱氏曰此言東征之歸士其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善矣其舊有室家者相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見而喜當如何耶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鄭氏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

也周公

程氏曰幽詩七月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

破斧伐柯九斝皆刺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

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既破我斧又缺我斝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

人斯亦孔之將

毛氏曰墮金

曲容反

曰斧

說文曰墮孔形狹而長也

○說文曰斝

方釜斧也○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

者○毛氏曰皇匡也將大也○朱氏曰言東征之

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斝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蓋

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也豈

不大哉然則雖破斧而缺斝義有所不得辭矣夫

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公之

為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為此詩者為之發明其心

如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

情可見矣

蘇氏曰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亦未免於小人也

○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賈公彥引以為据

既破我斧入缺我錡巨宜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吡五戈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氏曰鑿屬曰錡釋文曰韓詩云錡木屬吡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邁在盖反哀

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氏曰木屬曰錡釋文曰韓詩云錡鑿屬邁固也鄭氏曰斂也○朱氏

日斂而固之也○范氏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

也○董氏曰邁集本作犖

破斧三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直進反廷之不知也董氏曰朝

廷者人主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詩人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所以兼刺也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

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日朝廷則

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

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氏曰柯斧柄也○朱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媒

通二姓之言者也○程氏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取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婦亦必
有其道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豆反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反

鄭氏曰則濃也覯見也之子指周公也○爾雅曰

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考工記旃人為豆實三

籩豆其容實皆四升○爾雅曰瓦豆謂之登疏曰

旃人為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是

瓦亦名毛氏曰踐行列貌○程氏曰此章言其道

○朱氏曰執柯以伐柯卽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濃

以此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

迎之之道則我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

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干通反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

周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

人不速還公也

九罭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衮古本反衣綉裳

毛氏曰興也○爾雅曰緜子弄反罭謂之九罭九罭

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陸氏草木

疏曰鱒似鱒呼本反魚而鱗細於鱒赤眼○魴解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敝笱 ○釋文曰衮衣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

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司服鄭氏注曰九章一日龍二

口山三日華蟲四日火五日宗彝皆續於衣六日藻七日粉米八日黼九日黻皆綉於裳 ○程

氏曰鱗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鱗魴之魚

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觀之子當用上公禮

服徃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解見鴻雁 ○毛氏曰遵循也 ○渚解見江有汜

○程氏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

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

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徃逆也使公不得其所

於女信安處矣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陳氏曰今公未歸其

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爾雅曰高平曰陸 ○程氏曰不復謂未還舊職宿

安息也陳氏曰宿猶處也

是以有衮衣今無以我公歸今無使我心悲兮

程氏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

朝廷所以有衮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

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成王既發金滕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覲之子衮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為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為西人語東人或以為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凡詩之體初言者本意也再

言者協韻也於女信處本意也於女信宿協韻

也詩亦有初淺後深初緩後急者然大率後章多是協韻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未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

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狼解見還○毛氏曰跋躡力輒反也孔氏曰跋○孔

氏曰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朱氏曰頷下懸肉也○毛氏曰疐

踳其劫反也說文曰踳躡也進則躡其胡退則踳其尾進退

有難○鄭氏曰公周公也○程氏曰遜者避而弗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居也

劉氏曰公孫幽公之孫謂周公也

○毛氏曰碩大膚美也○

鄭氏屨人注曰王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

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鳥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

鳥禪下曰屨○王氏曰凡人所馮以為安故凡几

安也

毛氏曰几絢貌絢音勛○孔氏曰謂鳥頭飾之貌士冠禮注云絢之言拘以為行戒狀如

刀衣鼻在屨頭總縫中紉也○朱氏曰安重貌總於力反縫扶用反○程氏曰周公

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

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

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繫前跋

後寔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

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

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

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鳥几

几然也

范氏曰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鳥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

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

其可以蓄之者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

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

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

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天下不以爲泰孔

子厄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

則王不知而赤鳥几几○董氏曰几几崔靈恩集

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汪作擊說文一作已已一作擊擊

狼寔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鄭氏曰不瑕不可疵才斯瑕也反孔氏曰瑕者玉之病疵亦王病
程氏曰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蹇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且以上三句言跋言蹇安有凡几不瑕之義但此詩與他詩不類故不

通耳

左傳晏子曰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注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風狼跋二章章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六

終

呂氏讀詩記卷之十六

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似天下真與汝爭以假虛公有合於崇高得者
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已也變
然存於畏之心存誠也湯湯然無顧慮之意所以
不失其望德言所以不假也先儒以復極道不
其極與周公不失其聖矣若虎豹豺狼與
幽園十篇二十十章二百三句
人皆於通二章章四句
每句前不添五字少半限或有不無誤
式書幾字已心平餘亦不誤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

正小雅 正大雅說附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

詩也 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鎬豐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

曰成王北居洛邑定九鼎馬而周復都豐鎬魚藻敘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

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

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 小雅自鹿鳴至

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

周公成王之時詩 孔氏曰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

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由庚在嘉魚前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

呂氏讀詩記 卷之十七 五經詩刻 五百七十四



不似天下真與汝爭以假廣公有命欲崇高得者
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已也斐然
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湯湯然無顧慮之意所以
不失其望德言所以不假也先編以復後意不
其德與周公不失其聖矣若虎豹豺狼與
幽園十篇二十十章二百三句
人皆於通二章章四句
每篇前不添五字少半限數而無其韻
式書幾于已心平餘亦不致誤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

正小雅 正大雅說附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

詩也 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鎬豐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

曰成王北居洛邑定九鼎馬而周復都豐鎬魚藻敘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

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

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 小雅自鹿鳴至

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

周公成王之時詩 孔氏曰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

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由庚在嘉魚前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

呂氏讀詩記 卷之十七 五十五



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也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時事為成王明矣

武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小

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釋文曰從鹿鳴至善善者我凡二十

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今唯十六篇○孔氏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

程氏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

其周公之為乎與二南同也朱氏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

勞樂歌之辭周公之刪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為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孔氏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筭之節所用

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

謂之傳以此例攷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

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

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也謂

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鹿鳴之什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

共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

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分其篇每十為卷

又曰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

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於食嗣之又實幣帛筐

篚音匪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孔氏

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

其實君設酒設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

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

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聘禮云致饗

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朱氏曰於朝曰君臣焉

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請侯

之使焉張氏曰言賓者若朝廷無賓當於燕飲立

賓漢光武能友嚴光士必有之禮云仕而未受祿

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

賓客之辭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

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

相勞苦之詩○董氏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為宵人

啣音幽啣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

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我示我周行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啣啣和聲也○鄭氏曰苹

蘋蕭孔氏曰郭璞云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

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

又可○董氏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燕禮工四人

授瑟乃降左瑟一人拜授爵降坐祭立卒爵○毛氏曰

縣中衆笙不拜授爵降坐祭立卒爵○毛氏曰

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孔氏曰吹笙之時鼓

其笙中之簧以樂之筐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屬所以行幣帛也書武成曰○程氏曰承以藉之

筐以貯之○朱氏曰將行也○毛氏曰行道也朱氏曰周行大道也○董氏曰古者行與鄉同聲

以興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苹物情相樂也

臣賓主相樂如此毛氏曰鹿得苹呦呦然鳴而和呼懇誠發乎中○孔氏曰禮有

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為至少故取懇誠以為喻

○孔氏曰王肅曰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

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孔氏曰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

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註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

王禮樂之道疾○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

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氏曰私惠不以公禮相慶

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藝瀆邪辟之物是為

不歸於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氏曰蓋所求於羣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以君臣上

下誠意交孚而莫不一出於正所以和樂而不流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

民不忮他彫反君子是則是傲胡敬反我有旨酒嘉賓式

燕以敖

毛氏曰蒿菽去刃反也孔氏孫炎云荆楚之間謂蒿為菽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

○鄭氏曰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孔氏曰古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作字目視物為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多相雜亂○毛氏曰恍愉也孔氏曰愉音史說文訓為薄也示民不愉薄也○朱

氏曰恍愉薄也是則是傲言可法傲也敖遊也○程氏曰

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問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

意使儀濃之朱氏曰言嘉賓之德足以示民使不愉薄而君子所當則傲也○長樂劉

氏曰燕禮有親疎之義有尊卑之等有長少之序

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脩而

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

觀其禮而知則且○范氏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

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

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

鼓琴和樂音且湛音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芩草也陸機草木疏曰莖如釵股葉如竹

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

外而已所以樂其心也○程氏曰此章言其樂之

長久無斁○毛氏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

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范氏曰食之

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

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昏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

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茂后勞力報使所吏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

反反

賀客

呂氏詩經已卷之十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說音悅矣程氏曰四牡之義閔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悅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

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

四牡駢駢反芳非周道倭於危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音古我心傷悲

毛氏曰駢駢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駢駢翼翼周道岐

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孔氏曰歷此長遠之路程氏曰倭遲回遠也

盬不堅固也董氏曰說文煖海為盬煖池為盬故安邑之出為盬盬苦而易敗故傳以

不堅訓之○朱氏曰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

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

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

毛氏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

思也無私思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

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集注及定本皆無箋

云兩字而今官本無思思上有箋云字○范氏

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

恩而後義○釋文曰倭遲韓詩作倭夷前漢地理志右扶風

郁夷注詩周道郁夷

周道或以為通途或以為大路蓋疑文王遣使

所之者非一國不止於周之境内故為是說抑

不知使臣初發蓋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況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治由武王之時論之則
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

四牡騤騤他丹嘽嘽音洛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

遑啓處

毛氏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

駱山陰陸氏曰今之駱馬最耐勞苦○李氏曰遑

暇啓跪也爾雅注處居也○范氏曰言其馬勞則

人可知矣○李氏曰不遑啟處大意為不暇居處

之義

翩翩者雛音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況甫王事靡盬

不遑將父

朱氏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氏曰雛夫不也孔氏

巡云夫不一名雛春秋傳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雛也郭璞云今鶉鳩也○朱氏曰或曰雛俗字也當

作佳凡鳥之短尾皆佳屬○苞栩解見鶉羽○毛氏曰將養也

○程氏曰雛翩翩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

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朱氏

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遑養其父則雛之不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

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

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杞柁櫪也

駕彼四駱載驟助救反駮駮楚金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將母來諗審音

毛氏曰駮駮驟貌說文曰驟馬疾步也駮馬行疾也鄭氏曰諗

告也君勞使臣述叙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

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

也○孔氏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

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情以勞之朱氏曰非使臣

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爾夫使臣將命以賦改于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惻惟恐勞之不至乃為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其燕勞而詠歌之孔子曰禮羣

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鄭氏曰獨言將母承四章之

文也孔氏曰母以尊少利恩意偏多故再言之○王氏曰母情子以養甚於父○范氏曰父至

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敬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所吏反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

光華也朱氏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遺之也○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

○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程氏曰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忻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所中反駉征夫每懷靡及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氏曰

華草木之華也○毛氏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駉

駉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鄭氏曰衆行夫○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程

氏曰征夫使人駉駉俊健之狀也○朱氏曰懷思也○程氏曰皇

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

爲興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爲國光於外爾○歐陽氏曰於

原隰者其道所經也○程氏曰惟慮不能宣達是

每懷靡及也朱氏曰惟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也○歐陽氏曰於事每思唯恐不

及○朱氏曰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

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須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駼皆駒之

良選所以責使臣之行也○六轡解見駟賦○鄭

氏曰如濡言鮮澤也○毛氏曰忠信爲周魯語曰忠信爲

之於忠信之人○鄭氏曰爰於也○毛氏曰訪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於善為咨

出左傳

○程氏曰諛謀度詢前載雖各有

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歐陽氏曰周詳訪問

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李氏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朱氏曰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諛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能正君者也

○國語曰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

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

韋昭曰令人樂

焉對曰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管為之言樂人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君之所以覲使臣臣敢不拜覲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

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

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諛謀度詢必咨於周

敢不拜教

陳氏曰穆叔言咨事為諛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彼蓋敷衍文詞經旨不在是也

諛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諛者

古語多倒也歐陽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

毛傳乃經之本旨也

我馬維騏

音其

六轡如絲載馳驅周爰咨謀

騏解見小戎○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

鳥毒反

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待洛反

呂氏讀詩已

卷之二十七

四四十一

駱解見四牡○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駟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荀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駟詳解均調也○歐陽氏曰

諷謀度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大計反夔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氏

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為
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氏曰左傳云王將以狄
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
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
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
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禘禘儀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
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

詩之事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
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厲王
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
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董氏曰
韓詩叙夫移夔兄弟也閔管
蔡之失道也蓋與毛氏合

朱氏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為文武夔勞之

樂歌而此詩之叙又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

何也曰文武之際固有夔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

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

申兄弟之好蓋夔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

周公之心也夫夔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

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蕤兄弟之詩雖不可見歆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叙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程氏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

五各反

不韡韡

韡鬼反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歆言外發也○

孔氏曰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毛氏曰韡韡

光明也

孔氏曰郭璞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毛

傳以為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光華乎○鄭

氏曰承華者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歆盛興者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孔氏曰鄭氏以為常棣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歐陽氏曰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為韡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程氏曰常棣今所謂玉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王氏曰華鄂之相承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如此○范氏曰常棣華衆多而相拊同枝而有上下之序○程氏曰鄂不韡韡鮮華壯盛之貌故作柎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

毛氏曰聞常棣之言為今也○鄭氏曰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說文鄂如此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作夢

董氏曰謝靈運亦作夢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中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徧察熟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薄侯反矣兄弟求矣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

○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

念○程氏曰此章叙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

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如郊

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

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哀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

踈其所親而親其所踈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

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踈之

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踈秩

然有叙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

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

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

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爲有差等耳詩人

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

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脊并益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吐丹

毛氏曰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

孔氏曰陸璣草木疏曰脊令大如鸚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鄭氏

曰每有雖也良善也○毛氏曰況茲也蘇氏曰永甚也

長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脊令首

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丘氏曰脊令飛

少自止猶兄弟有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鄭氏曰當急難之時雖

有善友來茲對之長嘆而已朱氏曰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

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小人好以親為怨而樂從其疎故此詩每以告之○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外患難義有不得相救也則況也永嘆而已○王氏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何為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為之臣莫不有父而為之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為之兄弟則吾急難冠鮮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離絕者矣獄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歟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隣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董氏曰集注作鵲鵲俞雅作而況於朋友乎

鵲鵲左氏與俞雅同

兄弟閱許歷反于墻左良反外禦兪呂反其務如每有良朋字

已氏賣寺已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烝之承也無戎

毛氏曰閱狠也爾雅曰閱恨也○鄭氏曰禦禁務侮也兄

弟雖內閱而外禦也○朱氏曰烝發語聲毛氏曰烝填也

○鄭氏曰久也古聲填寘塵同○釋文曰爾雅填依字音田與寘同又依古聲音塵塵久也○

毛氏曰戎相也朱氏曰戎助也○范氏曰兄弟內閱而猶

外禦不敗親也外禦則他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

相也孔氏曰它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左傳富辰云詩曰兄

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

閱侮人百里注云閱狠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狠猶共禦他人侵侮已者百里論遠也○王

氏曰狠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

良朋會不如不令兄弟之為可恃也○朱氏曰此

章正為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

也呂與叔解閱為窺伺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相

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相觀

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

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

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此

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

之其叙若曰死喪不能相救急難猶相助又不幸

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真為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詞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以是為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遷豆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質闕疏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為嫌而曲其說以避之

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歐陽氏曰〕此乃責之之

辭○〔程氏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

如兄弟也

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為賢於兄弟者○王氏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賓

賓胤反

俞籩豆飲酒之飫

於慮反

兄弟既具和樂

音且

孺

如具反

〔毛氏曰〕賓陳也。〔蘇氏曰〕飫饜也。〔王氏曰〕兄弟

無故則既具矣。〔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

父母謂之孺子。爾雅曰孺屬也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此章勸其相

莫樂養恩義陳俞籩豆飲樂飫足兄弟既皆來當

和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

呼報反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許急反

和樂且湛

荅南反

〔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

董氏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琴

瑟尚宮其合也無間矣

○毛氏曰翕合也

○程氏曰此章言

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

意翕合故以其和樂久而不厭

朱氏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

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顏之推常曰方其幼也父母

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按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

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

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帑必不能樂

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樂於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依字吐蕩反經典通

是究是圖

其然乎

董氏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特假為帑者賈公彥於司厲引詩曰樂

女妻奴奴即子蓋
唐人猶作奴字
○范氏曰究窮也
○毛氏曰圖

謀也
○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

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

然乎言信然
孔氏曰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

和忿鬪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
小室家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
者否乎○蘇氏曰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為兄
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
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
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
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
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

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矣
孔氏曰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
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父遠舊則
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
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
此篇是也

伐木丁丁
陟耕反鳥鳴嚶嚶
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
其驕反

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
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劉氏曰聲相應也朱氏曰嚶

嚶鳥聲之和也郭璞曰嚶嚶兩鳥鳴鄭氏曰幽谷深谷也遷

徙也○毛氏曰喬高也○鄭氏曰相視也○毛氏

曰矧況也○張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為求

友生○程氏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什方張氏

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

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氏曰山中

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

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

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叙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

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

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與朋友

之好嚶嚶相應和之聲鳥聲相應和自幽谷升

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

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

友之信恒久不渝可質於神明丘氏曰伐木者其

應出於自然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

○蘇氏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

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為

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况於事之

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陳氏曰詩人聞伐

木於山者其聲丁丁然相應人聞鳥鳴於山間嚶

嚶然和好相隨出於幽谷而遷於喬木聽其和好

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鳥猶如

呂氏讀詩記 卷之十七 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人其可不如乎故以取友之心誓之於神。
范氏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為不欺矣。

興之兼賦比者也

伐木許許呼古反醜所宜反酒有英音叙既音叙有肥斡直呂反以

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酒所懈反埽素報反

陳饋其位反八簋既音其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

有咎

毛氏曰許許平廢反枹孔氏曰伐之為聲而有枹貌也。程氏曰許許衆人共

力之。以筐曰醜以藪曰滑孔氏曰筐竹器也藪州

猶然。莫美貌斡未成羊也呼雅注云今俗呼五月羔為斡鄭

氏曰速召也。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

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毛氏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

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貴臣大夫

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孔氏曰稱之以父與舅親

親之辭也。親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夫

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

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

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

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鄭氏曰寧

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也朱氏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毛

氏曰微無也。朱氏曰顧念也於嘆辭。毛氏曰

粲鮮明貌。孔氏曰粲然埽洒其室庭陳飲食之

饋。毛氏曰天子八簋孔氏曰簋者稷之器也

皆十二此天子言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也

長樂劉氏曰簋八則邊豆倍之天子饗禮之數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孔氏曰肥牡肥豜之牡者○毛氏曰咎過也○
李氏曰上章旣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
伐木許許省文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
卒章言將母來諗其文不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
之文也旣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閒暇之
時則有釃酒肥豜召朋友而宴樂之○朱氏曰言
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不來而無
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何先施
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范氏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者豈必期其
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
程氏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寧其不來不可使

我有不厚之罪○李氏曰人之所以怨生者
本於相責責已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董

氏曰說文引詩作伐木所言伐木聲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行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

乾餱音起處以愆起處有酒思叙滑音我無酒音酤音我坎坎

鼓我蹲七旬我迨音我暇矣飲此滑矣

阪解見東門之墀○蘇氏曰衍多也○鄭氏曰踐

陳列貌○朱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范氏曰先

兄弟尊卑諸舅以及無遠皆在也○毛氏曰餱食也○孔氏

曰民之失德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

○毛氏曰滑音昔所六之也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糟也。朱氏曰：滑亦醜也。醜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泔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鄭氏曰：酤買也。前漢食貨志：義和魯匡曰：詩曰：無非相反也。承平之世，酒酤和旨，周衰，酒酤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

李氏曰：坎坎鼓聲也。○毛氏曰：蹲蹲舞貌。○鄭氏曰：迨及也。及我今之間暇共飲此滑酒。○程氏曰：有盛具當以燕樂朋友，無相踈遠，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至乾餱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故有酒則我醕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

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譴責，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為辭也。秦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也。○朱氏曰：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也，或以乾餱之薄物而至於有愆耳。故我不計有無，但及間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毛氏曰：六章章六句，劉氏每章首輒言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三章，今從劉氏。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反，戶稼下，如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鄭氏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氏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宴也，皆用之歟。○程氏曰：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臣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

歐陽氏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其愛上深至如此爾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必以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治慮

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鄭氏曰保安也○朱氏曰爾指君也○毛氏曰固

堅俾使也○鄭氏曰單盡也○程氏曰俾爾盡厚

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日進之義又曰除有消去之義所稟之薄者雖

小福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社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常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

朱氏曰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至此也○朱氏曰除○毛氏曰庶衆也程氏曰俾之多○除舊而生新○毛氏曰庶衆也程氏曰俾之多○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

遐福維日不足

朱氏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

也聞人氏曰○毛氏曰罄盡也○鄭氏曰降下也

遐遠也天予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如日且不足

也○歐陽氏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

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

以慇勤重復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朱氏曰爾

之祿矣而天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讀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王氏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爲上答唯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驩心而不強以爲者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

鄭氏曰興盛也○毛氏曰高平曰陸陸大曰阜大

阜曰陵董氏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曰陵

則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此則日

進而不已也脊音積程氏曰此章言既受天之福祿莫不

繁盛○鄭氏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祿

委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朱氏曰

至言其盛長之末可量

吉蠲古亥反為館尺志反是用季享許文反禴餘若反禴祠反絲

毛氏曰吉善蠲絜也王氏曰吉言誠日擇土之館

酒食也享獻也春日祠夏日禴秋曰嘗冬曰烝王

曰禴於文或從勺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禴

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云祠之言食禴新菜可禴

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孔氏曰若以四時當云

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禘禘志云王制

記先王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禘又為大祭易曰不如西

鄰之禘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鄭氏曰公先公謂后稷

至諸盥朱氏曰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史記

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緝諸盥三代世表作叔類○盥直留反朱氏曰先王太

王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

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者與孔氏曰周之所追大

王以下大王之前皆

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為先 ○毛氏曰君先君也 朱氏曰君謂先公先王也 ○朱氏曰

卜猶期也 毛氏曰卜于也 ○孔氏曰無疆無有疆畔境界

也 ○鄭氏曰吉蠲為饋是用犴享謂將祭祀也君

曰卜爾萬壽無疆尸嘏主人傳神辭也 孔氏曰少牢云皇尸

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季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 ○歐陽氏曰既則

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

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 ○董氏曰周官蜡

氏注曰蠲如吉圭惟饋之圭儀禮饗辭作圭為則

是圭字作蠲音韓詩作吉圭 釋文曰蠲舊音圭潔也

神之弔 都歷反 矣詒 以之反 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毛氏曰弔至也 ○鄭氏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

著矣 孔氏曰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 ○毛氏曰詒遺也 ○程氏曰

質實也 ○宋氏曰言其質實無為日用飲食而已

王氏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 ○鄭氏曰黎衆也 ○李氏

曰百姓庶民也 又曰百姓自古有二書言平章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

安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以為民不當以為百官族姓也 ○鄭氏曰羣

衆百姓徧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 朱氏曰徧為爾德也 ○范氏曰君所以為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

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為君德此

君人者之至願也

如月之恒反古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度反不

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氏曰恒弦也孔氏曰策本定本絀字俗恒○釋文曰本亦作絀同古鄧反沈古恒

也反弦升出也言俱進也鄭氏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孔氏曰日

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

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

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

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後漸至十五十六日月

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

後漸虧至二十三二十四日亦至半在謂之下

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騫虧也○程氏曰

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長樂劉氏曰覆於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音微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古門反夷之患北

有獫狁音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子亮反率所類反遣

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反

還杖大計反杜以勤歸也鄭氏曰文王為西伯服事殷

王也○孔氏曰此與出車五言獫狁惟一云西戎獫

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獫狁故戒戍役以獫狁為

主而略於西戎也勞與勤還與歸但變文耳出車序

云勞還率杖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

孟

臣氏讀詩記 卷之十一 二百九十五

不承其鹿也○朱氏曰承奉也○歐陽氏曰前既

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

物以為況



義同勤勞不異也。蘇氏曰：采薇出車杖，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為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獫狁。程氏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叙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朱氏曰：文王既受命為西伯，得專征伐而共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薇解見草蟲。○毛氏曰：作生也。長樂劉氏曰：作謂芽初出土。

鄭氏曰：莫，勉也。靡，無也。○王氏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為室，女不得以家為家。○毛氏曰：玁狁，北狄也。鄭氏曰：北狄，今匈奴也。○鄭氏曰：遑，暇啓

跪也。○朱氏曰：此設為戍役者之言也。○程氏曰：

采薇采薇薇為遺戍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王氏曰：戍者自計歸期則歲暮矣。舍其室家，不遑暇

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

心矣。朱氏曰：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

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氏曰：薇始長而柔。○鄭氏曰：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也。○毛氏曰：聘，問也。○李氏曰：始遣戍役之

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范氏曰自作以至於柔未久也已念歸而憂○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饑渴之所困亦甚病矣○朱氏曰雖憂之深然成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反我行不來

程氏曰薇壯而剛○鄭氏曰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孔氏曰爾雅釋文云十月為陽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君子愛陽而惡陰其實陰陽皆有四月秀萋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

兼有也鹽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毛氏曰疚

鄭氏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王氏曰陽止者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程氏曰歸期須歲之陽

王事不可鹽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長樂劉氏曰何以憂而至於病哉以我此行或死於戰陣而不復來也言文王之將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氏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王氏曰路戎路也

○鄭氏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

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喬叔孫豹
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 ○蘇氏曰業業

然壯也捷勝也 ○孔氏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

華乎維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

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色美喻君子車飾之盛

也 ○朱氏曰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

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 程氏曰君子

甲豈敢安居常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
○董氏曰爾雅注說文皆作薊薊華盛

也 董氏曰豈敢定居一日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

也 董氏曰豈敢定居一日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

也 董氏曰豈敢定居一日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

也 董氏曰豈敢定居一日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

也 董氏曰豈敢定居一日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

也 董氏曰豈敢定居一日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

也 董氏曰豈敢定居一日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

也 董氏曰豈敢定居一日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

也 董氏曰豈敢定居一日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

也 董氏曰豈敢定居一日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

也 董氏曰豈敢定居一日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

也 董氏曰豈敢定居一日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

四牡翼翼象弭 彌氏 魚服豈不日戒獫狁孔棘

毛氏曰駉駉彊也 說文曰駉馬 ○程氏曰依依止

所處也駉從動之義人之駉身行則從動 駉足言

君子所處小人從而動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

駉之以為進退也 ○董氏曰按字書駉腔臑 ○毛

氏曰翼翼閑也 孔氏曰閑閑習也 ○程 象弭弓反

末也所以解紃 音也 ○鄭氏曰弓反末者以象骨為

○孔氏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弭孫炎曰緣謂

繫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繫

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弭之名弛之則反

曲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紃與結義同繩索有結

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紃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

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當佩觿不專待射者解結

也 ○董氏曰豈敢定居一日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

也 ○董氏曰豈敢定居一日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

也 ○董氏曰豈敢定居一日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彈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紵可以魚服魚皮也鄭氏曰服矢服也陸氏助解之耳草木疏曰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其皮雖乾燥為弓韃矢服海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鄭氏

曰日戒日相警戒也孔甚棘急也陳氏曰帥乘

輯睦又能備戒以防患君子所依小人所排則帥

乘之相依也可知矣宋氏曰言將士豈不日相

警戒乎獫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程氏曰整練其

車甲修嚴其器械日為戒備獫狁之事甚急故也器械彈服是也

昔我徂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反芳菲

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宋

氏曰此章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勤勞

之甚也董氏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雪霏霏

冬之末也程氏曰春而徃冬而旋行遠而時久

言行道遲則見歸思之切范氏曰人情之所患

者莫切於饑渴莫知我哀言民之不得其所而無

告也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之

使人則牛羊而已矣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

故人忘其死程氏曰一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

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卒章言其歸以憫其勞古者戍役再替而還今年春暮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
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
者皆在疆圍乃
今之防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

力報反還音率反所賴也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

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

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遣戍役同詩

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勞還役異詩者

程氏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帥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

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

毛氏曰出車就馬於牧也○王

于野兵車之出則以車而就牧地也○李氏曰荷

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舉此詩

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氏蓋本荀子

之說然未必得詩人之意牧即郊也

自從也○王氏曰天子紂也董氏曰文王為西伯

則既得專征矣諸侯

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

之以王既命之專征也

毛氏曰僕夫御夫也○鄭氏曰載裝載也棘急也

歐陽氏曰南仲為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

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

之急難程氏曰王命之征赴

事之急不敢寧也

孔氏曰序其忠敬

以慰勞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曰往城于方者軍行而為畚築之具也 ○范氏曰往城于方所以守

衛中國也非取玁狁之地而城之 ○蘇氏曰彭彭

壯盛也 ○毛氏曰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 王氏曰彭彭然

張其車乘央央然飾其旂旄 ○朱氏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

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

子之命也 ○毛氏曰赫赫盛貌 程氏曰赫赫德名顯盛 襄除

也 ○程氏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主言城

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擊為先

一章言車徒始集於郊牧殷勤告語之以天子

之命 南仲受文王之命文王之命故南仲語其眾曰我所以來此統眾者其命蓋

自天子而下也 使之裝載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二

章言方欲治兵之時衆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旄

彼車建旄各事整飭戎容既備肅然無譁為將

者指其旃旄而言曰彼旃旄斯胡不旆旆而飛

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

心觀之亦若旌旄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

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

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三章言既已治

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彭彭然張

其車乘央央然飾其旂旄威靈氣焰赫然動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軍禮雖無所攷以左傳聘禮攷之則治兵之時建而不施受命則張而施之在道之時則斂而不施將戰之時則張而施之左傳平丘之會晉治兵于邾南革車四千乘建而不施王申復施之諸侯畏之杜預曰軍將戰則施故曳旆以恐之此治兵不施將戰張旆之驗也聘禮使者載旆帥上介衆介以受命于朝遂行欽禮及所聘之境張旆而誓使之旆猶軍之旆旆也使聽命於朝猶軍聽命於野也使載旆而受命猶軍張旆而聽命也使旆行而斂旆猶軍將戰道而斂旆也使及所聘之境而張旆猶軍將戰而張旆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

于付反

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

○李氏曰思語辭也○毛

氏曰塗凍釋也

孔氏曰雪落而釋為塗泥是春凍始釋也簡書戒命也

又曰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朱氏曰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孔氏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朱氏曰本

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鄭氏曰征

伐獫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

○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

獫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起居也

○程氏曰豈無思歸之心畏簡書不敢自遂

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

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

歸而在道時也

嘒嘒於蟻反草蟲趨趨吐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勅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我西戎

首兩句解見草蟲○鄭氏曰君子斥南仲也降下

也長樂劉氏曰降者莫不放下其心以自安也○程氏曰此章復言兵

出而衆和爲一方所僭謂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

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

之伐西戎也鄭氏曰近西戎之國聞南仲既征獵

蚤之間於蟲鳴鳥○朱氏曰豈既却獵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

薄語辭也嘒嘒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

詩有之遂亦以爲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

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

母逝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

於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采芣芣

祁巨移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獵狁于夷

毛氏曰卉草也○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

鳴采芣之人祁祁然衆多○程氏曰訊問也其魁

首嘗訊問者醜徒衆也○毛氏曰夷平也○歐陽

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朱氏曰此章言其振旅而凱還之時也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獫狁者獫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杖杜勞

力報反

還役也

有杖之杜有皖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氏曰興也

董氏曰因其新感而興也

○杖杜解見唐風○毛

氏曰皖實貌

○鄭氏曰嗣續也十月為陽遑暇也

○朱氏曰軍事在外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

○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李氏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范氏曰日月陽止歲將暮也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凡行役唯居者之憂為甚○鄭氏曰婦人思望憂傷征夫如今已闕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丘氏曰萋萋新葉

○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

今勞苦

○呂氏曰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暮矣

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莫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起音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

徒丹反

車憚憚

尺善反

四牡瘡瘡

古緩反

征夫不遠

呂氏曰杞之可食春莫矣○孔氏曰伐檀云伐輪

伐輻是檀可以為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

毛氏曰憚憚敝貌瘡瘡罷貌○李氏曰陟彼北山

言采其杞猶草蟲之詩言陟彼北山言采其薇皆

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以見之非有

它義也○朱氏曰憂我父母詒我父母之憂也

丘氏曰我君子也父母

君

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

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

范氏曰檀車憚憚四牡瘡瘡若

聞其將至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居又反

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

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氏曰載裝載也疚病也○毛氏曰逝往也○長

樂劉氏日期逝者謂所期之日以逝○毛氏曰恤

憂也○鄭氏曰偕俱會合也○毛氏曰邇近也○

王氏曰庶幾其歸且至不遠矣既而匪載匪來所

以憂心孔疚也○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

情以期望之○朱氏日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多為憂恤宜矣。○王氏曰：會卜筮之言皆言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朱氏曰：且卜筮其繇皆將至也。與。○范氏曰：以下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為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李氏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亦何以異於采芣五日為期六日不詹然揚羽采綠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杖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力馳反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程氏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

魚麗于罍音柳音常音鯊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氏曰：麗歷也罍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孔氏曰：釋器云：發婦

之笱謂之罍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為罍也。然則曲薄也。以薄為魚笱其功易成。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鱮揚也。陸機草木疏曰：鱮一名黃揚。今黃作也。鱮鮪也。孔氏曰：郭璞云：今吹沙也。陸機草解飛者鱮鮪也。木疏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曰吹沙太平而後微物衆多程氏曰雷魚筍之

易作者麗於雷者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

者不風不暴不行火孔氏曰言風暴然後行火也

風也自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孔氏曰草

十月始斧乃入山林也霜勁風暴枝折葉墮

謂之折芟蓋葉落而盡似芟之也

殺孔氏曰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臘月令

獺祭魚然後漁孔氏曰獺聚其魚以祭先然

擊然後罝音羅設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

祭鳥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

鵲雀之屬鷹所擊者罝捕鳥網細密者也自此以

上取之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

麇不卵孔氏曰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臣諸侯

所能以禁之耳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

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

四寸然後入澤梁孔氏曰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

亦為盡物也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皆得其

所然朱氏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

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叢脞蘇氏曰古之仁

已甚矣豈所恃以為治者哉

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

繁殖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為醴

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

○朱氏曰舊說君子有酒旨為句且多為句非是當以有

酒為句旨且多為句言酒旨而又多也且鬯酒鬯

酒為句旨且多為句言酒旨而又多也且鬯酒鬯

酒為句旨且多為句言酒旨而又多也且鬯酒鬯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多亦隔句協韻也

魚麗于罟魴鱧禮音君子有酒多且旨

毛氏曰鱧魴也孔氏曰釋魚云鱧魴舍人曰鱧名

鱧魴或作鱧魴定

魚麗于罟鯪鯪音鯪音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氏曰鯪魴乃兼也孔氏曰釋魚有鯪魴孫炎以

以為鯪魴鯪魴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蘇氏曰偕齊也旨則患其不齊

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氏曰盛而及時也王氏曰若季冬薦魚春獻鮪

而不乏則可以待時而取之故曰維蘇氏曰多

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

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

國家間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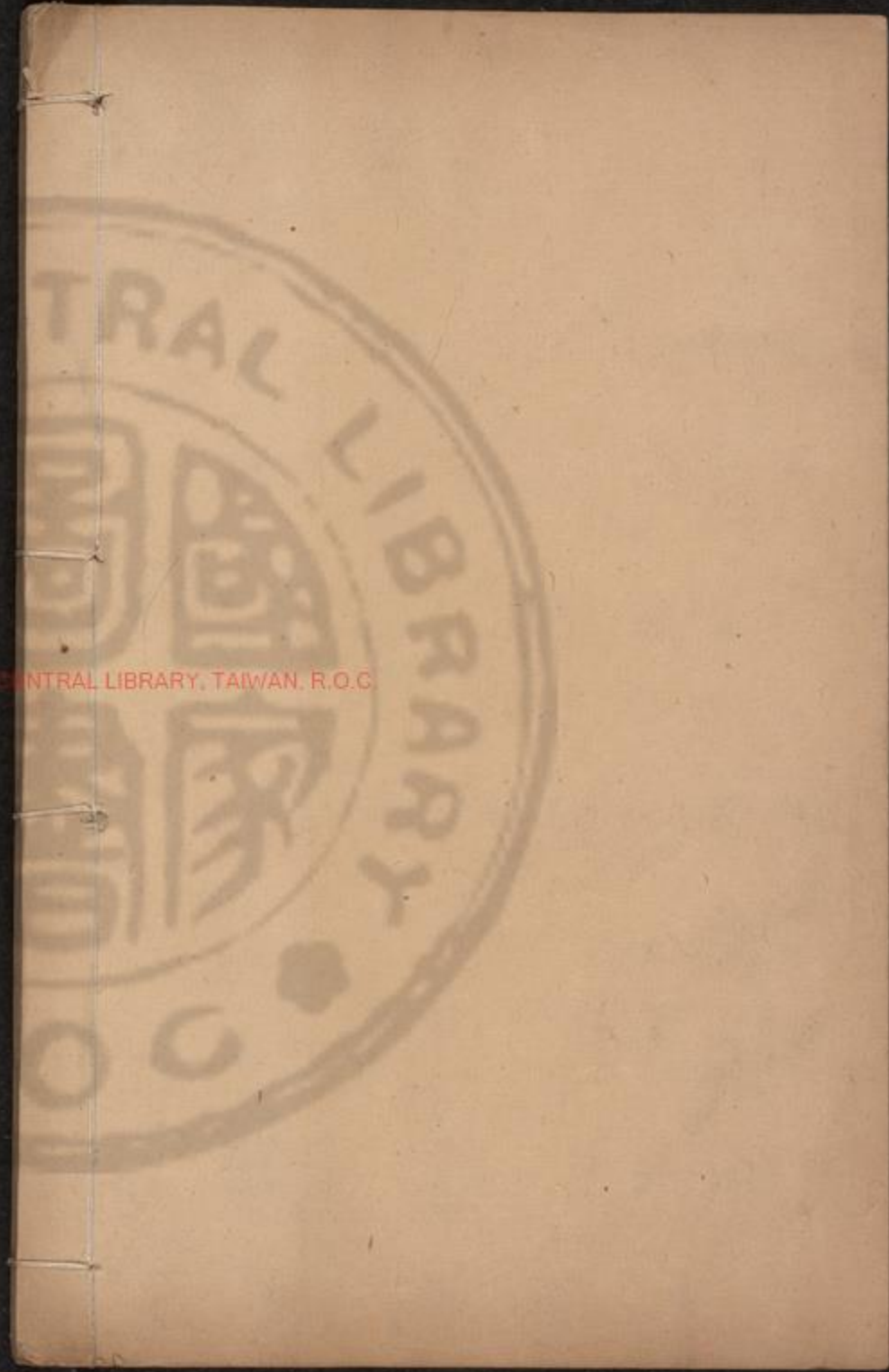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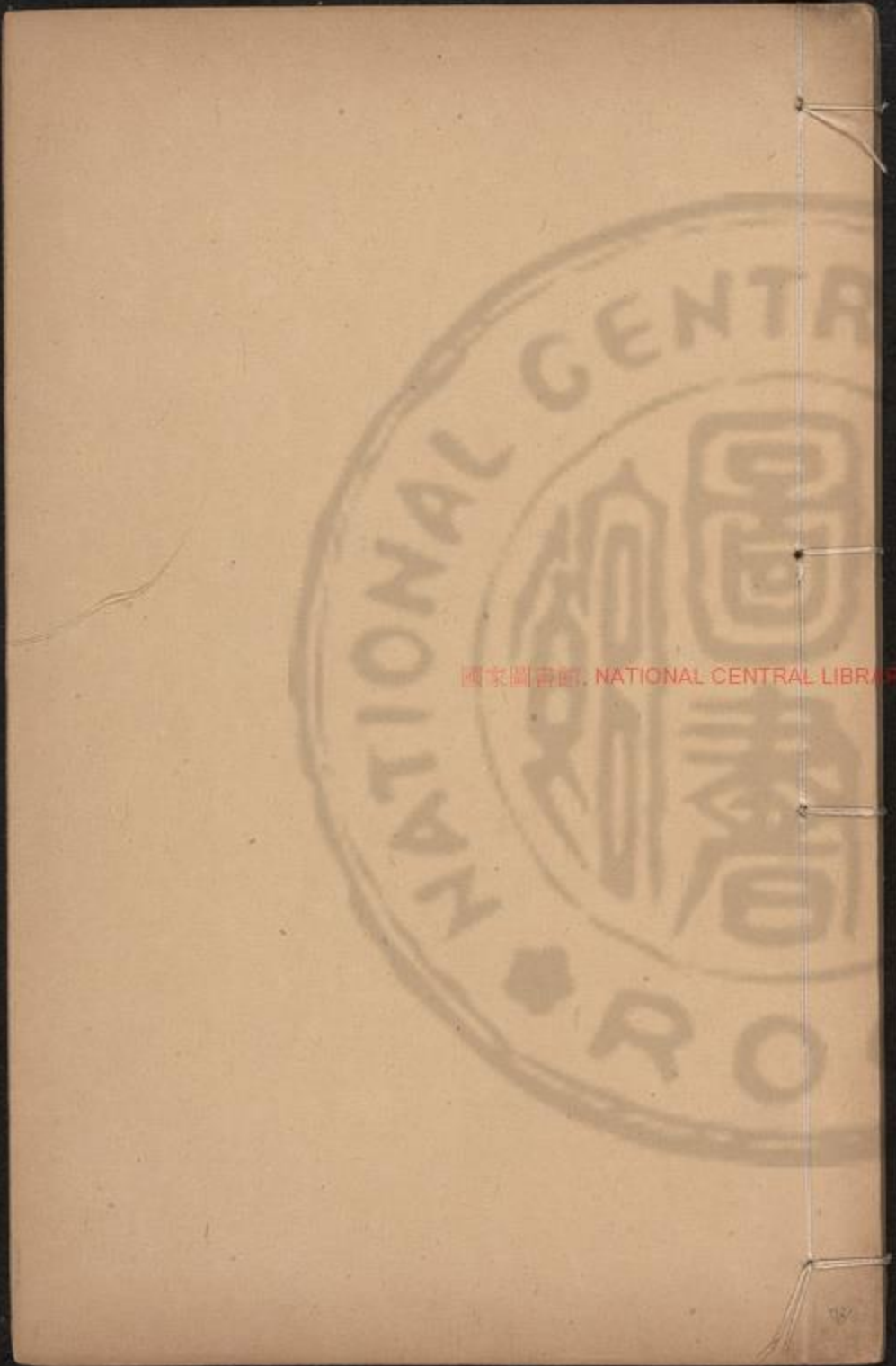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魚麗六章三章四句三章二句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南咳之什

南咳

古哀反

孝子相戒以養

餘尚反

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未聞鄭志答昞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

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為孔子之前六篇已

亡亦為不見此序故也○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

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鄭



3376836 24



氏曰鄉飲酒燕禮皆曰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故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蘇氏曰毛公推改什首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日南陔次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南有嘉魚次六曰崇丘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由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

鄉飲酒禮笙入樂南

咳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等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亦然間歌之次正與六月之序同以孔氏之說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丘下從由儀耳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旣得之矣而由庚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釐正之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
朱氏曰意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其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說不爲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

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
咳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南有嘉魚樂音洛與賢也大音泰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

者共之也董氏曰文王大統未集武王繼伐方改定

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陳氏曰

太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亦未必趨於

亂是以賢者漸致疎弃不肯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強

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

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烝之承然罩罩張教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以樂音洛協句五教反朱氏曰樂

協韻去聲其義則與音洛者同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興也傳文略

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

毛氏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孔氏曰南方魚之善

者莫善於江漢之間

於丙穴先儒謂丙穴在漢中南縣北穴口向丙

故曰○釋文曰烝王肅云眾也朱氏曰烝然○毛

丙也氏曰罩助角也孔氏曰釋器云罩謂之罩李巡

曰罩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范氏曰罩罩取之不已也○丘氏曰君子成王

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氏曰式用也燕飲也○

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王氏曰君子

有酒而嘉賓式宴以樂此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

○董氏曰別本作烝然說文亦作蒸字

嘉魚羣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興得賢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多也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
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
式燕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苦且反

毛氏曰汕櫟側交反也鄭氏曰櫟者今之櫟罍也○

李巡云汕以薄取魚也衍樂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

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

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李氏曰以見求賢無方也

南有樛屈虬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綏之

樛木解見周南○毛氏曰纍蔓也陳氏曰瓠蔓生而纍之○鄭氏曰綏安也

得所附而纍之○鄭氏曰綏安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以興

君瓠之甘者以興賢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相

與固結而不可解也

翩翩者騅音佳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騅解見四牡○李氏曰賢者羣然如騅之來集也

○孔氏曰思皆為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

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氏曰來思之思語辭也又思既燕而又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爲語助者上字協韻爲思慮之思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草木疏曰夫須莎草可爲簞笠都人士云臺笠

萊草也陸璣草木疏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交州人悉以爲茹謂之萊悉丘氏

曰只辭也○孔氏曰無期無期竟也○歐陽氏曰

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李氏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

以喻國之有賢者若必一一爲說則拘矣○范氏曰君用賢則天下頌

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爲國行善政不

賢人必爲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

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天

此天下之通道也陳氏曰壽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

宣其氣勿贏其體苟不近賢者則非思非食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爲邦家之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歎之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屈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陸氏草木疏曰杞其樹如樗一名狗骨○鄭氏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音久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樗杻憶也○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何通

毛氏曰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盛也○程氏

曰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枸俱南反北山有榭音音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

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毛氏曰枸枳枸孔氏曰宋玉賦云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

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

榭鼠梓孔氏曰郭璞云榭屬也陸璣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

也黃黃髮也孔氏曰老人髮白復黃也耇老也孔氏曰孫炎云耇面凍梨色如

垢艾養保安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

鄭氏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李氏曰澤及四海言澤及天下之諸侯不必以為四夷之長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

語今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

孔氏曰蕭郭璞云卽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蕭香物也漙漙然蕭上露貌○鄭氏曰既見君子

者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

鄭氏曰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後其瞻仰之心也○蘇氏曰諸

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

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

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氏曰有

譽處今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

而美名可保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

不奕壽考不忘

毛氏曰瀼瀼露蕃貌龍寵也奕差也○鄭氏曰為

龍為光言天子之恩澤光耀被及已也○丘氏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見天子之德無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於心也

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疎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苟有心於其間豈能無偏黨差忒哉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開在弟反豈

音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毛氏曰泥濡濡也鄭氏曰孔甚也董氏曰燕

燕諸侯也毛氏曰豈樂弟易也蘇氏曰兄弟

同姓諸侯也李氏曰天子既如是宜其有令善

之德壽而且樂也

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被天子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乎亦為同姓諸侯善頌之辭以見其疎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全反既見君子徒彫反冲冲

勅弓反和鸞雖離萬福攸同

毛氏曰濃濃厚貌脩鸞也革鸞首也孔氏曰郭璞云鸞韉也馬

鸞所韉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韉皮為之故曰脩革冲冲垂飾貌後漢

志注曰于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為鈴鸞者在衡

和者在軾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軾曰鸞馬

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

云和鸞雍雍言得其和也毛氏曰在鸞曰鸞○孔氏曰四驥箋云置鸞於

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當在鑣矣○鄭氏曰攸所也○王氏

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儔

華和鸞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

也

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儔華金厄三章曰其

贈維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直減反露天子燕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賦湛露○鄭氏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

毛氏曰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

安也孔氏曰安閑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

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潔宗

也鄭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孔氏曰伏生書傳曰既待其宗然

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

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者侯燕禮曰宵則庶

子執燭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閤人為燭於

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咳夏取所執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遂出 ○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舉其燕私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 ○說文曰厭安也詩曰厭厭夜飲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 丘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 ○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 ○鄭氏曰考成也 ○歐陽氏曰言在彼

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 ○

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生者在宗載考

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孔氏曰顯允明信也 ○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 ○鄭氏曰令善也 ○歐陽氏曰令德令儀者

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 程氏曰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 ○會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

德令儀然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其桐如椅 然宜反 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椅解見定之方中 ○毛氏曰離離垂也 程氏曰離離猶纍纍 ○歐陽氏曰其桐如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詩言卷之十八
侯在燕有威儀爾孔氏曰言其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詩人
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

湛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十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章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彤弓之什

彤

徒冬反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左傳審武子曰諸侯敵王所隳而獻其功

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注云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為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

詩言卷之十八
侯在燕有威儀爾孔氏曰言其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詩人
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

湛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十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彤弓之什

彤徒冬反

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左傳審武子曰諸侯敵王所隳而獻其功

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注云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為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

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東萊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彤弓昭尺昭反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

毛氏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氏曰彤赤故言朱弓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之色赤旅弓漆之色黑也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傳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其周禮之唐弓大弓手夏官司弓矢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弓孤弓皆遠射強弓也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弓庫弓皆近射弱弓也往體來體

若一曰唐弓大弓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勞者勤勞王事也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講德謂弨弛式氏反貌孔氏曰說文云弨弓也○李氏曰言者語辭也。○王氏曰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毛氏曰貺賜也。○鄭氏曰朝早朝也。孔氏曰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左傳曰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大飲賓曰饗。孔氏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殺牲俎豆盛於食是禮盛也○長樂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蘇氏曰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呂氏曰天子賜有功諸侯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右之酬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范氏曰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宋氏曰彤弓召兮受言藏之輕予人如說命惟衣裳在笥之意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鍾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

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剗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彤弓召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朝右音之

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櫜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孔氏曰謂設

也也王氏曰尊而右之彤弓召兮受言櫜古刀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

鍾鼓既設一朝醕市由反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藜韜也釋文曰藜報也○王氏曰醕

之者既獻矣又醕之也主既獻賓既酢則報施足

矣於是有醕焉則所以為厚也鄭氏曰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既飲又

酌賓謂之醕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反五何樂育材也君子能長張文育

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鄭氏曰樂育材者歌樂人君

有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朱氏曰先王盛時家
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攷
矣至以為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
能之善以成其德而賴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
也故孟子曰樂則生

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

呂氏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

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

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陳氏曰

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

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與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璣草木疏曰莪蒿也一名蘿

蒿生澤田漸加之處葉似邪蒿而細計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中阿阿中也大

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昌黎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韓氏曰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太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昌黎韓氏曰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者天下美之之辭也○歐陽

氏曰謂此君子樂而且威儀耳鄭氏曰以禮儀

養天下之賢材莫如致敬之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禮所以養天下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為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陵中也○鄭氏曰錫賜也古者貨貝

五貝為朋孔氏曰前漢食貨志王莽置貝貨五貝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

二百一十牡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十

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一十不成貝寸

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錫我百

朋得祿多也王氏曰彼厚之以祿則士之才成矣樂其成吾才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為

厚祿乎哉○范氏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氏曰楊木為舟○孔氏曰載則也○鄭氏曰休

者休休然○朱氏曰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

馳載驅之類以此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既見君子心休休然安定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

變大雅說附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

至無羊十四篇是先王之變小雅

皇甫謐曰宣王三十年王伐魯

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行不可以限斷也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

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

孔氏

曰鄭氏詩譜謂十月之交而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若如鄭言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王肅皇甫謐以為四篇在幽王移歟曰毛公明於詁訓篇義誠

白何厲王之無緣橫移其第改為幽王○蘇氏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而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故訓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甫不此其所挾以為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相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多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長樂劉氏曰四海廣遠耳目之所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能及非有忠信司 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

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王氏

曰采薇之師不得已而後起序其情而闕其勞所謂說以使民犯難者也征伐之義如斯而已出車

廢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王氏曰征伐之

已而將帥之所恃者師衆也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

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

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

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

爲國之基隳直類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

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

夏戶雅反 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

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孔氏曰宣王所以北伐者由厲

氏曰小雅盡廢未必皆厲王之罪固亦有漸○朱氏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于夷厲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鍾鼓管絃之聲未廢然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是寔矣

六月棲棲西音戎車既飭音四牡騤騤求龜載是常服

玁狁孔熾尺志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長樂劉氏曰六月建巳之月也○蘇氏曰棲棲不

安也李氏曰與論語栖栖同注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毛氏曰棲棲簡閱貌○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氏曰戎車其等有五

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

車之萃注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

闕之車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敏致師之車也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

○孔氏曰飭齊正也

長樂劉氏曰戎車既飭者謂可出乘車必簡閱其車

甲牛馬士卒干戈以為精強也 ○王氏曰駾駾者馬之強而有節也

也 ○鄭氏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

孔氏曰所乘四馬皆強壯

乃載是常代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司服云凡兵車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春秋

晉卻至衣韎韋之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寫以衣亦韋為弁又以為衣白素裳白

也 ○朱氏曰孔甚也 ○毛氏曰熾盛也 ○鄭氏曰

于曰也 董氏曰爾雅以于為曰則王于者謂王曰也如下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豈王自征

而又佐天子乎 ○李氏曰按左傳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為曰與此正同 匡正也記六月者當夏出兵明

其急也 李氏曰司馬法云冬夏不與師宣王六月出師以嚴狃侵伐不得已也 王曰

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 孔氏曰言王國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 賦志 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 ○毛氏曰物毛物也 孔氏曰夏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 ○蘇氏曰既比其

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

孔氏曰戎車齊比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

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駟彭彭又曰乘其四駟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

○長樂劉氏曰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教閱有素也○

鄭氏曰服戎服也

毛氏曰師行三十里

漢文帝詔曰吉

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戊午渡手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

○鄭氏曰王曰今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

○王氏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駟牡駢駢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

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

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

○宋氏曰是月之中既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遂行不徐不疾盡舍而

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

○長樂劉氏曰所以出征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

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顛

玉容反

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

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氏曰修長廣大也顛大貌奏薦膚大公功也嚴

威嚴也翼敬也

○蘇氏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朱氏曰共與供同○鄭氏曰服事也○呂氏曰上三章皆言自治之備○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

矣

獫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

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繩證反以先

君行戶郎反

鄭氏曰茹度也整齊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憚也

○毛氏曰焦穫周地接于獫狁者爾雅曰周有焦獲○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孫炎曰周岐周也○鄭

以焦獲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為西北矣

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孔氏曰鎬王肅以為

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

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也長安洛陽代為帝都而

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

也○前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

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涇陽涇水之

北孔氏曰水○孔氏曰織史記漢書謂之幟幟與

織字雖異音實同也○毛氏曰鳥章錯革鳥為章

也孔氏曰錯置也革急也書急疾之鳥隼是也獨

言鳥章者百官建旗舉百官所以統其餘也

白旆繼旒者央央鮮明貌孔氏曰旆繼旒垂之云

今字也此旆而言旒者散則通名○鄭氏曰織微

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孔氏曰織者自王

以下其制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絳

為終各畫其章又絳為旒書名於末為微織以著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於衣司常掌凡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
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微織也大傳謂之微號今
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者絳衣皆其舊象也士喪
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緝末長終
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兵凶事若
有死者亦以相別也死之銘旌即生之微織元大
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
元戎先良也孔氏曰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
名以解之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
也○王氏曰軍前曰君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
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比史記
三王
世家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注詩云元戎十乘
以先君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
大戎十乘謂車綬輪馬被甲衡軛之上蓋有劍戟
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君敵家之行伍也

○長樂劉氏曰言獬豸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

焦穫又侵于鎬漸進于方未已也遂至于涇陽觀
其賊鋒可謂孔熾矣安得不飭勵我師以攘斥之
乎○朱氏曰是以建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
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釋文
旆作棨曰本又作旆○東萊曰日月為常交龍為
旂之類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爾詩之所指乃
所建之旗鄭氏所箋乃所服之號初非一物以其
古之軍制故附見焉

戎車既安如輕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
薄伐玁狁至于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朱氏曰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後漢書馬

援疏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為人無所輕重也

○鄭氏曰倍壯

健之貌○朱氏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

陽曲○毛氏曰文武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也

○鄭氏曰此時大將也○毛氏曰憲法也○孔氏

曰戎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

是適調也四牡既壯健矣且復閑習

范氏曰凡兵之動莫善於

馬之良故一章曰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

之維則三章曰四牡修廣其大有駒五章曰四牡既信既閑

而已呂氏曰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竟而不窮追也○前漢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儉狃

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蟲之螫敗之而已○王氏曰

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

甫萬邦為憲非文無以附眾非武無以勝敵能文

能武則萬邦以為灋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於煇御

諸友反鼈反膾反膾反鯉反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毛氏曰祉福也御進也○范氏曰諸友王之諸臣

也王以羣臣為友○毛氏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

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

友之臣處內○鄭氏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
來又日月長久故飲之酒○孔氏曰進諸侯與俱
飲以盡其歡○鄭氏曰芟鼈膾鯉又加其珍美之
饌所以極勸之也孔氏曰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
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
加○陳氏曰於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其孝友
之賢者曰張仲以顯孝友之臣處內○范氏曰宣
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若
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
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
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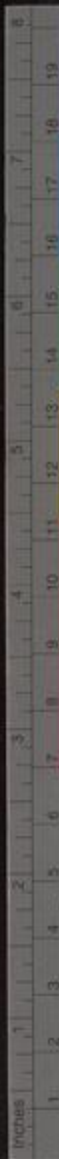
攘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
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
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
○東萊曰酒誥曰矧大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為
友也蓋其親近者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起音宣王南征也孔氏曰上言伐此云
征便辭爾無義例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芑側其畝方叔涖利音止其
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
車有奭許力簟音弗魚服鉤膺脩革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菜也陸機草木疏曰芭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曉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芭西河雁門芭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朱氏曰此即今苦蕒菜宐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

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孔氏曰釋地文蓄者災也孫炎曰蓄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蓄

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也○鄭

氏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長樂劉氏曰其車三千以荆蠻強盛不得不爾邪○朱氏曰其車三千孔氏以為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

程氏曰師干猶今云兵甲也言楯則戈矛弧矢在其中

鄭氏曰試肄習也○鄭氏曰

率者率其戎車士卒而行也○孔氏曰方叔自乘

其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朱氏曰翼翼順序貌○鄭氏曰

奭赤貌○蘇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孔氏曰

之席為之蔽飾魚服解見采薇○鄭氏曰鉤膺樊

纓也孔氏曰巾車五路唯金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頰之飾也在馬膺之飾唯在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方

程氏曰采芭于新田蓄畝皆地方盛處○毛

氏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鄭氏曰士

張氏曰采芭新田言豈徒治田習陣法也○呂氏曰因治田而講武事古之法皆然如六月云我服



既成于三十里與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之義同 賦澮溝洫之法即行伍營陣也 ○呂氏曰

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 ○釋文涖作泣

曰本又作涖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祈支 鎡衡八鸞瑒瑒七羊反

服其命服朱芾弗音 斯皇有瑒蔥珩音衡

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允治 ○鄭氏曰交

龍為旂龜蛇為旐董氏曰旂諸侯所建也旐縣鄙所建也九旗之物太常王所建旒為下此言上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 ○毛氏

曰軼長轂之軼也朱而約之孔氏曰說文云軼長轂朱而約之謂以皮

纏之而上加 鎡衡文衡也孔氏曰鎡者雜也雜物以朱漆也

孔氏曰四馬八鸞朱氏曰鈐在鑣曰鸞云馬

故八 ○毛氏曰瑒瑒聲也 ○朱氏曰命服所受命

於天子之服長樂劉氏曰方叔出率則王命加等 ○毛氏曰朱芾黃

朱芾也孔氏曰斯于傳云天 皇猶煌煌也瑒瑒聲

也蔥蒼也三命蔥珩李氏曰蔥珩乃蒼玉之珩也朱氏曰蔥如蔥之色 ○孔

氏曰玉藻云三命赤韍蔥珩三命至 ○程氏曰其

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長樂劉氏曰始行之時具命服與其

芾佩所以示衆也 ○劉氏曰或曰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甘苦曰是何足以言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戰也子見夫乞人乎呼號傷什平康莊之間其聲
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存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
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求之耳父母之
仇不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虛加之也然
後稱于人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母視民如
弟者民事之如兄無所仇云耳有則爭先致力焉
子弟豈待父兄已均其苦然後為用哉故用民者
矯之以身徇之以愛濟之以術若一時之勝而已
矣惡可以久也詩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瑤
瑤道上不失其度下不失其節也駕彼四牡四牡
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賤君子之所依而○釋文
小人以為己朋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

有瑒作有劓日本又作瑒

駘惟必反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

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

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顛反

孔氏曰駘駘然而集也○陸氏草木疏曰隼鷂屬

也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毛氏曰戾

至也○鄭氏曰爰於也三稱其車三千者重師也

○毛氏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伐擊也○鄭氏曰

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三言爾孔氏曰說文云

鉦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鈴即周禮之鏡也
說文又曰鐻鉦也鏡也則鐻鏡相類俱得以鉦名
之故鉦人注云鐻鉦也形如小鐘是鐻亦名鉦也
鐻似小鐘鏡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
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
未戰時事也○董氏曰周官田鳴鏡且却聞鉦而
止則鉦鏡二物也但司馬有鞠鏡鐸而不言鉦故
前世疑之崔靈恩集注謂鉦人伐鼓則勇於進也
今詩謂陳師鞠旅則未戰矣安得鉦人為二千五
擊鼓使進哉就如此則亦亂於軍制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旅亦互○孔氏曰顯允明信也

○毛氏曰淵淵鼓聲也

鄭氏曰謂戰時進士衆也○王氏曰淵入曰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矣

振旅復長幼也

孔氏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進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釋文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勿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長尊出入先後不

同而云禮一者坐作歸退如一也

○鄭氏曰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

鄭氏曰闐闐其衆行聲也○程氏曰此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

有節言隼之忍疾亦集

所止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其伐鼓也淵淵乎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

又曰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董氏曰集注作伐鼓齶齶說文引字同此闐闐說文引

詩作振旅噍噍

齶尺允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

率止執訊詰獲醜戎車嘽嘽

吐丹嘽嘽焯焯

吐雷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毛氏曰蠢動也

郭氏曰釋詁文也釋訓云不遜也○程氏曰蠢動而蠢荆州之蠻也

荆楚春秋之初日荆而○朱氏曰大邦猶言中國也

○毛氏曰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大也李氏曰毛氏謂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不如此說但方叔爲一時大老耳

○鄭氏曰猶謀也執訊獲醜解見出車○毛氏曰

嘽嘽衆也焯焯盛也○爾雅曰疾雷爲霆郭璞曰雷之急

疾者謂○程氏曰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

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爲讎方叔克壯其猶朱氏曰方叔元

老克壯其猶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霆

如雷○朱氏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

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前漢書劉歆廟議

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如羊夷狄

復文武之竟音境上修車馬備器械戶戒復扶又會諸

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

薇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苟政事之不修而蠶蠶然務以

外攘夷狄爲功亦見其弊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爲亂

事攘夷狄則此詩所賦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

王會諸侯焉○李氏曰成王有岐陽之蒐亦如宣王

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

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四牡龐龐鹿同駕言徂東

毛氏曰攻堅也釋氏曰攻謂堅治○董氏曰考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

成其良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孔氏曰齊其戎

故曰攻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事齊力孔氏曰齊其馬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孔氏曰齊其馬足尚

疾也龐龐充實也董氏曰按字書訓釋說文並龐氏曰龐為高屋蓋馬之高大也東

洛邑也○呂氏曰言備車馬以如東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孔氏曰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程氏曰阜謂肥

壯○毛氏曰甫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為防孔氏曰大艾殺

野草以為防限作田或舍其中孔氏曰未田之前獵之場殺圍之處

止舍禍纏旃以為門孔氏曰其防設周衛而立門也

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蓋南開裘纏質以為鞞孔氏曰鞞

鞞為二門用四旃四禍也鞞為二門用四旃四禍也裘纏質以為鞞孔氏曰鞞

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驅而入孔氏曰

積人四指為四寸是門戶於軸八寸也孔氏曰

日馳走而入門不得徐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

閱言叙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

從是以出門故鞞出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

繫則不得入孔氏曰其軸頭繫著門傍旃左者之

左右者之右孔氏曰以天子六軍各在一方其屬左者

之左門屬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孔氏曰既畢士卒出

門不得越離部伍然後焚而射焉孔氏曰既畢士卒出

防草而射之焚所焚之草也天子發然後諸侯

發諸侯發然後大夫發孔氏曰發矢射之也天子發抗大綏

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孔氏曰舉綏為表因

故戰不出頃孔氏曰戰場有頃數田不出防孔氏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出所防不逐奔走孔氏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孔

氏曰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

後漢書注曰韓詩云東有圃草駕言行狩薛君傳

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刃反建旒設旒搏獸于敖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朱氏曰不敢斥王夏獵曰苗

孔氏曰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者

是獵之總名○長樂劉氏曰大司馬中夏教芟舍

遂以苗田○張氏曰蒐苗徐狩便囂囂聲也維數

習軍行草木間事教芟舍亦然車徒者為有聲也孔氏曰在軍不得謹譁而云囂

朱氏曰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

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上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

又見其靜治也○孔氏曰建立旒於車而設牛尾於旒之

首○鄭氏曰敖鄭地今赳滎陽○孔氏曰此章言

選車徒備器械搏獸于敖謂當往搏取禽獸于敖

地未實行也○東萊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鄆

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

屯兵翳蒼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宣

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

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

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弈弈赤芾金舄音昔會同有繹音亦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朱氏曰：奔奔、連絡、布散之貌。○毛氏曰：諸侯赤芾。

金鳥鳥達屨也。鄭氏曰：金鳥，黃朱色也。○孔氏曰：加金為鳥，故謂之金鳥。天官屨人注云：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達屨者，白鳥、黑鳥，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鳥，則所尊者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鳥者，而曰屨屨鳥，通名。○王氏曰：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泄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朱氏曰：會同有繹，則赤芾也。

繹陳列聯屬之貌。毛氏曰：繹，陳也。○王氏曰：繹者，言其屬連而不絕。若繹絲然也。

○孔氏曰：復會諸侯於東都，此章是也。○毛氏曰：

駕彼四牡，四牡奔奔，言諸侯來會也。○長樂劉氏

曰：赤芾，金鳥者，服其命服以見王也。來會同之國

非一故，絡繹不絕也。

決拾既飲，次音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毛氏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氏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周禮繕人注云：決，天子用象骨，拾，講并也。著左臂，裏以韋為之。○長樂劉氏曰：決，謂談大指以鉤弦者也。拾，謂護左臂以利弦也。

○鄭氏曰：飲，謂以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孔氏曰：此

章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夫，男子之總

名。○毛氏曰：柴，積也。鄭氏曰：謂積禽也。○孔氏曰：決之與

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

相得而調適矣。○毛氏曰：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朱氏曰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說文曰犖積也詩曰助我舉犖○東萊曰此章以下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奇反不失其馳舍音捨矢如破

孔氏曰四黃之馬○程氏曰不猗不偏倚也王氏曰猗

不正也○朱氏曰馳馳驅之灋也長樂劉氏曰謂應五御之法也○

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直追反破物也○

王氏曰向曰四牡則既言力之強今日四黃則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言御之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言車行節而灋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

也○孟子曰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

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

如破蘇氏曰不善射也為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中使御者不失其馳而射矢如破然後為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茅反不盈

朱氏曰徒步卒也孔氏曰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輦人晚行所以載任器也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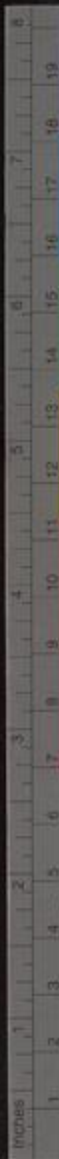
以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孔氏

曰大庖君之庖○毛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

不謹譁也孔氏曰言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旆旌之狀無有謹譁者

○朱氏曰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張氏曰三十里萬夫之地亦軍行之法故曰居谷滿谷居山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蕭山每方百步一人故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遇

則當之者聚而攻之守之一車止則七十五人聚

二車以○董氏曰徒御不驚則號鈴有素矣王氏曰武

上依此○董氏曰徒御不驚則號鈴有素矣王氏曰武

久不識士氣惰怯則有事而○宋氏曰大庖不盈

善驚故於是言徒御不驚○宋氏曰大庖不盈

言擇取而用之有度不極欲也張氏曰大庖不盈

餘蓋由均及於衆而有法爾此言畢事而頒禽也

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毛氏曰一曰乾豆孔氏曰謂第一上殺者乾二

○毛氏曰一曰乾豆孔氏曰謂第一上殺者乾二

曰賓客孔氏曰謂第二殺者三曰充君之庖孔氏曰謂

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待賓客也釋文曰何休注公

充實君之庖厨也故自左膘羊自左膘射之達

于右腦中心射右耳本次之孔氏曰箋云射當為

外疾鮮潔也射右耳本次之孔氏曰箋云射當為

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射左髀釋文曰方爾

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射左髀反謂股外達

于右髀餘繞為下殺孔氏曰射左股髀而達過於

最遲肉又益惡凡射獸面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氏

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面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氏

傷謂當面射之剪毛謂在傍而不成禽不獻孔氏

逾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孔氏曰惡

其害初小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

射於澤宮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

讓取不以勇力取孔氏曰以大獸公之非復已物

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

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氏曰允信展誠也○孔氏曰君子宣王也○程

氏曰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鄭氏曰晉

人伐鄭陳

呂氏書詩已卷之二十九

呂氏書詩已卷之二十九

呂氏書詩已卷之二十九

呂氏書詩已卷之二十九

呂氏書詩已卷之二十九

呂氏書詩已卷之二十九

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言至肅也○朱氏
七里穀人不知所謂有聞無聲
曰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序其事既
畢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

焉程氏曰宣王將田而下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丁老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

大阜從其羣醜

鄭氏曰戊剛日也○長樂劉氏曰田之前二日也

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毛氏曰伯馬祖也孔氏曰釋文云是口也其戊辰與

既伯既禱馬祭也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孔氏曰孔阜甚

盛大也大阜大陵阜也○鄭氏曰醜衆也從禽獸

之羣衆也○毛氏曰重物慎微將用馬刀必先為

之禱其祖○孔氏曰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

朱氏曰蓋曰可以田矣○說文禱作禱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音憂鹿麇麇愚甫漆

沮七徐之從天子之所

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毛氏曰外事以剛日差

擇也○鄭氏曰同猶衆也○毛氏曰鹿牝曰麇麇

麋衆多也

董氏曰廣訓云麋衆也

○蘇氏曰漆沮在渭北所

謂洛水也

李氏曰書疏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洛內非河南之

洛也

○程氏曰戊日祭禱庚午于田○毛氏曰漆

沮麋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孔氏曰

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

○程氏曰漆沮之從天

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羣下盡力奉上○

說文麋作嘆曰麋鹿羣口相聚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表嬌反俟俟音上或羣或友悉

率左右以燕天子

毛氏曰祁大也趨儻儻行則俟俟獸二曰羣二

曰友○蘇氏曰燕樂也○孔氏曰視彼中原之野

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趨者有行者或三三為羣或

二三為友○朱氏曰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

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說

文引詩曰伾伾俟俟董氏曰韓詩作駉駉駉駉

既張我弓既挾于洽反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於計反此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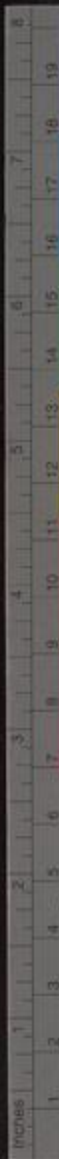
兕餘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豝解見騶虞○毛氏曰殪一發而死○朱氏曰兕

野牛也青色重千斤御進也○毛氏曰饗醴天子

之飲酒也孔氏曰禮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左傳天子饗諸侯每日饗醴命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有舉禮言之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矣○李氏曰既

逐獸矣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毛氏曰發彼小

豕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曰小豕云發言發則中之

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鄭氏曰以所獲為俎實酌而飲羣

臣也○程氏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道宣王接下

之誠意也○東萊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為言何

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

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

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

足矣

吉日四章章八句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來

力代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寡無不得其所焉氏

曰宣王之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撥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鴻雁于飛肅肅所六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勞于野

爰及矜棘水人哀此鰥寡

毛氏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雁孔氏曰鴻雁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雁小

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肅肅羽聲也○歐陽氏曰之子

使臣也○朱氏曰征行也○毛氏曰劬勞疾苦也

矜憐也○蘇氏曰矜人人之可憐者也○毛氏曰



老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蘇氏曰厲王之後人
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
肅肅未知所止也○長樂劉氏曰宣王憂勤于上
則使者劬勞于野不敢違寧焉爰及可矜之人鰥
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為急務也○東
萊曰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為至故曰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
既安集萬民然後及之則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
先斯四者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百堵反皆作雖

則劬勞其究九又反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孔氏曰垣墻也○毛氏曰

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鄭氏曰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

尺○朱氏曰究終也○鄭氏曰鴻雁之性安居澤

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

定安集○蘇氏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

邑築其墻垣而安處之鄭氏曰徵民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

鄭氏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女今

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氏曰欲使不憚勞也

鴻雁于飛哀鳴嗒嗒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愚人謂我宣驕

毛氏曰宣示也○范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曰哀鳴磬磬我所以勤而勞來之也○王氏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為劬勞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奄為宣驕也又曰離散而不安其居必於之甚深哀之甚切不爾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哲者所懷有同於我是以知吾之劬勞愚者謂我宣驕而姑息於民而已○蘇氏曰與膠補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為宣驕耳○東萊曰此非以不知為愠蓋深嘆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其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與

鴻雁三章章六句

庭燎

力召反

美宣王也因以箴

之金反

之

董氏曰傳曰百官箴王闕此

詩其司烜之屬所為乎

程氏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宥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不守灋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陳氏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手節宣其氣勿使有壅閉秋底以露其體然後能有常而不變○孔氏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為衰失之漸置斯于無羊於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見終善以隱之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七年

孔氏曰其語辭○勃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極也

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

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

未盡而至鄉明也孔氏曰毛傳言央且者且是夜

非謂訓央為旦故王肅曰央且未旦夜半是也○毛氏曰庭燎大燭也孔

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司烜云邦之大事

洪黃燭庭燎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

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

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

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

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釋文曰在地曰燎執

燭之曰○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

晰晰則其衰也輝則其光散矣○毛氏曰君子謂

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蘇氏曰宣王將視朝不

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

央庭燎光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刈庭燎晰晰之世君子至止鸞聲

噦噦呼會反○朱氏曰晰晰小明也○毛氏曰噦噦

曰盡也則○朱氏曰晰晰小明也○毛氏曰噦噦

文為盡意

李氏曰左傳秦后子曰

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

三、八十

古氏讀詩已

卷之十九

二七

徐行有節也

朱氏曰噦噦近而聞其徐行有節之聲也

○說文曰鉞車

鑾聲也從金戊聲詩曰鑾聲鉞鉞

徐鉉曰今俗作噦以鉞作斧戊

之戊非是呼會切

夜如何其夜鄉

許亮反

晨庭燎有輝

音暉

君子至止言觀

其旂

音祈

朱氏曰鄉晨近曉也有輝天明而光散也○鄭氏

曰上二章聞鑾聲爾今夜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

也朝禮別色始入○東萊曰宣王將朝而屢問其

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

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

絲善反水規宣王也

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氏曰物有不

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

沔彼流水朝

直遙反

宗于海歎

惟必反

彼飛隼

息尹反

載飛

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

鄭氏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隼解見采

芑○鄭氏曰載則也兄弟邦人諸友同姓異姓之

諸侯○孔氏曰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天子○歐

陽氏曰歎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東萊曰
諸侯之於天子如沔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
飛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其必有所以矣嗟我
兄弟邦人諸友固皆願安寧莫肯念亂况誰無父
母豈不顧惜乎然則其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
也此深規宣王使之自反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歎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

不蹟井亦反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彌氏音忘音

鄭氏曰湯湯波流盛貌○毛氏曰不蹟不循道也
弭止也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

無所定止也○孔氏曰念彼不循道之諸侯○李
氏曰載起載行者言起居之不忘也不可弭忘言
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皆作詩者憂之

歎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譌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鄭氏曰率循也譌偽也○毛氏曰懲止也○鄭氏

曰隼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順瀆度者○

李氏曰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言念
彼不蹟則是不朝也如此言歎彼飛隼率彼中陵
則是朝王也○范氏曰凡爲此詩者以讒言其興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東萊曰前章言諸侯之不服者可憂如是則其服從者保持之尤不可不力者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侯度如中陵之隼者夫豈易得民之譌言乃欲誣汙之寧可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雖為諸侯相語之辭實則規宣王當屏絕讒慝使忠順者安意肆志而無所懼也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董氏曰此詩其師傳所作與

鶴鳴于九臯聲聞

音問

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

音洛

彼之園爰有樹檀

音壇

其下維穉

音托

它山之石可以為

錯

七落反

陸氏草木疏曰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氏曰

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

范氏曰檀木之堅者也是美木也○呂氏曰落葉

穢雜

毛氏曰落穢也

○釋文曰錯厲石也

說文錯作厝引詩曰它山之石

可以為厝

○李氏曰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已意其詩

最為難曉

毛氏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渚何樂於

彼園之觀乎尚有樹檀而下其禱它山之石可以為鎔石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

東萊曰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今存其訓故以待知者毛氏最在眾說之先恐其傳有自亦附注焉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氏曰穀惡木也 陸璣疏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

攻鎔也 ○釋文曰穀說文云從木穀聲非從禾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呂氏讀詩記

三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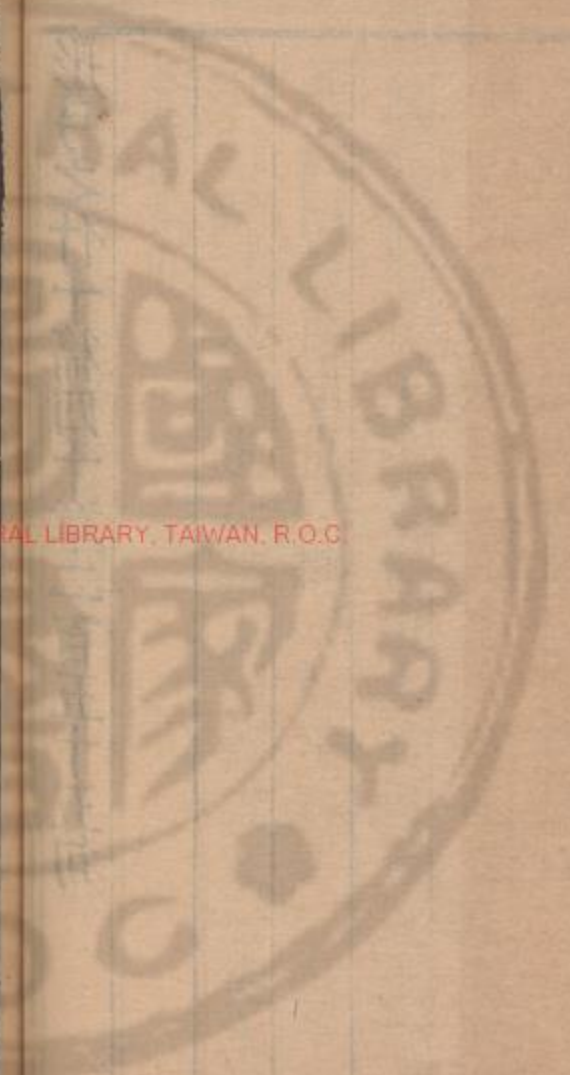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祈父之什

祈勤衣切 父音甫 刺宣王也

范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歎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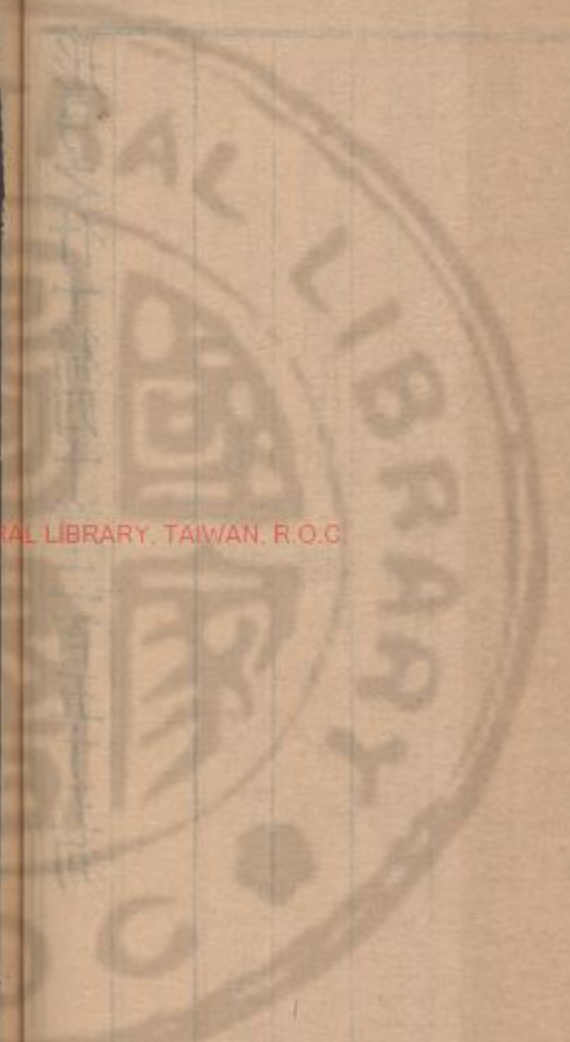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祈父之什

祈勤衣切 父音甫 刺宣王也

范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歎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鄭氏曰：昔若疇圻。

父謂司馬。孔氏曰：司馬掌封畿兵甲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鄭

氏曰：予我也。○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

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鄭氏曰：轉移

也。○毛氏曰：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

敗。孔氏曰：常父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季隗於干，或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

也。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

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

士出自六鄉，灋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董氏曰：按司馬之屬

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于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張氏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成是詩所謂轉子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李氏曰：爪士，爪牙之士也。○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毛氏曰：亶，誠也。○長樂劉氏曰：尸，主也。○毛氏曰：

熟食曰饔。○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

母反尸劬勞之事也。○東萊曰：讀是詩見宣王變

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

矣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
饗有親老而無他兄弟其當免役征在古必有成
灋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灋人皆聞之彼司馬獨
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
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句踐伐吳大徇於軍曰
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句踐親命之曰我
有大事子事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
轉於溝壑子爲禮已重矣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
有事吾與子圖之句踐尚能辯此况周之盛時乎
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

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
于今未彌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
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

古了切

白駒食我場

直良反

苗絜

陟立反

之維之以永

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爲駒○孔氏曰
苗宐云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
通○毛氏曰絜絆維繫也

孔氏曰在後曰絆謂
絆其足維謂繫朝也○

鄭氏曰永久也○朱氏曰伊人指賢者也○鄭氏

曰逍遙遊息也○毛氏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

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鄭氏曰使食我場中之苗我

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畱之張氏曰白駒

也不欲斥言車上之人故言車馬言白者又以素潔白之意詩人欲得賢者來止其家故言白駒食其苗藿庶幾繫之維之呂氏曰賢者將去而不畱我猶願繫

維之以永今朝今夕而已逍遙者徘徊少畱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郭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

伊人於焉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氏曰嘉客者暫

容於斯亦將去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

優游勉爾遁徒遜反思

程氏曰賁然光彩○孔氏曰二思皆助語○呂氏

曰詩人好賢之至故賢者賁然來思而在位者悠

悠而不切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畱賢故勉之使遁

去也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陳氏曰於是賁在位之人曰爾

公爾侯但逸豫宴安無朝度○釋文遁作遜曰字又作遂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母音森

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程氏曰此章言其遠遜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遜空
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
人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遜矣國之好賢者猶
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孔氏曰毋
得自愛音聲貴如而有遠棄我之心朱氏曰歎其
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人之德美如玉蓋遜乎其不
可親矣歎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王氏曰前章
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東萊曰
退心雖勉其遁而又庶幾其來反也○東萊曰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
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
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深歎其所處非

其地也其言雖含蓄而未發其辭氣則慘然而不
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貴然來我之舍去朝
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
知懼乎於是乎與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係
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勉爾遁思者
言勉哉行矣自重也皆決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
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章
疑其遂忘世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此雖祝其音問無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

陟角反

我粟此邦之人不我

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孔氏曰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毛氏曰

不我肯穀穀善也○孔氏曰旋迴也○鄭氏曰復

返也○朱氏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黃鳥而

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

善道相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無以侵迫爲

也○范氏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不得已也人

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東萊曰宣王

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

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

定安集之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梁解見鵝羽東萊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

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

祝甫反

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

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栩解見鵝羽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媾而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其躬行仁義繼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係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調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必制芾方味其樛救書昏因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蔽芾解見甘棠○毛氏曰樛惡木也李氏曰樛者不才之木也

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樛其大枝擁爾雅曰

婦之父母士之父母相謂為昏因又曰婦之黨為昏媾之黨為因

毛氏曰畜養也○王氏曰樛惡木尚可庇而息今

以昏因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孔氏曰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勅六反昏因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鄭氏曰遂牛蘋徒雷反也陸璣艸木疏云今人謂之牛蹄王氏曰遂

惡卉也尚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因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遂之不如也言就爾宿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歸斯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音立不思舊因求爾新特成不以

富亦祇音支以異

毛氏曰菑惡菜也鄭氏曰菑當也陸璣艸木疏曰菑一名當幽州人謂之蕪當

其根正白可煮熟灰中濕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當音菑蘇氏曰特匹也

成依論語當作誠○王氏曰菑野菜之惡者也然

尚可采以禦饑昏因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菑之不如也○朱氏曰爾之不思舊因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斯干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費注曰設盛食以落之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東萊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秩秩直乙反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矣無相猶矣

毛氏曰秩秩流行也○孔氏曰斯此也漸卦鄭注云于謂大水之傍○毛氏曰幽幽深遠矣○長樂劉氏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孔氏曰如竹之叢生根本之眾董氏曰苞叢生而固也○鄭氏曰式用也○陽氏曰猶圖也謀也○董氏曰宣王作室後墮對山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茂朱氏曰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兄及弟矣矣無相猶矣所謂聚國族於斯也○李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相圖○朱

氏曰

頌禱之辭

呂氏曰係吾兄弟於斯繼吾祖

於斯世

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似

續妣祖又曰君子攸芋攸躋攸寧又曰乃占我夢

男子之祥矣

似續妣

必履

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

爰語

毛氏曰似嗣也○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曾氏

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閟宮之詩攷之豈謂姜嫄后

稷與孔氏曰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

廟用樂百堵解見鴻雁○毛氏曰西南其戶西鄉

戶南鄉戶也孔氏曰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

其鄭氏曰爰於也○蘇氏曰厲王之亂而宮室

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

王氏曰築室百堵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陟角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鳥鼠

攸去君子攸芋香干

毛氏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孔氏曰以繩約縮

夔約謂繩約版直則墻端正也○孔氏曰椽如椽

杙之椽謂以杙築之也○蘇氏曰橐橐杙聲也孔

曰既投土於版以○朱氏曰除亦去也○毛氏曰

卷之二十一 日八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莘大也○孔氏曰作羣寢之時縮版杵築至羣寢

既成其墻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

鳥鼠之所去王氏曰言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蘇氏曰君子於是

居焉所以為尊且大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

約之格格周禮冬官先儒引詩為據亦佻格格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居力反如鳥斯革如翬音輝斯飛

君子攸躋子西反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歐陽氏曰翼敬也

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

也革變也○鄭氏曰伊維而南雉素質五色皆備

成章曰翬○毛氏曰躋升也○歐陽氏曰宮寢之

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

也其竦起如鳥驚變而悚顧也其軒翔如翬之飛

也孔氏曰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呂氏曰如翬斯飛覆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

鸞舉謂宮室之美如此宐君子升而居之也王氏曰

子攸躋則又言其高也釋文曰棘韓詩佻初初隅也革韓詩

佻翹云翹也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音改噦噦呼會反

其冥莫形反君子攸寔

毛氏曰殖殖平正也王氏曰殖殖其庭言庭地之實也○孔氏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庭宮寢之前庭也○朱氏曰覺高大而直也毛氏曰寢

言高大也○鄭氏曰覺直也○孔氏曰楹柱也○鄭氏曰噲噲

猶快快也○呂氏曰正謂正寢○蘇氏曰噦噦漢

廣之貌○呂氏曰冥謂室之奧突鳥叫也王氏曰噲噲其

正則知噦噦其冥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明也○歐陽氏曰宐君子

居之而安寔也董氏曰噲噲其正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於陰陽以為宮室故其正為陽冥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寔也

下莞音官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

何維熊于宮反維羆彼宐反維虺許鬼反維蛇市奢反

鄭氏曰莞小蒲之席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莞蒲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葉

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為兩種席也莞細而用小蒲○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

蒲而實非也竹葦曰簟董氏曰下莞上簟鄭氏謂與羣臣安奠非也按几筵

寢也○孔氏曰士喪禮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寢臥之席皆莞簟

也衽寢臥之席也興夙興也○爾雅曰羆如熊黃

白文舍人曰黃白色郭璞云似熊而虺虺博三寸

首大如擘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為虺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云此自一種蛇

人自名為虺虺今虺細頭大頭色如艾綴文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蘇

氏曰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

○歐陽氏曰六章以下至於卒章盛陳占夢生子

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為君王女子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宐人之家室亦禱頌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王氏曰〕大人者當時在位之大人孔氏曰左傳文公之夢于犯占

之不必占夢之官乃得占也。董氏曰大人占之與故老占夢何異詩以美為主不害於辭故重其事雖謂大人占之可也。〔鄭氏曰〕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

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王氏曰熊羆為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為女子之祥。〔范氏曰〕身安志平誠意

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則室家君王生女則無

父母詒羅人遺盡於此矣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官觀天地之會辯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士居凶獻吉夢贈惡夢知此則可

以言性命之理矣。朱氏曰先王建官設屬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嘗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之裳載弄之璋音其

泣嗶嗶華旁反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毛氏曰〕半圭曰璋孔氏曰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孔氏曰〕嗶嗶者

聲大也。〔鄭氏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白虎通曰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諸侯黃朱赤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皇猶煌煌也

〔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宣王所生之子或且為天子

〔鄭氏曰〕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毛

氏曰〕

諸侯

或且為

諸侯

諸侯

諸侯

諸侯

諸侯

諸侯

諸侯

諸侯

諸侯

諸侯

諸侯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氏曰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

孔氏曰裳明習為

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者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祿暫時示男女之別耳鄭氏曰以璋者明成之有漸也王曰男子不衣之衣而衣之裳者裳下服也不弄之圭而弄之璋者璋半璋也成人有漸故也女子其服自幼以至長其事自易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矣○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故芋食我之生也聞其聲者知其滅芋舌氏也○朱氏曰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陳氏曰作室而生子則本支甥舅自此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

他計反

載弄之瓦

寐儀唯酒食是議

以之反

寐非

毛氏曰裼祿也

孔氏曰祿

瓦紡

反

塼也

人所用瓦維紡專而已

鄭氏曰儀善也

出釋

毛氏曰懼

憂也○鄭氏曰臥於地卑之也

蘇氏曰衣之祿

卽用其所衣而無加也○鄭氏曰弄之紡塼習其

所有事也婦無所專於家事有非弄婦人也有善

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

憂

王氏曰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朱氏曰在易家人之六二

日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備五飯罍酒漿養舅

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毛氏曰無儀婦人質無威儀也○毛氏曰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丘氏曰婦人尚靜默不當有所是非尚質慤不當為威儀

○說文曰襜褕也詩曰載衣之襜他計切○釋文曰韓詩作襜音

同○東萊曰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以下皆禱頌之辭

斯于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

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誰謂爾無羊三百為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而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濊濊始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立反

毛氏曰黃牛黑唇曰犝○季氏曰思辭也○毛氏

曰聚其角而息濊濊然王氏曰濊和也羊以苦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董氏曰說文伺丑之反而動其耳濕濕

濊為和則濊而北者也

然釋文曰咽食已復出嚼之也○王氏曰牛以耳

澤為善○山陰陸氏曰牛之為物病則耳燥安

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

祖而毛牛尚耳○董氏曰牛臥則耳下垂濕者其

也○歐陽氏曰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

乎其數若此之多也○孔氏曰芊一羣有三百不

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牛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

犉者之數也董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

黑耳為犉亦各以其數也○黑唇為犉則黑皆為犉

皆才細反袖音袖刷音刷○鄭氏曰言動息泚

泚濕濕者美畜產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譌五戈爾牧來思何

可反蓑素戈何笠音立或負其餼音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反

孔氏曰蓑惟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

兼可禦雨既夕禮義笠注俱以為禦雨○蘇氏曰

物類也○毛氏曰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孔

曰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鄭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

譌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李氏曰動息各遂其

以有阿有池為善○長樂劉氏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齋餼

糧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故牲有

餘備矣鄭氏曰祭祀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丞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

兢兢其冰不騫起虔不崩毀皮之以肱占弘畢來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既升

鄭氏曰麤曰薪細曰蒸○毛氏曰矜矜兢兢言堅
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朱氏曰既盡也
○毛氏曰升升入牢也○鄭氏曰牧人有餘力則
取薪蒸以來歸也○王氏曰及其將歸而又辯其
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爾羊來思者與夫君子
于役之詩曰牛羊下來者類也矜矜兢兢者豈非
山川草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於堅
彊歟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
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

矣

山陰陸氏云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汗○長樂劉氏曰不騫不崩謂羣隊脩廣學之不斷也

○鄭氏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言馴擾從人意長樂

劉氏曰麾之以肱謂馴擾不假笞箠也○蘇氏曰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陳

氏曰畢來既升者牧事畢也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音維維音維矣大人占之眾維

魚矣實維豐季音維維音維矣室家溱溱側中反

歐陽氏曰眾維魚矣但言魚之多也周官司常縣

鄙建旄州里建燹詳見出車○毛氏曰溱溱眾也○朱

氏曰占夢未詳豈古者卜筮之家有是說與毛氏曰陰

陽和則魚眾多矣旄燹所以聚眾也○張氏曰眾維魚矣實維豐季豐季則民間樂故以田以魚夢

魚斯豐季之祥也統者煥者皆田官之所建也統
統人少煥統人多今建統之處乃建煥則民庶眾
矣

○王氏曰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
事終焉陳氏曰宮室成而考之故以人君之夢而書其祥牧成而考之故以牧人之夢而書

○孔氏曰歲熟民滋國之休慶也○東萊曰以
斯于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于孫昌盛所

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
大喜功之主肯以是為可願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在切南山家父音刺幽王也鄭氏曰家父字周大夫○孔氏曰桓十五年

聘仍氏或亦世叔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東萊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
杜氏謂取式譌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

古止名節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許百反師尹民具爾瞻憂心

如惓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何用不監古衛反

一毛氏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

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太師李氏曰洪範曰師尹惟曰

此師尹不可指其人如此詩曰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又為太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又具俱瞻視惓燔也李氏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如煖如焚煖焚之類也○王氏曰如煖者內熱之謂也○朱氏曰卒終也○

蘇氏曰斬絕也○鄭氏曰監察也○陳氏曰南山

幽之望太師民之瞻民之瞻太師也見其所為如

此憂心如火之燔灼第畏其威不敢言爾國既至

此終斬絕矣汝何不答也○釋文曰煖韓詩作炎

書作焱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空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

薦山殿瘥才何喪亂弘多民言無嘉七感莫懲嗟

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毛氏曰猗長也李氏曰猗

如綠竹猗猗是也薦重也孔氏曰薦與瘥病也弘大也韓文異義同瘥

曾也○蘇氏曰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

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鮑氏曰責三公之不

均平不如山之為也謂何猶云何也王氏曰不平

之辭也○王氏曰薦瘥者乖氣之所生曰方薦瘥則

以言其薦瘥之未艾○秦氏曰喪亂弘多言喪亂

之大而多也民言無嘉蓋為民無善言但怨讟耳

○蘇氏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

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

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勅咨嗟求所以

自改也李氏曰懣莫懲嗟以○董氏曰天方薦瘥

說文作天方薦嗟嗟殘田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氏丁禮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

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宐空我師

〔毛氏曰〕氏本也均平也○〔長樂劉氏曰〕維持也○

〔鄭氏曰〕毗輔也○〔朱氏曰〕弔愍也○〔毛氏曰〕空窮

也○〔鄭氏曰〕師衆也○〔孔氏曰〕尹氏為大師之官

是周根本之臣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

尹氏大族也太師尊官也故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平居權衡之任

○〔朱氏曰〕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氏而秉國之均則

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

○〔季氏曰〕尹氏不能如此則其亂必矣故呼天而

告之曰昊天不弔蘇陽氏曰昊天不弔哀此下民不宐如是之空

我師○〔東萊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

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

無小人殆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膺音武仕

〔張氏曰〕仕猶事也○〔蘇氏曰〕罔欺也○〔朱氏曰〕君

子指王也○〔毛氏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退也

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與此已同義○

〔毛氏曰〕殆危也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孔氏曰劉熙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名云兩婿相謂曰亞者言每一
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
○朱氏曰

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罔
幽王而欺之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
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不可以罔君子也當平其
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
之故而至於危始其國也○鮑氏曰瑣瑣昏姻之小人
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也○東萊曰式夷式已無
小人始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瑣瑣姻亞則無
旤仕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也

昊天不儻救龍反降此鞠凡六反訥凶音昊天不惠降此大

戾麗音君子如屆戒音俾民心闕若穴反君子如夷惡怒是

違

毛氏曰儻均也○朱氏曰鞠窮也訥亂也○鮑氏
曰惠順也戾乖也屆至也○毛氏曰闕息也○鮑
氏曰夷平易也○蘇氏曰違遠也○朱氏曰昊天
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
變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雖然所以靖之者
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用其至則民之亂心息矣君
子平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

又曰夫為政不平以
名禍亂者人也而詩
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
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釋文曰備韓詩作庸庸易也○東萊曰
鞠誦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爲之也民罹其害無
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幽王爲
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爲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
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如幡然用其至則
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幽王如坦然平其
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
難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寔憂心如醒
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鄭氏曰式用也言日月益甚也○毛氏曰病酒曰

醒成平也董氏曰國之有成其紀綱法○鄭氏曰

卒終也○陳氏曰不愆弔昊天亂何時定方且與

歲月俱生而使民不寔○鄭氏曰我今憂之如病

酒之醒矣○王氏曰秉國成者王之事也○歐陽

氏曰責幽王不自爲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

於憂勞也孔氏曰王肅云言○東萊曰前章旣言

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之長惡

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

月斯生俾民不寔憂心如醒言亂之甚憂之極也

秉國成者其誰乎何為不自為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蓋浚尤幽王之專任尹氏也誰云者不敢斥王之亂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敕領

反

毛氏曰項大也○鄭氏曰蹙蹙縮小之貌騁馳騁也○歐陽氏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東萊曰此章言幽王既不悟賢者有去而已於是駕彼四牡而將行四牡項領則馬之肥壯固可惟意所

適也矧我瞻四方則蹙蹙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憖音亦如相醕音中反矣

朱氏曰茂盛也○鄭氏曰相視也視女矛矣言欲

戰鬪相殺傷也矛解見秦無衣醕如賓主飲酒相醕醕○

朱氏曰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

鬪及既夷平悅憖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醕醕

不以為怪也孔氏曰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董氏曰此小人之常態也

○蘇氏曰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反芳服怨其正

〔朱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蘇氏曰〕然尹氏猶不自

懲艾乃反怨人之正已者言其為惡無有已也。鄭氏

曰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東萊曰〕此章篇將終矣故

復歎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

乎今尹氏不懲勅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者方且

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

為身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訥武譌五戈反俞心以畜許六反萬邦

〔鄭氏曰〕究窮也譌化也畜養也。〔孔氏曰〕詩人之

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

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

寺人孟子亦此類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表其

詩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朱氏曰〕

家父作爲此誦以窮究王致昏亂之所由異其改

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范氏曰〕攻其惡者正其

心而已此所以爲幽王變雅之晉。李氏曰孟子曰

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

若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東萊曰〕此章篇終矣故

呂氏讀詩記 卷之二 十一 四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首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扶去反霜我心憂傷氏之譌言亦孔之將念我

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癩音鼠憂以痒音羊

毛氏曰正月夏之四月北氏曰食太史謂六月六月

是夏四月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繁多也鄭氏曰譌偽也

孔將甚大也○毛氏曰京京憂不去也王氏曰京京大也

○呂氏曰癩憂幽憂也與下鼠思泣血文雖小異

義亦同也○毛氏曰痒病也○范氏曰正月長養

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孔氏曰覩天災為之

憂傷○歐陽氏曰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譌

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董氏曰霜

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譌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

相應如此則國亡無日矣李氏曰夏商之季至於漢唐之末天災譌見非

不明甚民言譌讒非不深切而君臣未有覺悟者益不如是則國不亡也○歐陽氏曰

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大夫言已獨為王憂耳以見

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長樂劉

氏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癩憂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董氏曰譌言石經作偽言○東萊曰凡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音瘦不自我先自我後好言自

口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毛氏曰瘡病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莠惡

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蘇氏曰莠不實也○毛氏

曰愈愈憂懼也王氏曰愈愈憂甚之謂也○王氏曰疾痛故呼

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鄭氏曰此何不出我

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譌言之人善

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耳善也

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憂心愈愈我心憂如是與

譌言者殊塗故見侵侮也蘇氏曰小人傾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曰

憂心惛惛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其臣僕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氏曰惛惛憂意也王氏曰惛惛獨也○陳氏曰祿福也

無祿猶言不幸也○鄭氏曰辜罪也○朱氏曰并

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

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言不幸遭國之

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隨以淪陷而并為臣僕未

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鳥飛不知其將止於誰

之屋也王氏曰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又王不能以而民無所得祿則釋王從祿于

他鳥之為物唯能食已則止其屋民之從祿將如此哀者哀其如此瞻者瞻其將死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民今方始視天夢夢莫紅反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升音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毛氏曰中林林中也○**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木

之處而維有薪蒸耳○**爾雅曰**夢夢亂也○**朱氏**

曰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

主宰謂之帝○**蘇氏曰**中林之水莫不摧毀而維

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

家世族散為阜隸亦猶是也王氏曰君之剝削於民而至於盡人之

能為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歐陽氏曰民今方危始而仰瞻

有不為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眾則勝天天定亦

能勝人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

故爾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譎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

訊音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訊音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訊音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訊音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脊尾毛色不同而別之鳥之脊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為言○李氏曰謂山為卑則有為山春者有為大阿者而皆以為卑民之譌言變白為黑如此乃不懲艾之何也○孔氏曰王既任小人不止譌言而愛好鄙碎其信徵祥名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侮慢長老也朱氏曰彼故老而問之以不急之事○前漢藝文志曰惑者不稽諸躬而忘妖之見是以詩刺名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呂氏曰名彼故老訊之占夢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其車

既載乃榮爾輔皆不信仁賢之實也王氏曰亂甚矣不知與故老圖

此乃名而訊之占夢則其迷亦甚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聖而上下同德如鳥雌雄無以相別

也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矣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謂地蓋厚不敢不踏井亦

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暘星

反

毛氏曰局曲也孔氏曰曲者曲身也踏累足也說文曰踏小步也春

理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以虺為蝮○毛氏曰

蜴蝮也孔氏曰釋魚云蜴蝮蜴蝮蜴蝮蜴蝮蜴蝮也李巡曰蜴蝮一名蜴蝮名蜴蝮名守宮

○董氏曰陸璣以虺蜴為蜴蝮鄭康成以虺蜴為蜴蝮致詩書以虺為蜴者○朱氏曰

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

踏家語曰孔子讀詩於正月六章易為知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始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

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大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

○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斯局踏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春理○朱氏曰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

害人而使之至此乎王氏曰當是時也人之害人者則為虺良人者則為蜴矣

瞻彼阪反音田有苑音其特天之抗五忽我如不我克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鄭氏曰阪田崎嶇境苦交堦戶角之處而有苑然

茂特之苗○毛氏曰抗動也仇仇猶警警五部也

孔氏曰釋訓云仇仇放敖也郭璞曰皆傲慢賢者○朱氏曰力猶用力也

○李氏曰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苑然特盛之苗

亦猶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

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為風雨以抗動之惟恐其不

勝鄭氏曰謂其迅疾也亦猶賢者之特立而小人成羣思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歐陽氏曰云天之抗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

也○蘇氏曰方其求我以爲灋也如恐失我爾○

孔氏曰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

蘇氏曰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

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朱氏曰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言其無常耳○鄭氏

曰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賢○歐陽氏曰此章大夫自傷獨

立於昏亂之朝也大夫既傷獨立而知其無如之

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釋文苑作苑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力詔之反方揚靈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悅之

孔氏曰結纏結也○歐陽氏曰正政古用字多通

○毛氏曰厲惡也○毛氏曰火田爲燎燎之方盛

之時炎熾燦怒也○毛氏曰宗周鎬京也褒國也

姒姓也威滅也釋文曰威齊人語也○鄭氏曰心憂如有結

之者○歐陽氏曰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

惡也王氏曰厲危也正危則以邪勝故也○李氏曰火之燎于原靈

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然之宗周而乃爲褒姒所

滅誠可駭也朱氏曰赫赫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毛氏曰

幽王惑褒女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孔氏曰宗周未

滅詩人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歐陽氏曰此詩上七章皆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王信譌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妙者謂王
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

爾載才再反將七半反伯助予

毛氏曰窘困也孔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益如今

人縛杖於幅以防輔車○鄭氏曰輸墮計規反也○

毛氏曰將請也伯長也○蘇氏曰幽王目為淫虐

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

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宋氏曰陰雨則泥

濘而車易以陷也○毛氏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

○鄭氏曰乃棄爾輔謂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

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

蘇氏曰幽王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

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

墮而後號伯以○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窘為迫○

東萊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懷不能已復誨

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

傾覆而誨之也

無棄爾輔音于爾輻反方六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

踰絕險曾是不意

毛氏曰負益也○宋氏曰輔所以益輻也孔氏曰

當無棄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鄭氏曰屢數音朔也僕將車者也○

歐陽氏曰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

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

履絕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蘇氏曰告之

而不信故又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李氏曰不棄爾輔負于爾

輻可謂慎矣猶以為未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

至於多難今幽王乃終然踰於絕險之地而不以

為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

將車為喻

魚在于沼反之亦匪克樂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焰音灼

毛氏曰沼池也○鄭氏曰焰焰易見也○毛氏曰

慘慘猶戚戚也○王氏曰魚在于沼其為生已感

矣是以匪克樂也○蘇氏曰君子立於衰亂之朝

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王氏曰潛雖伏矣亦

孔之焰以譬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感而困之如

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也慘慘則幽愁

之至也孔氏曰賢者在朝廷非能有樂退而隱居

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姓名聞徹不可以避

莫知所逃○長樂劉氏曰魚雖伏於深淵亦

為罔罟者所獲士雖隱晦於山林亦為羅織者所

麗言危亂之世有君子○文中子遊馬頰之谷

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
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
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
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
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戶交反洽比昆志反其鄰昏姻孔云

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毛氏曰洽合也○孔氏曰比親比也○毛氏曰云

旋也慙慙歎痛也○季氏曰小人有旨酒嘉穀和

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人有言

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
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
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始燕雀之類也王氏曰君子困感而

小人得志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怡擇其婚姻而
昏姻甚稱說其為善則君子失志窮獨其憂甚矣
慙慙則疾痛之至也○歐陽氏曰大夫既自傷將
及禍而又哀彼眾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
飲與其鄰里親戚為
樂者而我獨憂也○釋文穀伯肴曰本又伯穀

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遙於
是椽陟角反笱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惇獨

毛氏曰此彼小也蔌蔌陋也○鄭氏曰穀祿也○

朱氏曰椽害也○毛氏曰笱可獨單也○孔氏曰



此此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藪藪然窶
 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氏曰此此者有家而
 藪藪者方且有祿未艾也而民反無祿○蘇氏曰
 民方無福故天之天壁竝出而祿喪之王氏曰此
祿害富人猶可勝也悍獨甚矣李氏曰衰亂之世
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說文曰侷小
財猶可以勝其未貧者愈不堪也貌從人從凶詩曰侷侷彼有屋斯氏切○後漢書
 蔡邕釋誨云速速方轂注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
 也○東萊曰勞役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輕重
 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又就其

自較其淺深故曰芻矣富人哀此悍獨使民至是
 蓋甚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毛氏曰交日月之交會孔氏曰日月交會謂朔也
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
行十三度九分度之七十二日有餘而月行
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
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曆象
為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二日有奇為限然月
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
呂氏書詩已卷之二



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
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難交會而不食者或有
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鄭氏曰周之十月夏之
八月也八月朔日日交會而食○李氏曰唐志
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什方張
氏曰詩有夏正無周正獨此詩為周正可乎漢曆
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議者疑其傳會
而為此也○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
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
月為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湯弱之甚也純
陰而食陰○孔氏曰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
魯曆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
澶而其季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
考此辛卯日食者○毛氏曰醜惡也○蘇氏曰交
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

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朱氏

曰此則係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

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

微而日為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

詩人亦以為醜也孔氏曰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

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王氏曰

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月有虧盈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

微則非其常○鄭氏曰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

哀蘇氏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

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李氏曰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

而正於黃道是謂日壅月明則陰為之食矣凡日月之食者皆不用其常道

不用善人也臧善也○孔氏曰猶言一何不善王氏

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非其常也然比

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此日而食則為變大

矣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為常故爾左傳昭七

季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

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

自取謫於日月之災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

不用其行

爆爆于脚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甫味騰山冢萃祖

反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七感莫懲

毛氏曰爆爆震電貌震雷也○朱氏曰寧安也今

善也前漢李尋傳注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毛氏曰沸出騰乘也山

頂曰冢○鄭氏曰萃崔嵬爾雅注萃謂山峯頭巒巖也惜曾也

○孔氏曰幽王之時不但日食又爆爆然有震雷

之雷其聲過常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山之冢

頂高峯之上萃然崔嵬者皆崩落高大之岸陷為



溪谷深下之谷進出為陵

毛氏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陳氏

曰因山頂之高者崩故陵谷由之以改易

所陳皆當時實事○朱氏曰

災異之眾如此是宐恐懼脩省改紀其政而幽王

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

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

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

前漢劉向上疏曰天變見於土地變動於下木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崇崩高岸為谷溪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憚莫懲○王氏曰哀而怪之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

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橋音矩維師氏豔餘膳反妻煽

方處

鄭氏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橋皆氏孔氏

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聚蹶橋單言又聚子以子配之若會子閔子疾故知皆氏○朱氏曰

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鄭

氏曰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

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

孔氏曰王肅以此宰為小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

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小宰宰夫經傳之中未有

單稱宰以此知家伯是冢宰也此大宰以官高為

先而有不大者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

便文以取韻也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灋趣馬中

士也掌王馬之政孔氏曰序官趣馬下士師氏亦

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毛氏曰**豔妻褒姒

美色曰豔前漢谷永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豔

交篇曰此日而食於何不滅注魯詩小雅十月之厲王無道內寵熾盛○班婕妤賦云悲晨之佗戒

今哀衰閭煽熾也○**王氏曰**求變異所以用七子

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也豔妻

言其配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煽言其勢盛若火

之煽然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徙也鄭氏曰王淫於

寵方熾之時始處值言女謂行之甚也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李氏曰羣小

人用事又有豔妾交結於內則其勢蟠結不可解也○**釋文**蹶佗蹶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佗不即我謀徹我墻屋

田卒汙萊音來曰予不戕在長反禮則然矣

朱氏曰抑發語辭○**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佗

動也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萊孔氏

曰汙者池停水之名禮記曰汙其宮而猶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鄭**

氏曰戕殘也○**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

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王氏曰**言皇

父所為自以為是鄭氏曰言其不自知惡也故佗我以徙而不

即我謀乃徹我墻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卒汙高

者卒萊長樂劉氏曰何為於我民居有大興佗而

田宅以為乃曰予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為為不時乎

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

反云我不殘敗女田采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

式亮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才浪

不愆

魚覲

遯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

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

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

三有事國之三卿亶信也侯維

也○爾雅曰愬強也且也

鄭氏曰愬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

氏曰徂往也

○王氏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

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

鄭氏曰皇父專權足以自比聖

人作都于向徙民而作其邑也○孔氏曰皇父封

於畿內當二卿今立二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

也鄭氏曰禮畿內諸侯二卿

○毛氏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

維貪淫多藏之人

鄭氏曰三卿皆取聚斂之臣○王氏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則

其用人維貨其吉也

○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

○王氏曰不愆遯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

老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

孔氏曰皇父矜形勢盡將

王官列職徂向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陳氏曰擇多藏之人以為三公權故老在位盡出

之不遺一人以仔我王漢靈帝時西園有三公之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

○鄭氏曰

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董氏曰以實

其邑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訾訾五刃反
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妹反憎
職競由人

鄭氏曰訾訾衆多貌○孔氏曰孽災害也○蘇氏

曰噂聚也沓重複也毛氏曰噂猶噂○毛氏曰職

主也○鄭氏曰詩人賢者見人時如是自勉以從

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蘇氏曰無罪猶且見讒

而况敢告勞乎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

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專力為此者人也而豈

天哉陳氏曰噂聚談也沓猥并也小人在位所以

於天也○前漢劉向上疏曰詩曰密勿從事不

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瞽瞍釋文曰瞽瞍作瞽○說

文曰傳聚也從人尊聲詩曰傳沓背憎○釋文沓

作嗜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莫背反四方有羨餘箭反我獨居憂

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

逸

毛氏曰悠悠憂也痲病也羨餘也○王氏曰徹通

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矣

又曰此所謂議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者也○孔氏曰四方之民盡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饒餘我獨居此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

休息王氏曰凡民之不如也○李氏曰幽王之時

勤勞故為此辭學○王氏曰不通則以言其窮也

其窮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傲親屬之臣心不能

已陳氏曰不效則○董氏曰里顧野王作瘰○爾

雅以瘰為病集注同之今毛以里為病蓋當毛作

傳時字為瘰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為政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

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

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

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

序絕異當缺其所疑劉諫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

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

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

日無衆也書曰庶州繁無說文曰蕪豐也則雨

衆多者其為政令不得一也故為正大夫之刺

浩浩古老昊胡老天不駿音其德降喪饑饉其斬

代四國旻密巾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彼有罪既伏

其辜若此無罪淪音胥息魚以鋪音烏

呂氏詩經注卷之二十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王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毛氏曰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饑○孔氏曰旻天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釋文曰旻本有旻昊天者非也○鄭氏曰慮圖皆謀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鄭氏曰鋪徧也○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阨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爲之天之生物浩歆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又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

董氏曰韓詩作薰胥以痛章句曰薰帥也胥相也

痛病也前漢序傳云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論胥以鋪韓詩淪字

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夷世三反

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日式臧覆

芳服反出爲惡

毛氏曰戾定也○鄭氏曰正長也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

之長是也○毛氏曰勸勞也○孔氏曰三事大夫王肅

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李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暨大夫

舉三公及大夫也○朱氏曰臧善也○毛氏曰覆反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范氏曰周宗者周為天下之宗也○王氏曰方是

時周末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朱氏曰周宗姬

姓之宗也既滅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既見矣○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

天之所命民之所定矣正大夫離居去位也其下

大夫勞於從事故曰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

夜無在公之節也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無尊王之

禮也幽王屏棄故老侮慢諸侯其大臣不使其諸

侯不王故大夫憂之庶王之微懼而用善反出於

為惡莫之懲焉凡氏曰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而

王反出為惡○董氏曰至此則宜反善善矣庶幾其日望之而覆出為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氏曰辟法也○朱氏曰臻至也○鄭氏曰凡百

君子謂眾在位者○蘇氏曰幽王日益不悛君子

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灋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

鄭氏曰如何乎昊天痛而想之也為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范氏曰辟言不言法語不從也如

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

告其羣臣使皆敬其身○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

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朱氏曰凡

百君子不可以王惡而自恣也亦各敬爾身而已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左傳季

呂氏遺言 卷之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文子曰詩曰胡不相與不良於天君子之不虐幼感畏於天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

在登反

我誓

思列反御僭僭

日瘁

徂辭反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毛氏曰戎兵也遂安也

蘇氏曰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鄭氏

曰曾但也

毛氏曰誓御侍御也

國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說

文曰誓御

瘁病也

鄭氏曰訊告也

孔氏曰兵

冠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饑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

鄭氏曰曾但侍御左右小臣僭僭憂之大

臣無念之者王氏曰患難如此則凡百君子安任其憂責然慘慘狀日瘁則我誓御而

已蓋王所親厚聽用誓御而已則患難之憂非其誓御誰肯任之

朱氏曰凡百

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

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

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忍乎

釋文僭僭佯慘

慘○東萊曰誓御如揚雄為即於哀平之世是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

尺逐反

維躬是瘁

徂辭反

苛矣能

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苛可也哀賢人不得言

○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

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

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之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則忤物若出是舌小
人惡直將笑害之
○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

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
○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

樂之地
○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
又曰忠實之人辭不能自達而病其躬巧言之人以能曲折應變無所

疑止而俾躬處休矣○蘇氏曰言之忠者世之所

謂不能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

所謂能言也○朱氏曰言此所以深歎之

維曰于仕孔棘且始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

使怨及芻友

○毛氏曰于往也
○鄭氏曰棘急也
○蘇氏曰人皆

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

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在道者王之所謂可使

也直道者得罪於君而在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

所以難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
息嗣泣血無言

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伯爾室

○王氏曰鼠思憂思也
范氏曰凡物之多畏惟鼠為甚
○毛氏曰無

聲曰泣血
○蘇氏曰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

有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已之無徒也則告之使

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

憂思泣血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

諸之曰咎爾之去也誰為爾伯室者而今以是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我哉范氏曰君子周之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遷于王都所以繫天下之心○孔氏曰以其斥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窮無所出言而為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爾何為拒我云無室家乎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能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為辭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

章六句

祁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

小旻之什

小旻密中反大夫刺幽王也

呂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

與大雅相亂以別之今大雅止有大明餘篇疑亡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夫雅者謂之各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朱氏曰此詩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遘何日斯沮在呂謀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我哉范氏曰君子周之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遷于王都所以繫天下之心○孔氏曰以其斥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窮無所出言而為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爾何為拒我云無室家乎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能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為辭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

章六句

祁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

小旻之什

小旻密中反大夫刺幽王也

呂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與大雅相亂以別之今大雅止有大明餘篇疑亡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夫雅者謂之各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朱氏曰此詩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遘何日斯沮在呂謀反

臧不從不臧覆用我祝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爾雅曰秋曰旻天○毛氏曰敷布也○朱氏曰猶

謀也○毛氏曰回邪也適辟也○鄭氏曰沮止也

臧善也○毛氏曰邛病也○鄭氏曰言天禍迅烈

遍於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李氏曰幽王不喪天禍偃

然自若信用邪謀則天之禍何時而止也○鄭氏曰謀之善者不從其

不善者反用也○朱氏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故

我祝其謀猶亦甚病也○董氏曰集注佗謨猷回

適

滄滄許急反訛訛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

之不臧則具是依我祝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

蘇氏曰滄滄言相和也訛訛言相詆也爾雅曰滄滄訛訛莫

供職也○前漢劉向上疏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

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朱氏曰具猶俱也○鄭

氏曰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王

氏曰謀猶如此則亦何所至乎至於亂而已

我龜既馱於豐反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

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猶圖也○毛氏曰集就也○鄭氏曰匪非

也卜筮數而瀆龜竈馱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謀事者衆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訥訥

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

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毛氏曰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范

氏曰當其發言盈庭莫不自以為君臣之謀事如

能也使之執咎則莫適在患也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

以異乎孔氏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董氏曰是

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集注亦作就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

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朱氏曰先民古之聖賢也○毛氏曰程法也○鄭

氏曰大猶大道也○毛氏曰經常也潰遂也○朱

氏曰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灋不以大道爲

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

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

哉古語曰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民雖靡臚火吳或哲或謀

或肅或艾音刈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蘇氏曰止定也范氏曰國雖靡止無所定也臚大也孔氏曰臚王肅讀爲

撫撫大也無大有大言少也撫喜吳反○丘氏曰艾治也朱氏曰艾與義同治

也本鄭氏說○朱氏曰淪陷也○鄭氏曰胥相也○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氏曰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淤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潴蓄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呂氏曰今國與民皆有善有惡謀而擇其善可矣乃無所分別則善者亦混而同於惡如泉流之清淪而為濁也○釋文靡廬韓詩作靡膝猶無幾何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毛氏曰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馮陵也他不敬

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而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懼之甚也左傳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人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注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荀子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日反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氏曰興也宛小貌○陸氏艸木疏曰鳴鳩班鳩也○蘇氏曰翰羽也○毛氏曰戾至也○孔氏曰

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董氏以為王○蘇氏曰二人文武也○歐陽氏曰此鳩

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強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蘇氏曰君子

憂傷念其先王有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孔氏曰文武至明開發不能寢寐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釋文宛作苑○東萊曰念管先人

憫周室之將亡念其開勑之人也其人孰謂即文王武王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毛氏曰齊正也○孔氏曰聖通也○毛氏曰克勝也○蘇氏曰彼昏斥幽王也○陳氏曰富益也毛氏曰醉日○毛氏曰又復也○朱氏曰言齊聖之人

而富矣○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鄭氏曰中正通

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孔氏曰蘊藉定本箋作溫字舒瑗云苞裏曰蘊謂蘊藉自持作溫者蓋古字通用○長榮劉氏曰彼昏而不醒壹志於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王氏曰壹醉日富則用燕喪威儀而臣下化之天命將改大福不再矣故戒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各則并戒其君臣也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螟亡丁反蛉音零有子螺音果羸音力

反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毛氏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禮記稱啜菽飲水菽

葉謂之藿公食禮云螟蛉桑蟲也螺羸蒲盧也陸

州木疏曰螟蛉桑上青蟲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

螺羸似蜂而小翼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

化爲子負持也○孔氏曰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

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爲子○鄭氏曰式用穀

善也○李氏曰上章既言天命不又故此申述天

命無常之意○鄭氏曰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

王位無常家也○毛氏曰力采者則得之○鄭氏

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

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蘇氏曰菽

無有不獲采者螟蛉之子螺羸負之以爲已今有

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題大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

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題視也脊令解見常棣○鄭氏曰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行也

○毛氏曰忝辱也○歐陽氏曰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前漢東方朔云

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鷩領飛且鳴矣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陳氏曰日茲往矣月茲行矣日月不可易

不我與王亦宐夙夜汲汲勉厲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謂宣王也○釋文無作毋

交交桑扈音率場大反啄陟角反粟哀我填徒典反寡宐岸宐獄握於角反粟出十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交交者參雜相亂之謂也○毛氏曰桑

扈竊脂也○鄭氏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

粟失其天性孔氏曰郭璞云俗呼青雀背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淮南子

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菜○毛氏曰填盡也鄭氏曰窮盡也○蘇氏曰

岸亦獄也○長樂劉氏曰穀善也○歐陽氏曰此

下二章則言君子小人所苦以見舉國之人皆失

所也呂氏曰五章言下民無告六章言善人不安也彼桑扈食肉之鳥今

無肉以食則相羣飛雜亂循場而爭粟有如國人

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與爭訟而入於岸獄

云宐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丘氏曰桑扈肉食者今循人之穀場而啄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粟喻肉食之貪也。○鄭氏曰：我窮寡之人，有獄訟之事，無

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孔氏曰：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

記曰：百金之子不於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其勝負。○朱氏曰：言

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王氏

曰：方是時也，填寡不能自直，必矣，則雖出卜，自何能穀乎？○釋文曰：填，韓詩作

疹，疹苦也。岸，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

廷曰：獄。說文：作空。汗空，獄。○東萊曰：獄事以輕為善，以重

為不善。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毛氏曰：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董氏曰：莊處則惴，慄則懼。如臨于谷，恐墮也。

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步干反。刺幽王也。音泰。子之傅也。音作焉。趙氏曰：孟子注曰：小弁

奇之詩也。弁，彼譽。音豫。斯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知力

反。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毛氏曰：興也。弁，樂也。譽，卑居。雅鳥也。孔氏曰：卑居，又

名雅鳥，性好羣聚。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孔氏曰：此鳥

三百九十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名譽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桺斯以劉
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譽斯之目是不精也

董氏曰師曠禽經有譽斯非以為辭也爾雅亦曰
譽斯鶉鶉也○李氏曰楊子曰頻頻之黨甚於譽
斯

○毛氏曰提提羣貌○鄭氏曰穀養也罹憂也

○毛氏曰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
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咎將殺之○鄭氏曰樂

乎彼雅鳥出食在野共飽羣飛而歸提提然喻凡
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

傷今大子獨不○李氏曰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
我獨見棄於父母曾譽斯之不如也○毛氏曰何

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

母趙氏孟子注曰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呂氏曰
反於已而無罪父母之不我愛何哉求其說而
不得則不能無怨故所

以怨者乃所以慕也○朱氏曰心之憂矣云如

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蹶蹶徒力反周道鞠九六反為茂艸我心憂傷怒乃歷反焉

如擣丁老反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勅勸反如

疾首

毛氏曰蹶蹶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怒

思也○孔氏曰擣如有物之擣心也○鄭氏曰不

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病也○孔氏曰疾首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痛也○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鞠為茂艸見

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

中荆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耳長樂劉氏曰管者周邦道路有四時

之朝宗觀過車轍馬蹄蹂踐如掌取取狹坦○王

氏曰怒焉如擣言憂傷中其心如此○朱氏曰精

神憤耗至於假寐之中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未老

而老也朱氏曰因疾如瘵昔則又憂之甚矣

○釋文曰擣韓詩作疔除又

維桑與梓子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音

于毛不離于裏音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朱氏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至

氏曰尊父故言瞻親母故言依也○孔氏曰屬連

屬也○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未屬也○王氏曰

離麗也○朱氏曰裏心腹也○鄭氏曰辰謂六物

之吉凶孔氏曰言我物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

歲時日月星辰服虔以為歲歲星也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月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蘇氏曰見父母之有所植猶不敢不敬况

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

獨無所離屬乎毛氏曰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朱氏曰然父母之不我愛豈

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孔氏曰大子為父所放爾非母放之而拜言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齊以人皆得父
母之恩故連言之
○朱氏曰無所歸咎則推之於
天曰豈我生之辰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苑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萋萋呼惠反有漼于罪反者淵萑音丸

葦音葦鬼音鬼淠淠孚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音戒心之憂矣

不遑假寐

朱氏曰苑茂盛貌○毛氏曰蜩蟬也萋萋聲也漼

深貌淠淠衆也○鄭氏曰届至也遑暇也柳木茂

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

容蘇氏曰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不容其子今太子不為王所容而

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者

也王氏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孟子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長樂劉氏曰

初猶假寐此則不遑其禍亟矣○董氏曰萑葦韓

詩作萑葦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安反雉之朝雝古豆反尚求其雌

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孔氏曰斯辭也○毛氏曰伎伎舒貌○鄭氏曰雝

雉鳴也尚猶也○毛氏曰壞癘也謂傷病也孔氏曰爾

雅云鬼木符萑某氏曰詩云譬彼癘木疾用無枝

符萑延偏內疾癘毒郭璞曰謂木病延偏癘躄無

枝條者癘胡罪反萑力疾反延○鄭氏曰寧猶曾

也鹿之奔逐其勢空疾而足伎伎然舒畱其羣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雉之鳴猶知求其雌○蘇氏曰鹿奔而雷其羣雉

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親之不可去

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

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王氏曰

其憂如此王晏然莫知也

相息亮反他故彼投免蘇薦尚或先蘇薦之行有死人尚或

墮音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之

鄭氏曰相視也行道也○孔氏曰墮埋藏之名毛

氏曰墮路旁也○孔氏曰埋於路傍

故曰路旁左傳曰道墮相望是也○鄭氏曰君子

斥幽王也秉執也○毛氏曰隕墜也○王氏曰免

見追逐而投人人空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

辟逃劉氏曰免為人所驅急投人人哀其窮則及

殺殺之不祥此投免之比行路之死人人空惡而違之乃或墮

之使免暴露者惻隱之心人所宜有故也鄭氏曰

不知其心不忍○孔氏曰謂不與

是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宋氏曰幽王

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免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

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矣

君子信讒如或疇市由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矣寄彼矣析薪拖教氏矣舍音彼有罪予之佗吐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鄭氏曰醜旅醜也

孔氏曰醜酢皆俗醜此俗醜者古字得通用醜有二等既酢而

酬賓者實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爵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 惠愛也 ○朱氏曰舒緩也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

究咎也 ○孔氏曰倚者倚也畏木倒以物倚其巔

也 ○鄭氏曰拖謂觀其理也 孔氏曰拖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

○毛氏曰他加也 孔氏曰舍有罪而以罪與他人是從此而在加也 ○孔

氏曰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饗得即飲之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聞

讒即逐不肯安舒 ○朱氏曰苟舒緩而究咎之則

讒者之情得矣 ○毛氏曰伐木者指其巔析薪者

隨其理

鄭氏曰倚其巔者不欲安踏之析薪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大

木析薪不如伐

○王氏曰伐木析薪非愛之也然亦不

可以無理言王以讒故遇已無理又伐木析薪之不如也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者言以不舒究之故

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已以非其罪此所謂無理也

莫高匪山莫浚

蘇俊反

匪泉君子無易

夷鼓反

由言耳屬

後

音于垣

音無逝

我梁無發我笱

音我躬

不閱邊恤我

毛氏曰浚深也 ○陳氏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

宋氏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

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

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陳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

問以窺伺之讒賊之生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

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母逝我梁母發我笱者太

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蘇氏曰恐褒姒伯服

以無敗梁笱猶○毛氏曰念父孝也左傳太叔文

子曰詩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東萊曰唐德

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

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君子無易

由言耳屬於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

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餘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歐陽氏曰且語助

○毛氏曰憮大也○鄭氏曰已泰皆言甚也○歐

陽氏曰慎謹慎也大夫傷遭亂世被讒毀乃呼天

而訴曰悠悠昊天為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大亂之世○李氏曰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甚大矣然我其實畏謹無罪也○朱氏曰此自訴之辭欲其咎已也

亂之初生譖側陰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

子如怒亂庶遄市專反沮辭呂反君子如祉音恥亂庶遄已

朱氏曰譖始不信之端也鄭氏曰譖不信也○毛氏曰涵

容也○丘氏曰君子幽王也○毛氏曰遄疾也沮

止也祉福也朱氏社猶喜也○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

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陳氏曰

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若不為之別白遂至蓄於胸大而涵之於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惑移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為有驗○朱氏曰君子

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紬之鄭氏曰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則亂庶幾

遙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

君子屢力住反盟亂是用長丁丈反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盜言孔甘亂是用燄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恭反

鄭氏曰屢數也○毛氏曰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

而相與也朱氏曰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敵血告神以相與束也○鄭氏曰盜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謂小人也孔氏曰讓者小人因以盜名之○毛氏曰餽進也○鄭

氏曰邛病也○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社以明是非

好惡而誣罔誕謾衆至則任賢安能勿貳去邪安

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屢盟屢盟而不知反本此

亂之所以長也李氏曰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之君臣相疑不能答其實而但為盟誓適所以長亂也穿窬之類伺隙

抵巇以罔善人而君子信讒此亂之所以暴也○

孔氏曰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險盜之人其

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

進也○朱氏曰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

王之病而已○董氏曰止共韓詩作止恭

奕奕音亦寢廟君子作之秩秩音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

有心子付七損反度待落反之躍躍他歷反冕土咸反兔遇犬

獲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奕奕大貌○孔氏曰周禮

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寢廟一物先寢後廟便文

耳○朱氏曰秩秩序也○鄭氏曰猷道也○王氏

曰莫定也○孔氏曰躍躍然跳疾○毛氏曰冕兔

狡兔也孔氏曰蒼頡解詁云兔大兔也大兔必狡狡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孔氏曰遇犬者言兔逢犬則被獲耳王肅

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

鄭氏曰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忖度讒

人之心故列道之爾○朱氏曰此章言讒人之心

我既皆得之無所隱情而前後六句皆反覆興此

耳史記春申君書曰詩云趯趯鳧兔遇犬獲之他

人有心余忖度之注韓嬰章句曰

荏而甚反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歐陽氏數

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音黃顏之

厚矣

毛氏曰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朱氏曰

行言行道之言也○歐陽氏曰蛇蛇乃舒遲安閒

之貌○鄭氏曰碩大也○歐陽氏曰柔木比柔善

之人王宥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

來行言心焉數之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焉足聽

納於心也○蘇氏曰小人蛇蛇然徐為大言○歐

陽氏曰徐緩敢為大言出口而無忌憚○王氏曰

讒人言巧其聽之可樂如塗餐歠頑不知恥其顏

厚矣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此之謂

也○東萊曰善人易搖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

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

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為其所惑坐見其情態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虺市勇反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鄭氏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

毛氏曰水艸交謂之麋拳力也○鄭氏曰職主也

○毛氏曰疥戶諫反瘍羊音為微腫足為虺鄭氏曰居下濕之地

疥生微腫之疾○孔氏曰郭璞云疥腫也瘍瘡也膝腫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為脛戶定反○

鄭氏曰猷謀也將大也○蘇氏曰時有是人也○

朱氏曰居河之麋則非高明爽塏音愷之地也○孔

氏曰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為

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脚疥有微之疾而足跗音敷

有虺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為汝作為讒佞之謀

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眾幾何許人而能為此○

說文曰腫脛音氣足腫詩曰既微且瘡○東萊曰

詩人指讒人言曰彼何人也其居至陋其力至怯

乃主為亂階况加以微虺之病則其所謂勇者亦

何所至哉為謀雖曰大且多爾所居之徒幾何則

為之謀者亦不眾也此非特賤讒人之辭蓋言其

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

蘇公作是詩而絕之鄭氏曰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

王氏曰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

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是詩絕之絕之

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

所疑而已蓋交際之道其絕也當如此而

矣又告之以及爾如貫諒不我知欲出三

以詛而作為好歌以極反側不始於棄言乎哉蓋

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伐暴公之譖我則喪其本

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

固我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我豈

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

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

維暴之云

鄭氏曰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蘇

梁梁○采氏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

呂氏讀詩記 卷之二十一 十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孔氏曰其心孔艱其持心甚難知也○采氏曰逝

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必有故矣既而

詰其所從者則暴公也夫以從暴而不入我門則

暴公之譖已也明矣呂氏曰託過門不入之喻以道其反側之情情之不直讓

我必矣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音我始者不

如今云不我可

鄭氏曰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

王誰佗我是禍乎時蘇公已得譴讓也女即不為

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丘氏曰始者

與我情意厚今乃不入我門是始者不如今也其

云不我可乎疑之矣蘇氏曰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喪于天

毛氏曰陳堂塗也孔氏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鄭

氏曰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庭使我得聞女之聲

音不得覩女之身乎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喪乎

皆疑之未嘗之辭

彼何人斯其為飄避遙反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

我梁祇音攪反我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飄風暴起之風也○鄭氏曰祇適也○毛

氏曰攪亂也○朱氏曰言往來之疾若飄風然○

鄭氏曰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

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

朱氏曰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乃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違合爾之亟視力行違脂音爾車壹

者之來云何其盱況于反

鄭氏曰寔暇亟疾盱病也○孔氏曰極其情以疑

之疾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間暇而舍

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何暇而脂汝之

車○鄭氏曰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

我於汝亦何病也蘇氏曰壹來見我於汝何病哉朱氏曰盱望也字林云盱張

日也易云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望是也何不一來見我如何而使我希望汝之切乎○東

萊曰謂汝行之緩乎何為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

汝行之急乎何為復有暇而脂車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夷鼓反也還而不入否方九反難知也

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鄭氏曰還行反也祇安也○朱氏曰爾之往也既

不入我門矣○丘氏曰儻爾還而入則我心平易

無疑王氏曰入則我心平易而不之怨也今還而不入謂不諧我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難知董氏曰過我門矣而不入雖○朱氏曰其或

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辭

益緩若不知其為諧矣○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施

善也

伯氏吹壎況袁仲氏吹箎音及爾如貫古亂諒不我

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爾斯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毛氏曰土曰壎竹曰箎

孔氏曰壎周禮卜師職也壎古今字異耳注云壎

六孔燒土為之爾雅釋樂云大壎謂之箎郭璞云

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小者如鷄子釋樂

又云大箎謂之沂郭璞云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

圍三寸八孔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

寸師注箎七孔蓋不以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

云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箎周古史考云古有

壎篋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壎蘇成公善箎器

居甲反稱尺證反錘道危反○李氏曰世本古史

考見此詩言伯氏吹壎仲氏吹箎遂為此說皆求

詩之如貫如物之往繩索之貫也董氏曰如貫升

過也○朱氏曰諒誠也○毛氏曰三物豕犬雞也民

不相信則盟詛之王氏曰出此三物蓋若鄭莊公

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如此也○孔氏曰詛小

於盟左傳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伐三軍盟諸僖闕

盟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孔氏曰與女

義如兄弟和如壎箎勢相犬比如物之在貫鄭氏

為王臣其相比也女豈誠不我知而諧我哉苟誠

不我知也則出犬豕雞三物以詛之可也孔氏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譜者則當共出犬豕雞之三物以詛盟使讒否有决令我不疑

為鬼為蜮音域則不可得有覩音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

此好歌以極反側

毛氏曰蜮短狐也孔氏曰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覩

姑音戶刮反也孔氏曰說文云覩面見人姑音戶刮反也然則覩與姑皆面見人之貌鄭氏

曰好善也孔氏曰反側者翻覆不正直之義

歐陽氏曰汝隱匿形迹能使我見不覺如鬼蜮

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

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秘藏我安得不知

汝之諧我乎鄭氏曰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反

側極於是也孔氏曰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王氏曰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曰好歌者唯其好也是以極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孔氏曰後宮稱永巷

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陳氏曰巷伯刺幽王之長者也詩名巷伯以寺人解之明巷伯

即寺人也呂氏曰寺人近習也近習目見于君然猶傷於讒則幽王之不明可知董氏曰當幽王之

世大臣傷於讒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兼列於此著其所以亂也

甚反兮斐音匪反兮成是貝錦彼諧人者亦已大音泰

五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氏曰錦文者文如

餘泉餘蜚之貝文也蜚直基反。孔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為貝之文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蜚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餘蜚貝甲黃為質白為文彩蟲也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眾古者貨貝是也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鄭氏曰

喻讒人集佞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

成錦文○李氏曰喻讒人織其罪也○朱氏曰彼

為是者亦已太甚矣○說文曰縷白文貌詩曰縷

今斐兮成是貝錦

哆昌者反今修天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也

蘇氏曰哆修皆張也毛氏曰哆大貌。說文曰張口也。孔氏曰侈者因物

而大之名禮於衣袂○毛氏曰南箕箕星也。鄭氏

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星哆然踵彼而舌廣。孔氏曰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鄭氏曰適往也○

陳氏曰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

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萋斐張

大以成之爾○鄭氏曰誰往就汝謀乎怪其言多

且巧○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侈兮哆兮說文佞侈

兮哆兮侈曲也一曰鶯鼎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毛氏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長樂劉氏曰緝緝言能縷折萋

斐以成經緯也。翩翩言念念為譖如高飛之禽翩翩不能自已也○孔氏曰口舌

呂氏讀詩記 卷之二十一 三四

緝緝然往來翩翩然謀欲為讒譖以害人○李氏曰此言讒人之意惟欲譖人爾無它營為也○陳氏曰譖人者自謂得意更宜保慎爾言○王氏曰不慎爾言則聽者有時而悟謂爾不信矣

捷捷幡幡

反芳煩

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毛氏曰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

陳氏曰捷捷儼利貌

幡幡反

○王氏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者上好譖

則固將受汝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既遷則及

汝矣

董氏曰即人者人亦即之使王好讒故得譖人自逞然誰不欲逞乎則其移於女也

○曾氏曰謂爾不信既其女遷皆君子忠告

之辭○說文作言言幡幡言聶語也

驕人好好勞人艸艸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毛氏曰好好喜也

○蘇氏曰艸艸憂也○王氏曰

驕人好好勞人艸艸者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

譖而失度其狀如此也○李氏曰呼天而告之曰

察此驕人之有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

必二

豺土音反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毛氏曰投棄也

○說文曰豺狼屬狗聲○毛氏曰

北方寒涼而不毛

孔氏曰擲于有北寒鄉使凍殺之

昊昊天也○

朱氏曰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鄭

氏曰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孔氏曰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

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成服

楊園之道猗公綺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

君子敬而聽之

毛氏曰楊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孔氏曰釋丘云如畝丘

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孔氏曰寺人字孟子○王氏曰

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

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於卑人也○孔

氏曰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畝丘詩人見之而爲

辭也○劉氏曰讒人罔極不獨譖已而已必將上

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

一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長樂劉氏曰天子之於天

下無他職也厚其人倫皇建厥極人君之所以夙夜者也是故朋友道絕則琢磨之義不行琢磨之義不行則人不會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於是君得以遂其不君臣得以遂其不臣父得以遂其不父子得以遂其不君

呂氏曰言言卷之二十一
遂其不于兄得以遂其不兄弟得以遂其不弟夫得
以遂其不夫婦得以遂其不婦皆由琢磨之義不行
而習以成俗莫知以為恥也乃至人倫悖亂亡國喪
身而弗可救天下俗薄而勿友道絕非天子之職歟
其曰刺之不亦宜哉○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
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
道絕則莫非
人之交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立勇反將懼維予與女汝音將

女將樂音洛女轉棄予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
風將且也○孔氏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勿友相
長益也○毛氏曰風雨相感勿友相須鄭氏曰風
潤澤行孔氏曰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
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為潤

○丘氏曰在危難恐懼則相親愛曰維予與女謂
與已厚也○孔氏曰纔得且安且樂汝便轉更棄
我乎○毛氏曰言勿友趨利窮達相棄鄭氏曰棄
恩亡舊薄
甚○東萊曰勿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
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
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益可
識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徒雷反將恐將懼賓之反予于懷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毛氏曰頽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釋天云焚輪謂
之頽扶搖謂之焱○孫

呂氏讀詩記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頽迴風從下上曰森森必遙反○鄭氏曰寘置也○毛

氏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孔氏曰頽

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率而成也○王氏曰風之扇物

則因其勢而相高勿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鄭氏曰置我於懷言至

親已也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東萊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

其父之死吾與此而事君矣管者此其父始之

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所謂維風及頽

習習谷風維山崔反

無艸不死無木不萎

於危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毛氏曰崔嵬山巔也雖盛變萬物茂壯艸木無有

不死葉萎枝者孔氏曰長物之盛莫過○鄭氏曰

喻勿友安能不時有小訟孔氏曰良勿成就之德

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朱氏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言其

所被者廣然猶無不死之艸無不萎之木况於勿

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劉氏曰天地之功

我大德思我小怨乎○呂氏曰生物之恩及於崔嵬

鬼之山不知以為德一艸一木偶然死絕則怨其

恩之不足此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鄭氏曰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蓼

音五河反

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朱氏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

之感人如此○**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

小弁大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

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為母所棄不為

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

觀詩者當以此類取之

呼毛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毛氏曰興也蓼蓼長大貌莪解見菁菁者莪蒿

見鹿鳴○歐陽氏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

母者見波蓼蓼然氾大者非莪即蒿皆艸木之微

者其茂盛如此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

父母養育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

○東萊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

報父母之劬勞也孟郊詩云誰言寸艸心報得三

春暉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反

毛氏曰蔚牡蒿去反也陸璣艸木疏云牡也三

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角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似小豆角銳而昆一名馬新蒿○鄭氏瘁病也
餅反蒲丁之聲若定矣維罍雷之恥鮮息淺民之生不
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音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
靡望

毛氏曰餅小而罍大孔氏曰罍形似斛罍畫也鮮寡
也○鄭氏曰恤憂靡無也○王氏曰餅譬則民也
罍譬則君也餅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差
○呂氏曰鮮猶窮獨之義言窮獨而從役其生不
如死也○孔氏曰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
母何所倚恃○麗樂劉氏曰出則銜無窮之恤○

曾氏曰入則靡重無所歸投也孔氏曰已無父母
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說文曰空空也詩曰
執之室矣去徑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我畜反喜郁我麗我育我顧
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氏曰鞠養也○孔氏曰拊拊循也麗樂劉氏曰
拊○朱氏曰畜亦養也○鄭氏曰育覆育也孔氏曰
其寒暑或身體姬顧旋視也孔氏曰謂於復反覆
也邱氏曰顧旋視復腹懷抱也孔氏曰謂置○毛
氏曰腹厚也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季氏曰拊

我畜我而下皆垂復言生育之恩也。○朱氏曰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王氏曰南山之氣烈烈。○邱氏曰烈烈氣之寒。○毛氏曰發發疾貌。○鄭氏曰穀養也。○蘇氏曰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歐陽氏曰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鄭氏曰氏人自若見役視南山則。○王氏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傷已獨不得終養也。○朱氏曰我

此害也。○孔氏曰它得孝養已獨寒若此怨者之常辭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王氏曰南山之勢律律蓋萃子恤反之謂也。○毛氏曰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陳氏曰弗弗鄭氏曰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徒南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

杜氏左傳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有饜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棊音棘也必履周道如砥反之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音卷言顧之清反焉出涕音體

毛氏曰興也饜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禮之通

列皆並或稻棊音麗貌也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孔氏曰

梁蓋或黍稷日音麗也禮云云用桑音麗三尺謂喪祭也吉禮用棘

實糞肉也糞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禮云云

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於鼎也棘音麗赤木也孔氏曰

曰砥謂礪石言其平也禹貢曰礪砥音丹矢則言其直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度也毛氏曰瞻及顧也清涕下貌蘇氏曰思先王之世諸侯富且

其簋之飧饜然其鼎之棊然孔氏曰言有饜然

殮也有棊然麗者歐陽氏曰周道平直而賦役

均李氏曰在位之君子則履而行之在下之小人則瞻而視之鄭氏曰此事在乎前世過而各

笑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也蘇氏曰

也月之所取於諸侯者平均正直凡今之君子

猶反行之小人猶反見之望於幽王遂不然是以

出涕也顧之而

小東大東杼音直呂袖音逐其空糾糾音居葛履音九具可

以履霜佻佻音徒雕公子行彼周行音郎既往既來使

我心疚音救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蘇氏曰自周視諸侯皆東也。○孔氏曰杼持緯者也。或說文曰。董氏曰袖卷織者。朱氏曰袖受絰者也。○毛氏曰空盡也。○董氏曰糾糾䟽貌。○鄭氏曰葛屨夏履也。孔氏曰夏之葛履。○朱氏曰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呂氏曰佻能輕。○毛氏曰公子諱公子也。陳氏曰必諸侯之稱也。○呂氏曰行即道也。周行周之道路。朱氏曰周。○鄭氏曰疾病也。賦歛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蘇氏曰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杼袖空矣。董氏曰杼為東方小國。土地之出麻絲其重也。○歐陽氏曰至於窮乏以葛屨而履霜。○王氏曰公子不宜服役今公子行

彼周之道路則餘人可知矣。○朱氏曰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冽音泐沈音軌泉無侵反鳩獲反。○鄭氏曰契契憂苦計寤歎哀我憚反。○人薪是獲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毛氏曰冽寒意也。側出曰沈泉獲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鄭氏曰尚庶幾也。○朱氏曰載載以歸也。○歐陽氏曰此告病之辭也。○孔氏曰冽然寒氣之沈泉無得浸漬我所獲之樵薪以浸之則濕腐不中用也。諱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

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極歛之則困病也。蘇氏曰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釋文浸作寢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替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力是試

朱氏曰東人諸侯之人也。○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主也。毛氏曰東勤也孔氏曰東勤釋語文以不勤即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也。舟人舟楫之人。○孔氏曰私人皂隸之屬玉藻云大夫

私事使私人攢以臣。○毛氏曰試用也。○鄭氏曰

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孔氏曰東國之子為勞見謂以為勤以譚人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空竭為常不愧之也。○歐陽氏曰周人方事侈富

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持舟以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脩百官而祿食。○王氏曰私人之

子試於百僚則是絕功臣之世棄賢者之類寔賤者用事而貴也。○朱氏曰此言賤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胡大佩璲音不以其瓦維。天有漢監古豐亦有光豉反豉。彼織女終日七襄

名實詩記卷之二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鞞鞞長貌璫瑞也鄭氏曰佩璫者以瑞玉
古者居臣佩玉五伯迭興戰兵不息解衣紱佩留
其係遂以為章表故詩曰鞞鞞佩璫其之謂也紱
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璫轉相結受故謂之
紱漢承秦制而弗改故如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
孝明皇帝乃為大明佩牙雙璫璜皆以白玉漢天
河也有光而無所明孔氏曰揚泉物理論云漢水
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上浮完
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
○鄭氏曰監視也
○毛氏曰跂隅貌○朱氏曰織女星名在漢旁孔
曰孫毓云織女星三星跂然如隅然鄭氏曰襄駕也
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
駕謂更其隸也從旦至暮七瓦瓦一移因謂之七
裏孔氏曰肆謂止舍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星瓦所
裏止舍也在天為次在地為瓦星之行晝夜雖各
六瓦數者舉其終始
故七印自卯至酉也
○朱氏曰東人或饋之以酒

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鞞然之佩而西
人曾不以為麗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
歐陽氏曰諱人仰訴於天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
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
漢之光者謂不能下監也而織女之七裏則庶乎
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
其恤○董氏曰古爾雅曰臯臯璫璫刺素餐也釋
曰璫璫佩璫則古字位璫○爾雅文作鞞○說文
改頃也頭頃也頃頭不正也詩曰改彼織女璫
雖則七裏不成報章皖革板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
启明西有麗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戶即
毛氏曰報章反報成章也皖明星貌而明河鼓謂

之牽牛孔氏曰爾雅以河鼓牽牛為一○邱氏曰

星李巡孫炎以為二星不知其日異○毛氏曰箱大車

服箱猶言駕車也朱氏曰易曰○毛氏曰箱大車

之箱也孔氏曰兩較之內謂之箱甫曰日乃求萬

日且出謂明星為后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麗庚庚

續也麗樂劉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后日之明夕

續在西所以○李氏曰鄭樵云后明金星麗庚水星

全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

則西見採畢貌畢所以掩鬼也孔氏曰駕為日畢

綱畢翳無出國門是○鄭氏曰行行列也○歐陽

氏曰天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鄭氏曰織

人織則有西無東不如○孔氏曰織之用緯一來

一太是報反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

物雖有后明麗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鄭

氏曰后明麗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雖有

天畢不能為我掩鳥捕獸孔氏曰在天之畢徒施

已何曾見其掩者乎○朱氏曰室是則知天六無若我何笑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

酒漿維南有箕載翁計急其舌維北有斗西柄彼病

之揭居竭

朱氏曰箕星夔秋之間見於南方斗北斗也○毛

氏曰挹稚子反廣也○鄭氏曰翁猶引也○董

氏曰挹稚子反廣也○鄭氏曰翁猶引也○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
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翁斗四星
為斗三星為柄垂而下揭故曰揭○朱氏曰斗西
柄亦秋時也○歐陽氏曰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
糠粃雖有斗不能為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
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
所挹取於東也○朱氏曰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
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辭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古又既怨亂

竝興馬

董氏曰韓詩作四月歎征役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

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孔氏曰月

火中○朱氏曰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先祖

豈非人乎而何寧忍使我遭此駝也無所歸咎之

辭也王氏曰先祖匪人乎亦人爾

秋日淒淒七西百卉許具腓非亂離音矣爰

其遄歸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凄凄涼風卉艸也。鄭氏曰具猶皆也。毛氏曰腓病也。邱氏曰靡靡散也。亂語曰詩曰傷靡散以爲亂者也。毛氏曰腓病也。杜氏左傳注曰爰於也。毛氏曰遘之也。鄭氏曰涼風用事則衆艸皆病。杜氏左傳注曰隳亂於何所歸乎歎之家語作奚其遘歸。東萊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靡不穀我獨何害

鄭氏曰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朱氏曰穀善也。李氏曰幽王雲政愈甚如冬日烈烈然而虐

飄風發發然而疾也。朱氏曰民莫不善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李氏曰幽王之時天下莫不被其言之言夏則暑秋則腓冬則烈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鄭氏曰嘉藟也侯維也尤過也。李氏曰吾山有嘉卉是棗是梅也考工記吾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梅棗嘉美之卉今廢為殘賊曾謂知其罪民猶嘉卉也。今君忍而殘虐之曾謂知其所以得罪之由也。廢爲殘

賊言幽王暴而剝
下下無完民也

相反息亮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反曷何曷云能穀
鄭氏曰相視也。○朱氏曰載則也。○鄭氏曰構猶
合集也。曷之言何也。○邱氏曰我視彼泉水則有
清時則有濁時不一於濁也。幽王之時皆濁無有
或清之時。○朱氏曰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
而濁而我乃日日構害則曷云能靠乎

滔滔反吐刃江漢南國之紀盡瘁反以辭以仕寧莫我有
毛氏曰滔滔大水貌。○鄭氏曰江漢南國之大水
。○朱氏曰紀綱紀也。謂經帶色絡之也。○鄭氏曰

瘁病也。○朱氏曰有識有也。○蘓氏曰王者如江
漢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朱氏
曰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反鷄後九匪反鷁以吏翰飛戾天匪反鱣張連匪反鮪于軌
潛逃于淵

毛氏曰鷄鷁也孔氏曰說文云鷄鷁也從鳥敦聲
李氏曰若以為鷄鷁之鷁則無疾天釋文字或作鷁
之理鷁似鷹而大其飛上薄雲漢。○爾雅曰鷁
鳥醜其飛也翔疏云鷁鷁也鷁鳥之類其飛也
鄭氏曰翰高戾至也。鱣鮪解見碩人。○劉氏曰言
怨亂竝興憂之辭也曾不為鷄鷁乎翰飛戾天曾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為鱣鮪乎潛逃于淵言非此四者則皆罹其患

矣陳氏曰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居月薇隰有杞棗君子作歌維以告哀音

杞解見四牡。毛氏曰棗赤棘也孔氏曰釋文云棗赤棘郭璞云

錯棘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鄭氏曰此章州木生

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而

愬之蕨氏曰棗能或美幽王之亂大夫有退而食蕨薇杞莢以免其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

天下之志非以為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二十二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

養其父母焉李氏曰孔氏曰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

詩則有繫繫衣服者有葛屨屨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床者有不巳于行者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

王氏曰經營四方出入風議皆大夫之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偕偕音士子朝夕從事王事

靡盬音憂我父母

李氏曰杞枸杞也左氏昭十年有圃生之杞杜元

凱注云世所謂枸杞者。毛氏曰偕偕疆壯貌說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為鱸鮪乎潛逃于淵言非此四者則皆罹其患

矣陳氏曰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居月薇隰有杞楸音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杞解見四牡○毛氏曰楸赤棘也孔氏曰釋文云楸赤棘郭璞云

錯棘樹葉細而岐銳皮理好叢生山中為車轡○鄭氏曰此章州木生

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而

愬之蕨氏曰楸能或美幽王之亂大夫有退而食蕨薇杞莢以免其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楸

天下之志非以為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二十二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

養其父母焉李氏曰孔氏曰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

詩則有繫繫衣服者有葛屨屨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床者有不巳于行者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

○王氏曰經營四方出入風議皆大夫之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偕偕音士子朝夕從事王事

靡盬音憂我父母

李氏曰杞枸杞也左氏昭十年有圍生之杞杜元

凱注云世所謂枸杞者○毛氏曰偕偕疆壯貌說文

曰借朱氏曰大夫行役陟彼北山采杞而食也毛氏

強也士子有王事者也鄭氏曰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

朱氏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言以王事而貽親憂也

溥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音賓莫非王臣大夫

不均我從王獨賢

毛氏曰溥大率循濱厓也孔氏曰九州海環之濱是四畔近水之處○

王氏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

此同義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出小爾雅廣訓篇○宋氏曰言

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

斥王而曰大夫詩人之忠厚如此孔氏曰作者言王道之衰傷懷

界之制則云感國百里感感靡所聘恨其有人聚而不使卽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

○董氏曰孟子荀氏作普天之下左氏引詩亦然

古無濱字說文作瀕徐鉉謂俗作濱非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布彭反嘉我未老鮮息淺反我方將

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毛氏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鄭氏曰

嘉鮮皆善也○毛氏曰將壯也○朱氏曰旅與膂

同李氏曰毛氏以旅爲衆案桑柔曰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旣愆若桑柔之詩以謂衆力方盛猶

可也如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者及良士耳不得解爲衆也旅亦訓陳左氏庭實旅百杜元凱注以

旅訓陳此旅力亦是陳力也○後漢傳○李氏曰

毅詩曰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注旅陳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蓋王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毛氏曰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瘁以從國

事○鄭氏曰不已猶不止也李氏曰有不而馳驅於道路者

○李氏曰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劉氏曰彼或

則慘慘劬勞彼或轉運偃仰我則王事鞅掌彼或湛樂飲酒我則慘慘畏咎彼或出入風議我則靡事不為以彼為賢則厚祿居位為多○左氏傳晉

伯瑕曰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戩戩事國

或不知叫號戶刀反或慘慘七戚反劬勞或栖西音遲偃仰

或王事鞅於兩反掌

李氏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毛氏曰鞅掌失

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言事煩鞅掌不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於此

○釋文偃仰作偃甲○東萊曰號呼也或不知叫

號謂深居安逸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

或湛都南反樂音洛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音諷議如字

協句音宜或靡事不為

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陳氏曰出入風議從口舌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鄭氏曰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自

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底都祀反兮

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孔氏曰大車平地載任之

車其車駕牛祇適也○毛氏曰底病也○蘇氏曰

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李氏曰猶

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與之共事難及其身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莫庭反無思百憂不出于頰古迥反

朱氏曰冥冥昏昧也頰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

耿然不能出也○荀子大略篇云君人者不可以

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

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

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

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於勇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直用反

兮

鄭氏曰雖猶蔽也重猶累也王氏曰凡物之行不

為物所累則重而遲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歐陽氏曰鄭謂名篇曰小

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如序之說是也了無幽王曰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為誌別尔了不關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朐

音

野二月初

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

音

苦念彼共

音

洩

矣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音

蘇氏曰朐地名也

氏曰朐野遠荒之地

○宋氏曰二月建

卯也○毛氏曰初吉朔日也

○孔氏曰離歷也○

毛氏曰罟網也○宋氏曰此大夫以二月西征

于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其毒大苦謂憂

之甚○丘氏曰共人謂溫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也

賢者久不得歸於是悔仕進退既難恐不免於禍

念彼不仕之友閑居自樂欲似之而不得故洩零

如雨也○王氏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者世亂矣

欲去而畏離罪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

直慮反

曷云其還歲聿云莫

音暮

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

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除除陳生新也孔氏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

謂二月也下云日月方與傳○鄭氏曰昔以是時

往至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暮矣蓋身獨而事

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孔氏曰悔仕於亂故念

彼共人睠睠然情懷反顧恨不隱而遭此勞也我

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於六曷云其還政事愈感子六

歲聿云莫采蕭穫戶部菽音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

彼共人興言出宿反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

毛氏曰與爓也○鄭氏曰愈猶益也○毛氏曰蹙

促也○鄭氏曰詒遺也○毛氏曰戚憂也○鄭氏

曰興起也○朱氏曰今未知還期而政事益以促

急是以此歲莫采蕭穫菽之時而不得歸也長

劉氏曰采蕭穫菽者冬之事也○董氏曰采蕭所以祭也穫菽所以畜也觀時之晚所以爲畜爲祭

不得有備故○鄭氏曰自詒伊戚我冒亂世而仕

自遺此憂悔仕之辭○蘇氏曰念彼共人興言出

宿不安寢也鄭氏曰夜卧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朱氏曰畏此

反覆王政險側不可知也

嗟爾君子無怙安處昌慮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

聽之式穀以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恒常也○王氏曰靖靜也○毛氏曰式用也○丘氏曰穀祿也○宋氏曰以猶與也○歐陽氏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使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佑爾以福也○鄭氏禮記注曰神聽汝之所為用祿與汝○表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相親呂氏曰上達者進乎高明下達者趣于汚而自之也下自者所由以為上也彼謂孔子主癰疽與侍人○東萊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

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苟靜恭於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又申言之也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毛氏曰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孔氏曰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

毛詩依三家為說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孔氏曰鼓擊也○釋文曰將將聲也○禹貢曰導

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

○釋文曰湯湯流盛也○鄭氏曰淑善也允信也

○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

忘反故人憂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

古也李氏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

鼓鍾喈喈淮水潛潛皆音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

德不回

毛氏曰喈喈猶將將也○蘇氏曰潛潛水流也○

毛氏曰回邪也○王氏曰潛潛則既不溢矣淑人君子其德不回亦思古也

鼓鍾伐馨古毛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勅雷反淑人君子

其德不猶

毛氏曰馨大鼓也周禮鼓人以馨鼓鼓役事注云馨鼓長丈二尺鞀人云鼻鼓長尋有四尺○孔氏曰馨即鼻也古今字異耳

○孔氏曰水中可居曰洲

○蘇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毛氏曰妯動也猶

若也○王氏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

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孔氏曰憂結於心為

之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若幽王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朱氏曰言不若今王之荒亂○董氏曰用於淮上則其地遠也用於三洲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然而音變悽苦之氣貫○東萊曰淮有三金石入陶匏故聞之者憂傷也

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以灼

不僭七念反

孔氏曰欽欽亦鍾聲也毛氏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孔氏曰人聞而樂進

善○爾雅疏曰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

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

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廣雅云琴長三

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笙以匏為盛列

二管匏中笙莞有簧故或謂笙為簧磬以石為

之其制在考工記磬氏○蘇氏曰雅二雅南二南

也籥解見簡兮毛氏曰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

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

曰雅萬舞也南也籥也二舞不僭周樂尚武故謂

萬舞為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歐陽氏曰季札

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為文王之樂詩

又以文王之詩為周南召南以雅以○宋氏曰僭

亂也○孔氏曰先言鍾者先擊金以奏諸樂左傳

謂之金奏○宋氏曰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

其和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言三者皆不僭也○

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人則非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

徐咨反

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

音來

多荒饑饉降

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

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

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

下至于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蘇

氏曰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楚楚者茨言抽

勅番反

其棘自昔何為我蓺

魚世反

黍稷

我黍與與

音餘

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

食以饗以祀以妥

湯果反

以侑以介景福

毛氏曰楚楚茨棘貌

鄭氏曰茨蒺藜也

孔氏曰釋艸文

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董氏曰鄭

康成謂趨以采薺當為楚薺之薺慮後世誤也○

說文曰薺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葺屋覆之名然○

則當康成世字猶為薺其為茨者後人誤也○

朱氏曰抽謂其條抽發

鄭氏曰與與翼翼蕃蕪

貌○毛氏曰露積曰庾

孔氏曰甫田言曾孫之稼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于斯倉

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于倉納庾是庾未入

倉矣故曰露積周○鄭氏曰十萬曰億○毛氏曰

語云野有庾積○孔氏曰介大也○鄭氏曰景

安安坐也侑勸也○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大也○王氏曰今棘茨之所生乃自昔我藝黍稷之地○孔氏曰我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王氏曰及其收也則我倉既盈無所藏之則露積為庾其數至億劉氏曰古者內自鄉遂外薄要荒皆成井邑與與然比鄰之黍皆豐也翼翼然左右之稷皆實也故我倉盈於州都其成民如此然後可以致功於鬼神於是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鄭氏曰以食以祀先祖既而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恐其不飽視以主人之辭勸之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祀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享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以介景福也而拜親疏之宜

子禮 踰踰七羊反 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

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濟濟踴踴言有容也孔氏曰言禮云大夫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慤而蒞其賓○長樂劉氏曰

絜者在滌而芻之也○鄭氏曰冬祭曰烝秋祭曰

嘗董氏曰自黍稷成爲酒醴至其爲祭乃烝嘗之時也剝解剝其皮也○毛

氏曰亨飪之也孔氏曰亨謂煮之使熟故云亨飪之也肆陳也蘇氏曰肆

陳其骨體於俎也○朱氏曰鄭氏讀肆肆○鄭氏曰

將奉持而進之也○毛氏曰禘門內也孔氏曰郊特牲云索

氏讀肆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祭祝于禘注云廟門外曰禘與此不同○鄭氏曰孔甚也○朱氏曰

明猶備也著也○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神保

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靈保兮賢媵甸干蓋古語

然也○長樂劉氏曰孝孫謂天子也○孔氏曰介

大也○鄭氏曰疆境界也○孔氏曰古之明王其

助祭之臣其儀濟濟然蹌蹌然乃潔所祀之牛羊

為烝嘗之祭又曰周禮祭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各有司也既潔此

牲其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之者或亨煮之者或

陳之者或奉持而進之者○鄭氏曰孝子不知神

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

虞祀禮於是甚明王氏曰凡祭裸鬯求諸陰燔

之間夫遊魂為變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

所故祝祭于禘而祀事所以孔明也燔先彫反○

王氏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享而孝孫有慶

矣○丘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

也

執爨七亂踏踏七夕為俎孔碩或燔音煩或炙之救君

婦莫莫音麥為豆孔庶為賓為容獻疇市由交錯禮儀

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毛氏曰爨饗爨廩爨也孔氏曰祭祀之禮饗爨以

饗爨在門東南北上踏踏言爨竈有容也孔氏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之人皆踏○丘氏曰為俎孔碩謂載牲體於俎甚

大也○鄭氏曰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孔氏曰量人

其從獻脯燔之數然言從獻者謂既獻酒即以此

燔炙從之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

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

肝與此炙同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

熟者近火易熟者遠火也君得謂后也孔氏曰凡適妻

之族用炙而肉燔也君得謂后也稱君婦故妾稱

君也○毛氏曰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孔氏

曰九嬪贊后薦徹豆饗后主供邊豆由后能清

靜篤敬故能為豆甚多若謂躁不恭則不能也○

毛氏曰豆謂內羞燂羞也孔氏曰有司徹云宰夫

羞注云房中之善其邊則模餅粉餐其豆則醢食

慘食度羞羊腍豕臠皆有裁鹽房中之羞內羞也

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朱氏曰

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朱氏曰

而賓尸及賓客○孔氏曰正祭之日賓用之為薦

明召又為釋而賓敬其尸釋雖在後而尸尊於賓

客故先○鄭氏曰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酢主人

言之主人又自飲酌賓曰疇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孔氏

牲少牢皆○毛氏曰東西為交邪行為錯○鄭氏

有其事○毛氏曰庶法度也○鄭氏曰古者於

旅也語○朱氏曰獲得其宜也○毛氏曰格來也

酢報也○孔氏曰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

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安之報

也

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多福○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醞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東萊曰爲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爲一事誤矣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碩乎味坊記之言則三代之祭祀洋洋乎其可識矣我孔燠呼但反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音必反芬音云反享祀神嗜音志反飲食卜爾百福如幾音口反

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丘方反

○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事曰工○季氏曰善於爲祝者○鄭氏曰徂往也賚予也○釋文曰苾芬馨香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鄭氏與也○毛氏曰幾期也左傳曰易幾而哭式法也○孔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毛氏曰勅固也蘇氏曰勅戒也○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陳氏曰勞而乾竭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



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

而以嘏之物爾飲食芬絜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

如期孔氏曰謂不遲晚也其多如法孔氏曰謂來必豐足不之少也○李氏

曰奉其祭祀整齊急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

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嘏辭之意

孔氏曰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季孫來汝季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

董氏曰韓詩作馥芬季祀○釋文嗜作者日市志

反又巨之反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立工祝致告神具醉

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方吹徹

直列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鄭氏曰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徂位季孫

徂位堂下西面立也孔氏曰徂是自此適彼之辭位是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

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西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徂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毛氏曰致告

告利成也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季子之養禮畢○孔氏曰特牲告利成即云尸

誤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讓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季

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讓

所六○鄭氏曰具皆也孔氏曰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

禮記卷之二十一 祭義第十一 一五

朱氏曰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

之也○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皇尸者尊稱之

也○鄭氏曰載則也○孔氏曰鳴鼓鍾以送尸謂

奏肆夏也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鄭氏曰尸節神者也神

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釋文曰謾起也○孔氏曰尸與神為節度者也神無

形故尸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孔氏曰

大祭則徹王之胙俎其餘則其屬君婦邊豆而

徹之故言諸宰以膳夫是宰之屬也長樂劉氏曰

且緩如神猶在也○朱氏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孔氏曰

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孔氏曰

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歸賓客之俎也又特牲至祝命徹胙俎豆邊設于東序下所以留同姓燕

○孔氏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饌

與同姓燕之事○東萊曰孔氏論特牲少牢禮祝

致詩意告主人以利成之說既得之矣其下又云

天子尊節文備祝先致尸意於主人乃致主人意

告尸此乃牽合以附鄭氏之說初無據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

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引之

毛氏曰綏安也將行也○鄭氏曰小大猶長幼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董氏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鄭氏曰惠順也

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爾雅曰替廢引長也子子

孫孫引無極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

章即陳燕私之事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

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

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緩之也鄭

曰骨肉歡而爾殺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長梁

而不足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

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

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董氏曰維其盡之則內盡志外盡物子子

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爾雅注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孔氏曰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長樂劉氏曰天下之土昔為水

五服至干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

業商道廢墜而大王王季緒理公劉之遺文武既有

以踐禹功遂成賦滄於天下至於幽王政煩賦重田

以夫問之遂不距於溝畛下之溝不距于洧涂下之

五言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距於滄道下之滄不距于川路下之川不距于
海是所謂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也
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于海
自荒服而達于畿之謂也

東萊曰劉氏釋序之意善矣但詩之曾孫蓋泛指
周之盛王周自后稷教民播種於詩言後王務農
者皆本之后稷而謂之曾孫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之昫昫音原隰曾孫田之我

疆我理南東其畝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毛氏曰甸治也鄭氏曰禹治而
丘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百里居一成之中成
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孔氏曰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為
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邑方二

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匠人既云十甲為成既
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甸在其中傍一
里以治洫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而左傳說
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
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授民田有不易一
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土
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傳說少康盡舉大眾故
與出賦異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
畝滄距川與匠人井間有滄專遠於
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為
孔氏曰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
成采田也釋訓云昫昫田也
原隰解見皇皇者
華○孔氏曰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
曾孫○王氏曰疆者為之大界理者衡從其溝塗
長樂劉氏曰疆謂有大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
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滄有川以疏道之
也○毛氏曰南東或南或東長樂劉氏曰其遂東
入于溝則畝南矣其

遂南入于溝則畝東矣○孔氏曰信乎彼南山之野本禹所

治董氏曰雍州之山荆岐既旅終南敦物則禹固治之矣○長樂劉氏曰周京於鎬南距于山其

田獨○朱氏曰將言原隰墾闢之事故推其始○

王氏曰言信彼者以見幽王之時王政衰矣不明

乎得失之迹者聞有道先王之事則疑其不能如

彼故也○左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長樂

劉氏曰南東其畝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鄭

氏稍人注曰丘乘讀與維禹隩之之隩同其訓曰

乘賈公彥疏曰鄭據韓詩為說隩是軍陣故訓為乘彼詩筓筓是均田之意是以响响為筓筓

上天同雲雨于付雪雰雰芬云益之以霏亡革霖音

既優憂音既渥鳥學既霑反既足生我百穀

爾雅曰冬為上天○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

之候如此○毛氏曰雰雰雪貌○爾雅曰小雨謂

之霖霖○鄭氏曰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

澤則饒洽山陰陸氏曰三辰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於雪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於雨言霖

○說文曰漫澤多也從水憂聲詩曰既漫既渥

疆場音翼翼黍稷或或於六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

毛氏曰場畔也前漢書張晏注至此易主故曰易○孔氏曰翼翼

反以森我尸賓壽考萬年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然閑整○**毛氏**曰或或茂盛貌○**鄭氏**曰歛穫曰穡畀予也○**丘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賓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賓并祭末燕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長樂劉氏**曰疆場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黍稷或或謂萬井綦布廣野或或成文也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者公田所收以為酒食祭祀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

力居反

疆場有瓜是剝

邦角反

是菹

側居反

獻之

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祐

音戶

鄭氏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

後漢

注春秋井田計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丘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為八家治田之廬董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每家廬舍二畝於畔上種瓜前漢書食貨志瓜○**毛氏**曰剝瓜為菹也鄭氏曰剝削○**鄭氏**曰祐福也○**孔氏**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所以便地也王氏曰疆場有瓜則地無遺利矣瓜新熟獻於天子乃為菹以供祭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鄭氏曰獻於先祖者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管反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

其毛取其血管音聊

丘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言祭則惟鬱鬯并五齊是用若玄酒示不忘古而已三酒諸臣之所酢非

祭用也孔氏曰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鬯釀稻為酒二昔酒三清酒○毛氏曰騂牡周尚赤也孔氏曰三

代祭其前各用其辨尚之毛色周尚赤故郊廟鸞

用騂牧人云陽祀用騂杜註以陽祀為宗廟

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孔氏曰鸞即鈴也謂毛

以告純也孔氏曰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

色也是毛以告純也注由謂血也楚語視射父云

也管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孔氏曰

者腸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

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郊特牲曰取勝管燔

燎升首執陽也文木及棗注皆○鄭氏曰祭之禮

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乃納亨時孔

曰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謂牽牲入廟將殺授

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充

人云碩牲則贊注云助君○長樂劉氏曰王躬執

鸞刀以啓牲耳之毛豆薦其血蕭蒸其管王氏曰

刀者以親殺也子孫之養其祖考當自致其力故

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御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鬣刀以封取腓骨乃退注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上也 ○郊特

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

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

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瓊薌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

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

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毛氏曰烝進也

朱氏曰或曰冬祭名

○董氏曰苾苾芬芬香

氣上達也 ○鄭氏曰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

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 ○孔氏曰先祖於是

美大報以大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

陟角反 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

音嗣 我農人自

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音芸或耔黍稷薿薿音魚攸介

攸止烝音之我髦音士

毛氏曰倬明貌 ○孔氏曰甫大也 ○朱氏曰十千

公田所取之數也

鄭氏曰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

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稅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從井通起故言十千土地穀畝一鍾○孔氏曰鍾容六斛四斗○橫渠張氏曰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朱氏曰陳舊粟也○毛氏曰耘除

草也籽雖本也孔氏曰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畝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葉以上稍擣壟草因壟其土以附苗根此成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蕪然而○朱氏曰蕪茂盛貌○盛也附根即出雖本也

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毛氏曰烝進也髦俊也○蘇氏曰一成之田歲取萬畝以為國用○朱氏曰取其陳以食農人言積之久而有餘於是存其新而散其舊以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

而有序如此則無紅腐而不可食之患矣○蘇氏曰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惰○朱氏曰進我俊士而勞之也毛氏曰治田得穀俊士以進○

蘇氏曰進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前漢食貨志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東萊曰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

王適南畝以勞農見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而其黍稷薿薿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間進其髦俊者以勞勉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我齊音明與我犧許宜反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牙稼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朱氏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

文以協韻爾毛氏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孔氏曰肆師祭之日表齋盛告潔注云粢

六穀也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孔氏曰羊言犧謂

純色又曰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則四方○毛氏曰

社后土也孔氏曰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

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

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

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駱音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丘氏曰言白者取韻便也○駱解見四牡○朱氏

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鄭氏曰君子斥其先人也○朱氏曰言其先世之君子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肖似之而如此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竹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八句

竹之於木也其類也

類于木全樹謂以主之限無節不宜以木之限無

節丸曰吾子禮其夫人也○采丸曰言其采也

采丸曰

式之式之哉子宜之式之式之哉子宜之雖其首之

曰言其車馬類也

宜丸曰言白晝與暗也○觀輿具四掛○采丸

觀六轡天誅

采輿昔華如黃如白晝購之千乘其四觀輿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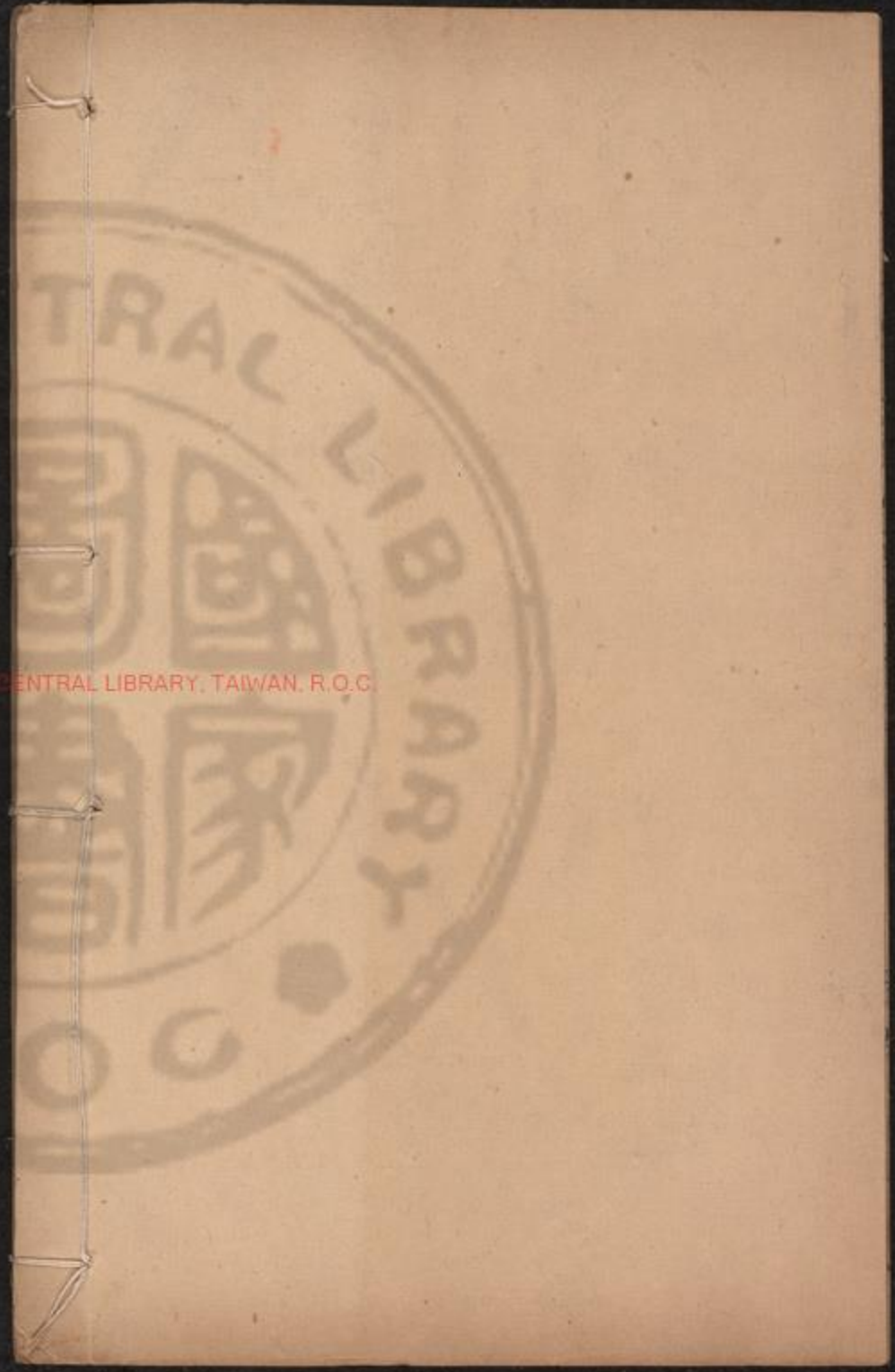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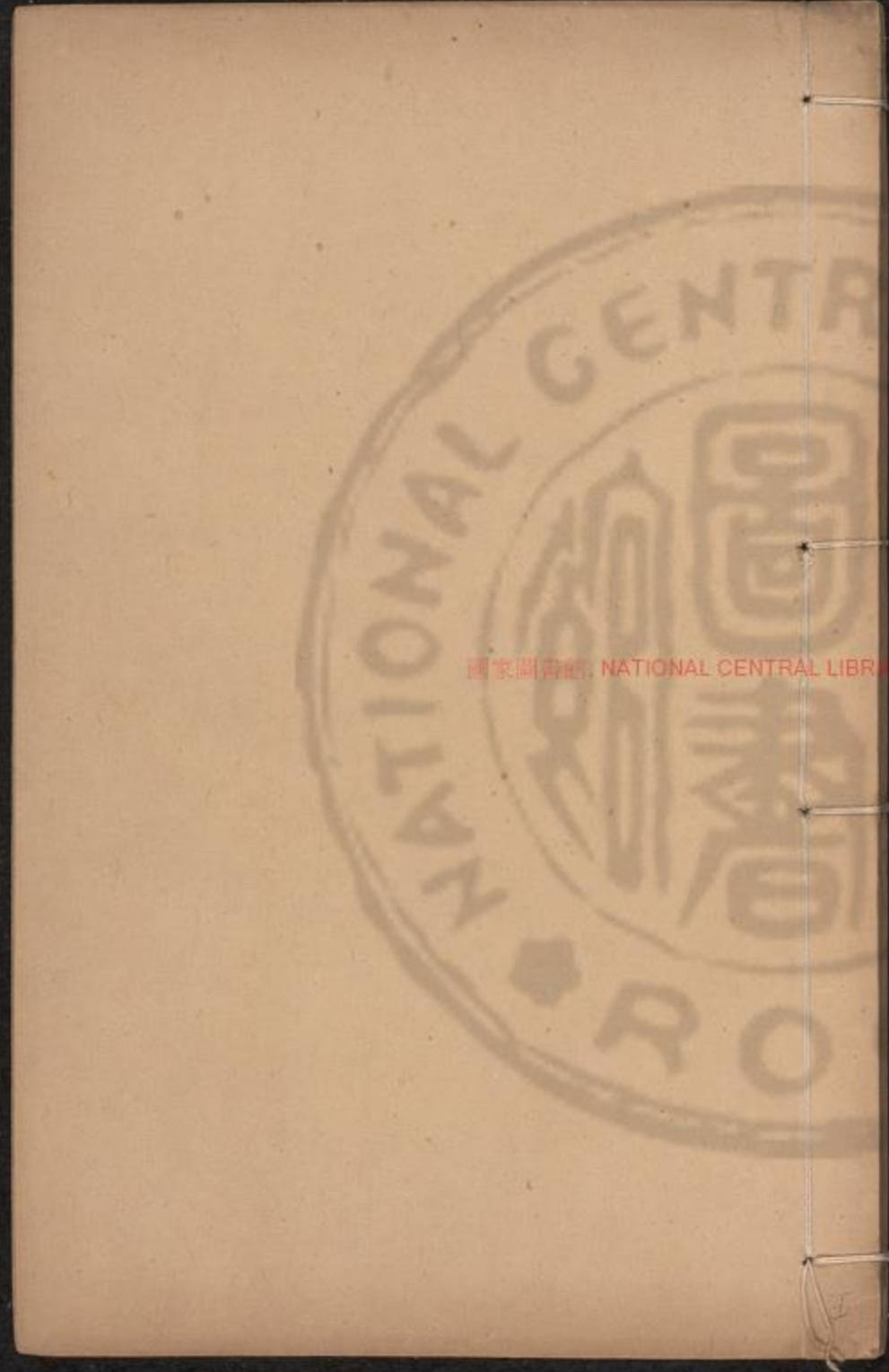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桑扈之什

桑扈音戶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長樂劉氏曰君臣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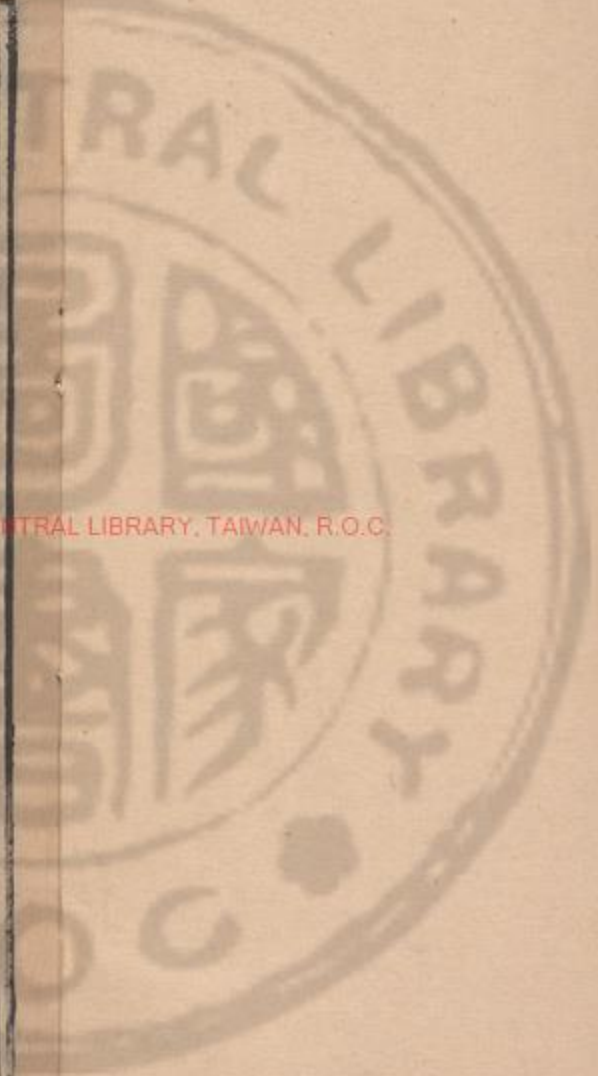
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親疎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內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呂氏曰桑扈之詩作則君臣肆其心易其事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音戶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交交往來貌桑扈竊脂也

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鳩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對剖葦



2570237 v.5

言_之則竊脂者_{竊其色也}爾雅有竊毛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
文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
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

有文章○蘇氏曰胥辭也毛氏曰胥皆也○鄭氏曰祐福

也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之觀視而愛之喻君臣

以禮濼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示觀視而仰樂

之○蘇氏曰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禮文法度思

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畢鄂反

毛氏曰領頸也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於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

然可愛也文綵四張鶯然可愛也屏蔽也王氏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內也○蘇氏曰

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邦矣

之屏之翰百辟音壁為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受福不那

毛氏曰翰幹也孔氏曰釋詁云榦翰幹也舍人曰榦也築塼所立兩木也幹所以

當塼兩邊常塼兩邊○鄭氏曰辟君也戢斂也○毛

氏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蘇

氏曰王者屏翰四方而為諸侯法苟不以禮自戢

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王氏曰戢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

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其觶音蚌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

福來求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鄭氏曰兕觥罰爵也○朱氏曰觥角上曲貌頌作
抹春秋穀梁傳作斛與此字同穀梁注曰斛球
然角貌○董氏曰
字書作兕觥其斛說曰兕角可以為飲者也後
世作觥誤也許慎說文作兕觥其斛角貌旨
美也思語辭也○蘇氏曰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
設所以常自戢難也○朱氏曰交際之間無所傲
慢則無事於求福而福反求之矣○前漢五行志
詩曰兕觥其觥旨酒思柔匪徼匪傲萬福來求注
謂飲酒者不徼幸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
東萊曰兕觥如卷百疊觥並陳則不必指為罰爵
如此詩則指為罰爵也彼者指古之人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於袁反鴛於良反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

自奉養養有節焉孔氏曰幽王殘害萬物奉
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也

呂氏曰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
廣其義也禴祭魚而後魚豺祭獸而
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鴛鴦匹鳥
孔氏曰舉一物以興其餘也
其止則相耦飛則
為雙性馴耦也○孔氏曰月令云羅罔畢翳注

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釋器云鳥罟謂之羅畢羅
異器○鄭氏曰君子謂明王也○毛氏曰太平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孔氏曰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羅則張以待鳥畢則掩以掩物故言畢掩○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卵不封宿故也○鄭氏曰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長樂劉氏曰先王之制禽蟲之微如鴛鴦者凡民取之亦有禁令不可常取也必遂其生生育種類煦養既就然後于飛之時乃可手畢以縞之張羅以待之也苟非禮樂刑政之洽于其民而中和浹於風俗則仁民息物之道其能及於是耶是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戴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言萬物之戴乎其德與天無二也君子萬年福祿宜之者謂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人以爲也

鴛鴦在梁戢側立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鄭氏曰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遐遠也遠猶久也

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

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孔氏曰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

張氏曰禽鳥並棲一頭一倒各以左翼斂在內以右翼防外患○長樂劉氏曰戢翼在梁人無害禽之心禽亦不疑於人也○蘇氏曰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

梁者戢翼而安○東萊曰此詩獨以鴛鴦爲興者

詩人偶見人之掩捕適有所感耳梁橋梁魚梁皆

是不必專以爲石絕水之梁也

乘繩證馬在廐音摧之秣音末之君子萬年福祿

艾魚蓋之



毛氏曰摧莖也

鄭氏曰摧今莖字也釋文曰摧芻也

秣粟也釋文曰秣

穀馬也艾養也

○鄭氏曰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

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蘇氏曰將用其力則加之

以愛國用也長樂劉氏曰王所乘之馬猶或節奉

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為福祿所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

終其身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鄭氏曰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類缺婢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

親睦九族孤危將亾故作是詩也

孔氏曰諸公同姓之公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

兄弟匪他音鳥同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跛反于松栢未見

君子憂心弈弈亦字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憚音亦

毛氏曰興也頍弁貌說文曰頍舉頭貌○董氏曰頍者圍頂而結之也禮縮布

冠頍弁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頍弁皮弁也孔氏曰

中隅四綴則有笄者亦以固頍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

弁則服以卽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韋皮

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鄭氏曰實猶是也旨嘉皆美也

○毛氏曰鴛鴦寄生也陸璣疏云鴛一名寄生葉似當蘆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

女蘿兔絲松蘿也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為松蘿故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松蘿也陸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白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釋文曰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

○毛氏曰弈弈然無所薄也孔氏曰憂則心遊不定○鄭氏

曰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

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皮弁以

日視朝孔氏曰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其經云燕朝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

燕也女酒已美矣女般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

宴也王氏曰無以為禮君子弗非也有言王當所

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至親○宋氏

曰非他人也○孔氏曰葛與女蘿伊於松栢松栢

存而茂松栢殞而亾是存亾在松栢○蘇氏曰

弟之王譬如葛與女蘿之託松栢耳不見則憂見

則庶幾王樂之王柰何獨不顧哉

有類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般既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葛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

正命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鄭氏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楊氏曰爾般既

時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是

也○鄭氏曰具猶皆也○毛氏曰怲怲憂盛滿也

臧善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般既阜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薦死喪無日無幾

居豈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氏曰阜猶多也○長樂劉氏曰甥舅謂母姑姊

妹也妻族也○鄭氏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

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

曰大戴禮會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

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為陰氣薄而脅之不相

入則搏為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

陽氣搏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

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矣○王氏曰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則

言弁在首而不知用禮以稱之則刺之甚矣○陳

氏曰霰雨雪之兆王踈兄弟甥舅亾之兆也○蘇

氏曰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

賴而相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

不其他矣王氏曰言今夕則不謀來夕之存否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牽胡瞻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音疾妒丁故無道並

進讒巧敗必邁國德澤不加於民間人思得賢女以

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董氏曰叔孫婣聘于宋宋公享

時將為季孫間闢車之牽兮思變力交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

迎宋公女

來括音活雖無好呼報反友式燕且喜

毛氏曰興也間開設牽也孔氏曰牽無事則脫行

設牽聲也董氏曰按說文牽韉也故謂之關又

曰牽車聲也車韉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間關為

聲又為驅馳釋文曰牽車軸頭鐵也毛氏曰

其說本此鄭氏曰逝往也毛氏曰括會也鄭

氏曰式用也燕飲也丘氏曰昏君之心維婦人

是從故思得盛德美色之女往迎之以配幽王也

朱氏曰匪饑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

饑渴耳孔氏曰凡人之燕飲喜樂須賢友其之

疾褒姒之甚思賢女之切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

亦將獨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

譽好呼報反爾無射音亦

毛氏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鵲鳩

也孔氏曰說文云鵲長鳩陸璣疏云鵲微小於翟

也走而且鳴曰鵲鵲其尾長肉甚美故語曰四

足之美有鵲辰時也張氏曰碩大也丘氏

曰爾碩女也鄭氏曰射厭也丘氏曰茂盛之

林集者維維興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朱氏

曰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

悅慕之無厭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雖無旨酒式燕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朱氏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則其嘉如此雖無旨酒嘉穀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歌舞

有所不能自己

孔氏曰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

好友以己為主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為主故云已身無德○王氏曰樂賢女如此則厭惡褒姒甚矣

涉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柞子洛反薪析其柞薪其葉滑思叙

兮息淺反鮮我覲爾我心寫兮

鄭氏曰涉登也○孔氏曰析伐其柞木以為薪其

葉清潏然茂盛

丘氏曰柞葉最盛

鄭氏曰鮮善覲見也

○陳氏曰析薪者以興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

釋文下孟反當不音

行止四牡

茂口反

騑騑孚非反

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毛氏曰景大也

朱氏曰景行大道也

表記曰小雅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倦焉日而有孳孳斃○孔氏曰四牡之馬騑騑行而不息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

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聲也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為新昏則慰我心矣○說文曰印欲有所庶及也詩曰高山仰止○史記孔子世家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表記注云景行行止詩作行之

車牽五章章六句

青蠅餘仍反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豈開在反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氏曰營營往來貌歐陽氏曰營營猶往來之飛聲樊藩也孔氏曰孫

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

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

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

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之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即矢也○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蠅復變為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陳氏曰青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此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程氏曰讒人之情常欲汚白以為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孔氏曰讒人為害如此樂易君子無得信受

之陳氏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董氏曰

營營說文作營營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東

營營說文作營營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東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萊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于几席盤杆之間
矣蓋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丘氏曰棘謂植棘為藩也孔氏曰棘榛即為藩之物○鄭氏曰

極猶已也○李氏曰四國四方也○前漢注曰樂

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

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土申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

毛氏曰榛所以為藩也○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

亂也○朱氏曰己與聽者為二人孔氏曰謂見讒之人與人君也

○李氏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被讒
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息列反近小人

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直林反湎莫衍反淫液

亦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齊色曰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

沒然使面然俱醉顏色齊同也○鄭氏曰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為王卿士○孔氏曰樂記

說樂之遲云咏歌之淫液之則遲來遲久之意也○後漢孔融傳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梅過也

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

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直乙邊豆有楚殺戶交核戶革

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借皆音鍾鼓既設舉酬市由逸

逸大侯既抗苦浪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

彼有的以祈其音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初卽席也孔氏曰司几筵注云

丘氏曰左右謂據筵上左右之人○毛氏曰秩秩

然肅敬也蘇氏曰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殺豆實也鄭氏曰豆

孔氏曰殺是總名此文殺核與邊豆相對故分

之耳其實核亦為殺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殺是

在邊之物○鄭氏曰核邊實桃梅之屬孔氏曰桃

亦為殺也○鄭氏曰核邊實桃梅之屬梅有核之

物邊人云饋食之邊其實棗栗桃乾榛○毛氏曰

潦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謂乾者也

旅陳也○鄭氏曰和旨猶調美也孔甚也借齊

也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孔氏曰天子

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

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鍾鼓之

懸改之矣大射不言改懸者諸侯與臣行禮略三

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

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朱氏曰舉酬

又無鍾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

舉所奠之酬爵也又曰按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

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酌賓

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射

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

大侯○孔氏曰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

射供虎侯熊侯豹侯射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



車張三侯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

張而弓矢亦張節也 ○朱氏曰射夫既同比其耦

也 孔氏曰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也 ○鄉射禮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御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

鄭氏曰獻猶奏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 ○毛氏曰的質也 孔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為獸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云雀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為正鵠也司裘注說皮侯之也

也 ○朱氏曰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禪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也 ○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 鄭氏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 既安賓然後改既旅然後張侯及弓 孔氏曰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

張之其衆射之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引矢於斯亦張 孔氏曰大射禮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 求勝以爵其不勝 ○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

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 祈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 祈

既旅然後張侯及弓 孔氏曰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

張之其衆射之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引矢於斯亦張 孔氏曰大射禮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 求勝以爵其不勝 ○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

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東萊曰按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為舉鵠而棲之於侯殊不知舉二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乎

籥

余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

苦且

烈祖以洽

戶淡

都南

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古雅

子孫其湛

反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

音求

室人入又酌

彼康爵以奏爾時

鄭氏曰籥管也

詳目簡公

毛氏曰秉籥而舞與笙鼓

相應

長樂劉氏曰籥舞文武也干舞武舞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入音舉矣

○

氏曰烝進也衍樂也

王氏曰烈業也

孔氏曰有功烈之祖

鄭氏曰洽合也

孔氏曰百禮事神之衆禮也

蘇氏曰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

毛氏曰壬大也

丘氏曰林衆也

鄭氏曰壬任也謂鄉大夫也林諸侯也

朱氏曰錫

神錫之也

鄭氏曰純大也

朱氏曰嘏福也

曰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

鄭氏曰湛樂也

蘇氏曰載則也

董氏曰仇匹也所謂耦也

王氏曰室人主黨

也○蘇氏曰康安也

毛氏曰酒所以安體也○朱氏曰或曰康讀曰杭記曰崇

玷康圭謂玷上之爵也

董氏曰崔靈恩集註以一章為大

射二章為燕射○王氏曰大射禮為將祭擇士故也既祭矣於是乎燕燕則又射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其飲也常以射射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則所謂有備樂也烝衍烈祖以洽百禮則所謂有備禮以成之也○朱氏曰百禮禮之備也言其禮之盛大也既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湛樂也○王氏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於是又射矣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則賓主皆善射矣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入射則又手敵丘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孔氏曰酌

彼安體養病之爵以飲不中者也

丘氏曰以其養老養病故曰安

爵○蘇氏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

威儀幡幡字袁反舍音捨其坐遷屢力具反舞僊僊音仙其未

醉止威儀抑抑然力反曰既醉止威儀怩怩吡必反是曰

既醉不知其秩

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曰反顧禮也幡幡失威儀也

蘇氏曰幡幡輕也遷徙也屢數也○王氏曰僊僊軒舉之

狀○毛氏曰抑抑慎密也孔氏曰謂慎禮而密盡怩怩媠媠

也董氏曰字書以媠為儀毛以為媠媠蓋媠媠終也○董氏

董氏曰字書以媠為儀毛以為媠媠蓋媠媠終也

曰秩序也。○孔氏曰：此章陳幽王燕賓失禮之事。

賓初升筵尚溫溫然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

猶能反反然重慎至於既醉幡幡失威儀。鄭氏曰：賓初即

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舍其本坐遷嚮他處。長樂

劉氏曰：君臣賓主各有定位以象天地日月之居其所也。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是君臣可得而亂

也。賓主可數數起舞僂僂然各長樂劉氏曰：舞之奏得而易也。數數起舞僂僂然各長樂劉氏曰：舞之奏

也。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其未醉尚守威儀已醉

威儀乃怩怩然而媠媠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

昏亂無次。董氏曰：犯貴朝廷犯齒

賓既醉止載號。胡毛載號反亂我籩豆屢舞傲傲

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側弁之俄。五何反屢舞

僂。素多反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

酒孔嘉維其令儀。

毛氏曰：號呶號呼謹呶也。孔氏曰：喝呶也。傲傲舞不能自

正也。說文曰：醉舞貌。○王鄭氏曰：郵過也。朱氏曰：郵

與尤同。側傾也。俄傾貌。○毛氏曰：僂僂不止也。○鄭

氏曰：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蘇氏曰：此章申言

其亂而終誨之也。王氏曰：言人之始末嘗不治終始至於亂。○歐陽氏

曰：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

籩豆亦無次序至於屢舞。孔氏曰：已醉則不自知其過矣。○長樂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劉氏曰但見側其弁俄然而頽矣○孔氏曰數起舞傴僂然又不能止○長樂劉氏曰福謂徹俎歸胙也上下皆醉受福而歸可也○鄭氏曰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孔氏曰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愆以喪之是伐其德也○朱氏曰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東萊曰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出所謂既醉而出也竝受其福當取劉執中鄭康成兩說合觀之其義乃足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魚據反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矧失忍反敢多又

毛氏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

董氏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

之慎禮如此○朱氏曰監史司正以屬燕禮鄉式射恐有解倦夫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

解見式微○朱氏曰謂告也○鄭氏曰由從也○

毛氏曰殺羊不童也

鄭氏曰殺羊之牲牲牲有角○鄭氏曰三

爵者獻也酬也酢也

孔氏曰禮有獻酢有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

○王氏曰凡此飲酒則非特幽

王之朝而已。○孔氏曰：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不醉者，復設灋以逼之。○鄭氏曰：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王氏曰：立監史本防人之失禮儀也，不醉者正其禮儀則善也，醉者失其禮儀則不善也。今反以醉者為善，耻彼不醉者而強之以酒。○孔氏曰：不醉者監與史反耻而罰之，是使之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朱氏曰：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孔氏曰：使汝出

童首無角之殺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丘氏曰：此為飲酒者設法也。為主人者用不從世俗所謂飲酒之法，立監佐史無使過醉，怠慢無禮，又當立酒令云：非可言之言，不得言，非可用之語，不當語。若有用醉人之言，則罰之。以童殺之。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王氏曰：人之克彼小人者，三爵則已醉而無所識矣。矧敬多於三爵而又不已，宜其沉湎淫泆如是甚矣。○孔氏曰：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餼之而又舉則賓王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酬酢為三爵者，言行三爵飲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長樂劉氏曰：幽王飲酒必與羣衆小，人男女弗問而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則淫亂邪惡熾，維褻瀆百醜興焉。而王用以為娛，不醉則不為百醜，無以娛於王。反耻而謂之俾之必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熾，維褻瀆百醜興。褻瀆無所弗至，勿從謂告之也。或耻而弗為矣。而俾大怠者謂酒手酒荒，手色悖于禮，瀆于義，皆大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懈于厥政者常人則以為憂幽王則以為樂故立
史監成其勿言幸其昏迷而大怠用以為歡馬匪
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穢巧于悖亂匪可
以言者則褒而美之用以為樂慎勿言其非恐愧
厥心而弗復肯為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
悖亂違拂人倫之所謂之匪由由道也匪由之人
常常延納勿語于外謂之以為吾王一笑之歡也
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童殺殺無童者俾之
必出所以困其不能慎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與
其燕飲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耻於其心亦
為淫亂故三爵之後洋洋然昏矣醉矣睡而不寤
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哉此二句武公
所以自處也幽王繼宣王至治之後未易遽失其
天下其不道不如是之甚申侯豈能殺之也蓋由
諸侯疾怒無有救之者是足以見其詳焉嗚呼禽
獸之所弗為而幽王為之其滅公乃自取之也又
豈申侯所
能為哉 ○東萊曰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
王之前執灋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澠池秦

王請趙王鼓瑟奏御吏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
與趙王會飲趙王鼓瑟藺相如請秦王擊瓠顧名
趙御史書之曰某年某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瓠此
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卽
執灋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灋者也或
佐之史卽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
劉執中解此章雖多牽強忿激失詩人溫柔敦厚
之意然論酬酒之害深切詳明故并錄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二句

魚藻

音

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

反胡老

京將

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鄭氏曰萬物失其性者王

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昆蟲禽獸也網罟有制罾羅有時田獵有候弋射有規不枉殺以戕其生不過用以存其類則其仁不口不至矣然上有恤物之制而下無恤物之心天下至廣萬類維蕃雖欲恤而全之亦不可得恤而全之也是以先自于知意次及於八州建伯立正分師列長尊乎道德之賢以為司徒用總教效以鄰三物為本有禮以格其違有樂以和其民有政以矩其心有刑以復其本則五常者吾民之所日用也又豈有於物而不仁於昆蟲而不恤哉○孔氏曰憂在天下不為小己之得失故謂之君子○孔氏曰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居鎬京武王為始刺王將遷鎬京故陳武王也

呂氏曰魚藻之詩與孟子所謂惟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

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魚在在藻有頌

符云反

其首王在在鎬

豈若在

樂飲酒

朱氏曰興也藻解見采蘋○毛氏曰頌大首貌○

說文曰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鄭氏

曰豈亦樂也○歐陽氏曰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

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也

毛氏曰魚以依

蒲藻為得其性○孔氏曰魚何所在于在於藻也藻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頌然其大首也○長樂劉氏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潛于淵而在于藻也有頌其首者出游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頌大也

魚在在藻有莘

所中反

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毛氏曰莘長貌長樂劉氏曰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其居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直遙不能錫命以禮數色角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馬孔氏曰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

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車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緡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長樂劉氏曰君子見其禍亂必起於是故曰見微而思古馬

采芣采芣筐音之管音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乘證馬又何予之玄袞古本及黼音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三牲牛羊豕芣以藿王饗賓客有羊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孔氏曰公食禮云鉶芣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置之於俎其汁則芣之屬是也以鼎煮牛取其骨體鉶謂之○孔氏曰王肅云筐管受所采之菜○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氏曰君子謂諸侯也玄袞卷龍也

又曰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

孔氏曰玉藻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袞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袞龍袞是龍之狀也

鄭氏曰及與也○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

劉氏曰菽薄物采以為藿然而不可不敬故或

筐之或管之况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之

也蘇氏曰采菽猶設筐筥以待之而况諸侯乎○蘇氏曰雖無予之者

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袞古之諸侯

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

爾○東萊曰上公之服九章玄者衣之色也袞者

畫之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者繡之於裳九章

之第八章也玄袞及黼皆謂上公之服也

鬻音弗鬻音檻反胡覽泉言采其芹反君子來朝言觀

其旂反其旂淠淠反鸞聲嘒嘒反載駟反七南

載駟音四君子所屆音界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鬻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孔氏曰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氏曰水泉從下土出曰涌泉○鄭氏曰芹

菜也可以為菹亦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雁醢○

毛氏曰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王氏曰嘒嘒言其

無敢馳驅故也○蘇氏曰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駟四之曰

駟董氏曰載駟則駟也○長樂劉氏曰屆至也○朱

氏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氏曰鬻沸檻泉則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觀其旂見

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歐陽氏曰詩但述諸侯來朝車服之盛可觀爾其

曰君子所屆者乃言君子所至車旂如此之盛爾

如鄭所說詩及序文皆無之

赤芾音弗在股音古邪似嗟反幅音福在下彼交匪紓音舒天子

所予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諸侯赤芾邪幅幅偏也所

以自偏束也孔氏曰左傳曰帶裳幅焉內則亦云偏則此服名偏而已○鄭氏

曰芾太古蔽前之象也孔氏曰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

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冕服謂之芾

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

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孔氏曰鞞鞞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

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為之玉藻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其制上廣

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脰本曰股邪幅如今行滕也孔氏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說文曰滕緘

也名行滕者言行而緘束之偏束其脰自足至膝故曰在下○

朱氏曰交際也○毛氏曰紓緩也○朱氏曰言諸

侯見于天子恭敬齋遯不敢紓緩也蓋因其服以

起興曰赤芾在股則邪幅在下矣彼交匪紓則天

子所予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也鄭氏曰天子賜

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命爵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

曰天子之命則有命爵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

曰天子之命則有命爵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

曰天子之命則有命爵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

曰天子之命則有命爵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路車乘馬玄衮及黼是也古者發大命頒爵祿必自其先祖廟示不敢專則以德受命其得於神也矣○荀子勸學篇云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

維柞

子落反

之枝其葉蓬蓬

步公反

樂只君子殿

多見反

天

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

牌延反

左右亦是率

從

鄭氏曰興也○毛氏曰蓬蓬盛貌殿鎮也

孔氏曰軍行在

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

平平辯治也

孔氏曰堯典云平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也

荀子儒效篇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窳於下治辯之

○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長

楛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長

樂劉氏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者諸侯也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脉之所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為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王氏曰萬福攸同則所謂竝受其福也○朱氏曰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

○左傳魏絳曰詩曰樂只君子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
帥從杜預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釋文曰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

汎汎芳劒反楊舟弗音纒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

矣其維反之樂只君子福祿膾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

宋氏曰興也○毛氏曰紼音律纒音纒紼也孔氏曰釋

葵揆也膾厚也戾至也○鄭氏曰楊木之舟浮於

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紼以行

之○蘇氏曰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

如舟之無定耳○歐陽氏曰紼纒維舟如天子以

爵命維持諸侯爾毛氏曰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王氏曰君子

所樂樂王能以義揆之也君子事王以義而已若

王無義以揆之則誕或見信忠或見疑以是為非

以非為是則君子小人而無樂矣○丘氏曰樂只

君子有功德而天子揆之又以福祿厚之也○朱

氏曰於是又歎諸侯優游而至於此也呂氏曰王以信義聯諸侯優游而不迫○釋文曰膾韓詩作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呼報讒佞骨肉

相怨故作是詩也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

前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

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

為作也

駢駢息營反角弓駢反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息徐反

遠矣

毛氏曰興也駢駢調和也董氏曰許慎作駢駢角弓言用角低仰便也若

作駢則訓色先儒以駢取其調和則字當作解與駢同音○宋氏曰角弓以

角飾弓也孔氏曰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信當弓之隈杜子

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鄭氏曰胥相也○

歐陽氏曰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

弛之則外反而去○李氏曰九族我親之則附疎

之則離亦如角弓翻然而反○蘇氏曰是以告之

使無相遠也鄭氏曰骨肉之親無相疎遠相疎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鄭氏曰爾幽王也胥皆也○歐陽氏曰王與骨肉

如此則下民亦將傲上之所為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令兄弟綽綽處若有裕羊樹反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反鄭氏曰令善也○毛氏曰綽綽寬也裕饒瘡病也

○朱氏曰言王化之不善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

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王氏曰此

令兄弟綽綽有裕者交相愛故也○孔氏曰天下

善人少惡人多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已

鄭氏曰良善也○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毛氏

曰爵祿也○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已之曲

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方○朱

氏曰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

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

相怨者哉○王氏曰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

于已斯已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也歐陽氏曰貪

也

老馬反為駒音不顧其後如食音宜於據反如酌孔

取

毛氏曰饅飽也○呂氏曰孔取甚取也○鄭氏曰

見老人反侮慢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遇已亦將然

毛氏曰已老矣而孩童慢之

○朱

氏曰已多而宜飽矣其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東

萊曰言民不知長少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

於子弟所謂老馬反為駒也彼慢老者獨能長少

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顧如食者

但知稱其餽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

量也

母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音蜀

鄭氏曰母禁辭

說文云母止之也

○毛氏曰猱猿屬

陸氏草木

疏曰猱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猱長臂者為猱

塗泥也附著也微美

也○鄭氏曰屬連屬也

說文曰屬連也

○長樂劉氏曰小

人之為不善皆為所自能不必教之也今幽王又

疎薄骨肉為不善於上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

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

附其暨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故

陳為上之道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

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孝友此之謂

微猷○王氏曰君子有微猷於此則小人與屬於

彼矣○東萊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

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散解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雨于付反雪濃濃符驕反見睨乃見反曰越消莫肯下越音反 遺式居婁力住驕反

孔氏曰濃濃雪盛貌王氏曰其來之衆則濃濃○毛氏曰睨日

氣也說文曰睨日光也○蘇氏曰遺予也○釋文曰婁王

肅云數也○鄭氏曰雨雪之盛濃濃然至日將出

其氣始見則雪消釋矣○蘇氏曰雨雪之濃濃盛

也見日而消矣王族相怨毒王苟有意緩之亦釋

然解矣呂氏曰見睨曰消謂君子有微猷也雨雪消於民上則民之惡德消矣今王曾莫予之居

於其上而屢驕焉何以化彼哉歐陽氏曰謂王不以恩意下及

九族而自為驕傲也○董氏曰濃韓詩作麇○釋文曰見韓

詩作臙音於見反云臙見日出也曰韓詩作聿劉

向同劉向疏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麇麇見睨聿

消○東萊曰王之不肯降心下與族人者以其居

於驕慢而不可移也婁驕猶所謂屢空言其驕之

非一也

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如鬢如髦音毛是我用憂

毛氏曰浮浮猶濃濃也王氏曰積之高則浮浮○長樂劉氏曰浮浮言積之

厚而浮於地上也流者流而去也鬢南鬢也髦夷髦也孔氏曰髦西夷之別名牧誓曰及庸蜀羌

擊微盧彭濮人彼髮此髦音義同○歐陽氏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言骨肉相殘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

王氏曰粲然有文以相接

謂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

蠶如髮矣如鬢如髦是謂大亂故我是用憂也

東萊曰一章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二章言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皆將化之矣三章四章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嘆世乖族薄王又從而導之猶教猱升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速於影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七

章言風俗薄宗族乖離其勢雖如雨雪濺濺之可畏王苟篤於親則洗然如雪之見日羣慝眾怨無復存矣柰何其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言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其易消如此柰何王方且視宗族如髦鬢而不之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所憂也

角兮八章章四句

苑音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

丁仲諸侯

皆不欲朝直遙反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音悼無自暱焉俾予靖

之後予極焉

毛氏曰苑茂木也○鄭氏曰尚庶幾也○孔氏曰

王肅孫毓皆以上帝為斥王○毛氏曰蹈動也暱

近也○歐陽氏曰靖安也○蘇氏曰君子之願此

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柳者○孔

氏曰王其心變動不恒王氏曰但謂上帝甚蹈者不敢斥言幽王之惡諸

侯相戒無往親近之必將得罪王氏曰幽王暴虐其蹈人甚矣則人皆欲自暱也○陳氏曰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

從善而後我至焉言朝王也

有苑者柳不尚惕欺例反焉上帝甚蹈無自瘵例界反焉

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毛氏曰惕息也王氏曰惕小息也瘵病也○李氏曰邁往

也宣王之時諸侯之朝猶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今幽王暴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速禍也宜矣○

歐陽氏曰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

有鳥高飛亦傅音附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

之居以凶矜

鄭氏曰傅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

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
人不知其所屆王氏曰有鳥高飛亦傳于天者尚
有所極也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者
其難知甚矣○東萊曰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改
然後往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
改之期也故歎曰曷爲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
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於是乎絕意於王
室矣居以凶矜卽角弓所謂式居屢驕也傳說告
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
每言夫居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二章三百八句

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

張丈反

民衣服不

貳

奇七容反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

復

扶又反

見古人也

鄭氏曰服謂冠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

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孔氏曰在上衣服有常能使民德歸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萬物育之必有其道取之必有其時用之必有其制然後品彙之微各得正其性命也故其域天下之心也必有禮以範其尊卑必有法以固其分義必有政以一其猷為必有刑以與其辜守民之用於萬物也皆有常數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上以是率於下以是事於上苟不如是無以容於其身也故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之二十四

孟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

張丈反

民衣服不

貳

奇七容反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

復

扶又反

見古人也

鄭氏曰服謂冠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

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孔氏曰在上衣服有常能使民德歸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萬物育之必有其道取之必有其時用之必有其制然後品彙之微各得正其性命也故其域天下之心也必有禮以範其尊卑必有法以固其分義必有政以一其猷為必有刑以與其辜守民之用於萬物也皆有常數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上以是率於下以是事於上苟不如是無以容於其身也故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之二十四

孟



先王之治於斯為至矣然則裘笠撮帶雖則未儀有以見民德之歸一也

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下孟歸反

守庸萬民所望音亡

毛氏曰彼彼明王也○鄭氏曰城郭之域曰都孔氏曰都者聚居之處○呂氏曰都人士者即喪服傳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朱氏曰黃黃狐裘色也王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賜之士不衣狐白君衣狐青裘豹裘玄綃衣以賜

之狐裘黃衣以賜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上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孔子曰黃衣狐裘黃狐之衣非貴服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

鄭氏曰于於也○毛氏曰周忠信也陳氏曰周

鄭氏曰古明王時都人士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濃度文章○丘氏曰不惟衣服容貌言語之有常其所行之行又歸於忠信

表裏如一故為下民所仰望而取濃也○孔氏曰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駁今也○左

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詩曰行歸乎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注云逸詩

也 孔氏曰繡衣注云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定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

立故服以爲逸也

彼都人士臺笠音緇側基撮七活反彼君子女綢直雷反

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鄭氏曰臺夫須也陸機艸木疏云舊說夫須莎艸也可以爲蓑笠以臺皮

爲笠 孔氏曰笠本禦暑因可以禦雨郊特牲曰大至尊野服也前裘則冬所表此笠則夏所用

○毛氏曰緇撮緇布冠也孔氏曰緇布冠制小故言撮若

是帛爲玄冠則有

○朱氏曰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制小故言撮若

所以別民女也○毛氏曰綢直密直如髮也○張

氏曰都人士始論長民者次論都人之士女一章

言長民者故不言女二章以下統言男女也○呂

氏曰禮不下於庶人則長民者所齊野人有不與

也○王氏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皆作之服也繆

直如髮則其德性之善也鄭氏曰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

隆殺也○鄭氏曰病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

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

兮我心苑於勿反結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琇美石也○孔氏曰王肅云以美石為瑱

塞實其耳○朱氏曰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室昏

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為公卿周之舊族

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矣

曰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姑與同室為昏姻

也說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故見都人

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李氏曰○鄭氏曰

苑猶屈也積也○孔氏曰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

服如是我心為之死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權髮如蠶

不見兮言從之邁反我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垂帶之貌禮大帶垂三尺○王氏曰厲大帶也

○鄭氏曰蠶毒蟲也說文曰長尾為蠶尾末捷反舉

也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孔氏曰髮傍短髮不可斂則因

曲以邁行也○王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

從之邁也朱氏曰思○釋文帶作帶云本亦作帶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煖音我不見

兮云何盱音俱反矣

鄭氏曰伊辭也盱病也朱氏曰盱望也○蘇氏曰帶由其

自餘而垂之董氏曰大帶垂三尺尺則帶自有餘矣髮由其自揚而卷

之言古之為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朱氏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呂氏詩言卷之二十四
其自然開美
不假修飾也
鄭氏曰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正氏曰明盛夫內無怨女今幽王之時反此故賦采綠之詩以刺焉○長樂劉氏曰周襄商制王畿之外疆天下為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也卒建正以統三連也連建帥以統兩屬也屬建長以統五國國建侯以統其民而所以教之者二馬教之耕以足其衣食也教之文以興乎道藝也教之武以防其禍亂也國有不順則正之以屬屬有弗制則正之以卒卒有弗制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然後大司馬提六軍起都救正之以伐之法則王者之師不有餘時而在外者故男無久役女無怨曠也幽王失道者侯不朝九代之曠猶存而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連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漸逐之在久成干外過期不反與古異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
反弓六予髮曲局
其玉薄言歸沐

毛氏曰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鄭氏曰綠王

芻也
不雅曰菜王芻郭璞云菜蓐也今呼鴨脚菜○董氏曰楚辭曰資菜施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菜今攷鄭氏說以為王芻則當逸時字為菜矣○毛氏曰兩手曰掬局

卷也○李氏曰薄辭也○鄭氏曰綠易得之菜也

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

毛氏曰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婦人夫不在則不容

飾○宋氏曰沐蓋以待君子之歸也
蘇氏曰予髮曲局矣庶幾

君子之歸而沐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終朝采藍藍不盈一襜尺五日為期六日不詹尺

音

鄭氏曰藍染艸也孔氏曰藍可以染青月○毛氏

曰衣蔽前謂之襜孔氏曰李巡云衣蔽前衣蔽膝也○朱氏曰詹

與瞻同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

不見也長樂劉氏曰饒喻於期猶木瞻見也六日不詹未久也尚且望而憂之又况於遲久而弗

而弗耶○後漢書劉瑜上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

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怨曠作歌伸尾所錄

之子于狩尺言韞亮其弓之子于釣音言綸之

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孔氏曰韞謂

射訖弛弓納于韞中也○鄭氏曰綸釣繳也孔氏

言云綸綸也則綸是繩名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

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為之弋是繫繩於矢而射

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細於釣竿也言綸之

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綫謂之繩綫也○

丘氏曰言是子往獵我則為之納弓于韞中往釣

我則為之緝繩于竿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

如此而不可得也陳氏曰此怨辭也怨象其居家

望之切愛其釣維何維魴音及鯁音維魴及鯁薄言觀古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孔氏曰上章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董氏曰維魴及鱣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丘氏曰君子善釣如此今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也○釋文曰觀韓詩作觀

采芣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古報反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上監反伯之職焉鄭氏曰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其羣臣孔氏曰嵩高言旺四章肅肅謝功稱當故知宣王之時芄芄蕭東反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

毛氏曰興也芄芄長大貌悠悠行貌○蘇氏曰

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鄭氏曰召伯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猷猷召伯別勞來勸說以先之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毛氏曰任者鄭氏曰有負任者○孔氏曰輦者鄭氏曰

者○孔氏曰輦車人挽以行車者鄭氏曰有將車者○孔氏曰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牛者鄭氏曰有牽傍牛者傍薄浪反○孔氏曰罪隸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旁此營謝即封國也宣使罪隸牽傍其牛也上文統云將車者謂車中有牛而將之下文又云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挽牛不與將車同也 ○鄭氏曰集猶成也

○丘氏曰蓋不定之辭也孔氏曰蓋者為疑辭亦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末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 ○王

氏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 ○丘氏曰召伯知其勞

苦憂思故皆憂呼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輓輦者

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俟我南行之功已集蓋云

歸哉謂解之使說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毛氏曰徒行者御車者鄭氏曰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 師者旅

者鄭氏曰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皆行師從 行旅從孔氏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人別 而言之歷數以類上章也 ○王氏曰召伯之遇

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鄭氏曰肅肅嚴正之貌 ○毛氏曰謝邑也後漢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林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 ○宋氏曰謝功謝邑之事也

○鄭氏曰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王氏曰

召伯營謝功之肅成征師之威定申伯之宅平淮

夷故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原隰解見皇皇者華○毛氏曰土治曰平水治曰

清○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泉

水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土氏曰原隰

土田故也泉流既清○東萊曰天子子萬姓者也

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

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

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

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

真知職分者也彼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亂以復

宗周何暇經略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以思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既見君子其樂音如何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下隰曰隰桑宜在濕溝之

所隰之近畔空桑以今驗之實然也○毛氏曰阿

狀美貌難然盛貌○鄭氏曰隰中之桑枝條阿阿

狀長美其葉又茂盛孔氏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朱氏曰隰

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鳥酷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長樂劉氏曰沃謂長茂光潤如膏之飶也毛氏曰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於糾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毛氏曰幽黑色也孔氏曰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輒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膠固也

王氏曰德音孔膠者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

東萊曰是詩三以隰桑為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予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朱氏曰遐與何同表記作取

鄭氏曰遐遠也鄭氏注曰遐之言胡也朱氏曰謂猶告也

道其愛賢之意○李氏曰我心誠愛君子雖遠在野豈不能遠告之哉左傳鄭伯享趙孟于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注云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

董氏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李氏曰何日忘之思賢者之心無日而已也王氏曰爾雅所謂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東萊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賢者宜有以告眾人眾人固無以告賢者也是詩方思賢者而遽欲謂之何其犯分躐等歟蓋慕用之極與賢者為一體思竭吾忠愛以禪補之其中其否有所不知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白華花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

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

弗能制周人為于偽之作是詩也鄭氏曰申姜姓之

入之女娼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

不能治已不正故也○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

者婦人因姓為字也孽者孽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

孽以適子比根幹廢子比支孽孟子曰無易樹子玉

庶子比支孽也適子當為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

程氏曰詩以刺王序誤作后字自下國化之以下

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

失上下之分

白華管音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氏曰興也白華野管也已漚為管孔氏曰釋州

華一名野管漚之禾初異其名謂之○孔氏曰刈

為管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管耳白華已漚以為管又取白茅纏束之○鄭氏曰之

子斥幽王也俾使也○陳氏曰我申后也○程氏

曰白華則漚以為管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

其用各有其所興尊卑上下各有其分王氏曰管

茅譬則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

所也妾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毛氏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著無不覆養

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則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

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台則清且為昏亦是露之雲也

質而露 ○程氏曰天步時運也 毛氏曰猶如也

氏曰猶圖也 鄭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

潤王如以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

之子不猶是道也 張氏曰英英自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

滌符鹿反池北流浸子煇反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毛氏曰滌流貌 ○孔氏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覩

曰豐鎬之丘氏曰碩人謂幽王也 ○程氏曰小

水微流尚能浸澆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反不

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 ○說文曰

滌水流貌詩曰滌沱北流 徐鉉曰沱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

樵徂焦反彼桑薪五綱反烘火東反于熤市林反維彼碩人

實勞我心

孔氏曰樵者薪之一名樵彼桑薪猶薪是獲薪也

毛氏曰桑薪宜以養人者也

我也烘燎也熤孔氏曰熤者無釜之竈其止以熤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 ○歐陽氏曰樵

郭璞曰今之三囑竈也 熤音惠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彼桑薪印烘于燧者物夫其所也桑薪宜爨烹餅

而為燎燭棄妻自傷失職也鄭氏曰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饗歸之

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娃竈用紹事物而已○蘇氏曰譬如申后之賢不獲偶

王而棄之○程氏曰興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

於嬖人也維彼王之崇高而所為如是所以勞傷

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

大之位而所為如是也

或鐘于宮聲聞音于外念子懞懞七感視我邁邁

說文云懞愁不申也亦作慘慘朱氏曰懞○王氏

曰邁邁然遠我而不顧也歐陽氏曰邁往也○

毛氏曰邁邁不說也

毛氏曰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丘氏曰如幽王

心寵褒姒而聲容必見於外不可掩也念幽王寵

褒姒而遠我則嘗懞然而憂思幽王視我則愈邁

邁然而疎遠也程氏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視我邁邁而去○朱氏曰鼓鐘于宮則聲

聞于外矣念子懞懞而反視我邁邁何哉○釋

文曰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怖孚吠反韓詩云意不說好詩云很

也怒

有鴛音在梁有鶴呼各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毛氏曰鴛禿鴛也鄭氏曰鴛之性貪○孔氏曰梁魚梁也

○蘇氏曰鴛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鴛清濁則

有間矣今鴛在梁而鶴在林鴛則飽而鶴則饑矣

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鴛而棄鶴也歐陽氏曰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

氏曰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程氏曰今王

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鄭氏曰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

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王氏曰鴛

鴦能好其匹於止得其所止雄雌相從不失其性

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鴛

鴦之不如也

有扁邊顯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都禮反兮

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孔氏曰隸僕云王

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疢病也○蘇氏曰石之施

於履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禮之卑而

不可施於貴譬如人之賤者可以為妾而不可以

為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陳氏曰扁然之

其受任不過於此今王以卑人○歐陽氏曰棄妻

指此石常在入下如妾止當在下爾今之子遠我

而進彼使我病也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

則多取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縣前延反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

肯飲於鳩反食音音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

薄夫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如

縣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但見詩中云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即云教載絕不成

語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興也縣蠻小鳥貌長樂劉氏曰丘阿曲阿

也孔氏曰釋丘云非人為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

是丘之也朱氏曰後車副車也鄭氏曰後車倅車

曲中也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

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

佐曰鄭氏曰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

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

焉○王氏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刺大臣我微賤

者也我者內之也孔氏曰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

者末介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紹

○陳氏曰飲食以慰藉之而日受其教誨孔氏

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

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又命後車以載之鄭氏曰車敗則命後車以載之

無車故言車此大臣之所當施於從行小臣之事

蘇氏曰黃鳥之止於丘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

亦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於外柰何曾

不飲食教載之哉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徒曰行畏不能趨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隅丘角也憚難也○王氏曰趨疾行也

○李氏曰非敢憚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疾趨耳

○大學詩云縣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

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縣蠻黃鳥止於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側丘傍也極至也○李氏曰國語云齊

朝駕則夕極于魯國極之為言至也非敢憚行但

恐不能至其所也

縣蠻三章章八句

瓠戶故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

牢老刀饗於蒸餼許氣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

微薄廢禮焉鄭氏曰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

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牲祀五帝則繫于

牢芻之三月牢者性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為牢也烹

烹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人掌外內饗之爨烹煮肉之名故熟曰饗也左氏曰饗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牲可牽行餼是已殺○李氏曰幽王之爲人也必其所愛者小所廢者大類弁之詩曰有頌者弁寔爲伊何爾酒既旨爾報既馨言有酒之旨有殺之馨何爲不用之以宴同姓同姓之親而酒殺之美猶不肯用則於賓客雖有牲牢饗餼而不肯用乃其空也

幡幡

字煩反

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毛氏曰幡幡瓠葉貌

○鄭氏曰亨熟也熟瓠葉者

以爲飲酒之菹也

本李氏曰瓠葉新生可以爲菹也

○王氏曰嘗其

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

杜氏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晉

猶與賓客享之○蘇氏曰傷今幽王雖有牲牢饗

餼而不肯用也

有兔

他故反

斯首炮

白交反

之幡音煩之君子有酒酌言獻

孔氏曰斯此也

○蘇氏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

李氏

曰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

○毛氏曰炮加火曰幡○鄭氏曰

炮之幡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蘇氏曰獻主

人酌賓也

有兔斯首幡之炙

音雙

之君子有酒酌言酢

才洛反之

毛氏曰炕火曰炙

孔氏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鄭氏曰凡

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

酢報也

鄭氏曰報者主人也卒爵洗而酌主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有鬼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市周之

毛氏曰醕道飲也孔氏曰醕者欲以醕賓而先自

詔進酒於賓

乃謂之醕也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

乃命將率外故作是詩也鄭氏

謂楚也舒龍謂之萃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

不皇朝直造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攸文曰漸漸鄭氏曰武

人謂將帥也○朱氏曰皇暇也○孔氏曰王肅云

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

山川維其勞苦也長樂劉氏曰漸漸之石維其高

人之足割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漸而已

其高峻峭拔非攀緣則不可以登今五絡之路莫

不如此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

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不

曰悠遠乎○孔氏曰鄭氏箋以勞為勞廣闊字

當從遠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

借詩又是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

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

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

得朝見天子也長樂劉氏曰困以陟降之勞疹以

山嵐之氣既病且死莫保生還故

不皇言於朝觀也○東萊曰解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為

朝觀也

古詩集卷之二十四 五十五

遼非也然孔氏之說讀詩者所當知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没矣武人

東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毛

氏曰没盡也○孔氏曰言所登歷何時可盡徧也

○歐陽氏曰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

得出也

有豕白蹄音丞反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音郎反沱

徒河反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孔氏曰釋豕云四蹄皆白

狡駭者躁疾之言白蹄名

之為駭是躁疾於餘豕○爾雅云駭與狡字異義

同○長樂劉氏曰中國有豕純黑為常南蠻有豕

無非白蹄也謂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張氏曰豕

四足連趾皆白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涉之負塗曳

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孔氏曰離歷也○

朱氏曰畢星名○毛氏曰月離陰星則雨孔氏曰

畢為月

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洪範曰星有

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畢也鄭氏洪

範注曰風土也為木妃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馬

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

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歐陽氏曰

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

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

苦故以為言長樂劉氏曰記征夫遠行之所見也

深入蠻夷之域為山川之所困雨水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所淫戰敵未捷病疫相仍救其生命之不暇何皇及於他事哉

○東萊曰長樂

劉氏之說其辭切而哀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前則既其文而未既其寔深可懼也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後則三折肱知為良醫深可信也雖未知其為何時要皆有益於學者故特錄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茗音花之華音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

詩人傷之而已

茗之華音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毛氏曰興也茗陵茗也將落則黃孔氏曰釋草云茗陵茗黃華葉

白華菱舍人曰黃華名葉白華名菱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葉可染皂煮以沐髮則黑如釋草之文則茗華本自有黃有白而箋云陵茗之華紫赤而繁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蘇氏曰言周室之衰如其將落則全變而黃

是華也

茗之華其葉青青子零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毛氏曰華落葉青青然蘇氏曰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丘氏

曰詩人言知我所遇之世如此不如不生之愈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羊子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罍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

毛氏曰牂羊牝羊也牝羊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

也○鄭氏曰三星心星也○毛氏曰罍曲梁也寡

婦之笱也○莆田鄭氏曰牝羊笱小今也羸瘵反

笱大而身小王氏曰牝羊則笱大牂羊則笱小牂羊而墳笱心星

而照罍皆不久也鄭氏曰三星在罍言不可久也

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鄭氏曰如心星之光耀見於

者正也至於將沒而望於魚笱之中其可久乎此

以興死亡將至也○陳氏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
且得食足矣豈可以望其飽哉

茗之萃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音背叛用

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李氏曰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其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

以興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之愁苦

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

亾也興亾之鑒豈遠乎哉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丘氏曰將亦行也○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

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

也孔氏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王氏曰無草而不黃則歲暮矣人於此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

常行勞苦之甚○毛氏曰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

從役孔氏曰言萬民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古頌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鄭氏曰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芽孽者將生必玄

後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不踰時

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此豈非

匪兕徐履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孔氏曰率循也○毛氏曰

曠空也○朱氏曰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

曠野而朝夕不得聞暇也孔氏曰役夫若是野獸是虎何為常循彼空到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

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士板之車行彼周道

毛氏曰芄紅者狐率彼幽草有棧反之車行彼周道

王氏曰草既黃而死矣歲暮之時歿而復生其

既玄則又改歲矣○朱氏曰言從役過時而不得

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董氏曰韓詩作何人不

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董氏曰韓詩作何人不

鯀



丘氏曰芄毛尾長貌○毛氏曰棧車役車也孔氏曰

車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孔氏曰狐本

是草中之獸人非禽獸何為行彼周道之上常在

外野與狐在幽草乎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正大雅 說已見正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歐陽氏曰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益著

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為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游氏曰君臣之分猶天地尊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則可知矣孰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乃盜虛名而拂天理乎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己而已後



丘氏曰芄毛尾長貌○毛氏曰棧車役車也孔氏曰

車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孔氏曰狐本

是草中之獸人非禽獸何為行彼周道之上常在

外野與狐在幽草乎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正大雅 說已見正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歐陽氏曰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益著

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為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游氏曰君臣之分猶天地尊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則可知矣孰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乃盜虛名而拂天理乎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己而已後



世多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曹丕語禪讓之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篇便知

文王之德性文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人能道之

朱氏曰文王之德業固美矣詩人所以稱述之者又極形容之妙是以前辭尤粹學者於此而盡心焉則凡其德性之蘊皆可見矣○東萊曰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

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以繩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

文王在上於音鳥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

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氏曰於歎辭昭見也鄭氏曰不顯顯也不時時

也陟升也○朱氏曰文王在上尊仰之辭也於昭

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言文王與天同

德也○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為其邦舊矣董氏

曰按后稷封邰至太王始自邠來徙至于岐山是為周邦至文王而天命之肇

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顯則所以甚言其顯也

不時則所以甚言其時也唯其德之顯是以為帝

命之時也朱氏曰猶言豈不顯豈不時也蓋古語聲急而然○丘氏曰帝命不及時而至

乎及時而至也○朱氏曰夫文王在上而於昭于天則有

周之德豈不顯乎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則上帝之

命豈不時乎德顯命時間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

無違也

歐陽氏曰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

程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不作聰明嗚乎理也

蘇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鄭氏曰令善也聞聲聞也陳

敷也前田鄭氏曰陳編也○杜氏左傳注曰錫賜也○李氏

曰哉者語辭也○毛氏曰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

子也○朱氏曰所謂疊疊文王文王非有所勉也

蓋其純亦不已而人見其疊疊也其德不已則令

聞亦不已李氏曰惟文王疊疊故其令聞亦不已

蓋有實者必有名也孟子曰源泉混混

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苟無為本七

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潤可立而待又安能不

已乎德盛如是故上帝敷錫於周維以文王孫子

觀之則可見矣蓋其本宗則百世為天子支庶則

百世為諸侯鄭氏曰其子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皆天命也不

惟如此而已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

脩德而與周匹休焉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

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嘆之以

足其辭也王氏曰凡周之士亦皆世顯則秉又之

德故也○李氏曰非特文王之子孫也

呂氏遺言

卷之三十五

三

孟四百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凡周之士亦皆世世而顯也天之所以為錫文王○

亦可謂至矣○甫田鄭氏曰此所以為徧賜也

董氏曰疊疊文王集注作媿媿文王按說文媿媿

勉也然則字當作媿宋氏國語補音曰說文無疊字徐鉉以為字當從女從尾

改之左氏羊舌職陳桓子國語芮良夫引詩作陳

錫載周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

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子禮反多士文王以寧

鄭氏曰猶謀也○毛氏曰翼翼恭敬也思辭也○

顏氏漢書注曰皇美也○毛氏曰楨幹也濟濟多

威儀也顏氏漢書注曰濟濟盛貌○鄭氏曰周之臣既世世光

明其為君謀事忠敬翼翼然王氏曰世之顯則以厥猶翼翼也濟濟多

士秉文之德則厥○顏氏漢書注曰美哉多士生

此周王之國也○王氏曰楨國所恃以立也周獲

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也○宋氏曰文王之

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可以為國之幹而文王亦

賴以為安矣前漢書王褒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長樂劉氏曰濟

濟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天下邦國又待多士濟濟以為安寧焉猶人勤於

蓄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熙許其反敬止假古雅反哉天命有

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力計反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服

王氏曰穆穆敬也美也朱氏曰穆穆深遠之意○孔氏曰於

嘆美之辭○王氏曰緝續也○蘇氏曰熙光也雅

日緝熙光也○朱氏曰繼續光明亦不已之意○孔氏

曰止為語辭○蘇氏曰假大也○毛氏曰麗數也

○孔氏曰不億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

鄭氏曰周服周之九服也○朱氏曰穆穆然文王

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

觀之則可見矣○歐陽氏曰大哉天命商之子孫

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為周諸侯○孔氏曰此

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爾○孟

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

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

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古亂反將于京厥作

裸將常服黼音甫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毛氏曰殷士殷侯也朱氏曰商孫膚美也敏疾也

裸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周禮疏曰裸謂以圭

以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以將為送

言裸特送爵行之也宗廟之祭以裸為主於禮王

正裸而后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士殷士來周助

祭行灌鬯皆以小宰贊裸將觀之則裸將之事有

毛氏曰貴寺已

卷之二十一

五

孟四百七十四



臣助○朱氏曰京周之京師也○毛氏曰黼白與

黑也董氏曰黼黻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為裳也○孔氏曰績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

績績之飾則殷皐亦不以黼為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祭服不止于黼舉一章以表之耳皐殷

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鄭氏曰王指成王○

毛氏曰蓋進也無念念也朱氏曰無念猶豈得無念也猶不顯之義○

孔氏曰爾祖文王也○王氏曰商之孫子侯服于

周則以天命靡常故也天嘗命商使有九有之師

矣今侯服于周所謂靡常也唯其靡常故商之子

孫其為士而膚美敏疾者乃反裸將于周京以助

周祭也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服

存商制也○宋氏曰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

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而亦所以為戒也於

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

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

○前漢劉向上疏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

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

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亾也

○東萊曰蓋者忠愛之篤進退無已也故謂之忠

蓋

無念爾祖聿于必反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

呂氏讀詩記卷之二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未喪

息浪反

師克配上帝宐鑒于殷駿

音命不易

以豉反

毛氏曰聿述也

朱氏曰聿發語辭也

永長也

鄭氏曰師衆

也○毛氏曰駿大也○釋文曰不易言其難也○

李氏曰無念爾祖言成王欲念爾祖則在乎聿脩

厥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自來

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

求福天何容心於其間哉

王氏曰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以德求多福

則非有待○毛氏曰殷之未喪師帝乙已上也

孔氏曰殷自紂父帝乙以前其間雖行有善惡不喪衆心故能配天以王

朱氏曰殷未

失天下之時蓋嘗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宐

以爲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

王氏曰天命艱難不

可保持如此則後○大學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

王宐以殷爲監也

配上帝宐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

則失國○東萊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

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

命之不易無遐

於葛反

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氏曰遏止也

朱氏曰遏絕也

孔氏曰宣昭布明也○

毛氏曰義善也○鄭氏曰有又也○毛氏曰虞度

也載事也○朱氏曰儀象也○毛氏曰刑濼也孚

呂氏讀詩記

卷之二十一

信也。○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朱氏曰：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自絕其身。武王數紂之惡，曰自絕于天。○宋氏曰：當布明善問而度殷之所以廢興，由於天命者如此。○呂氏曰：凡欲配天命者，當灑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張氏曰：上天之載，無聲臭，可參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宋氏曰：子思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

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緇衣：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東萊曰：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興，亾自天者，自敬與怠，瞭然可識，愈敬懼而不敢怠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王有明德，故天復扶又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呼伯在上。天難忱市林，斯不易以駁。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變四方。

毛氏曰忱信也○李氏曰易乃難易之易○毛氏曰紂居天位為殷之正適也○朱氏曰挾謂挾而有之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矣王氏曰明明在下王德之明也赫赫在上天命之赫也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王氏曰今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保持如此○東萊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

摯

音至仲氏任

音壬

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

丑申反

于京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

音泰

任有身生此文王

毛氏曰摯國任姓仲中女也○朱氏曰殷商殷商

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毛氏曰嬪

婦也

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

○朱

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大任

仲任也

王氏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故也曰大任繫其子而言故也

身重也鄭氏

曰重謂懷孕也

○鄭氏曰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嫁為

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德同志意也朱氏

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也

○蘇氏曰言文

王之聖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長樂劉氏

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以無實而取之也王季天錫大任以配其德

故克生文王馬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慶故克生武王馬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

鄭氏曰翼翼恭順貌昭明也○杜氏左傳注曰聿

惟也○蘇氏曰懷來也○毛氏曰回違也左傳晏子曰懷德不回以受方國

者○李氏曰文王小心恭慎明事上帝遂能懷來

百福蓋其德不回故能朝諸侯受此四方來歸之

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戶夾反

之陽在渭干貴反之涘土音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集就也○宋氏曰載年

也○毛氏曰合配也洽水也地理志左馮翊郿陽注應劭曰在洽水之

陽也顏師古曰音合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穀梁傳曰水北為陽

渭解見谷風○毛氏曰涘涯也○朱氏曰嘉昏禮

也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

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

王氏曰商夫其道民既散矣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則唯文王為能一天下朝諸侯故於文王之初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則天為鄭氏曰天於文王生則為之生配於氣

作合勢之處孔氏曰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述其所居是美其氣

勢○王氏曰洽陽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

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大邦有子倪率通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于渭

造七報舟為梁不顯其光

王氏曰倪磬也孔氏曰此倪字韓詩文作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云倪譬喻也蓋如

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來氏曰文禮也祥吉也○鄭氏

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

孔氏曰爾雅云天子造舟孫炎云造舟比舟為梁

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

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文王敬重昏

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灋

耳方言曰造舟浮梁也○鄭氏曰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王氏曰譬

天之妹言其德可以繼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然則非德可以繼天孰能為

之配大奴能為之配故備其禮文往請昏焉以定

其祥既定矣則文王親迎于渭也程氏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謂天

子須親迎文王親迎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况周國自在渭旁不是出疆毛氏曰言

賢聖之配王基始於是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鄭氏曰迎大妣而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

子管反女維莘

長

反

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

命爾變伐大商

輿地廣記曰同州長

郃陽縣古莘國

毛氏曰纘繼也莘大妣國也

子長女也○朱氏曰行嫁也○毛氏曰篤厚也右

助也變和也○丘氏曰將言篤生武王之事故又

本而發之也○朱氏曰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

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

於我也鄭氏曰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地故亦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

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王氏曰言天既生此文王矣又生武王夫景之謂

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

陳氏曰書言變之意

以伐商也○王氏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文武之

德以爲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變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

毛氏曰旅衆也矢陳也○孔氏曰牧野紂南郊地

名釋文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鄭氏曰侯諸侯也○毛氏曰

興起也○鄭氏曰臨視也女謂武王也○長樂劉

氏曰貳謂疑貳也○孔氏曰殷商之兵衆其會聚

之時如林木之盛列於牧野○王氏曰明文武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興以德不以力也。○陳氏曰：文王為王，武王繼世以伐紂，不應復言侯興也。○王氏曰：以其眾寡之力尊卑之位，宜有貳心。○說文曰：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檜如林。○東萊曰：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眾來戰，武王方自眇然，諸侯而起，苟較強弱而計眾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為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牧野洋洋音檀徒丹反車煌煌音皇駟騶音元彭彭維師尚

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毛氏曰：洋洋廣也。朱氏曰：廣大之貌。○董氏曰：水之緩流為洋洋。○孔氏

曰：檀木之兵車。○毛氏曰：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

駟。孔氏曰：郭璞云：駟亦色黑鬣也。檀弓亦言：○孔氏曰：戎事乘駟，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禮。○孔

氏曰：彭彭強盛也。○朱氏曰：師尚父，太公望為太

師而號尚父也。毛氏曰：師大也。○鄭氏曰：尊稱焉。○毛氏曰

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鄭氏曰：肆，故今也。

朱氏曰：肆，遂也。○蘇氏曰：肆，縱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也。○莆田鄭氏曰

會朝者會戰之朝。○鄭氏曰：戰地寬廣，兵車鮮明

馬又強盛，尚父佐武王為之上將。○孔氏曰：王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
清明無復濁亂○前漢王莽傳詩云時惟鷹揚亮
彼武王注云亮助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繇彌延反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繇繇瓜反繇繇瓜反花由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反漆七音古公

直都但反父音甫陶音桃復音福陶穴未有家室

毛氏曰繇繇不絕貌瓜瓜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瓠紹也剝也孔氏曰

民周民也○朱氏曰自從也土地也言

周人始生在此沮漆之地也○毛氏曰沮水漆水

也水經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綏德縣

于渭○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漆縣注云漆水在共

縣西郿邑注云有函鄉詩函國○孔氏曰漆沮之

故下傳云周原沮漆之間古公函公也古言久

也孔氏曰言其年世久古後世賈父字或殷質以

名言也○孔氏曰陶說文云陶瓦器竈也蓋以陶

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許氏淮南子注曰復

重窟也○孔氏曰穴土室也○毛氏曰室內曰家

氏曰先歲之瓜嘗大矣嗣歲之瓠則小末則復大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周帝嚳之胄也中嘗衰小後至於大王文王更大故以瓜瓞況之繇縣則言雖弱而不絕也○鄭氏

巨公劉遷于幽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繇縣然孔氏曰舜

封棄于郟號曰后稷周語曰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窳用失其官而自窳于戎狄之間公劉之篇說公劉適幽其言甚詳蓋不窳已嘗失官逃窳至公劉往居焉至大王而德益

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

○蘇氏曰大王其始猶處于復穴無室家之盛孔氏

曰七月云入北室處即幽事也豈穴居乎但幽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前漢地理志右扶

風杜陽注水南入渭顏師古曰詩云自土沮漆齊

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

說文引詩曰陶窶陶穴

古公亶父來朝直遙反走馬率西水滸呼五反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蘇氏曰朝早也○毛氏曰率循也滸水涯也鄭氏曰循

西水涯沮漆水側也○鄭氏曰爰於也及與也○毛氏曰姜

女大姜也○莆田鄭氏曰聿遂也○毛氏曰胥相

也宇居也○孔氏曰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

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

於岐山之下○鄭氏曰於是與其妃大姜來相可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

王氏曰遂來相宇也

○董氏曰顧野

王作來朝趣馬○東萊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

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為避惡早且

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

周原膺膺

音武

董謹

茶如飴

音移

爰始爰謀爰契

苦計我反

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間也○鄭氏曰廣平曰原○

毛氏曰膺膺美也董茶也

釋文曰廣雅云董董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董徒

弔反○孔氏曰內則曰董董粉榆則董是美菜非苦茶之類釋草又云及董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

東人呼為董然則董者其為頭也茶苦菜也○莆田鄭氏曰飴飴

也○毛氏曰契開也

前漢書注云摯刻也詩縣之

而卜之摯音口計反○孔氏曰春官董氏掌共燂

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燂置于燂

在龜東楚燂即契也用以灼龜者也士喪禮注云

楚荆也然則卜者以楚燂之木燒之於燂炬之火

既然執之以灼龜契開者言契○鄭氏曰周之原

地在岐山之南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

膺膺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

王氏曰以甚言周原之美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幽人之從

已者謀謀從則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王氏

曰爰始爰謀謀之人也爰契我龜謀之龜也謀之

龜則又以為吉與人謀契也曰止則命其臣民止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于茲也曰時則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也築室于

茲則既命以土功之時遂築室也李氏曰古之建國必相上地之

宜土地既善矣然後稽之於卜筮衛文公遷于楚丘始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降觀于桑則是其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其後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居良迺理迺宣迺畝自西

徂東周爰執事

毛氏曰慰安也○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鄭

氏曰迺疆理其經界蘇氏曰疆畫經界也理分上宜也○長樂劉氏曰謂畫其

經界則田可疆正○蘇氏曰宣道溝洫也畝度廣

其溝洫則水可理○蘇氏曰宣道溝洫也畝度廣

狹也長樂劉氏曰耨藝不失厥土之宜則地利可宣吠道不失厥地之勢則田原可事也

鄭氏曰迺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膏

也氏曰迺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據至周之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西北○朱氏曰周

徧也○毛氏曰爰於也○王氏曰既築室于茲矣

乃勞來其臣民而慰之乃安集其臣民而止之○

孔氏曰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

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莆田鄭氏曰乃疆理其經

界乃播種其田畝於是從西往東之人徧執事矣

言盡出力也朱氏曰言靡事不為也○孔氏曰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乃名司空乃名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色六版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載作廟翼翼

鄭氏曰俾使也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

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孔氏曰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

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版版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李

氏曰左傳凡言與土功則言板幹蓋立木兩傍所以障土用之相承載也○王氏曰繩謂之縮以版

衡而繩縮故也翼翼嚴顯也○長樂劉氏曰二章言遷三

章四章言其營民之居處揆民之耕種此章始營

公室焉○鄭氏曰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

事故名之使立室家之位處孔氏曰位處者即直人所謂左祖右社而

朝後市之類是也○長樂劉氏曰其繩則直揆其基址必

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墉必堅也○毛氏曰君子

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釋文

俾作卑曰本又作俾

揅音俱之陬陬反耳升度待洛反之薨薨呼弘反築之登登削

屢力注反馮馮扶水反百堵丁古反皆興馨音羔鼓弗勝音升

毛氏曰揅藥釋文曰劉熙云藥盛土籠也陬陬衆

也度居也鄭氏曰度猶投也○孔氏曰鄭以度猶

○張氏曰度讀如法度之度言運○蘇氏曰薨薨

聲也董氏曰薨薨如蟲之聲則其聲之衆也○董氏曰登登則其聲

之應也○蘇氏曰削屢重複削治也○張氏曰馮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馮削土聲

鄭氏曰五版為堵

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為堵五堵為雉

河休以為堵四十丈許崇五經異義載禮及韓詩說八尺為版五版為堵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為一丈其說異同

姑爾存之

興起也

毛氏曰

磬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孔氏曰韞人云為臯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日尋是一丈二尺鼓人云以磬鼓鼓役事

李氏曰

凡此皆是形容築牆之意

孔氏曰掘土

實之於藁謂之抹抹之者衆多墮墜然既取得土遂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版中居之亟疾

其聲震覺然

李氏曰既投之於版中則築之登

登

蘇氏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

長樂劉氏

日削屢馮馮者謂牆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

王氏曰既作廟矣於

宮室百堵皆興則營宮室也磬鼓弗勝則

自勸功磬鼓之節反弗勝也

王氏曰言勸事樂功也

廼立臯門臯門有伉

苦浪反

廼立應門應門將將

七羊反

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毛氏曰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

孔氏曰明

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為王門之名也○董氏曰爾雅正門謂之應門而無臯門爾雅有闕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時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同有伉高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

貌王氏曰將將嚴正也冢大也冢土大社也

孔氏曰大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王立此社後取其制以為天子之法大社之名唯施于天子戎大也醜衆也○

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以及外故於卒言

立冢土也○毛氏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

社而後出謂之空孔氏曰空祭祀之名也

肆不殄田典厥愠紆問亦不隕韻謹厥問柞子洛棫

域音拔矣行道兌吐外矣混音昆夷駘徒對矣唯其

喙反許穢矣矣

毛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猶言遂也○蘇氏曰殄

絕也愠怒也○毛氏曰隕墜也○鄭氏曰小聘曰

問柞櫟也陸璣曰周秦人謂柞為櫟棫白椴如誰也孔氏曰郭璞云椴小

木也叢生有實如耳璿紫赤可食陸璣疏云二

蒼說棫即柞六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椴二

說不同未知孰是○孔氏曰拔拔然生柯葉也○毛氏曰

兌成蹊也○丘氏曰混當為昆字之誤也○毛氏

曰駘突也說文曰駘馬疾行貌○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

趨者其狀如此○朱氏曰大王所愠謂昆夷也言

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陳氏曰亦不隕墜其聘

問之好俟我之植木拔然生柯葉行道兌然成蹊

徑疆理葺治則昆夷疾奔而遠我矣○朱氏曰混

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

夷自服也○東萊曰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殄絕所愠之夷狄亦不隕
廢其聘問之禮蓋寒暑之節龍蛇之蟄未有不積
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以王季三以文王蓄
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於王業光大
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葱葱輪蹄輻輳則昆夷
不待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是固消長之理
也此章或以為專指大王或以為專指文王義皆
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
安得有昆夷駟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詩曰
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

伯王季然則柞械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以為
文王之詩乎蓋總敘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
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耳

虞芮

如銳反

質厥成文王蹶

俱衛反

厥生子曰有疏附予

曰有先

蘇薦反

後

胡豆反

予曰有奔奏

如字

予曰有禦

侮

士甫反

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閑
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王氏曰質厥成者質其
爭訟也成與周官所謂書其刑殺之成同○毛氏
曰蹶動也○王氏曰生與易所謂觀我生同義○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率下親上曰疏附孔氏曰率疏者令親附相道前後

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孔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天下

皆奔走而歸趨之武臣折衝曰禦侮○張氏曰虞芮質厥

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毛氏曰虞芮之君

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

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

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

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

不可以復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

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大王肇基王迹至於文

王其始猶國於岐山之下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國於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都於豐其地既廣其所服從之國亦衆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及於東北虞芮質厥成則東北既集矣○鄭氏曰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

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東萊曰虞

芮質厥成則道化行矣文王礪然震動深省其所

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

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

臣之力爾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為善也至公

無我也於穆不已也

緜九章章六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棫音樸音文王能官人也

芄芄薄紅反棫樸薪之音之濟濟辟音王左右趣七

反之

毛氏曰興也芄芄木盛貌棫白棫也○鄭氏曰白

棫相樸屬而生者孔氏曰齊木云樸也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抱考工記云凡

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近相附著之貌

毛氏曰積也濟濟解見文王鄭氏曰辟君也君

王謂文王也毛氏曰趣趨也歐陽氏曰詩人言芄

芄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毛氏曰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

以喻文王養育賢材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

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五歌反髦音士攸安

毛氏曰半圭曰璋鄭氏曰璋璋瑱也祭祀之禮王

瑱○孔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璋瑱也

郊特牲曰灌以圭璋故知璋為璋瑱祭之用瑱唯灌為然祭統云君執圭瑱裸尸大宗伯執璋瑱亞

裸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然則太宰助王裸小宰又助之是助

行裸事非獨一人○毛氏曰峨峨盛壯也孔氏曰峨峨祭也舍人曰

峨峨奉璋之貌髦俊也○歐陽氏曰言在宗廟

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朱氏曰左右奉之亦

有趣向辟王之意○鄭氏曰奉璋之儀峨峨然故

今俊士之所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淖反世承彼涇音舟反烝反徒楫音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氏曰淖舟行貌涇解見谷風○鄭氏曰烝衆也

○毛氏曰楫櫂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撓或謂櫂釋名云在傍撓水曰櫂○

鄭氏曰于往也邁行也○朱氏曰六師六軍也毛氏曰天子六軍○孔氏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曰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此六師亦六軍也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軍之言師乃是常稱大雅莫非天子之禮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

○王氏曰涇在周地與所見也○鄭氏曰淖淖然涇水中之舟衆徒以楫櫂之○陳氏曰周王有所行邁則六師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

歐陽氏曰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東萊曰淖彼涇舟烝徒楫之以興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之速也

倬陟角反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毛氏曰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爾雅曰箕斗之間漢津也疏曰劉炫謂是

右箕斗二星之間○董氏曰昭回于上所以言章○鄭氏曰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毛

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作人變舊造新之辭朱氏曰謂變化鼓舞之也○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蘇氏

曰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為之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為國之光采○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之謂也

追

對迥反

琢

陟角反

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毛氏曰

追雕也金曰雕

鄭氏曰追師掌追衡

玉曰

琢

○鄭氏曰章文章也

○毛氏曰相質也

孔氏曰章是成

文則相是本質故以相為質也

○鄭氏曰罔罟張之為綱理之為

紀孔氏曰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綱者網之

大繩舉綱能張綱之目故張之為綱也紀者別

理絲縷故

○王氏曰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內則

使有質○董氏曰玉不琢不成器作人猶追琢使

之於器也然非養成其質則文其得有傳哉丘氏曰有

雖琢之文金玉之質表裏如一所以為賢也

○呂氏曰所以綱紀四方

維持而不墜者皆官人之効雖文王無為猶勉勉於斯而不已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

戶但反

麓

音鹿

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

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

孔氏曰言文王受其祖之業也

東萊曰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麗此篇師傳以為文王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之

說於理雖無害然于祿百福之語則不辭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瞻彼旱麓側中反楛音戶濟濟登弟君子于祿登弟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解

見簡兮○陸璣草木疏云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

著上黨人織以爲牛莒箱器又屈以爲釵○毛氏

曰濟濟衆多也○釋文曰登樂也弟易也○丘氏

曰此篇凡言君子者斥文王也○毛氏曰于求也

○程氏曰瞻彼旱山之榛楛草木得麓之氣濟濟

茂盛興此周家之登弟君子承其先祖登弟之道

所以興盛受福也○陳氏曰周家世以樂易爲德

故其子孫之求福也亦遵是樂易而已其諸異乎

人之求歟

朱氏曰登弟君子則其于祿也登弟矣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東萊

曰緜之八章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皇矣之三章

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皆以山林之茂

見王業之盛也故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

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

榛麓散亾藪澤肆旣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

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然則所

謂榛楛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至於詩人發

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當如程氏說

瑟

所乙反

彼玉瓚黃流在中登弟君子福祿攸降

鄭氏曰瑟潔鮮貌程氏曰瑟密也○毛氏曰玉瓚圭瓚也

鄭氏曰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

朱中央矣○孔氏曰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

以祀宗廟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

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天子

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鄭氏曰黃流秬鬯也

寸賜其諸侯蓋九寸以下○鄭氏曰黃流秬鬯也

孔氏曰秬黑黍一稊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為酒

以爵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

名爵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

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

伯以功德受此賜孔氏曰孔叢子曰吾聞諸子夏

作伯於西受圭攸所也降下也○程氏曰續密溫

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豈第君子則福祿

所降也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酌

於瓦缶則無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

降於淫人矣○董氏曰鄭眾於周禮引詩作卹彼玉瓚

賈公彥曰卹彼玉瓚蓋古文以瑟為卹也○東萊

曰申上章干祿之義也

○飛戾天魚躍于淵豈第君子遐不作人

朱氏曰興也○鄭氏曰鸞鳴之類孔氏曰蒼頡解

話以為鸞即鳴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遐遠也○程氏曰

作興起之於善也○蘇氏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

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

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李氏曰

曰鸞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然後

知鸞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所以然而然王者之作人鼓之舞之使各盡其才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陳氏曰人才至周而盛雖曰周之子孫遠不作人然其所由來者亦先世之故也 ○東萊曰作人之盛至於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且熟者則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

清酒既載駢息營反

牡既備以享許丈反

以祀以介景福

周禮注曰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玄謂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鄭氏曰既載謂已在尊中也 ○孔氏曰駢牡赤牡之牲也董氏曰方文王時駢牡蓋以色自別爾 ○孔氏曰周固未有所尚而或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 ○朱氏曰備全具

也 ○鄭氏曰景大也 ○毛氏曰清酒既載駢牡既

備言年豐畜碩也

孔氏曰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

秦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程氏曰此章言子

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饗報而子孫受福也 ○東萊曰先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材故前章言作人後章以報祀繼之

瑟彼柞械民所燎

力名反

矣豈弟君子神所勞

力報反矣

程氏曰瑟然密茂之狀 ○鄭氏曰柞械之所以茂盛者乃人氣燎除其芴草養治之使無害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人種偷亦焚之使茂○鄭氏曰勞勞來猶言攸助○孔氏曰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柞械所以得茂者正以為民所燠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

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鼓反于條枚老回反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莫莫施貌程氏曰莫莫采蔓之狀○

程氏曰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說文曰枚幹也可為枚○程氏曰不回謂無邪回它道也○鄭氏曰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

緣先人而起○李氏曰君子承其先祖之道以求福祿其求福也無所回邪唯承其先祖之道而已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側皆反文王所以聖也鄭氏曰言非但天性德有

之聖有所以而然也○歐陽氏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美記反周姜京室之婦大妣

嗣徽許韋反音則百斯男

朱氏曰思語辭○毛氏曰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

姜也朱氏曰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室王室也朱氏曰京周也○孔氏曰周京俱是

地名○孔氏曰京師王室之婦○毛氏曰大妣文王

之妃也徽美也○宋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

也又曰春秋傳曰管蔡邲霍魯衛毛聃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為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亦可以見其多也言此莊敬之大任迺文王之母

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王氏曰為人母盡母道為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大任而成德可知矣○歐陽

氏曰大妣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妬忌之

賢長樂劉氏曰婦人以不妬忌為正心之本南向于此向而跪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其先妣之敬先妣之敬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事其先妣之敬先妣之敬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而子孫衆多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事其先妣之敬先妣之敬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歐陽

氏曰大妣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妬忌之

賢長樂劉氏曰婦人以不妬忌為正心之本南向于此向而跪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其先妣之敬先妣之敬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而子孫衆多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事其先妣之敬先妣之敬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歐陽

賢長樂劉氏曰婦人以不妬忌為正心之本南向于此向而跪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其先妣之敬先妣之敬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而子孫衆多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事其先妣之敬先妣之敬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歐陽

賢長樂劉氏曰婦人以不妬忌為正心之本南向于此向而跪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其先妣之敬先妣之敬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而子孫衆多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事其先妣之敬先妣之敬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歐陽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牙嫁反于家邦

鄭氏曰惠順也○孔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序

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毛氏曰宗

神也○張氏曰鄭氏曰時是也恫痛也○毛氏

曰刑瀆也寡妻適妻也孔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也○義氏曰寡妻猶言寡

也小君御迎也鄭氏曰御治也○孔氏曰寡妻猶言寡○朱氏曰

言文王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

助之者深故能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

其儀瀆內施于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卷之二十一
四日〇五
○張氏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孟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東萊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

雖

於容反

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保

毛氏曰雖雖和也肅肅敬也○朱氏曰不顯幽隱之處也○毛氏曰無射無厭也○歐陽氏曰保守也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雖雖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朱氏曰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歐陽氏曰不以人所不見而急常端謹若有所臨雖無厭射亦當

有所守焉言其純亦不已如是○東萊曰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為主之道矣欲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章觀之

肆

戎疾不殄烈假

古雅反

不瑕

音邀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毛氏曰肆故今也戎大也疾害也殄絕也○歐陽氏曰烈光也○毛氏曰假大也○陳氏曰瑕玷也○歐陽氏曰光大而無瑕也式灋也○毛氏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歐陽氏曰事雖未嘗聞舉必中灋又不待教諫而入於善朱氏曰雖無諫諍之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李氏曰

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東萊曰戎疾大患難也美里之囚是也昆夷獫狁之難則其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所謂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音譽髦斯士

朱氏曰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毛氏曰造為也○李氏曰古之人指文王也○毛氏曰無斃無厭也譽名譽也○釋文曰髦俊也○李氏曰唯文王之德如此故士皆化之成人則有德小子則

有造

孔氏曰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至

進於善也○朱氏曰凡所以致是者蓋由文王之德純而不已無有厭斃○鄭氏曰故令此士皆有名譽

於天下成其俊又之美也
王氏曰初言大任大妙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士則化

成乎天下矣○董氏曰韓詩作古之人無擇○東

萊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斃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臯陶已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為古之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鄭氏作四章章

六句今從毛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

凡氏曰定本無矣字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

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九又爰度待洛上帝者巨

之憎其式廓若霍乃眷音西顧此維與宅

凡氏曰皇大也○程氏曰赫威明也下章云王赫

斯怒○毛氏曰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

○程氏曰究尋究也度謀度也○莆田鄭氏曰者

居定也程氏曰者致也頌云者定○毛氏曰者劍

也廓大也宅居也○王氏曰大哉天乃赫然下視

四方求民之所歸矣鄭氏曰謂所歸就也○程氏曰此泛言

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政

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天維求民所定故君不

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

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焉○莆田鄭氏曰天

察四方之國而底定之憎其用大而為害者乃眷

然西顧維此周雖小可與居天子位也程氏曰謂使其居西

土以王天下也

呂氏讀詩已

三十一

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作之屏

反必領

之其菑

反側吏

其翳

反於計

脩之平之其灌

古亂

其柵

反例音

啓之辟

反婢亦

之其櫪

反救貞

其楛

反菴居

攘

如羊

之剔

反它歷

之其屨

反易簞

其柘

反章夜

帝遷明德串

古患

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孔氏曰作攻作之也

朱氏曰作

屏除之也

○毛氏

曰木立死曰菑

孔氏曰生木自斲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菑也

自斲為

翳

孔氏曰生木自斲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也

氏曰脩理之平治之也

程氏曰謂脩治其叢列

毛氏曰灌叢生也

孔氏曰郭璞云柵樹似

今江東呼為柵栗

○程氏曰啓之辟之謂芟除

也○毛氏曰檉河柳也

孔氏曰河柳謂河傍赤莖

葉似

楛櫪也

孔氏曰孫炎云櫪腫節可以作杖陸

杖及

○程氏曰攘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

長也

○毛氏曰檠山桑也

孔氏曰郭璞云檠桑柘

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檠桑次之

○程氏曰夷平也載路猶滿路也

○歐陽氏曰此

章乃本周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刊

除樹木而營理邑居

陳氏曰此言成周作

○朱氏

曰帝遷明德謂遷此明德之君於岐周也

○呂氏曰串夷載路言民歸往也其來者習其平易

○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氏曰歸之者載路而不絕○程氏曰天立厥配受

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

命堅固而不易也歐陽氏曰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為君也○朱氏曰天以其德

可配天而立之於此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矣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

也○釋文曰翳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填下也○

東萊曰周頌曰岐有夷之行周自大王以來世以

平夷為治民串習其平夷歸往之者載路而不絕

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帝省音井反其山柞械斯拔蒲具反松栢斯兒徒外反帝作

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

身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歐陽氏曰省視也○王氏曰拔者擢其修幹之謂

兌者悅澤外見之謂毛氏曰兌易直也○鄭氏曰對配也

○孔氏曰王肅云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

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

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毛氏曰善兄弟曰友○

朱氏曰兄謂太伯○鄭氏曰篤厚也○程氏曰載

辭也錫予也○毛氏曰喪亾也奄大也孔氏曰釋言云荒奄

也孫炎云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為大義○程氏曰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程氏曰帝

省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為興也○鄭氏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天作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丘氏曰天以聖

君為已配作對謂文王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

于王季而文王起孔氏曰由太伯讓于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與國生君在太伯王

季之時也○程氏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

○王氏曰因心則友者言其有天性因心則然非

學而能也以太伯避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

其友也○朱氏曰王季所以友其兄者因其心之

自然既愛太伯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

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

徒讓耳本鄭氏說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

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反其心武伯反其德音其德克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釋文必里反當作毗

志反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音施反于孫子

孔氏曰天開度其心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毛氏曰類靜

也孔氏曰左傳樂記韓詩類皆作莫左傳云德正應和曰莫釋詁云類莫定也郭璞云皆靜定也

○程氏曰類肖也左傳曰類勤施無私曰類○左氏傳曰教誨

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朱氏曰不替故人慶其賞不濫故人威其刑

○鄭氏曰王君也王季稱王曰追王也孔氏曰王季未得稱

王其實君其國耳以其追號為王故作者以王言之○左氏傳曰慈和徧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曰順○丘氏曰比親也左氏傳曰擇善而從之曰比○鄭氏曰

靡無也祉福也施延也○程氏曰此章述王季之

德○宋氏曰帝度其心猶言天誘其衷使能制義

也○孔氏曰服虔云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實

然而定無讎譁也○程氏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今

能知之而弗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

誠有也言王季既明又能類所以為至德○莆田

鄭氏曰能為人之長能為人之君故使之王此大

邦又能惠順親比其民人也王季本非當立其立

者天也○李氏曰後世亦繼其德比於文王其德

無有恨○程氏曰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于孫子

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千顧反無然歆許金反羨錢面反誕但

旦先登于岍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魚宛反徂其恭

王赫虎格反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安旦反徂旅以篤于周

祐音戶以對于天下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長樂劉氏曰畔謂疆

畔書所稱偏黨也反側也頗僻也皆安於疆畔而違中者也援攀援畔援黨比

也歆欲之動也羨愛羨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

川譬涉難登岸者無難之地○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侵共

孔氏曰王肅云密須氏姑姓之國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箋以阮徂共皆為國魯詩之義

亦以阮徂共皆為國各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夫夷黎邦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張氏曰密地在今寧州阮國各共阮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前漢地理志安定郡○丘氏曰赫怒貌陰密注詩密人國即今寧州也

○毛氏曰旅師也按止也

朱氏曰上旅周師也下旅密人也

氏曰篤厚也祜福也對荅也

○程氏曰天謂文王

無黨援以為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

呂氏曰文王以無心得天下雖赫怒用師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敵羨者皆有心

密人不共拒我大邦之命○張氏曰侵阮直至共

之地○程氏曰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

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荅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孟子曰詩

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居良反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

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

息淺反原居支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程氏曰依馮也

孔氏曰依止也

○孔氏曰京是周所都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邑○張氏曰侵自阮疆言文王却自阮疆而去伐

密也○鄭氏曰陟登也○毛氏曰矢陳也孔氏曰無得陳

兵於○鄭氏曰大陵曰阿○王氏曰池水所聚也

○鄭氏曰度謀也鮮善也毛氏曰小山別大山曰

不相○毛氏曰將側也方則也○朱氏曰文王在

周之京所整之兵既按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

密歐陽氏曰言周師先所陟之岡即為我岡○楊

氏曰聖人一視而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

泉池皆視之猶我與豈其宗廟遷其重器異矣

此蓋戒其軍士不為暴擾之辭也○蘇氏曰文王

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

鄭氏曰地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後竟徙

都於豐孔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在岐山之陽

是去善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

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于豐知此非豐者以此

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前漢

地理志曰安陵關駟以為本周之程邑也○孔

氏曰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為萬邦之所灋則下

民之所歸往李氏曰下民之○東萊曰用兵必有

根本之地文王駐兵于國都以為三軍之鎮故曰

依其在京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

呂氏賈詩記 卷之二十五

三十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音荷爾仇方同爾兄弟以

爾鉤古侯反援袁音與爾臨衝昌谷反以伐崇墉音容

毛氏曰長夏長大也孔氏曰毛以夏為大革更也鄭氏曰夏諸夏也

鄭氏曰詢謀也怨耦曰仇丘氏曰仇方即崇

也毛氏曰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鉤孔氏曰

物以梯倚城相鉤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孔氏曰臨

引而上接即引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者在上臨

下之名衝者從俯衝突之稱故知二鄭氏曰崇

侯虎倡紂為無道朱氏曰按史記崇侯虎謂西伯

氏曰墉城也程氏曰天謂文王子懷爾之明德

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

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

大其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朱

氏曰不長夏以革未詳其義程氏曰其化之感人

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也言不待遲久而

化也張氏曰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

不尊尚強大兵革而人自服也程氏曰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朱氏曰此

皆文王之明德上帝之所懷也程氏曰帝謂文

王當謀爾為仇之方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

具以伐為仇之崇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惡之甚不能化者謀而伐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

成呂氏曰言文王其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則而非我也

○東萊曰不長夏以革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

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

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

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無外飾無

私意此明德之實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音連連攸馘安安是

類是禡馬嫁反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音崇

墉乞乞魚乞反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鄭氏曰閑閑徐緩之狀○毛氏曰言言高大也○

鄭氏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訊問之○毛氏曰

連連徐也王氏曰連連屬而弗絕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

而獻其左耳曰馘孔氏曰玉藻云聽響任左故不

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記功也○程氏曰安安不輕暴也○毛

氏曰於內曰類於野曰禡鄭氏曰類也禡也師祭

子將出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尚書夏矣歐陽

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注曰類

禮依郊祀而為之禡祭造軍○王氏曰致致其至

也附使之內附也○毛氏曰弗弗彊盛也○王氏

曰乞乞壯也○鄭氏曰肆犯突也孔氏曰左傳云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則可○程氏曰○肆謂縱攻也○毛氏曰忽滅也○朱氏曰拂戾也○孔氏曰拂拂違也○程氏曰崇侯迷惡當文王始伐之

徐緩之時則不服故文王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然審重朱氏曰皆城下之戰也古者出征類于上帝

禡于所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朱氏曰言文王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攻

附來者而威德被于四方也○朱氏曰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二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

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罰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

獸昆蟲焉張氏曰民之歸文王久矣此言附則是方更見得民附若謂至此纔來附則不然且

如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亦久矣非作辟雍而後服也○孔氏曰昆蟲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祭統注云昆蟲也明蟲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螿蟲皆是也

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

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人與民皆樂故能樂也○東萊曰所以謂之靈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自文王受命樂其有靈

德以下皆講師之贅說也按武成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

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誕膺天命即此序所謂文王受命也以撫方夏即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

惟九年大統未集言既三分天下有其二九年而崩也若以靈臺之作在此九年之間雖非詩人大意所存然尚無害漢儒因此遂以為受命稱王而以靈臺為天子之制則悖理甚矣泰誓二

在之時武王之稱文王止曰文考而已至大誥武成追王之後始曰文考文王此文王生前不稱王

之明驗也武王牧野誓師所告者不過司徒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六卿之制豈有文王之時已僭

天子之

臺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毛氏曰經度之也○蘇氏曰靈之言善也晁氏曰為劉向

之學說靈臺之詩曰靈善也○毛氏曰四方而朱氏曰言其如神靈之所為也

高曰臺○孔氏曰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

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鄭氏

曰營表其位也○毛氏曰攻作也○朱氏曰不日

不終日也○孔氏曰經理而量度初始為靈臺之

基址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

之也○長樂劉氏曰經謂制其廣深營謂定其基址○鄭氏曰眾民築作不

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東

萊曰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氛稷觀民俗以察天人

之意因以疏瀹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事也楚椒舉曰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
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
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墮財用其事不煩官
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
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
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
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
鹿攸伏其言得之矣毛鄭以此詩為五章章四句
或以為前二章章六句後二
章章四句於文義甚叶若愈於毛鄭今觀楚椒舉
詩止於鹿鹿攸伏蓋全舉前二章之文也若以首
章為章六句則椒舉所引詩末二句在它
章矣然則章句其傳甚遠未易以意改也

經始勿亟

居力反

庶民子來王在靈囿

又音鹿

鹿攸伏

鄭氏曰亟急也

○丘氏曰子來猶子為父來也

毛氏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

孔氏曰春秋築鹿囿則囿者築牆為界域

而禽獸在其中○說文曰囿苑有垣也

○爾雅釋獸云鹿牡麇牝麀

○毛氏曰攸所也

○朱氏曰經始勿亟文王恐煩

民令勿亟作也庶民子來如子趨父事不名而自

來也

李氏曰左傳云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

成其以勸民也蓋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為勸民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得

○孔氏曰鄭駁異義云於臺下為囿治

○趙氏孟子注云文王在此囿中鹿鹿懷任安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鄭氏曰論之言倫也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

蘇氏曰○毛氏曰水旋丘如璧曰辟雍以節觀者

論講也○孔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

如璧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

○朱氏曰王制論學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

說者以為泮宮諸侯射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

飾觀者泮宮諸侯射禮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

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

彼西靡說者以靡為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

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

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

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亦為樂名而曰古人

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

得名歟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

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

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

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上云爾○孔

氏曰鄭氏駁異義云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所

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

之外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墜之以靈治

謂之辟雍皆無明文玄按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

有靈固有靈治有辟雍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

郊矣袁準正論云辟雍大射養孫之處

○東萊曰於嘆辭也樂記曰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為倫蓋本諸此或

疑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為以辟雍

學校勦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

甚親游宴之誓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

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

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徒何鼓逢逢

薄紅矇音蒙

反

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蘇口奏公

陸氏草木疏云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

如鵝卵甲如鏡甲其皮堅厚可冒鼓李氏曰上林賦曰擊鳴鼉

之鼓則以鼉皮為鼓可知矣○毛氏曰逢逢和也釋文云埤蒼

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瞶鄭氏曰凡聲使瞽瞍為之公

事也○東萊曰樂者矇瞍之事也聞鼉鼓之聲知

矇瞍方奏其事也前三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

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扶又反受天命能昭先人

之功焉鄭氏曰繼文者繼文王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鄭氏曰下猶後也孔氏曰居下世即是在後○毛氏曰三后大

王王季文王也○朱氏曰在天既沒而其神在天

也○毛氏曰王武王也○鄭氏曰京謂鎬京也○

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于上武王以

武功續終于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陳氏

曰哲王謂誰其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在其鎬京

則武王是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東萊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臣以詩言言 卷之二十一
曰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卽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孚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肇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爲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式法也○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爲式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爲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朱氏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以法其孝思而已蓋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鄭氏曰媚愛也茲此也一人武王也○毛氏曰侯維也○鄭氏曰服事也○蘇氏曰天下思所以媚

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季能嗣先王
之事者豈不明哉○孔氏曰順德定本作慎德準
約此詩上下及鄭箋引易宜為順字又集注亦作
順疑定本誤董氏曰淮南子云應侯順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鄭氏曰茲此也○陳氏曰來所自來也許語助也

○蘇氏曰繩約也○毛氏曰武迹也○鄭氏曰祜

福也○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

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祖先之蹤

跡也○鄭氏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天下樂仰武

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後漢祭祀志注東平王

答曰大雅曰昭茲來御慎其祖父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朱氏曰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

○鄭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佐助也○呂氏曰不

遐有佐者四方皆來佐助雖萬年不以為遠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孔氏曰經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若天
下服四方定鎬京安後世其所施之事皆繼伐之功
故言繼伐以總之○蘇氏曰繼文者言
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文王有聲適尹楠反駿音峻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

鄭氏曰適述也駿大也○李氏曰觀當如字讀○

毛氏曰烝君也呂氏曰烝君也衆也○蘇氏曰文

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

為君也○鄭氏曰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

說文曰吹詮詞也從欠從日切董氏曰孫毓引曰吹求厥寧余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說文曰豐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村陵西南○孔氏

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邗耆密須昆夷之屬

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

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築城伊瀆汎域反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反其欲適追來孝

王后烝哉

毛氏曰瀆成溝也鄭氏曰方十里曰成瀆其溝也廣深各八尺○孔氏曰匠人云

成間有瀆內之地其方十里○陳氏曰匹稱也○

鄭氏曰棘急也○毛氏曰后君也○孔氏曰上言

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朱氏曰文王作豐邑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城因舊滅為限而築之○陳氏曰作豐之制不為侈大唯其稱而已○朱氏曰非欲亟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耳王后亦指文王也○禮器引詩曰匪革其猶聿追來○釋文棘作亟曰或作棘欲作慾曰或作欲

王公伊濯直角反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呂氏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張氏曰濯有鮮潔之意○羊氏曰翰翰也○呂氏曰文明至此明建都邑示天下知所歸往天下皆倚以為賴朱氏曰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

積榦也○東萊曰王公如易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統言之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音壁皇王烝哉

鄭氏曰豐水禹治之使入渭東注於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孔氏曰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之渭東注于河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彥而知之後漢地理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績功也○毛氏曰皇大也○鄭氏曰辟君也○李氏曰指豐水以言武王之功董氏曰詩人論周之建都在豐鎬而豐水正居其中者於是思禹之績而見周之成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蘇氏曰豐水之所以東注者禹之功也四方

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張氏曰時武王既

得天下故言皇王烝哉朱氏曰皇王有天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毛氏曰武王作邑于鎬京後漢地理志曰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孟康云

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皇覽曰文王周家冢皆在鎬聚東社中

○長樂劉氏曰武王自豐而作京于鎬以諸侯之

朝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越豐水之

東作鎬京焉張氏曰周家自后稷居郃而公劉則居於豳焉大王邑岐而文王又遷于

豐至武王則居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必至于遷○張氏曰靈臺

辟靡文王之學也辟靡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

辟靡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當武王作鎬京辟靡之

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尤見王業之成也民之歸

周亦久矣非謂至此而始子來也○朱氏曰無思

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

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鄭氏曰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宅

居也○鄭氏禮記注曰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居

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呂氏曰言武王稽

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爲天下君也

豐水有芑音起武王豈不仕詒以之反厥孫謀以燕翼子

武王烝哉

毛氏曰芑草也仕事也○陳氏曰詒遺也○毛氏

曰燕安也翼敬也○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

榮况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爲事乎○蘇氏曰故

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孔氏曰以安敬

氏曰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

王之事也○王氏曰雖詒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

以燕也○東萊曰孫與子特互言之皆謂子孫也序

言武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之伐功何

邪定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詒厥子孫故非大告

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作蓋有本末具載精

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不可以

一體求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詩經

五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音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推以配天焉孔氏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

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蘇氏曰周公制禮推尊后

稷以配天故為此詩言其所以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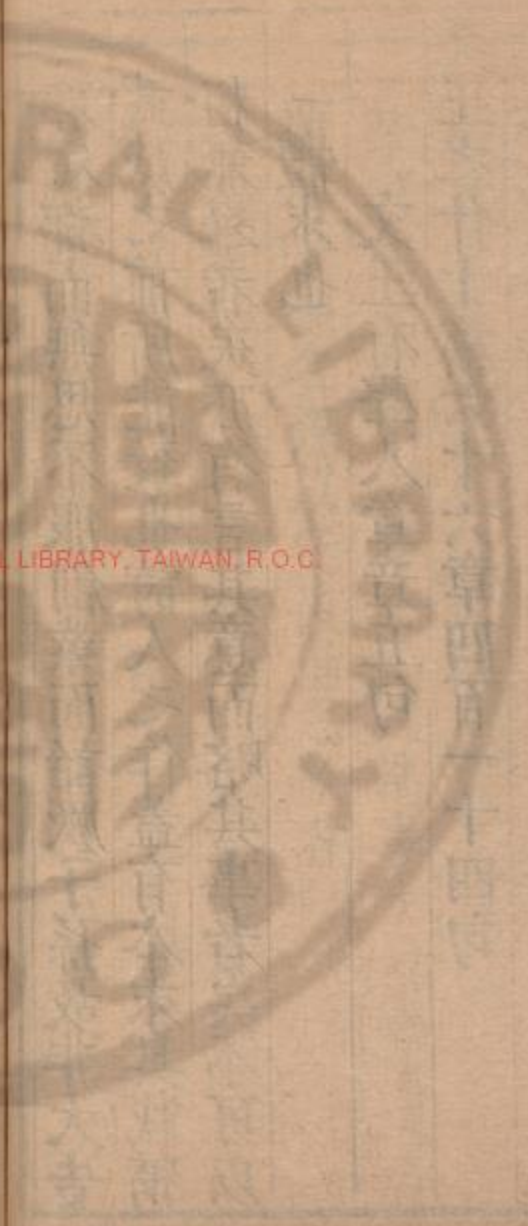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音音因克祀以弗音拂

無子履帝武敏密謹反歆許金反攸介音戒攸止載震真慎反

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也初始也○朱氏曰民人也謂周人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音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推以配天焉孔氏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

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蘇氏曰周公制禮推尊后

稷以配天故為此詩言其所以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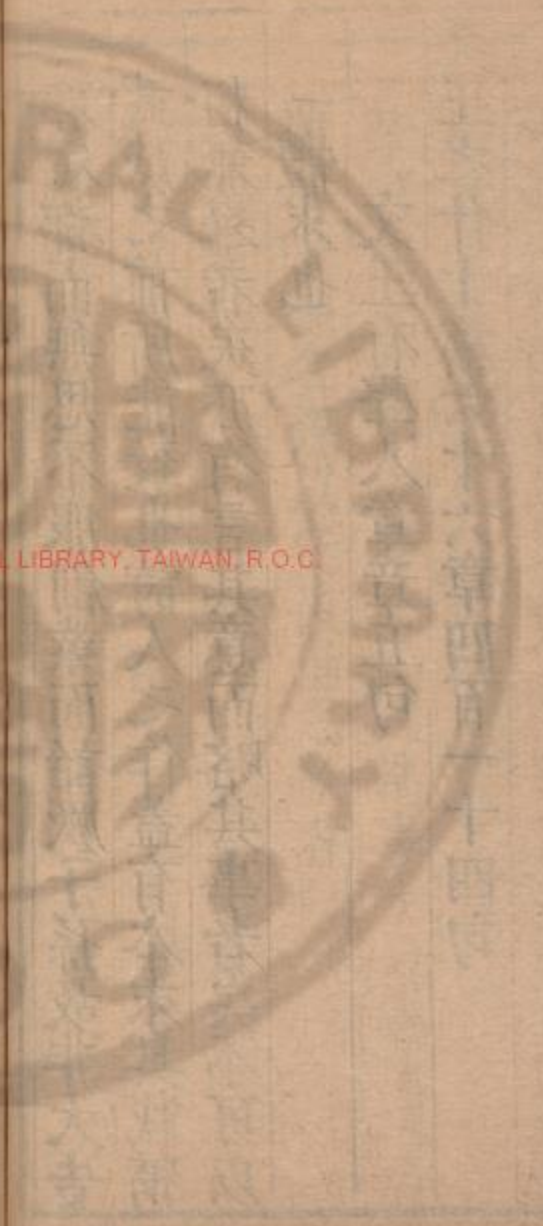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音音因克祀以弗音拂

無子履帝武敏密謹反歆許金反攸介音戒攸止載震真慎反

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也初始也○朱氏曰民人也謂周人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也○**毛氏曰**生民本后稷也○**鄭氏曰**時是也姜

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嫫○**毛氏曰**后稷之母○

鄭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禋

禋祀祀郊禘也毛氏曰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禘天子親往

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

矢于郊禘之前○**鄭氏曰**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

禮○**孔氏曰**燕來主為產乳滋蕃故重其初至之

日用牛羊豕之大牢祀於郊禘之神蓋祭天而以

先禘者配之變祀○**鄭氏曰**弗之言被拂也毛氏

言禘者神之也○**鄭氏曰**弗之言被拂也毛氏

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孔氏曰**周語云後除其心

周禮女巫云祓除釁浴左傳曰夜社釁鼓檀弓云

巫先祓柩皆祓除凶惡○**毛氏曰**履踐也○**鄭氏**

曰帝上帝也○**爾雅曰**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

郭璞曰拇迹大指處○**朱氏曰**以敏字係於履帝

武之下則敏字加於彼介攸止全句之上皆不成

也○**毛氏曰**歆饗也○**孔氏曰**孫炎云介者相助

之義○**釋文曰**震有娠也毛氏曰震動也○孔氏

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后曰動謂懷妊而身動也

縉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毛氏曰**夙早也育長

也○**王氏曰**縣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興

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甫田鄭

賴五穀以生其初生此民者誰與是○**鄭氏曰**姜

嫫當堯之昔為高辛氏之妻妃孔氏曰謂為其後

知其為幾在故直以在言之大戴禮史記諸書皆

以姜嫫為帝嚳上妃稷為嚳子張融云即如諸書

之說則帝嚳聖夫姜嫫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

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魯何特大姜嫫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庶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禴祀上帝於郊禱曰
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孔氏曰姜嫄得其
郊禱者是二王之
後得祭祀媯禱之昔昔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
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王氏曰列子曰后稷
生乎巨跡姜嫄履巨跡之拇巨歆媯禱之神助祭
而止則娠而生育其所生育是為后稷載風則言
其疾而不遲也○張氏曰生民之事不足怪人固
有無種而生當民生之始何嘗便有種固夫因化
而有蘇氏曰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弘
多故其生也或異學者曰耳目之陋而不信
萬物之變聖人則不然河圖洛書稷契之生皆於
詩易不昌為怪其說蓋廣如此○朱氏曰毛公說

妻嫄出祀郊禱履帝嚳之迹而將事齊敏鄭氏
說姜嫄見

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史記亦云姜
心所歆欲踐之踐而身動如孕則非
誕彌而支厥月先生如逢才不副乎通

無苗音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禴祀屠然生
子

毛氏曰誕大也張氏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為大彌
後有不甚通者疑但發語辭耳

終也蒲田鄭氏○鄭氏曰終十月而生○朱氏曰
先生晉生也毛氏曰姜嫄之
子先生者也○鄭氏曰逢莘子也

孔氏曰說文云逢小莘也從莘大聲薛琮答韋昭
曰莘子物生逢小名羔未成莘曰野大曰莘○王
氏曰逢之字○孔氏曰莘子以生之易故比之圻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副皆裂也

又曰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
濟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

剖其右脇獲三人焉禮記曰為天子剖瓜者婦之是謂為袞也○毛氏曰赫顯也

○鄭氏曰康寧皆安也○朱氏曰居於猶徒然也

○孔氏曰婦人之生晉子其產多難此後稷雖是

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芋子之生其生之時不坼

剖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天既祐令

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

朱氏曰上帝豈不寧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

人遺而徒然生是子也

誕寘_{之鼓}之隘_{於懈}巷_{戶降}牛羊腓_{符非}字之誕寘

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

後稷呱_{音矣}

○毛氏曰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朱氏曰會值也

○蘇氏曰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朱氏曰無

人遺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孔氏曰嬰

兒未有所知當為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毛

氏曰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為人所收

取_{王氏曰平林非人所往來則}人而收取之又其

理也故又置之於寒冰_{王氏曰猶以為適與人會}

又誕寘之寒冰○孔氏曰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 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王氏曰寘之寒
冰而鳥覆翼之則為異甚矣○孔氏曰人往收取
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

實覃徒南反實訐沉干反厥聲載路誕實匍音蒲反匍音蒲反北

岐其立反克疑與極反以就口食執與世反之荏而甚反菽荏

菽施施蒲具反禾役穰穰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瓜瓞田節反

嗶嗶布孔反

毛氏曰覃長也訐大也○陳氏曰載路滿路也匍

匍解見谷風○毛氏曰岐知意也疑識也蘇氏曰岐岐疑

巖峻茂也○朱氏曰口食自能食也○鄭氏曰執樹也

○毛氏曰荏菽戎菽也鄭氏曰戎菽大豆也施施然長也王氏曰

日枝旗揚起也禾解見七月○毛氏曰役列也孔氏曰種

行穰穰苗好美也○王氏曰幪幪然茂盛也王氏曰

嗶嗶然多實也○孔氏曰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

其長養之事○蘇氏曰在稷之生其體實長且大

其聲則載於路矣○鄭氏曰能匍匍則岐岐然意

有所知也其貌疑疑然有所識別也○王氏曰以

就口食者言其稍長免乳以就口食也○鄭氏曰

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植之志言天性也○長樂劉

氏曰施施穰穰幪幪嗶嗶言皆異於常人所種○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孔氏曰周本紀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麥

麻麥美即此章是也又曰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

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灋之堯聞之舉棄為

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是也○說文疑倫疑曰小

兒有知○釋文菽倫叔曰叔或倫菽○說文曰穎

禾末也詩曰禾穎穉穉○董氏曰崔靈恩集注唼

倫萃○說文亦云唼字讀若瓜唼萃萃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之遺弗音厥豐草種之黃茂

實方實苞實種實稂徐秀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

營井實粟即有郃他來家室

毛氏曰相助也第治也王氏曰草盛曰第治弗亦謂之第猶治亂謂之亂也

鄭氏曰豐茂也○蘇氏曰黃茂嘉穀也毛氏曰黃嘉穀也茂

也○董氏曰集注以方為房○朱氏曰苞甲而未

拆也實方實苞此漬其種也種布種也衰漸長也

毛氏曰衰長也○王氏曰發者其華發也鄭氏曰發發管

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呂氏曰秀始穉也長樂劉氏曰秀謂將

實也○王氏曰堅者其實堅也好者其形味好也○

毛氏曰穎垂穎也王氏曰穎者垂末也稟其實稟

稟然孔氏曰左傳云嘉粟旨酒服虔曰穀之初熟為粟是粟為穀熟貌○蘇氏曰粟不枇也○

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郃姜嫄之國也釋文曰郃今京兆武功縣○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氏曰杜預云武功縣所治鄭氏曰后稷之掌稼穡有助

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孔氏曰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張氏曰有相之道贊化

育之一端也今農民未見致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即種其收即天幸也殊不知壤細不能蕃殖粒之

大者無過於豆如土又倍於粒則必透風不能性十必失其四五矣此人力之不盡也惟后稷則盡

人力○董氏曰治去豐艸然後嘉穀得殖故種之

黃茂○孔氏曰種之黃茂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

言黃盛以總之○朱氏曰后稷之穡如此堯以其

有成功於民封於郃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

嫫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嫫焉孔氏曰郃國應自

遷徙故以其地封后稷也○李氏曰以○釋文曰

弟韓詩倫拂○東萊曰人事盡處即是天理有相

之道當合艷箋橫渠之說觀之

誕降嘉種維秬音維秬反維糜音維糜反維芑音起恆音恆反

之秬秬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音任是負以歸肇音兆

祀

毛氏曰秬黑黍也秠一稗二米也孔氏曰郭璞云

秠異耳秬是黑黍之大名秠亦黑黍但中

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糜赤苗也芑白苗也孔

曰釋艸糜作蘩者同郭璞云蘩今之赤恆徧也孔

梁粟芑今之白粟粟皆好穀也蘩音糜恆徧也孔

曰言種之廣多故以恆為○王氏曰任者肩之任

徧定本作恆集注○毛氏曰肇始也○王氏曰后稷

也蘇氏曰任檐也○毛氏曰肇始也○王氏曰后稷

負者背負之也

也

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既卽有郅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

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答者上天神異

後稷而爲之下嘉穀周遂以興答曰天雖至神

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

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

降播種農所謂嘉種則秬也秠也糜也芑也○蘇

氏曰徧種之既成穫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而始

祭焉朱氏曰秬秠言穫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王氏曰后稷始受國

爲祭主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傷容或榆音曲或簸波我或蹂音柔

之叟叟所雷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禮

以較反蒲未載燔頌音載烈以興嗣歲

也○長樂劉氏曰蹂以脫其穗○毛氏曰釋淅歷

米也謂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釋訓云

溼溼淅也浮浮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溼溼淅

米聲焯焯炊之氣傳以洮米則有聲烝飯則有氣

取爾雅之意爲讀也○鄭氏曰惟息也蕭解

見采葛○孔氏曰脂祭牲之脂也○毛氏曰羝羊

牡羊也郭璞云粉謂吳羊曰羝者是亦以牡爲

羝也畜許文反粉符云較道祭也鄭氏周禮注曰

反羝子郎反牝音品較道祭也行山曰較自土

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轆之而去

犬以王車轆之此用抵亦伏體較上菩音火曰燔

負又音倍傳芻初俱反較音歷歷於制反

呂氏讀詩記卷之二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孔氏曰謂貫之加于火曰烈孔氏曰即今之炙肉也○孔氏曰

此言將祭之事以所得秬秠糜芑之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杼之○長樂劉氏曰或

播以揚其糠○朱氏曰或蹂禾取穀以繼之○孔氏曰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洩

洩然又炊之於甑爨而烝之其氣浮浮然○艷氏曰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簠簋之實○朱氏曰謀惟

戒祭祀之事也長樂劉氏曰載謀謂卜日擇於是也或取蕭以祭脂毛氏曰取蕭合黍稷臭塗墻屋既奠而後蒸蕭合馨香也○王氏曰

取蕭祭脂則宗廟之祭升臭也或取羝以祀較或燔之或烈之四

者皆祭祀之事○毛氏曰以興來歲繼往歲也孔氏曰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恆傳豐季也○董氏曰韓詩佗或春

或枕故鄭眾於春人引此為據有司徹鄭康成亦以或春或枕○說文曰自杼自也以治切詩云或

簸或自

印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都但反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許乙反于今

毛氏曰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盛

大羹也孔氏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湑不和實於登是登為盛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湑者肉



也○王氏曰穆之蒸之簋蓋尊爵之實也瓶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食互相備也○**艷氏曰始升其馨香始上行也居安也歆享也**董氏曰傳曰鬼神食氣謂之歆○**胡何也**○**朱氏曰臭香也**○**艷氏曰亶誠也**○**毛氏曰迄至也**○**王氏曰**

我今盛于豆登謂周室尊祖以配天之祭也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宗廟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天殊不知魯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與稷亦歆乎○**董氏曰先儒謂后稷得祭天者二王之**

後也后稷於舜不得為三王之後况主堯祀者虞賓既立豈后稷得祀天耶○**朱氏曰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饗之言應之疾也**○**鄭氏曰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李氏曰言得其時也七冠禮曰嘉薦亶時○

李氏曰因郊天之祭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肇祀○**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葦鬼反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音苟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氏曰有勿踐行葦而曰仁及艸木有以祈黃耆而曰尊事黃耆養老乞言則誤也

東萊曰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歎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益之歟

反

敦徒端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禮

反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敦聚貌行道也葦解見幽

風○宋氏曰勿戒止之辭也○丘氏曰苞抱籜也

○艷氏曰體成形也○毛氏曰葉初生泥泥

朱氏曰柔

澤戚戚內相親也孔氏曰親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鄭氏曰莫

無也朱氏曰莫猶勿也具猶俱也○蘇氏曰爾近也○鄭

氏曰敦敦歎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躡履折傷

之○李氏曰此葦方苞方體其葉又泥泥而美又

孰忍傷之哉○陳氏曰兄弟不可相遠○東萊曰

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

為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與兄

弟宜倫六句二章言陳設宜倫四句三章言蕪樂

宜倫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艷所同也敦彼

行葦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

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愛之乎忠厚之意藹

歎蓋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之蕪樂皆所以樂乎

此也毛氏以戚戚為內相親唯體之深者為能識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

或肆之筵

以欬反

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

七習反

御

毛氏曰肆陳也

○鮑氏周禮注曰鋪陳曰筵

音藉

之曰席

孔氏曰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踏

○毛氏

曰設席重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也

毛氏曰緝

御蹀躞

○長樂劉氏曰肆之筵所行燕禮也授

之几者優尊也

鄭氏曰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鋪設促遠或有陳之筵

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

○鄭氏曰老者既為設重

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

長樂劉氏曰要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

其侍從也○陳氏曰非特肆筵而已又有重席非特授

几而已又有侍御之人

或獻或酢

才洛反

洗爵奠斝

古雅反

醢以薦

或燂

或炙嘉般脾

婢支反

臠

渠略反

或歌或嘏

五洛反

毛氏曰斝爵也夏曰醢般曰斝周曰爵

孔氏曰謂之斝者明

堂位注謂

○蘇氏曰醢醢蓋醢之多汁者也

鄭氏曰醢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

之肉魚鴈之屬為之名也醢所以濡菹禮籩豆

鄭氏曰燂用肉炙用肝

○毛氏曰臠函也

俗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

歌者比於琴瑟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孔氏曰經傳諸言徒擊鼓曰𦍋孫炎云聲驚等也○鄭氏

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醕客

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孔氏曰所洗所奠一物也儀禮飲禘者亦云奉爵是爵為

醕以薦之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為羞所加穀則

脾之與臠酒殺既備又佗樂助歡○孔氏曰定本

集注經皆作嘉鄭氏曰以脾臠為嘉故謂之嘉○董氏曰舊書佗加穀定本作嘉唐

敦音彫弓既堅四鍤音候既鈞規句反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

賢

賢

毛氏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孔氏曰敦與彫古

節之義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

之○李氏曰荀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

爾雅曰金鍤反翦羽謂之鍤孔氏曰方言云關

南蠻傳其民戶出雞羽二十鍤○後漢毛氏曰鍤矢

參亭孔氏曰鍤是矢參亭者也矢人為鍤矢三分

鐵重也四矢皆輕重○鄭氏曰舍釋也謂既射於

也○丘氏曰均徧也謂四鍤徧釋之射以中多者

為賢釋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宋氏曰既燕

而射以為樂也孔氏曰王肅以此為燕射○鄭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且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序○東萊曰此

兩章鄭玄以為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為燕射

以詩之所敘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穎達難

之說謂燕射旅酬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會孫

為主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哉遂從鄭氏以

為大射抑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

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

而飲未終舉觶無筭爵獻酌尚多言酌然學者讀

此詩當深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拘

牽禮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既句古豆反既挾子協反四鏃四鏃如樹序賓以不

侮

孔氏曰既句是引滿時也又曰設與句字雖異音

三京賦曰形弓斯發○鄭氏曰射禮摺三挾一箇言已挾四

鏃則已徧釋之孔氏曰摺者種也挾謂手挾之射

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徧

釋之也案大射禮者二挾一箇謂卿大夫若其君

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丘氏曰四鏃如樹言皆著於侯如

以手植之也于氏曰言其貫之力如植也○朱氏

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雋以不

侮為德○東萊曰四鏃既均泛言射者也故繼之

曰序賓以賢四鏃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

賓以不侮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會孫維王酒醴維醕如主酌以大斗以祈黃耆

毛氏曰會孫成王也朱氏曰此詩於成王之時則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

詩所謂曾孫皆以醕厚也說文曰醕厚酒也大斗長三尺

也孔氏曰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孔氏且祈訓

為求黃耆解見南山有臺○王氏曰序賓以賢又

以不侮矣而為之主者則曾孫也孔氏曰周之先王皆親親而敬

老成王承先王之濃度而為○李氏曰成王之為

主人而酒醴皆厚矣遂酌大斗以祈黃耆也朱氏曰祈

黃耆頌禱之辭按古器物款識多此語如云用斲萬壽用斲眉壽水命多福用斲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王氏曰以祈黃耆○東萊曰酌大斗而祈

者則序所謂養老之言也

黃耆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

一端也

黃耆台湯來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其音以介景福

毛氏曰台背大老也鄭氏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孔氏曰釋詁云

鮐背者老壽也舍人口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董氏曰引謂引之

以美翼謂輔翼之也○毛氏曰祺吉也○釋文曰

戒大也○鄭氏曰景福大福也○東萊曰前章言

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耆此章言黃耆相導左右成

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作八章章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四句今從毛氏

既醉大音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下孟反

曰成王之時天下太平無所施為但燕羣臣而已○陳氏曰君臣湛沍於上而天下之民穀粟不繼饑窮無聊朝夕相聚欲為戎首君雖有酒豈能獨樂夫唯民俗安靖於下君臣肅恭於上於是因祭祀之餘旅酬徧及非夫太平之時能若是乎

東萊曰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朱氏曰德主之德也○鄭氏曰君子指成王也○

朱氏曰爾亦指王也○鄭氏曰景大也○蘇氏曰

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君子

佗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無算爵

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呂氏曰既飽以德孰觀是禮而有得也○陳氏曰燕

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

既醉以酒爾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鄭氏曰殺俎實也孔氏曰歸俎者以生體實之於俎也楚茨篇為俎孔頌或燔或

炙○國語晉獻公令司正實爵與○毛氏曰將行

也朱氏曰亦奉持而進之意○王氏曰昭明明德也○李氏曰

成王之待臣下如此故欲其君有萬年之壽○孔

氏曰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使之永佗明

君也丘氏曰謂發其智慮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昭明有融高助令終令終有俶反尸叔公尸嘉告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毛氏曰朗明也

朱氏曰○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令終善終也古

虛明也○毛氏曰俶始也○鄭氏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

嘏辭也○丘氏曰言羣臣願王明盛而又獲善終

也朱氏曰高助而又令終所謂攸好德考終命也○陳氏曰王之所以能

高明善終者何由知之蓋有其始矣○朱氏曰今

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又嘉告之○

東萊曰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奠

者乃公尸也自既醉以酒至高助令終皆祭畢而

燕頌禱之辭也自令終有俶至於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籩豆解見伐柯○鄭氏曰靜嘉潔清而美也長樂劉氏

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朱氏曰朋友指助祭者

嘉言其新美而時也○陳氏曰攸所也○蘇氏曰

攝檢也○孔氏曰公尸以善言告者是何故乎由

祭饌則潔清而美鄭氏曰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

平氣和所致○王氏曰其設之

也不譁而為之也至美與執爨踏為祖孔頌君

婦莫莫為豆孔庶同意○陳氏曰傳所謂馨香而

無譁惡助祭者又相斂攝以威儀又曰各自收斂

之意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王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匡既飭同當神之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求位反永錫爾類

鄭氏曰孔甚也○孔氏曰時謂時節○朱氏曰孝

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禮之終有嗣舉奠呂氏曰祭

祀之終有嗣舉奠所以致其傳傳祖考德澤之意深矣○毛氏曰匱竭也類

善也○東萊曰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

有嗣子之孝舉奠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

之錫汝之善宜其永永不替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若本反君子萬年永錫祚才路反胤

反 芒刃

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董氏曰壺者內也自內以達外也○朱氏

曰祚福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孰大如此孔氏曰七章所

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八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即胤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說之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反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氏曰被覆被也○毛氏曰僕附也王氏曰屬也○孔

氏曰前章言永錫祚胤謂祚及後胤也此章因其

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其實先言祚耳○朱

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下章

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氏曰釐予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從

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子春反

使為之妃又使生賢知音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

也蘇氏曰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音符鵲於雞反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

祖考安樂音洛之也孔氏曰物極則反或將盡之反

美其能守之也○李氏曰人苟不安神何所依誰能持盈守成神祇亦得安矣

鳧鵲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

燕飲福祿來成

宋氏曰興也○毛氏曰鳧水鳥也孔氏曰釋鳥鴈沈鳧郭璞云似

鴈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鵲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鶯鳧屬孔氏曰蒼頡解涇解見谷風○張氏曰鳧

鶯言天子之祭而言公尸何也當成王之時為王

尸者有文王武王其上皆公尸也故言公尸之尊

者○鄭氏曰爾者成王也○毛氏曰馨香之遠聞

也○歐陽氏曰鳧鵲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

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濑在壘皆水

旁爾鄭氏曲為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

也○李氏曰公尸來燕來寧言公尸來燕飲而安
寧○孔氏曰福祿來成汝孝子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
燕飲福祿來為干偽反協句如字

毛氏曰沙水旁也○長樂劉氏曰宜者宜之也○

鄭氏曰為猶助也毛氏曰厚為孝子也

鳧鷖在渚之與反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思汝反爾殽

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汜也孔氏曰水中高地為渚處止也湑解見伐木

鳧鷖在淥在公反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氏曰淥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宗尊也○莆田鄭

氏曰于宗宗廟也○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薆音門公尸來止熏熏許云反旨酒欣欣燔炙芬

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毛氏曰薆山絕水也孔氏曰謂山當水路今水勢斷絕也○後漢書馬援傳浩

壘注云浩水名也壘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

也芬芬香也○鄭氏曰令王自今無有後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音暇樂嘉成王也

呂氏讀詩已

卷之二十一

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
自天申之

毛氏曰假嘉也○陳氏曰民在下之民也人在位
之人也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
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毛氏曰申重

也○歐陽氏曰詩人嘉樂成王有顯顯之德以宜
其民人而受天之祿○朱氏曰天之於成王反覆
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

中庸作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左氏傳亦
作嘉樂○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起連
反率由舊章

鄭氏曰于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皇
皇美也鄭氏曰天子穆
穆諸侯皇皇○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

子也○鄭氏曰愆過也率循也○長樂劉氏曰舊
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蘇氏曰成王于祿而得
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
侯無不穆穆皇皇以尊成王之灋者○釋文作且
君且王曰一本且竝作宜字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鳥路
反率由羣匹受福
無疆四方之綱

鄭氏曰抑抑密也毛氏曰秩秩有常也莆田鄭氏

曰羣匹羣類也

鄭氏曰匹耦也朱氏曰羣臣也

歐陽氏曰言成王

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

以其治之王享其福祿總其綱紀而已蘇氏曰從

衆之欲而已不自為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

之綱之紀燕及芻友百辟卿士媚

眉備反

于天子不解

佳買反

于位民之攸暨

許菀反

董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為統紀為目鄭氏曰

燕者燕飲也毛氏曰芻友羣臣也

丘氏曰曰諸侯也董

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也鄭氏曰媚愛也

毛氏曰暨息也李氏曰紀綱既正無為在上

與臣下燕飲而樂之朱氏曰百辟卿士媚而愛

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民所安息也釋文不

解作匪解東萊曰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

史友內史友則芻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

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

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

攸暨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阜陶賡歌之意也民

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

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公劉名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利音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氏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郃史記曰夏后氏

政棄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益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益名公之志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音餼音糧音于橐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思輯音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反揚爰方啓行

毛氏曰篤厚也○鄭氏曰康安也○董氏曰場畔也疆介也積委積也朱氏曰露積也餼食也糧糗也○毛

氏曰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稱趙盾見靈輒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董氏曰無底曰橐○毛氏曰輯和也○鄭氏曰干盾

也戈句音鉤子戟也○毛氏曰戚斧也揚鉞音也孔氏曰廣雅曰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左傳工尹路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注鉞斧也秘柄也○秘音

○朱氏曰方猶始也○蘇氏曰后稷始封於郃傳子不窋而失其官犇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



其孫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名公稱之以教成王○朱氏曰言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窳居以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迺裹其餼糧思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國於豳焉○東萊曰毛鄭以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辟難遷於豳且以爲在郃有疆場積倉爲夏人迫逐乃棄而去攷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叅之蓋自不窳於竄于西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

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先兄巳亥之秋復脩是書至此而終自公劉之次章訖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刊定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天先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有所損益姑從其舊以補是書之闕云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他安

反陟則在嶽魚輦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音遙

鞞必頂反鞞必孔反容刀

毛氏曰昏相宜徧也孔氏曰王肅云徧謂廬井嶽小山別於大山也孔氏曰郭氏云山形如累兩甑上大小也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琫孔氏曰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鄭氏曰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也公劉之相此原地矣由原而升嶽復下在原皆反覆之重居民也○孔氏曰瑤是玉之別名公劉帶美玉及瑤并鞞琫容飾之刀○朱氏曰此章言至幽而相土也順猶安也宜居之徧也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言公劉帶此佩而上下山原而相邑居之所也○釋文曰嶽

本又作廩○東萊曰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嶽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矣則維玉及瑤鞞琫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音浦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鄭氏曰逝往瞻視溇廣也山脊曰岡絕高謂之京公劉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于於時是也○橫渠張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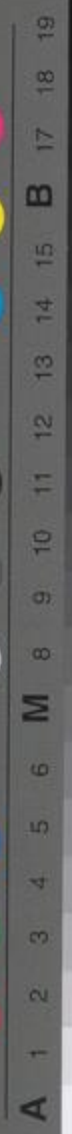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氏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只看百泉之往處便知地形也○蘇氏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朱氏曰京師高丘而衆居之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曰賓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

絳故絳也愚按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毛氏曰覲見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蹒蹒七羊反濟濟俾延俾几既蒼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之飲於之君之宗之

鄭氏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位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飲酒以落之俾使也○陳氏曰蹒蹒濟濟者禮容之盛也○孔氏曰公劉使人爲之設筵設几○毛氏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



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孔氏曰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
酒之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爲之君爲之
殺穀大宗也○東萊曰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既饗燕
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之爲君久矣於此
始曰君之者言公劉之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
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也古者建國立宗
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
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
始盡之時暫爲詐諉之計猶必立宗焉前乎此者
可知矣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
泉其軍三單音丹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
幽居允荒

蘇氏曰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
考之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水
泉灌溉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孔氏曰民居田
畝或南或北皆
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定之大名則山南爲陽山
北爲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
相之也流泉
所以灌溉○鄭氏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
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
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孔氏曰小司徒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以周禮言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徹與孟子百畝而徹同○孟子說三代稅灋其實皆什一○王氏曰前既言既庶既繁今更言其僅足三軍何也前既遷復輯其民是爲既庶既繁今所謂僅足三軍則三軍大國之制於是始爲大國則其軍僅足而已且言其僅足者爲將言其後爰衆爰有也○李氏曰周之徹灋自公劉始○毛氏曰山西曰夕陽荒大也○鄭氏曰允信也○蘇氏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朱氏曰民至此

始受田有常產矣疏曰隘於漢屬右扶風爲栒邑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古木反澗止旅廼密芮

籓居六反之卽

毛氏曰館舍也正絕流曰亂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鄭氏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皆布居澗水之旁水之外曰籓○朱氏曰此章總叙其所始終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涉渭取材而爲之以往來取厲取鍛也厲砥石也鍛鐵也此言其始來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矣蘇氏曰雖行潦汗賤之水苟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遂可以儉饒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為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鬯雷音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毛氏曰濯滌也鬯祭器孔氏曰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鬯是鬯為祭器也

卷耳云我姑酌彼金鬯則饗燕亦有鬯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積渠張氏曰皇

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之類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古愛反豈弟君子民

之攸暨

孔氏曰特牲注云濯漑也則漑亦是洗名○鄭氏

曰暨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阿音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毛氏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矢陳也○鄭氏

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

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

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雷其為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宋氏曰豈弟君子指王也

求賢則亦如此而已○宋氏曰豈弟君子指王也

矢陳也疑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而賦其事



因遂歌以爲戒也○釋文曰飄作票日本亦作飄
○東萊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
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
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爲比則當
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伴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先公會在由反矣

鄭氏曰伴奭優游自休息也○朱氏曰伴奭優游
閑暇之意爾皆指王也○董氏曰能克其性則能
似其先君矣○王氏曰彌者克而成之使無間之

謂也○毛氏曰會終也○東萊曰前六章以下皆
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閑暇君臣游行可謂
伴奭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克其性似先公
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
成就至於無虧闕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
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
之也

爾土穹昞符板反章亦孔之厚矣弟君子俾爾彌爾
性百神爾主矣

毛氏曰昞大也○蘇氏曰章著也○李氏曰成王

承文武之緒其土穹大而且著其厚甚大不可以
有加矣○朱氏曰百神爾主矣為天地山川鬼神
之主也○東萊曰土穹既厚惟祝其彌爾性長為
百神之主而已天子者百神之主也苟以逸欲虧
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無以主百神矣上二句歎而
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前後兩句亦然
爾受命長矣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
性純嘏爾常矣

陳氏曰爾受天命累世已久福祿已安矣○鄭氏
曰弟祿康安也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常常享

此福也○東萊曰自三章至此章皆歎美祝戒之
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
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
中矣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
為則

毛氏曰有馮有翼馮依輔翼也○蘇氏曰在前則
有馮在側則有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以翼翼
其左右○鄭氏曰則灋也○東萊曰是詩雖戒求
賢然詠歌以道之故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



言賢者之益焉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成王之
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孝者
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
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罔愆可
以爲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
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
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
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唯云張仲
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此
意也

顛顛印印如圭如璋今聞今望豈第君子四方爲綱
毛氏曰顛顛溫貌印印盛貌○鄭氏曰今善也王
有賢臣與之以禮儀相切磋體貌則顛顛然敬順
志氣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間之則有
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蘇氏曰
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陳氏曰爲四方
之綱紀○東萊曰此章與前章相承有馮有翼有
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顛顛印印如圭如璋今聞今
望矣

鳳凰于飛翩翩

呼會反

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

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氏曰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鄭氏曰翾翾羽聲也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蘇氏曰藹藹衆多也○朱氏曰鳳凰于飛則翾翾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媚媚愛也非邪媚之謂也○東萊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萃聚也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傅音附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鄭氏曰傅猶戾也命猶使也親愛庶人謂撫擾之

○東萊曰亦傅于天言帝散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音朝陽萋萋音萋反音西雝雝音雝皆音皆

萋萋音萋反音西雝雝音雝皆音皆

朱氏曰興下章之事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音朝陽氏音氏

曰孫炎云朝先見日也萋萋萋梧桐盛也雝雝皆皆鳳凰

鳴也○鄭氏曰岡山春鳳凰非梧桐不棲○孔氏

曰釋木云觀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

曰卽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朱氏曰朝陽明

顯之處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鄭氏曰庶衆閑習也○朱氏曰承上章之興也萃萋萋則離離喈喈矣君子之車馬衆多則亦足以待賢者矣○東萊曰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間可謂得其所矣故極言萃萃萋萋之盛離離喈喈之樂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衆賢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名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初陳詩以戒王其辭

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而至於累章耳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變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鄭氏曰厲王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朱氏曰召穆公康王之後名虎

呂氏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亦勞止汔

許一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

詭

俱毀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

七感

不畏明柔遠

能邇以定我王

詩三百六

三十五

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王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復勸王之辭使之去危卽安去惡從善也○鄭氏曰汙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毛氏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憺會也柔安也○呂氏曰憺不畏明不畏天明也○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也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

縱詭隨無良之人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李氏曰不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爲寇虐而欲遏止之亦以晚矣○朱氏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能順習也鄭氏曰能猶知也順知其近者釋文曰御檢字書未見所出疏曰尚書疏以能爲恣則此云御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東萊曰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畏天明苟有而不遏其爲惡無所限極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迷無縱詭隨

以謹愾音愾女交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

為王休

鄭氏曰休止息也速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無離散也愾猶謹

譁也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女

王之美述其始事者誘掖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

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佺慝此得反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

毛氏曰息止也慝惡也○鄭氏曰罔無極中也李氏

曰不○李氏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言王當敬慎

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則有德

之人去之矣○東萊曰此章諫厲王遠小人近君

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

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

弘大

毛氏曰愒息泄去也鄭氏曰泄猶出也發也醜衆也○鄭氏

曰厲惡也敗壞也無使正道壞戎猶女也孔氏曰孫毓云

戎之為女詩人通訓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

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音連繾音阮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李氏曰國無有殘言國無殘敗之禍也○蘇氏曰繾繾小人之固結其君子者也○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鄭氏曰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蘇氏曰欲使王德純備如

王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音版凡伯刺厲王也鄭氏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王卿士疏曰畿內之國上帝板板下民卒瘵音瘵出話不然而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氏曰板板反也瘵病也話善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鄭氏曰卒瘵盡病也猶謀也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靡聖管管言王無聖人之灋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朱氏曰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天降禍如此可不慎哉吾出話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詰之厲王不以爲然而且肆於民上其所謀皆不遠惟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至也人苟知聖人之灋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旣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哉朱氏曰其心以爲不復有聖人恣以妄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惟其謀猷如此不遠我是用大諫也

天方難無然憲憲天方蹶俱衛反無然泄泄以世反

辭之輯齊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亦音矣民之莫矣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蘇氏曰難艱難也蹶振動

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方爲艱難以震動

周室無爲是憲憲而不顧沓沓而不已李氏曰天方降艱難

於王何爲是難以服民祗以速亂而已民之

不順非有異志也喪王之無猷而求以自免耳苟

無欲害之之心而出好言焉民今治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囂囂五力反我言

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物俱反如詩

呂氏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寮者與執政公卿言也

不敢斥王託與執政公卿之言而風之也陳氏曰責其用

事之○毛氏曰寮官也囂囂猶警警也芻蕘采薪

者○鄭氏曰及與卽就也我雖與爾職異乃與女同官俱爲卿士就女而謀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肯受服事也我所言及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先民古之賢者○王氏曰囂囂自大之意言自大而不孫不能用其謀也芻蕘尚所當詢况及爾同僚者乎

天之方虐無然詭詭虛虐老夫灌灌古亂小子躑躑其略匪我言耄莫報爾用憂詭多將熇熇許酷不可救藥

毛氏曰灌灌猶欵欵躑躑躑貌李氏曰說文躑躑舉足高也以足高

之意觀之是驕之意熇熇然熾盛也李氏曰說文熇熇火熱貌○蘇氏曰

謔謔戲侮也言天方將爲虐李氏曰言天之將虐以憂國家安得以爲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倍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也○鄭氏曰老夫自謂也○孔氏曰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王氏曰列子曰

會不發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意天之方憊才細無爲夸苦花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憐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

孔氏曰釋訓云夸毗體柔也

李巡曰屈已卑身求得於人口體柔然則夸毗者復解其形體以順從於人也

殿屎呻吟

也釋文曰殿說文作

念屎說文作

陳氏曰天方

怒女輩汝宐誠實以應天無為便辟○鄭氏曰君

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

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良禍故也

蔡揆也民窮困如此曾

不肯惠施以賄贍眾民○王氏曰民方疾痛呻吟

而莫敢揆其事者故民喪亂無資王曾莫惠我師

多瘠罔詔也

天之牖民如堦

許元反

如筮

池音

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

無日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

匹赤反

無自立辟

婢亦反

毛氏曰牖道也如堦如筮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

相合也

孔氏曰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

蘇氏曰攜取也言其

易也○李氏曰苟能順天理以牖民則教不肅而

成其政不嚴而治苟將求益於民則牖民之道變

易矣益者言其無求多也特言攜者以帶上文言

之耳今之民既多邪僻矣而王又為邪僻何以牖

民哉○東萊曰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之理

不作聰明為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臣氏讀書言卷之二十六
价人維藩大音秦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
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毛氏曰〕价善也○〔王氏曰〕价人善人也大師六衆也大宗巨室也善人也大眾也大邦也巨室也王所恃以爲藩垣屏翰也宗子同姓也○〔孔氏曰〕藩者園圃之籬垣者小牆之名○〔朱氏曰〕屏樹也○〔毛氏曰〕翰幹也○〔李氏曰〕王所恃以屏翰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詩人以懷德維寧間於中則宗子維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

君其脩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朱氏曰〕懷德維寧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乖離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東萊曰〕前言告以爲治之本此章告以爲治之輔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未反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氏曰〕戲豫謂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曰游衍行衍溢也○〔鄭氏曰〕渝變也及與也昊天在上之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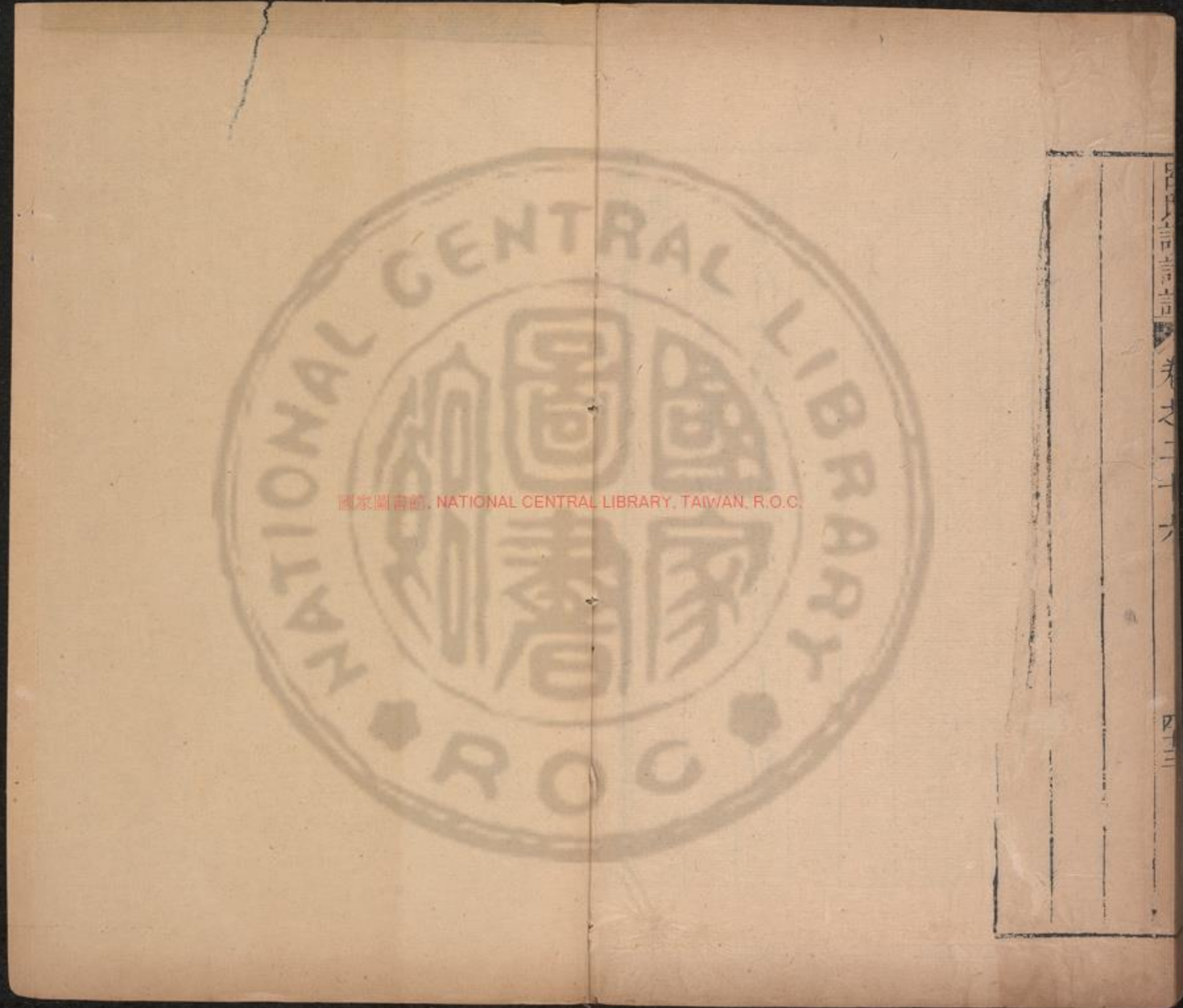
慎乎○橫渠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
之不體也又曰在詩亦儘說鬼神如云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鬼神體著萬物懸祭只在左右○宋氏曰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憐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王之君臣不知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李氏曰末章所言文王在帝左右是也而凡伯亦告厲王以此者蓋古人責難於君以孔孟之時其君皆庸主耳孔孟告之無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知古人之事君無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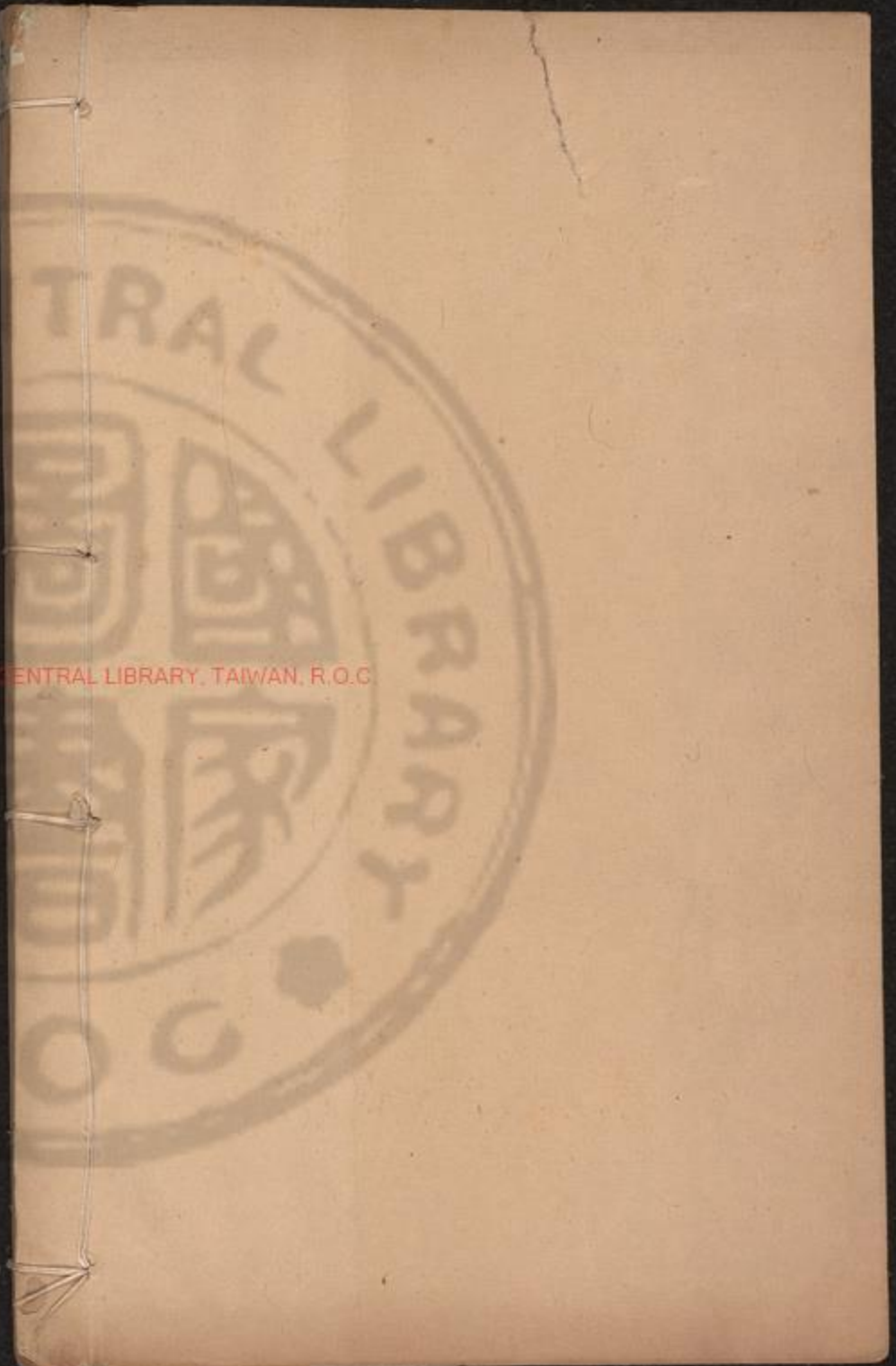
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三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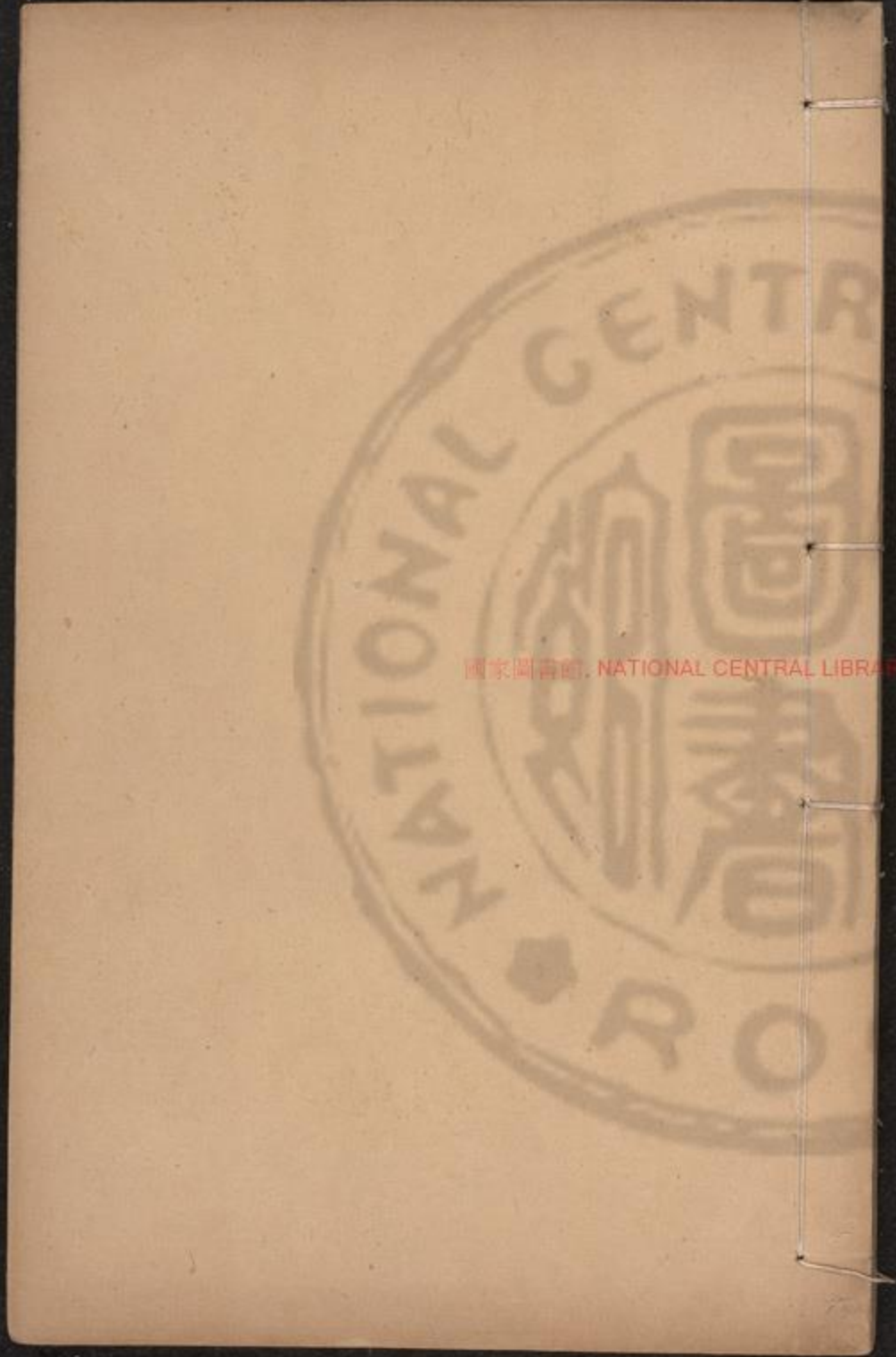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

蕩之什

蕩唐黨

名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歐陽氏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亾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主而遠思文王殷商也○蘇氏曰蕩之所以為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為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必亦反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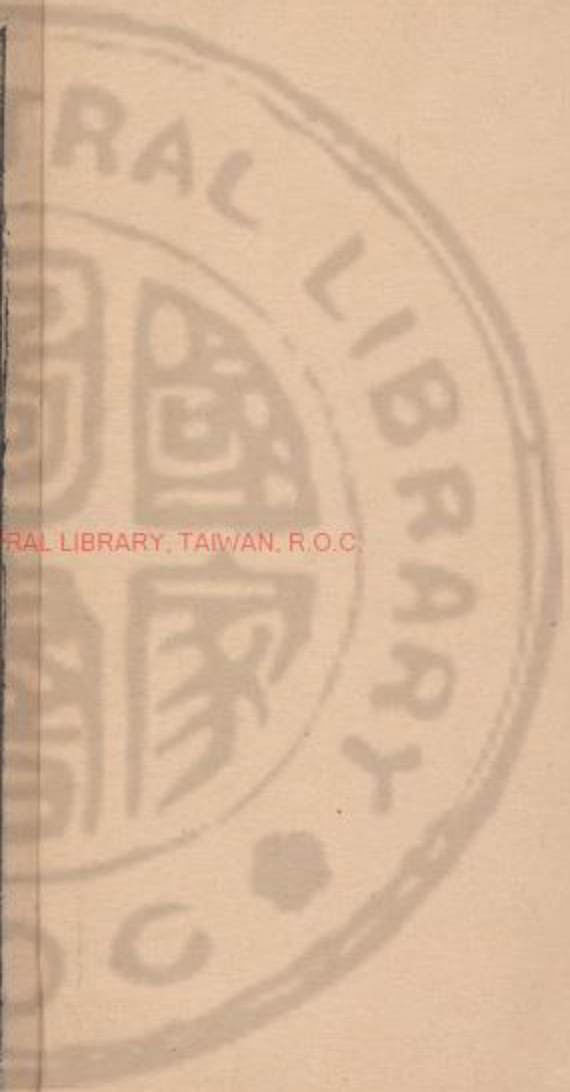
匹赤反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

亦林反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呂氏曰蕩蕩乎上帝吾



25/6828 u6



王非下民之君乎疾威上帝吾王之命何多僻乎
窮而呼天之辭也○毛氏曰辟君也○鄭氏曰多
辟多邪僻烝衆鮮寡克能也○李氏曰疾威上帝
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也○朱氏曰謀
信也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降命之初無
不善者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蓋
始爲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王氏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
能者敗以取斃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
以取斃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謔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浦侯克曾是
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他德女興是力

歐陽氏曰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
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
行之於終也○毛氏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服服政
事也滔慢也○王氏曰所使在位在服皆彊禦掎
斂好勝之人也彊禦掎克是謂滔德○蘇氏曰天
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與而任之何哉○東萊
曰方言任之之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兼義類彊禦多懟直類流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對寇攘式內侯側慮侯祝周救靡屈靡究

朱氏曰而亦女也義類猶善道也懟怨也○王氏

曰女為人君以秉義類為事乃疆禦多懟有忠告

善道則以流言對所為如此非所以秉義類也○

鄭氏曰寇盜攘竊為姦究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

內○毛氏曰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鄭氏曰侯

維也與羣臣乖爭相疑而詛祝無極也○釋文曰

作本或作詛○東萊曰無道之君雄猜忌克不責

已而怨人故曰疆禦多懟其間規諫謾為浮語以

應之而心不在焉故曰流言以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白交包火交休反于中國斂

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無側爾德不明以無

陪清回無卿

毛氏曰魚休猶彭亨也鄭氏曰包休自無背無側

後無臣側無人也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士也

○陳氏曰紂虛驕作氣於中國○朱氏曰斂怨以

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力行之也○李氏曰亂世

之君是非顛倒邪正錯亂無人以輔弼之故也故

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面善爾以酒不義從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蘇氏曰涵沈涵也

孔氏曰酒誥注云飲酒齊一曰涵然則涵者涵然齊一之辭

止容止也○毛氏曰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未嘗使

汝沈涵如此朱氏曰天不使爾沈涵於酒而惟不

義之從也式用也灋也○孔氏曰既愆汝之容止

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謹呼使晝日作夜

不嘗視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音如沸如羹小大近

喪人尚乎由行內爨音于中國覃及鬼方

毛氏曰蜩蟬也螗音也

孔氏曰釋蟲云蜩螗蜩蟬也方語

不同三輔以西為蜩梁宋以東謂為螗然則螗蟬亦蟬之別名耳 爨怒也鬼方

方也孔氏曰易既濟高宗伐鬼方 ○鄭氏曰飲酒號呼之聲如

螗蟬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殷

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者喪亾矣時人化之甚尚

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王氏曰昏亂如此故內

自中國外及鬼方莫不怒也○孔氏曰覃及延及

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朱氏曰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駭爾老成人舊臣典刑舊灋也○王氏曰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循守也曾是莫聽此大命所以傾也○東萊曰大命國命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反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蒲未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毛氏曰顛仆沛拔也○鄭氏曰揭蹶貌撥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歐陽氏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為惡盈滿而駭敗爾蓋穆公作詩而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亾

者以王為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與以鑒夏之亾矣謂今既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李氏曰說此詩者分別以為如何是刺厲王如何是自警非也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以刺王不能慎其威儀也次亦當慎威儀矣不必分別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毛氏曰抑抑密也

孔氏曰舍人曰抑

隅廉也

孔氏曰隅

者用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隅廉○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
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
形於外故也○鄭氏曰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
占而知內今王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
肖然○王氏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者則天性之
疾也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鄭氏曰衆人無知
愚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東萊曰
此詩以威儀爲主乃自古論脩身者之所同蓋至
切至近莫過於此也厲王非特自燕喪威儀至使
賢者皆不敢脩飾愚以求免其時蓋可知矣人亦
有言者時人之語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訐况于
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鄭氏曰競強也人君爲政無強於得賢人得賢人
則天下化○李氏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
矣○歐陽氏曰覺警也動也言德行脩著可以動
人則四國服從矣○毛氏曰訐大也謨謀也辰時
也○鄭氏曰猶圖也則灋也○蘇氏曰人君必先
任賢臣內秉德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
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旣脩又能敬其威儀以

爲民則則所以爲國者畧備矣東萊曰動民以行
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
安危所謀不止於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
其謀也既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
慮却顧思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
故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用人也修德也出命也
治道之大端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
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于酒矣

雖湛上同樂從弗念厥緒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歐陽氏曰一章二章皆汎論此章乃專以刺王○

王氏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者今厲王興而迷
亂于政也顛覆厥德以荒湛于酒○鄭氏曰荒廢

湛樂也○王氏曰汝雖湛樂之從弗念爲人子孫

當紹祖考言當念之也○王氏曰弗念厥緒故罔

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也克其者不敢慢之謂也李氏

口曾不知先王之成法以敬其明刑○鄭氏曰敷廣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音倫胥以亾夙興夜寐滫

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佗用

邊

他歷
反 變方

王氏曰肆皇天弗尚者厲王所為如上所刺故今

皇天弗尚也

李氏曰天
弗崇尚者

○毛氏曰淪率也○鄭氏

曰胥皆也○宋氏曰弗尚獸棄之也天所不尚則

淪胥以亾如泉流之易矣言無者戒之欲其不至

是也○歐陽氏曰淪胥以亾者君臣皆將滅亾矣

○毛氏曰滄灑章表也邊遠也○陳氏曰王若不

慎則君臣相陷溺而俱亾矣正宜早夜自為潔除

以為民之章修戎器以防內外庶幾免陷溺也○

李氏曰滄埽廷內只是修潔其朝廷爾當時沈荒

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修戎

備也○鄭氏曰用戒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變方

九州之外不服者○王氏曰用攘蠻夷而逃之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白圭之玷丁
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為也

毛氏曰質成也

歐陽氏曰
質定也

○蘇氏曰侯度天子所

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內失其人民而外慢其

諸侯則將有不虞之駭起○宋氏曰話言也○鄭

氏曰嘉善也○毛氏曰玷缺也○鄭氏曰玉之缺

尚可磨鑿而平○朱氏曰玉玷尚可磨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東萊曰柔者遜順之辭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勿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孔氏曰王無得輕易於言語無得言苟且如是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言往則不可復改故須慎之○毛氏曰莫無捫持也○孔氏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鄭氏曰

逝往也○宋氏曰讎答也○李氏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歿不可掩也王苟能惠於勿友以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歿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惠之所及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雖子孫亦受其駭矣○孔氏曰勿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不及庶民之子弟小子○蘇氏曰子孫繩繩而不絕也○東萊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

媿于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矧可射音思亦思

歐陽氏曰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頰以
接之以習爲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人
語常如此○毛氏曰輯蘇也鹵北隅謂之屋漏觀
見也格至也○鄭氏曰遐遠也矧況射獸也○朱
氏曰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當庶幾不媿于屋漏
然後可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
之至也不可得而測度又豈可厭倦而不敬乎此
言當戒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慎其

獨也是則修之至也○東萊曰思語辭也此章

厲王以內外交修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

鮮息淺反

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

戶公反小子

李氏曰辟君也人君之爲德必臧善必嘉美○鄭
氏曰止容止也○陳氏曰慎其容止不過愆於威
儀不僭差不賊害則未有不可以爲灋者○毛氏
曰僭差也○橫渠張氏曰不僭不賊則人當效之
猶投桃報李之必然○毛氏曰童無角者也虹灋

也○**王氏**曰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耳非其理也○**東萊**曰厲王不君故戒以君爾爲德俾臧俾嘉欲其君盡德之善也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詩以威儀爲主故屢言之爾以善而民以善應之猶投桃報李蓋必然之理彼小人日導王爲不善而欲民應之不悖是猶童牛童羊而求其角天下寧有此理哉濬亂王聽使至傾覆者實此瞽耳

荏而甚荏而漸染而漸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

民各有心

毛氏曰緡被也柔忍之木荏染於人則被之絲以爲弓○**歐陽氏**曰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橫渠張氏**曰柔緡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毛氏**曰話言古之善言也○**鄭氏**曰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知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也○**東萊**曰此章言人之質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若厲王蓋不可告語矣武公猶拳拳不能自己焉下章所言是也

於音呼乎音呼小子未知臧否音匪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
面命之言提音希其耳音希俗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
誰夙知而莫音暮成

鄭氏曰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
攜掣之親示音示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
提撕其耳此言音示教道之孰不可啓覺假令人云
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音示抱子長大矣不幼少也

○歐陽氏曰靡盈不自滿○朱氏曰人若不自盈
滿能受教戒則豈有蚤知而反音示勉成者乎○毛氏
曰莫勉也○東萊曰武公之於厲王厚矣故不忍

遽斷音示為不可告語猶疑其未知臧否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音示窈窕莫空反我心慘慘七感反

諄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為教覆用為虐

俗曰未知亦音示既莫報反耄

毛氏曰窈窕亂也慘慘憂不樂也○鄭氏曰孔甚

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

意窈窕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音示愬其自恣不用忠

臣○毛氏曰聽我藐藐藐然不入也○鄭氏曰

我告教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畧○

歐陽氏曰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甚忽不曰爲德而反曰爲罪也○王氏曰匪以我
諄諄爲教之也覆曰我爲虐之也○東萊曰旣老
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旣老大矣甚
言之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
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反回適予適反其德

俾民大棘

鄭氏曰止辭也不忒不差忒也大棘大困急也○
歐陽氏曰我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
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蘇氏曰天

方艱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
天豈復有差忒不然者哉然王曾不悟益爲邪僻
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告也○東萊曰史記載
武公曰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國語亦稱武公季九
十五作懿曰自儆章昭謂懿卽抑也說者遂曰爲
此詩乃追刺厲王今考其文如曰在于今興迷亂
于政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夫豈追刺之語乎史記國
語始未可據一曰詩爲正可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鄭氏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氏曰書序注云

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傳引大風有

隧曰為芮良夫之詩

菀音鬱彼桑柔其下疾旬捋力活反

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

不殄心息倉物亮反

兄音況墳音塵兮倬彼昊天寧莫我矜

毛氏曰興也菀茂盛貌旬言陰均瘼病也○孔氏

曰菀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菀然

茂盛於此之皆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王氏曰及

採其劉則其下民為日所暴不見芘蔭而瘼矣王

失德剝喪無呂芘蔭其民之譬也劉殺也殺言盡

之也○歐陽氏曰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

為譬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捋采為空枝而人

不得蔭其下故以為喻也○鄭氏曰殄絕也○毛

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為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

益滋多故况為滋也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為久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得為久

○釋文曰兄本作况○蘇氏曰君子憂之不絕於

心悲之益久而不已王氏曰愴則滋久也號天而訴之也○

鄭氏曰倬明大貌

四牡騤騤旃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面忍反民靡

有黎具既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駸駸不息也鳥隼曰旗龜蛇曰旒翩翩在
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蘇氏曰厲王之亂天下
征伐不息故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鄭氏曰
亂日生不平無國不見殘滅也○王氏曰黎黑也
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靡有黎
則是黔首靡有孑遺也○鄭氏曰具猶俱也俱遇
此既以為燼歐陽氏曰皆為灰燼○毛氏曰頻急也○陳氏
曰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之頻促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古杏反

鄭氏曰將猶養也○陳氏曰國運困窮天不我
○王氏曰欲避既亂疑於所往天下皆是也則靡
所止疑云徂何往也朱氏曰徂亦往也云○毛氏
曰厲惡梗病也○歐陽氏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者民歸咎於上之辭也言君
子本無強爭之心而何人生此既亂之階為今人
之病意若既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耳
其實刺既由王致也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憊都也反怒自西
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瘠武也反孔棘我圉

毛氏曰：宇居儻厚也，閤垂也。○鄭氏曰：辰時也，瘠病也。○孔氏曰：念己之鄉土，居室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曰：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也，甚急矣。我之在邊，垂甚勞也。為謀為愆，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氏曰：愆，慎也。○鄭氏曰：恤，亦憂也。逝，猶去也。序，爵。天序，賢能之爵。木氏曰：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持熱物。淑，善胥相及與也。○蘇氏曰：王豈不為謀且慎哉。

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誨之以敘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如彼遡風，大孔之優。音反民有肅心，莽。音耕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毛氏曰：遡，嚮也。優，吧。莽，使也。○鄭氏曰：使人吧，然如嚮疾風不能息也。孔氏曰：吧者風吧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

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吧而不息。○李氏曰：民有肅然之心，本無怠慢，而王乃使

之至於不逮民無得以趨事於畎畝之間則其不逮者非民之罪也王使之也故芮伯告王曰好是稼穡言不敢輕於民力也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之代食○**歐陽氏**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稼穡可寶當以祿養賢才而刺王不歿也

天降喪亂滅我大_王降此蝨賊稼穡卒_痒哀_恫音通

中國具贅_{之芮}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歐陽氏曰天降喪亂將滅亾我王室_{朱氏曰滅我}

而歲又蝗螟爲災稼穡盡病○**鄭氏**曰蝨食苗根

曰蝨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也痒病

也恫痛也具皆哀痛乎中國之人皆空虛○**毛**

曰贅屬也_{朱氏曰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贅旒旒與此贅同}荒虛也○**朱**

氏曰旅與替同言困之極無力以念天旤也○**王**

氏曰穹蒼天也穹言形蒼言色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鄭氏曰惠順宣徧猶謀也考其輔相之行旤後用之言擇賢之審○**李氏**曰古者順道之君爲百姓

瞻仰者以其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謀之于衆考察慎擇其相○**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自獨俾

臧自以為善也自有肺腸自有意見也狂惑也○
東萊曰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者蓋曉然易見也
不順之君其所施為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謂
善乃自獨使之善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
此民所以惑亂也

瞻彼中林

所中

其鹿朋友已

子念

不胥以穀

人夾有言進退維谷

毛氏曰牲牲衆多也谷窮也

孔氏曰谷謂山谷

鄭氏曰胥相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輩耦行牲
牲然衆多○蘇氏曰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

不如是以進退無不陷焉者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

毛氏曰瞻言百里遠慮也○鄭氏曰胡之言何也

○李氏曰聖人則遠知既福於未萌其所瞻視而
言者至於百里無遠不察也若夫愚人則反狂以
喜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猶謂之安
者也○朱氏曰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
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

寧為荼毒

〔毛氏曰〕迪進也。〔鄭氏曰〕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故，欲其亂，故安為荼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孔氏曰〕荼，苦菜；毒，螫人蟲，皆惡物，故此惡行。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佗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反古

〔毛氏曰〕隧道也。○〔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

必從大空谷之中，作起式，用征行也。○〔陳氏曰〕大風其徑，隧由於空谷而起，以興人之為善為不善，皆有所從來也。○〔蘇氏曰〕垢穢也，言善人之佗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垢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毛氏曰中垢言闇冥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蒲對反。

〔毛氏曰〕類，善也。○〔蘇氏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鄭氏曰〕聽言，道聽之言。○〔蘇氏曰〕誦言，先王之言也。○〔李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呂氏遺言 卷之二十一
曰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故耳道聽之言則
答之誦詩書之言以告之則如醉此所以見王之
先入於貪人之言故也厲王既已不用其良反使
我爲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爲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佯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
陰女反予來爇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鄭氏曰嗟爾朋友親而
切磋之也鳥飛亦時爲弋射者所得之往也○橫
渠張氏曰予豈不知而佯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千
慮一得也朱氏曰言彼之所
言亦必有中也既之陰女反予來爇

予至誠密以天下之事忠告反謂予來相恐也○
釋文曰爇本亦作燬莊子云以梁國燬我是也○
東萊曰厲王之朝舉無信芮伯之言者故告之曰
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豈無一
二或中者乎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適
職競用力

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
職專也○毛氏曰涼薄也○朱氏
曰善背工爲反覆也○鄭氏曰克勝也○朱氏曰
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此善背之人爲民所

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民之所以邪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回遁邪僻也反覆其言所以淡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雖曰匪予旣佯爾歌

毛氏曰戾定也○蘇氏曰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之臣爲之寇也○陳氏曰我薄告之以不可已爲爾反背而見詈矣○宋氏曰雖汝能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然我已佯爾歌矣言已得其情其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東萊曰此詩本厲王之亂

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五章告之以聽任之道而憂其不能改也六章復告以息民務農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七章因前章息民務農之言而深歎喪亂饑饉之可哀也八章言治亂之分蓋其君向背用捨所繇異路思古而傷今也九章言君暗於上故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章言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蓄欲諫而不敢也十一章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奉命而王不知也十二章言治亂皆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

由小人也十三章言王之所以疎棄君子者由小人之言先入也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儕輩言以反覆諷切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下孟反欲銷去起呂反之天下喜於王化復扶又反行百姓見憂故伯是詩也鄭氏曰仍叔周大夫也周氏曰烈暴虐也

東萊曰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饑饉薦在九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我聽

孔氏曰倬然明大彼天之雲漢○鄭氏曰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毛氏曰回轉也○鄭氏曰宣王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朱氏曰夜晴則天河明○毛氏曰瞻仰昇天不見雨候於是歎傷人之無辜而遇此喪亂饑饉也○毛氏曰薦重臻至也○鄭氏曰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王氏曰羣祀之廢則無不祭矣○蘇氏曰禮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鬼神之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

矣○王氏曰神晏然莫我聽

早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禴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丁故下土寧丁我躬

王氏曰旱既大甚矣則其氣蘊積隆盛蟲蟲而熱

李氏曰說文曰蟲蟲旱氣也○毛氏曰蘊蘊而也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鄭氏曰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鄭氏曰為旱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

○毛氏曰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上禮與物皆謂為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見瘞其物地言

禮也互以相通宗尊也丁當也○王氏曰自郊

宮上下奠瘞則天地神示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禮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

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蘇氏曰窮而無告

故曰與其耗敗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在雷反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王氏曰旱既大甚則不推者不可推知其故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鄭氏曰心動意懼
兢兢然業業然如有雷霆近發於上○朱氏曰子
然盡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僅有遺者而上天
又降旱災使子然而無復有遺孔氏曰子然孤獨之貌○蘇
氏曰天將不復使我有遺餘胡為尚不相畏哉先
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
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
忍子

毛氏曰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鄭氏

曰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芘蔭而處陳氏曰未知死

也衆民之近將死已曾無視顧而哀閔之○毛氏

曰先正百辟卿士也鄭氏曰百辟卿士等祀所及者○孔氏曰正者長也先世

為官之長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勾龍后稷之類○歐陽氏曰父母先祖胡寧忍子詩人述宣

王訴于父母及先祖爾

旱既大甚滌滌徒力反山川旱魃蒲未反為虐如悛音如

焚我心憚徒旦反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晷

天上帝寧俾我遜

毛氏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王氏曰山枯川竭如滌濯

也魃旱神也倏燎之也熏灼也○鄭氏曰旱氣生

魃而害益甚艸木焦枯如見焚燎然憚猶畏也○

李氏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上文意○蘇氏曰

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荅故曰苟吾之不

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

此庶民也

早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瘖都田反我以旱憯七感反不

知其故祈季孔夙方社不莫音暮界上帝則不我虞

敬恭明神宐無悔怒

蘇氏曰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爲棄

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

難畏不敢也○朱氏曰憯曾也○鄭氏曰瘖病也

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

王氏曰胡寧瘖我以旱憯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

也蓋以至矣○鄭氏曰虞度也我祈豐季甚旱孔氏

曰月令孟春祈穀上帝孟冬祈來季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孔氏

曰即以社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

宐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毛氏曰悔

恨也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翰居六反哉庶正疚音救哉冢宰憂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暴

天云如何里

蘇氏曰旱既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羣臣朋友鄭氏

曰人君以羣臣為友○王氏曰人道相友則吉凶紀

也疾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

食以此言勞倦也○毛氏曰歲凶季穀不登則趣

馬不秣孔氏曰趣馬之官師氏弛其兵孔氏曰師

祭事不懸孔氏曰不懸縣其樂膳夫徹膳左右

布而不脩孔氏曰布列於位大夫不食梁士飲酒

不樂○橫渠張氏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自庶正

而下皆使周急於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去

○鄭氏曰里憂也王愁悶於不用但仰天曰當如

我之憂何朱氏曰里與漢書季布傳無俚之俚同

○釋文曰里本作瘰爾雅作悝爾雅釋詁

瞻仰暴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暴天

曷惠其寧

易惠其寧

易惠其寧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噤眾星貌假至也。○孔氏曰宣王以旱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昁天唯見其噤歎光明之眾星未有雨徵。○呂氏曰昭明也羸餘也所以事神者無餘矣。○朱氏曰大夫君子所以竭其精誠而助王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亾將近歿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其所以昭假于上者而修之若此者非求為我之一身爾乃所以定眾正也瞻仰昁天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蘇氏曰我亦何求為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鄭氏曰瞻仰昁天曷惠其靈渴雨之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音服平能建國親諸侯

褒係毛賞申伯焉鄭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崧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

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氏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李氏曰山大而

高曰崧郭璞注曰今中嶽崧高蓋依此名是凡大
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非專指中嶽也郭璞注可
見○孔氏曰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王氏曰甫也

申也其先實主嶽事故天祚其子孫則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也○毛氏曰翰幹也王氏曰翰垣○王

氏曰蕃言扞蔽宣言敷播○李氏曰是二人者皆

為周室之屏翰○蘇氏曰蔽其患難而宣其德澤

於天下○東萊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

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

如此鄭氏乃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殆非也

夔夔申伯王纘祖管反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

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鄭氏曰夔夔勉也纘繼于於灋式也申伯夔夔

勉於德以賢入為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

繼其故諸侯之事改大其邑使為侯伯南方之國

皆統理孔氏曰杜預云中國在南陽宛縣在洛邑之南也伯邑於謝蓋申伯本國近謝○

孔氏曰申伯之賢當使南國灋之○王氏曰為申

伯建國而曰邑者國之所都亦曰邑伯邑于豐商

邑翼翼是也○蘇氏曰謝周之南土也召伯召虎

也○孔氏曰王乃命名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之

居○毛氏曰登成也○陳氏曰世執其功者以南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邦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名伯
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氏曰庸功也名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
使為灋於南邦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

之功庸城也徹者定其井牧正其賦稅孔氏曰九

阜之地九夫為牧一牧而當一之灋也○毛氏曰御治事

之官也蘇氏曰傅于私人家臣也孔氏曰私人者

公人家人為私屬也有私人○王氏曰遷其私人使就

國也

申伯之功名伯是營有倣又叔其城寢廟既成既成

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騶渠畧鉤膺濯濯面角

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名伯所營詩曰

肅肅謝功名伯營之○毛氏曰倣作也○王氏曰

倣始也○鄭氏曰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

○毛氏曰藐藐美貌騶騶壯貌鉤膺樊纓也孔氏

者馬婁領之全鉤膺者謂膺上有飾謂膺有樊纓

也案中車全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

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濯濯光明也○鄭氏曰已

成告王王乃賜申伯為將遷之
王遷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孔氏曰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毛氏曰乘馬四馬也○鄭氏曰王以

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毛氏曰寶瑞也

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王氏曰介圭非諸侯所宜有也寶玉非所以分異姓也賜爾介圭以作爾寶則加賜焉非常禮也○毛氏曰近已也○鄭氏曰近辭也如彼記之子之記○孔氏曰近得為己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

已之申伯宣王之舅○鄭氏曰保守也安也○孔氏曰皆命遣之辭○東萊曰介圭在周官雖天子

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為言大也詩人持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

申伯信邁王餞賤淺于鄙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名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紀其張音張式遘市其行

鄭氏曰邁行也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鄙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

歸誠歸于謝孔氏曰鄙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鄙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於鄙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于鎬而後適申故言北就還南也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謝于誠歸古人之語多倒○朱氏曰郡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王氏曰王既餞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信邁誠歸蓋以見王之數畱疑於行之不果故也○鄭氏曰糗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時其糧者令廬屯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孔氏曰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疆境又以時具其糧食在道無闕乏故得疾至王氏曰前曰徹申伯土田者乃始疆之也今曰徹申伯土疆則其疆定矣○東萊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糧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蓋如此也

作番番音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章

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氏曰番番勇武貌徒御徒行者御車也○朱氏曰嘽嘽者衆盛也○鄭氏曰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戎猶女也○毛氏曰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蘇氏曰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汝有良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灋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反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曾氏曰前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雖異而實則同皆美其全德耳非謂既文武又柔直也○孔氏曰以此順直之德揉服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聲譽聞達于四方○毛氏曰作是工師之誦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鄭氏曰碩大也○蘇氏曰肆極也○王氏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鄭氏曰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孔氏曰以贈申伯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

○東萊曰其風肆好蓋詩有六義是篇雖雅其體固有風之體也

高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張仲反興焉

陳氏曰高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好呼報反是懿德天

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毛氏曰烝衆則鬻彝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也孔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曰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季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

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 ○鄭氏曰監視假至也 ○孟子曰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楊氏曰孟子釋

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楊氏曰近取諸

身百體五藏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

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

也為君而止於仁為臣而止於忠為父而止於慈

為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朋友長幼之則也皆天

理之常故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李氏曰

天視有周之德昭明乎下用保茲天子而生仲山

甫董仲舒曰上天佑之為生賢佐蓋謂此也 ○朱

氏曰昭格于下言周能以明德感格于天而在下

也 ○東萊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固莫不秉彝

好德也蓋有鍾氣之粹者焉故曰天監有周昭假

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鄭氏曰嘉美令善也儀威儀色顏色容貌翼翼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敬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灋也○蘇氏曰力勉也
○毛氏曰若順賦布也○王氏曰天子有明命則
使仲山甫賦之○東萊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
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今儀令色小心
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
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
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續我祖考王躬是係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鄭氏曰百辟百君戎猶女也○李氏曰王命仲山

甫曰我以汝爲百辟之長而繼女之祖考而係
王躬觀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嘗爲是官矣爲山甫
乃世其家也○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
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鄭氏曰布政於畿外天
下莫不發應○東萊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
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
式云者表率儀灋之謂也係云者係其身體傳之
德義之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之旣
明且哲以係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鄭氏曰將奉行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夙
早也一人斥天子○李氏曰王之命肅肅然而嚴
仲山甫將而行之○東萊曰明亦哲也竝言之則
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
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
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蓋泥矣保身乃已事
豈爲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
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
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之時羣
臣之任遇莫先焉而察省其身奉事其主者無一
毫怠忽信所謂小心翼翼矣

人亦有言柔則茹音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

孔氏曰人有常言人之恆性莫不柔者則茹食之
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
避畏之維有仲山甫則不然不侮不畏卽是不茹
不吐旣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東萊曰此言
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皆舉仲山甫之
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嵩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
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

人亦有言德輶餘久反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

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氏曰輶輕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眾人寡能舉之我吉甫自我也愛憺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憺乎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

○毛氏曰儀空也○釋文儀伯義曰毛如字空也

鄭伯義○陳氏曰圖者圖謀之未氏曰儀度也我於是而謀度其能

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毛氏曰袞冕者君之上服也○鄭

氏曰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能補

之者仲山甫也○朱氏曰其德如是故能補袞職

之缺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仲山甫有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棧反每懷靡及四

牡彭彭八鸞鏘鏘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蘇氏曰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業而捷其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齊也

○鄭氏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毛氏曰東方齊也古之諸侯

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九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

與此傳不合

四牡騤騤

求龜反

八鸞喈喈音仲山甫徂齊式邁其歸

吉甫佻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氏曰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邁疾也言

周之望仲山甫也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朱

氏曰式邁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永懷

既行而有所懷思也。鄭氏曰述其美以慰安其

心。曾氏曰賦政於外雖亦仲山甫之職然保王

躬補王闕尤其所願城彼東方其心永懷盖有所

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佻誦而告以邁歸所以安

其心也

桑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

音亦

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鄭氏曰韓姬姓之國也後

為晉所滅幽王九年史伯對鄭桓公曰懿王之子應韓不在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纘或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

幹

反古旦

不庭方以佐戒辟

音璧

毛氏曰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

鄭氏曰梁山

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

受命為侯伯也。

鄭氏曰梁山於韓國之山為高大為國之鎮所望

曰鍙衡文衡也

孔氏曰鍙置文采為車之衡

○孔氏曰玄衮以

玄為衣而畫以袞龍赤鳥赤色之鳥○鄭氏曰鈎

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孔氏曰馬鞅鈎

以金為之膺上有飾即樊纓是也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纓當虛者當馬之額盧在眉跟之上按中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鈎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鈎此言鈎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鍤錫者蓋特賜

○毛氏曰鞞革也鞞軾中也孔氏曰鞞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

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鞞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中央持車使牢固也

淺虎皮淺

毛也禮記作鞞周禮作鞞莫

鹿帶春官中車言大禎狩禎皆以有毛之皮為帶是覆蓋之名覆在軾上也

○鄭氏曰

儻革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搯之孔氏曰轡者謂之革

注云者言其非一二處也

○王氏曰淑旂綏章於紉後建之

第在後衡在左右鈎膺鍤錫鞞鞞淺儻儻革金厄

則皆在前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音徒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其饔

維何魚音鱒鱉鮮魚其藪音速維何維筍音恤及蒲其

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豆音子餘音餘侯氏燕胥

鄭氏曰祖將去而祀較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

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毛

氏曰屠地名也○鄭氏曰顯父周之卿士也餞送

之故有酒○孔氏曰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

三十九

鄭氏曰魚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鱸者也○毛氏

曰菽菜穀也○鄭氏曰筍竹萌也蒲溪蒲也孔氏曰醢

人注云溪蒲始生水中是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

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

師未去者以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邊豆且

飲榮其多也朱氏曰胥辭也○東萊曰覲禮稱來朝之諸

侯皆曰侯氏然則此所謂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

歟

韓侯取妻汾符云反王之甥蹶俱衛反父之子韓侯迎止

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反

從之祁祁巨移反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朱氏曰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毛氏

曰蹶父卿士也○鄭氏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

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之孔氏曰彘於漢

也永安西臨汾水姊妹之子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

賚也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

猶榮也氣有光榮也○孔氏曰每車皆有八鸞之

聲○毛氏曰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

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鄭氏曰媵者必姪娣從之○孔

氏曰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如雲韓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侯於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其盈滿於
蹶父之門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于偽反韓姑其一反相攸莫如韓

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泥甫反魴音房鱖音序甫甫鹿音慶鹿

嘖嘖思甫反有熊有羆有猫如字又武交反有虎慶既令居韓

姑燕譽

毛氏曰姑蹶父姓也○鄭氏曰相視攸所也蹶父

甚武徒為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為其女視其所

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訐訐大也甫甫然大也嘖

嘖然眾也猫似虎淺毛者也○鄭氏曰甚樂矣韓

國之士也川澤寬大眾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

朱氏曰慶喜也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鄭氏

曰韓姑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蘇氏曰譽樂也○王氏

曰韓侯娶妻何豫於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

王室幾喪為諸侯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

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為樂國賢君之

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

也○東萊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

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典布自竭

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

其娶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靡國不到特言涉歷邦國之多非必國國皆至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豈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武伯反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籜獻其貔音皮赤豹黃羆

鄭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衆也○宋氏曰董氏曰燕召公之國也疑韓初封豈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也○毛氏曰因豈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鄭氏曰撫柔其所受北面之國實墉實壑

言高其城深其壑也○蘇氏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之國使復爲之伯焉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澧以豈貢其所有於王○釋文曰壑城池也○鄭氏曰籜稅也孔氏曰公羊傳籜爲稅之義也○孔氏曰所部諸國之城壑也○釋獸云貔白狐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陸璣曰貔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東萊曰春秋之昔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豈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名公平淮夷

鄭氏曰名公公名穆公也名虎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為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名虎既平淮夷而告成於王矣常武之詩又曰鋪敷淮濱仍勒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里考之曰江漢之許王命名虎者是淮陽之夷

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此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吐刀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孔氏曰禹貢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於江是到大別之南漢與江合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如此則名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密魯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王氏曰武夫滔滔則以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蘇氏曰行者皆莫敢安徐曰吾之來其眾逝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維淮夷是求是鋪言用命也○鄭氏曰車戎車也鳥隼曰旗○朱氏曰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勃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卽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東萊曰胡氏辨江漢合流旣得之矣但去淮夷絕遠於經文頗不合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

江漢湯湯

書詩反

武夫洸洸音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

方旣平王國庶定肯靡有爭王心載盍

孔氏曰湯湯然流盛○毛氏曰洸洸武貌○鄭氏

曰召公旣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告功於

王

蘇氏曰遂經營其旁國功告於王

庶幸肯是也載之言則也○

孔氏曰無有叛戾乖爭者

江漢之滸

音

王命名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音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冊命名穆公與公復于

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蓋古

人文字之常體也再言江漢之滸者繫上事起下

事也○陳氏曰王命名虎自彼江漢之游而伐之
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名虎也○鄭氏曰游
水涯也疾病棘急極中也○蘇氏曰王命名公闢
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
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命名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
海而止○李氏曰于疆于理至於南海此以見復
文武之境土也○東萊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
言之曰至于南海

王命名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名公維翰無曰予小
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社

毛氏曰旬徧也○蘇氏曰宣布也○宋氏曰自江
漢之游言之故曰來言王命名虎來此江漢之游
徧治其事以布王命○鄭氏曰召康公名奭召虎
之始祖也管文王武王受命名康公為之楨幹之
臣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陳氏曰汝不必言事
我李氏曰汝今
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以福○東萊曰肇始
也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無聞矣至穆公始
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釐

力之反

爾圭瓚

才旱反

巨鬯

初亮反

一卣

音酉

告于文人

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毛氏曰釐賜也九命賜圭瓚

孔氏曰賜汝以圭柄之玉瓚

文人文德之人也○鄭氏曰巨鬯黑黍酒也謂之

鬯者芬香條鬯也王錫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

其宗廟告其先祖○孔氏曰釋罌云卣中尊案鬱

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

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昔乃在彝賜

豳未祭故自盛之○鄭氏曰周岐周也自用也宣

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始受山川土田之賜命

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

祖之靈故就之

孔氏曰昔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虎祖康公在岐周

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

之所起有別廟在焉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

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佶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

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鄭氏曰揚稱揚對答休美佶為也○毛氏曰考成

也○陳氏曰王休王之休命也召虎受此休命以

對揚於王下以告成於召公

朱氏曰佶召公考當闕之以俟知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矢施也洽和洽也○朱氏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名虎所以稱願其君之辭言武功之不可恃亦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

狀 毛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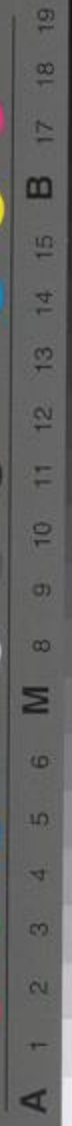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孔氏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王氏曰

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為太祖言其官則大師言其字則皇父也○鄭氏曰南仲文王昔武臣也以修我戎是治其甲兵之事命將以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蘇氏曰宣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徐方皇父以卿士而兼大師○孔氏曰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董氏曰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剛反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

毛氏曰尹氏掌命卿士蘇氏曰尹氏尹吉甫也程伯休父始



命為大司馬

李氏曰楚語曰重黎氏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昔失其官守為

司馬氏是程伯休父嘗為司馬

浦涯也

○孔氏曰上命元帥此命

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

國之伯字休父者為大司馬

○鄭氏曰軍禮司馬

掌其誓戒

孔氏曰司馬職云大師掌其戒令

○蘇氏曰使之左右

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之上而視徐土無

久留處其地以患苦其民

○鄭氏曰三農之事皆

就其業孔氏曰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汁云三農原隰及平地

○朱氏曰徐州之土淮北之夷也下章所謂徐方徐國亦即此爾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

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出將而

謂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佗匪紹匪遊徐方繹音亦

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氏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

○毛氏曰舒徐也保安也

○鄭氏曰佗行也

○蘇氏曰紹急也說文曰紹糾繫也

○毛氏曰遊遨遊也

○朱氏曰繹連絡也

○毛氏曰騷動也

○蘇氏曰王之南征也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

歎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之人莫不震動如雷霆佗於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其上不遑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呼檻反如虓火交反虎

鋪普吳反敦淮漬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孔氏曰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如

雷之大震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

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虓怒之虎令布

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漬涯之上就執其衆虜○毛

氏曰虎之自怒虓然○朱氏曰進鼓而進之也○

王氏曰鋪敦厚集其陣○朱氏曰仍就也老子曰

攘臂而仍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截然不可犯之

貌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孔氏曰王旅王之師旅○毛氏曰嘽嘽然盛也疾

如飛擊如翰鄭氏曰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也○

顛之類擊擊衆鳥者也○鄭氏曰江漢以喻盛大也孔氏曰

衆其廣長似之也○毛氏曰苞本也孔氏曰山之基本○

○孔氏曰兵灋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

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水喻○李氏曰緜緜不可

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朱氏曰不測不可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不克不可勝也○毛氏曰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蘇氏曰猶道也○鄭氏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充塞也○鄭氏曰既來已來告服○孔氏曰既同與他國同服於王○鄭氏曰來庭來王庭也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朱氏曰於是王命班師矣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者此也○劉氏曰武成則戒黷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音仰天則不我惠孔填音塵不寔降此大厲邦靡有

定士民其瘵側界反蝨音年賊蝨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

靡有夷瘵勅雷反

毛氏曰填久厲惡瘵病也朱氏曰厲亂也○歐陽氏曰述

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王氏曰夷平也○鄭氏曰届極也如蝨賊之害禾稼無有止息昔施刑罪以羅網天下

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昔○毛氏曰大田傳曰食根曰蝨食節曰賊○孔氏曰蝨賊是害禾稼之蟲疾是害禾稼之狀○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人小人為之蝨賊刑罰為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人民女覆奪之此空無罪女反收之彼空有罪女覆說音稅

鄭氏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收拘也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古亮反為鳴虞之反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敦匪誨豈維婦寺

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婦言是用故也○毛氏曰哲知也○朱氏曰傾覆也

鄭氏曰城猶國也○歐陽氏曰士多才智者則能興人之國○王氏曰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足以傾城而已○陳氏曰懿美也○

鄭氏曰厥其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李氏曰漢谷永舉懿厥哲婦顏師古注云言幽王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哲婦爲美○鄭氏曰長舌喻多言○李氏曰婦人
之多言乃爲既亂之階○歐陽氏曰婦寺者謂婦
人與寺人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蘇氏曰言王
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籀人伎之鼓反忒譖始竟背音佩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

賈音古三倍音蒲罪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籀窮也○毛氏曰伎害忒變也○鄭氏曰
婦人之長舌者好窮屈人伎害轉化其言無常○
李氏曰其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其
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蘇氏曰胡何慝惡

也○陳氏曰極至也如是而窮人豈曰不至矣乎

何尚爲惡而未已也○鄭氏曰識知也賈物而有

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

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

爲非宜猶是也孔氏曰婦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蠶織惟干預男子之職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知字又的

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似繫反

毛氏曰刺責也類善殄盡瘁病也○蘇氏曰介大

也弔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

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忘而忌君子之正王者王氏曰王乃舍狄弗以

大臣之忠賢者也與名顧之大夫天之降不祥庶

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慎其威儀○

宋氏曰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慎其威儀又無善人

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亾心之憂矣天之降罔

維其幾矣人之云亾心之悲矣

鄭氏曰降罔下羅罔○蘇氏曰天降旤以執有罪

如罔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毛氏曰幾危也

鄭氏曰也○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

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亾

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感必沸音弗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蘋蘋心角反暴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

式救爾後

鄭氏曰檻泉涌出也孔氏曰李巡曰水泉感沸其

類涌泉之源所由者溪喻已憂所從來久矣不先

己不後己怪何故正當之○毛氏曰鞏固也○朱

氏曰蘋蘋高遠類鞏固也言天雖高遠然仁愛人

君無不鞏固其命○鄭氏曰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召氏讀詩已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東萊曰克能也幽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不能鞏固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章句從毛鄭八

章從王氏

召旻密巾反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瘵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亾我居

國魚呂反卒荒

陳氏曰凡言天者上天也○鄭氏曰疾猶急也篤厚也喪亂也瘵病也民卒流亾民盡流移○毛氏曰國垂也○鄭氏曰荒虛也國中至邊境盡空虛

朱氏曰居國中

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戶工反昏椽丁角反靡共音恭濟濟回

適音律實靖夷我邦

毛氏曰訌潰也○蘇氏曰小人為蠹賊以潰其內椽天椽也○朱氏曰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蘇氏曰昏椽羣不恭之人○毛氏曰濟濟亂也○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氏曰澆澆然邪僻○王氏曰昏椽靡其澆澆回適
實靖夷我邦則言所使靖夷我者非其人也靖與
俾予靖之同意夷與亂生不夷同意○東萊曰天
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

皐皐

音羔 訛訛

音紫曾不知其玷

丁簞反

兢兢業業孔填音塵

不寧我位孔貶

毛氏曰皐皐頑也○王氏曰皐皐然緩而不共職
訛訛然以苟訛爲事乃曾不知其爲玷也○朱氏
曰小人在位王不知其缺也○毛氏曰貶隊也○
鄭氏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愆危懼

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浸淫
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也

如彼歲旱艸不澆

戶對反

茂如彼棲音西 苴反

土始我相此

邦無不澆止

毛氏曰澆遂也○鄭氏曰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艸
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蘇氏曰苴 枯艸也○王氏
曰民蕩析離散無復生理故如彼棲艸也○鄭氏
曰澆亂也○孔氏曰我視此邦無有不亂
維管之富不如昔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假賣反
胡不自替職音况斯引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鄭氏曰昔今皆也茲此也○毛氏曰疾病也○朱

氏曰晉之富未嘗若今之疲也今之疲未有若此

之甚也○毛氏曰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糲鄭氏曰

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糲九鑿八待御七○孔氏曰

曰凡章粟米之濃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糲二十

七鑿二十四待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

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

得此○李氏曰小人當食疏而乃食精糲以見小

人食君子之祿也○毛氏曰替廢况茲也引長也

○鄭氏曰職主也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

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李氏曰乃復主此廢

亂之事而日茲月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普斯室

矣職兄音况斯弘不裁音哉我躬

鄭氏曰池水之益由外灌焉○毛氏曰頻厓也泉

水從中以益者也○蘇氏曰池竭由外之不入

泉之竭由內之不出○朱氏曰言亂有所從起

也○鄭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

○朱氏曰小人猶復專益大之是豈不裁我躬乎

鄭氏曰是不裁王之身乎

晉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關國百里今也日蹙水

反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呂氏讀詩已

五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皆也名公名康公也○毛氏曰辟開感促也○李氏曰維今之人不能尚舊德之臣○蘇氏曰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名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終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各語洛語按各語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庚辰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營洛邑之皆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書無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昔○孔氏曰周公朝諸侯正在居攝六年明堂位云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昔也竊以為不然按洛語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外七年非在於五年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語所謂王在新邑烝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皆也名公名康公也○毛氏曰辟開感促也○李氏曰維今之人不能尚舊德之臣○蘇氏曰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名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終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各語按各語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庚辰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營洛邑之皆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書無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昔○孔氏曰周公朝諸侯正在居攝六年明堂位云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昔也竊以為不然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外七年非在於五年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



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朱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若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於音易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音峻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毛氏曰於歎辭穆美也○朱氏曰穆又有深遠之意○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鄭氏

曰廟之言類也死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復之耳○毛氏曰肅敬雝齋相

助也○蘇氏曰於哉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

肅肅其敬雝雝其齋者實顯相其禮○鄭氏曰濟

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於也在天文

王精神在天駿大也朱氏曰駿大而疾也俱疾走而來在廟

中助祭○王氏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越文王在

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朱氏曰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對越其在天者

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多士

駿奔走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

人矣鄭氏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矣言其光明之也此文王之德

也○蘇氏曰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朱氏曰謂是尊承也

辭也○東萊曰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

興亦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

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

廣言助祭之人凡有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

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言顯相之肅離則成王穆然主祭之氣象不
言可見矣

清朝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孔氏曰太平告文王之樂

未終而沒成王周公繼之天下太平○蘇氏曰文王受命

以爲文王之德之效也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

溢音逸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

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

文也純亦不已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毛

氏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鄭氏曰命猶

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程

氏曰天命即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

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王氏曰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蘇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橫渠張氏曰純則舉大本也○宋氏曰溢盈而被於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於我我既受之矣○鄭氏曰駿惠大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之非維今也○李氏曰後世當大順文王而厚之則可以保太平之業也○蘇氏曰惟禽子孫世益厚之朱氏曰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怠也○東萊

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即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倣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孔氏曰奏象之樂歌也○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劑者蓋文武也

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舞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則十三學舞勺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劑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祭統曰下而管象豈所謂南籥者歟○孔氏曰文王皆有擊刺之虞武王作樂象而為舞名之曰象○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盛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詩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毛氏曰典灋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鄭氏

曰清明也○王氏曰緝續熙廣也○朱氏曰此清

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橫渠張氏曰肇禋始

大祀文王也○蘇氏曰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

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東萊曰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

王配帝始於此也太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孔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

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成諸侯○蘇氏曰武王崩成王逾年即位而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說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位明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

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氏曰烈光也○孔氏曰有光明文章者君人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辟公○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王氏曰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崇尊尚也○毛氏曰戎大也○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朱氏曰皇大也○王氏曰念矣祖考之成功則師衆之不餒○鄭氏曰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李氏抑詩解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矣○李氏曰莫光顯者修德也百辟其有不爲濃乎○鄭氏曰民箋云百辟百君○王氏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者

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務德也然乎前王不忘者言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競則中國強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訓胥效則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爲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已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出於仁義也未有仁而遷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

誠出於仁義則其疆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
○東萊曰然乎前王不怠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
嘉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
蘇氏曰周之初皆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
夷之行如子孫保之

艷氏曰高山謂岐山也天生此高山大王自幽遷

焉○渤海胡氏曰荒奄也太王遷居奄有之

大也○橫渠張氏曰鄭氏曰康安徂往行道也○

毛氏曰夷易也○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茲而
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
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孔氏曰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

昊天於圓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如不敢康夙夜基命宥
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鄭氏曰成王不敢康成此
王功不敢自安逸○毛氏曰宥寬也○孔氏曰於

於乎可歎美也○蘇氏曰單厥心肆其盡之盡其
心矣故能定之也○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
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服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
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爲受命之基者至深
遠矣又續而廣之盡其心以定天命也○蘇氏曰
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
爲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
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
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
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

成康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

李氏書曰成王畏相必不是周之成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大享帝但月令秦世之書周法不必然○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圓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視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朱氏曰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也萬物成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

又之儀式刑文王之



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右之右助之○橫渠張氏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

○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鄭氏曰儀則式象也○鄭氏

曰刑濂也○陳氏曰濂文王之典以安四方○鄭

氏曰受福曰嘏孔氏曰特牲少牢皆載祝辭嘏主人與之以福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佑助而欲饗之時是也○

陳氏曰歌是詩於文王併言所以配享之意○李

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興夜

寐疊疊怵惕畏天之威○朱氏曰夙夜畏天之威

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東萊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

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

右饗之言祀文王也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

法文王所以濂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

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時祭柴望也

孔氏曰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之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嶽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昊天聖祭山川左傳云晉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載戢側左干戈載櫜音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也○鄭氏曰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

也右序右助次序也○毛氏曰震動疊思懷來柔

安喬高也○李氏葛覃解曰薄者語辭也○歐陽

氏曰武王巡守諸國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思而修

職也○鄭氏曰武王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羣

神望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

也○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

懷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王能盡

為君之道也○鄭氏曰式用也載之言則也○毛

氏曰戢聚櫜韜也孔氏曰櫜者弓衣一名韜○鄭氏曰懿美也

肆陳也○朱氏曰則又曰明昭乎有周也其巡守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則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叙諸侯之在位者歛其甲
兵而收藏之與為休息又益求懿德之行而脩之
使廣被乎中國則信乎能保天下矣○李氏曰文
猶膏梁武猶藥石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
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所謂懿德者
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可以保天
下也鄭氏曰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之大者
稱夏○孔氏曰春官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
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東萊曰人
肆夏昔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東萊曰人
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子主天下者也昔邁其
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之可知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孔氏曰祀武王之樂歌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
有有四方斤斤紀觀反其明鍾鼓喤喤萃彭反馨管將
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降福簡簡威儀反反如既醉
既飽福祿來反

鄭氏曰競強也○毛氏曰烈業也○李氏曰易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
成功○毛氏曰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
之也皇美也奄同也孔氏曰釋言又云奄盡也鄭
於闕宮玄身箋皆以奄為覆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覆四方同為已斤斤明察也朱氏曰武王持其自
有與傳不異也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
所以成大功而安之季氏曰惟能如此故上帝美
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天下也蘇氏曰周之興也遠
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
無所不至毛氏曰噶噶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
簡簡大也毛氏賓之初筵傳曰反反言重慎也毛
氏曰反復也季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爾
言祭禮之時鐘鼓管磬之樂皆備故神降之福祭
終伏福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復至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孔氏曰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國語云周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

克配被天是此篇周公所作○李氏曰惟思文時邁乃周公作餘詩乃他人所作也國語所以惟此二詩乃具周公所作及不可得而知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

反

烝

民莫匪爾極貽

音夷

我來牟

如字

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朱氏曰思語辭也

○鄭氏曰先祖有文德之后稷

○朱氏曰克配彼天言其播種之功可以配天也

○毛氏曰極中也○孔氏曰魯堯遭洪水后稷播

植百穀以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

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鄭氏曰
貽遺也○毛氏曰牟麥也李氏曰孟子曰牟麥播種而稷之趨岐曰莛麥
大麥也廣雅又以爲來小麥也牟大麥也○朱氏曰此乃天命后稷率
育斯民無有內外彼此之殊○陳氏曰遂使常道
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二十八終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遷於廟也孔氏曰諸侯助祭遷於廟之樂歌也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義禮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嶽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蕪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俞之勤制諸侯之賞罰黜光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鄭氏曰
貽遺也○毛氏曰牟麥也李氏曰孟子曰牟麥播種而稷之趨岐曰莩麥
大麥也廣雅又以爲來小麥也牟大麥也○朱氏曰此乃天命后稷率
育斯民無有內外彼此之殊○陳氏曰遂使常道
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二十八終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遷於廟也孔氏曰諸侯助祭遷於廟之樂歌也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義禮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嶽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蕪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俞之勤制諸侯之賞罰黜光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力之反爾在公王釐如頤反爾成來咨來茹

嗟嗟保介維音暮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於音烏

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說乞反用康年命我衆

人序持耻反乃錢子錢反鏹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

孔氏曰成王周公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各

大夫以警切之○毛氏曰嗟嗟勅之也工官也○

朱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蘇氏曰釐賜也○

鄭氏曰咨謀如度也○朱氏曰保介者蓋保其君

而戒之也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

保介之御間以為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介按呂

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說注云保介副也鄭氏之說

近晦不若高說之明白暮春在夏正為建辰之月

在周正為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

以是月為歲首至於朝祭事猶用夏正祭用仲月

則春祠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暮農

事不可緩也○毛氏且田一歲曰新三歲曰畬○

鄭氏曰將大迄至也於皇於美康年樂歲衆人庶

民○王氏曰言命我衆人則諸侯之衆莫非王人

○毛氏曰序具錢鏹孔氏曰說文曰錢鏹古鏹鏹

孔氏曰李巡曰鏹也呂氏曰秋云耒耜尺此其度也其耒六寸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耒芸田也六寸

所以入銚穫也孔氏曰說文曰銚穫禾短鎌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耨一

鋤後成農是三者皆農器○朱氏曰艾刈同穫也○蘇氏曰

諸侯朝正於王因助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

臣百工曰戒爾公事王既錫爾成濼有所不知則

來咨度以定之○朱氏曰既又問之曰今既暮春

矣爾之田事如何哉○李氏曰既至其國果何求

哉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於

乎美哉后稷教民稼穡求得來牟大受其明朱氏曰來牟當夏而熟

戒使命衆人各痔乃錢罽以治田奄忽之間則以

觀銚艾矣○東萊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言明昭

上帝監我有周而常賜之豐年也

臣工一章十六句

嘻音信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

而雩是與○孔氏曰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是雩為祈穀之文但雩以龍見當在孟夏之月為

令者錯置於仲夏故不引之左傳稱啓蟄而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音峻

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氏曰噫嘻歎辭○鄭氏曰昭著假至也時是播

種也○朱氏曰言我之成其王業既昭假于爾上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帝矣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發爾之
私田終三十里而民亦皆服其耕事萬人畢出而
竝耕也二人竝耕爲耦○毛氏曰私民田也言上
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爾○鄭
氏曰周禮曰凡治野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
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
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於是民大事
其田萬耦同肯舉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鄭氏曰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是

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
耒上則光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音路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孔氏曰

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杜彼無惡
杜此無斁音亦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孔氏曰澤名爲

離杜西有此澤無取于西之義也○王氏曰西雝蓋辟離也辟離有水鷺所集也○朱氏曰先儒多謂辟離杜

西郊故鄭氏曰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周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

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之

無厭之者○蘇氏曰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

譽此愛之至也李氏曰成王告微子曰與國陳氏曰

杜彼無惡者必若夏商之季然後可以杜彼無惡

杜此無教者崇德象賢修禮以作賓何教之有朱

曰杜彼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杜我不以彼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孔氏曰秋冬報之樂歌也○陳氏曰

是一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省文耳○

鄭氏曰烝嘗為秋冬報烝嘗者宗廟事也禘之上帝

而報之宗廟於人情物理不類然則報者亦云上帝

可也以祈為郊則季秋大享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

之詩以為報歟○鄭氏以秋冬為烝嘗按祖妣以為

說耳且載芣社稷之詩具辭與此同鄭氏胡不改之

為烝嘗也○蘇氏曰報

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杜音亦有高廩力錦萬億及秭谷履為

酒為醴音烝畀必寐祖妣必反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氏曰稌稻也孔氏曰郭璞曰今○朱氏曰亦助

語辭也○孔氏曰毛氏言廩所以藏穗則廩唯藏

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米廩則

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毛氏曰數萬至萬曰億

數億至億曰秭○鄭氏曰烝進畀予也○毛氏曰

皇天實寺已卷之二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皆徧也○王氏曰豐年者天之功也利高燥而寒

者忝利下濕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李氏

曰職方氏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年之時

或高或下○王氏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

禮者天地之功也○李氏曰我所以為此酒醴者

與進祖妣以和洽百禮降福無所不徧者上帝之

功也朱氏曰洽猶備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

奏之○孔氏曰始作樂而合於祖之樂歌也○釋文曰合乎祖本或作合乎大祖○朱氏曰通言先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

鼓鞀音桃磬祝尺叔反圉魚古反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嗶嗶

音橫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毛氏曰瞽樂官也鄭氏曰瞽朦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

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爲縣也捷

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虞衡者爲柶崇牙上

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孔氏曰崇牙刻畫之爲重牙卽業之

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可以爲懸也置羽者置之於柶之上角也○毛氏

曰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鼓謂之

田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鞀禮應鞀在建鼓東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鼓也應旣是小田宜爲

田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鞀禮應鞀在建鼓東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鼓也應旣是小田宜爲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大明堂位云周人縣鼓是周濩鼓始在懸○鄭氏曰田當作鞀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孔氏曰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云合鞀鞀奏鼓鞀注云為大鼓先引故知田當為鞀

鼓也孔氏曰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朱氏曰磬石磬也

○毛氏曰祝木控也孔氏曰樂記有控楬之文言木控者明用木為之祝用木則圍亦用木也祝狀如漆箭中有推投推於其中而撞之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齒齧刻以木長尺楪之○朱氏曰祝所以起樂也圍所以止樂也○鄭氏曰簫編

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孔氏曰釋樂云大簫謂之簫小者謂之箛○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管如

遂併而吹之釋文曰遂字又作笛○孔氏曰謂竝吹兩管也小師注去管如笛形小併吹之○王氏曰嗶嗶厥聲美也○鄭氏曰我客

王之後也○孔氏曰瞽人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

業虞鼓磬祝圍皆設之於庭宇既備具乃使瞽人

擊而奏之○王氏曰簫也管也亦其器之小者言

其小所以為備也○孔氏曰作之嗶嗶然和集諸

聲者肅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

而聽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

之人多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朱氏

曰夔述舜樂亦曰虞賓○朱氏曰觀視也成成功

也李氏曰成如簫韶九成之成猶終也備更而奏焉故謂之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也

也

潛杜廉反季冬薦魚春獻鮪鄭氏曰冬魚之性

宗廟○孔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季冬天子嘗

魚先薦寢廟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

猗於宜反與音漆七音沮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

鯨音常音鯁音鯉音里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鄭氏曰猗與歎美之言也○毛氏曰漆沮岐周之

二水也○王氏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毛氏曰潛柴養魚曰慘鄭氏曰鯁大鯉也鮪鮓也鯨

白鯨也鯁鮓也

潛一章六句

維音禘禘大音祖也孔氏曰禘大祖之樂歌也○劉氏曰

魯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大祖即后稷也禘饗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

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有來維音維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璧公天子穆穆於

音薦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小子宣哲維人

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既右音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維維和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也王氏

曰穆穆敬和也朱氏曰於歎辭也毛氏曰廣大也

王氏曰廣牡碩大肥膾之謂也朱氏曰其來也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牲以相予之祀也王氏曰皇考武王也鄭氏曰綏安也陳氏曰小子自謂也蘇氏曰天哉皇考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鄭氏曰右助也王氏曰烈考謂文王也毛氏曰文母大妣也東萊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

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方而文王大妣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平章之於文王大妣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撥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詩歌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離一章十六句

載見

賢通反

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孔氏曰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

蘇氏曰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歟

召氏讀詩已卷之二十一

七

四百五

載見辟音壁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音零央央儻音條

革有鶴及七羊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考以享以介眉

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音戶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

七入熙于純嘏古雅反

毛氏曰載始也朱氏曰載發語辭也鄭氏曰諸侯始見君

王謂見成王也○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曰求瀆度

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鄭氏曰交龍為旂○毛

氏曰陽陽言文章和在軾前鈴在上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云

有鈴曰旂郭璞曰懸鈴於竿畫交龍於旂○孔氏曰央央然而有音聲

○鄭氏曰儻革轡首也鶴金飾額孔氏曰韓奕所云儻革金厄

是也○朱氏曰按商頌鳴鶴鄭云聲和也朱氏曰烈大也○毛氏曰

昭考武王也○朱氏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

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誥稱穆考文王而

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也○毛氏曰享獻

也○鄭氏曰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

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李氏曰思皇與思皇多

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如此也是天

子之享其福也此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

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其福也○

鄭氏曰純大也○朱氏曰諸侯始來見王稟受瀆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度其車服之盛如此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受此
眉壽之福以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
福于諸侯之辭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

朝而見○孔氏曰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

七序都回反敦陸角反琢

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陸立反以繫其馬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殷尚白○蘇氏曰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

○毛氏曰萋且敬慎貌○鄭氏曰微子乘殷馬

而來威儀萋萋且且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

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毛氏

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譙郡張氏曰宿宿者凡

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鄭氏曰繫

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

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朱氏曰追之恐其已去也

○蘇氏曰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毛氏

曰淫大夷易也○王氏曰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

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

也什方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叔父叛以周公之聖臨之蓋二年而後克其用力艱矣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孔氏曰奏大武文樂之歌也周公象武王

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張氏曰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於音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

之勝般遏

放葛反劉耆音定爾功

蘇氏曰於乎大矣武王垂克之功文王開之也○

鄭氏曰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其

遺止也○毛氏曰劉殺耆致也○鄭氏曰嗣武嗣

子武王○朱氏曰文王既開之矣武王嗣而受之

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大功也○李氏曰武詩在於

止殺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終

五王之功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有客一章十一句

上舜

上舜以姪封其大也也○李丸曰五篇并公

也王○宋丸曰文王預開之矣左王嗣而受之

五也○李丸曰上舜上姪也○漢丸曰嗣左嗣

臣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

直遙反

於廟也

鄭氏曰嗣王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如朝於

廟也○孔氏曰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

朱氏曰成王免武王之喪而朝於廟玩其辭知其

哀未忘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

其傾反

在疚音救於乎皇考永

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

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毛氏曰疚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五王之功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有客一章十一句

上舜

上舜以姪封其大也也○李丸曰五篇并公

成王○宋丸曰文王預開之矣左王嗣而受之

五也○李丸曰上舜上舜也○漢丸曰嗣左嗣

臣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

直遙反

於廟也

鄭氏曰嗣王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如朝於

廟也○孔氏曰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

朱氏曰成王免武王之喪而朝於廟玩其辭知其

哀未忘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

其傾反

在疚音救於乎皇考永

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

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毛氏曰疚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也庭直也匡衡曰瑩瑩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鄭氏曰皇考武王皇祖文王○毛氏曰序緒也
○鄭氏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蘇氏曰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嬛無所依怙曰於乎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朱氏曰言直而無私也
○朱氏曰今我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鄭氏曰於乎皇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孔氏曰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

五蓋反將予

就之繼猶判渙

音與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乃且反

紹庭

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休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落始率循豈是悠遠也○孔氏曰釋

詁云艾歷也○毛氏曰猶道判分渙散也○王氏

曰紹庭紹皇祖之直○朱氏曰家猶言國也○鄭

氏曰美矣哉我君考武王○王氏曰保其身無危
亾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蘇氏曰予將謀之
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王氏曰於乎悠哉
朕未有艾者歎昭考之道悠而自以爲幼稚未有
所歷也○李氏曰將勉強從就之以繼其道而恐
泮渙不合也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泮渙皆是仰
先王之盛德歎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
王氏曰維予小子不堪家多難者自以爲幼稚未
堪王室多難也○李氏曰紹文王直道于上下俯
仰於家未嘗少離○曾氏曰成王自言不堪家多

難因歎美武王能紹文王之道以陟降厥家其曰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蓋言以文王之直道保明
其身也此詩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同意雖不言
繼序思不忘然歎美皇考則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孔氏曰羣臣進戒嗣王之樂
釋文曰敬之一本無之字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以鼓哉無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
學有緝熙于光明佛鄭音時仔音肩古賢示我顯德

行下孟

朱氏曰思語辭也○李氏曰鄭氏以為變易之易
不如杜元凱以為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杜
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毛氏曰士事也○鄭氏
曰監視也○朱氏曰將進也○鄭氏曰佛輔也時
是也仔肩任也○朱氏曰群臣進戒于王曰敬之
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
不吾察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天無日不臨監于
此者王不可不敬也○孔氏曰王既承其戒荅之
以謙曰維我小子○朱氏曰我不聰而未能敬然
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歐陽氏曰但

當以日月勉強積學而增緝廣大而至於其道光
明然更賴群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
顯然可修之德行也鄭氏曰緝熙光明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音秘嗣王求助也孔氏曰嗣王求助之樂歌也周公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

末羣臣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鄭氏曰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為禍太

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荇晉經反蜂孚逢反自求辛

螫音釋肇允彼桃蟲拊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

集于蓼音了



毛氏曰愆慎也○鄭氏曰懲艾也螫毒肇始允信

也○王氏曰莽使也蜂之為物善辛螫毛氏曰莽使也

也鳥之始小終大者孔氏曰陸璣云今鷦鷯是也

故俗云鷦鷯生鄭氏曰拚飛翻飛也○毛氏曰

堪任也蓼言辛苦也朱氏曰蓼辛苦之物也○鄭氏曰始者

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

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

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

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采

氏曰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於此而慎後患

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王氏曰肇允

彼桃虫拚飛維鳥者成王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

大不敢不愆也鄭氏曰管蔡如鷦鷯之小後叛而

渠張氏曰猶言初為鼠後為○蘇氏曰予方未堪

家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其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東萊曰莫予莽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自求辛

螫謂信管蔡之時也

小愆一章八句

載芟所銜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之田

呂氏讀詩也卷之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與耕籍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為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蘇氏曰王社在籍田中籍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伯側其耕澤澤音釋千耦五口反其耘音云徂隰徂

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賔勅感反其饁干

反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

穀實函戶南反斯活驛驛音亦其達有厭於豔反其傑厭厭

其苗緜緜其庶表嬌反載穫濟濟有實其積于賜反萬億

及秭音神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蒲卽反其

香邦家之光有椒于消反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

今斯今振古如茲

鄭氏曰載始也○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孔氏

曰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

○鄭氏曰隰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也朱氏

曰或曰畛田畔也○毛氏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

亞仲叔也旅子弟也李氏曰亞伯之次也○鄭氏曰

疆有餘力者周禮曰以疆予任民孔氏曰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

田有餘力能佐助它事者也以謂間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

能東西之曰以朱氏曰傭力之人○李氏曰賔者

衆人飲食之聲也毛氏曰賔衆貌○鄭氏曰饁饋饗也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言愛也○鄭氏曰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李氏曰婦人能饁為夫者則愛其婦為婦者亦依其夫言相慰勞苦也○毛氏曰略利也○孔氏大田疏曰王肅以倣為始載為事○鄭氏曰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合也活生也○蘇氏曰驛驛苗生貌也釋文云爾雅作○鄭氏曰達出地也○毛氏曰有厭其傑苗

厭然特美也王氏曰傑然之前受氣澤厭足也○蘇氏曰繇繇詳

密也○毛氏曰庶耘也○蘇氏曰濟濟人眾貌○

鄭氏曰有實實成也○朱氏曰積露積也○孔氏

曰農夫既去草木根株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以

種其百穀也○李氏曰其種皆函生氣而生長而

其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孔氏曰有厭然而特

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

苗也○王氏曰前日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日

繇繇其庶則既苗而耘既苗而耘則以繇繇為善

恐傷苗也○孔氏曰至於大熟則穫刈濟濟然○



毛氏曰飶芬香也椒猶飶也孔氏曰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
李氏曰胡考者考老也士冠禮祝曰永享胡考孔氏曰謚法保民者艾曰胡○毛氏曰且此也○王氏曰振古則
舉古也○李氏曰其實之多萬億及秭故可爲醴
而進與祖妣以和百禮○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
昇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朱氏曰
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
胡考之所以安也○李氏曰非特此日方有此也
非特今日方有豐年其所由來遠矣○陳氏曰振
古以來皆如上之所謂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孔氏曰秋報社稷之樂歌也

畷

楚側反

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

晤女載筐

立方反

及筥其饌伊黍其笠音立伊糾居黝反其

鍾音斯斯趙

徒了反又徒少反

以薺呼毛反茶音徒蓼音了茶蓼朽止

黍稷茂止穫之挈挈

珍栗反

積子賜反

之粟粟其崇如墉

其比

毗志反

如櫛側反

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殺時特

如純反

牡有掾音斜其角

似以續續古之人

毛氏曰畷畷猶測測也

孔氏曰畷對利之狀舍人日畷畷入地之貌郭璞

利也○鄭氏曰良善也利善之耜瞻視也筐筥所

以盛黍也○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

蘇氏曰糾然笠之輕舉也○釋文曰說文云薺拔

田草也○毛氏曰薺水草也孔氏曰薺是薺草茶

肅云茶陸穢薺水穢然則田有原行隰故並舉水

陸穢草○朱氏曰先儒說茶但云苦菜莫詳其為

何物案此詩則薺屬也但水陸之別耳味苦氣辛

能殺物令人用以藥溪取魚故又曰茶毒今南方

人猶謂之辣○毛氏曰揜揜獲聲也○王氏曰栗

栗緻也○毛氏曰墉城也黃牛黑脣曰特社稷之

牛角尺○鄭氏曰揜角貌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饋

者也○李氏曰載筐及筥其饌伊黍此則言婦子

行饋之器與所盛之物也○鄭氏曰饋者見載糾

糾之笠以田器刺地薺去茶薺之事言闕其勤者

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孔氏曰

及其成熟乃獲刈之既獲訖乃積聚之如城雉之

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李氏曰於是開百

室而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寧止蓋終歲勤勤

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鄭氏曰於

是殺牲報祭社稷○蘇氏曰以嗣以續興來歲繼

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釋文特作

特日本亦作特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絲衣繹賓尸也

鄭氏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日繹以祭之同日魯大大日賓尸與祭同日

周曰繹商謂之彤○孔氏曰繹賓尸之樂歌也

絲衣其紾

孚浮反載弁俵俵音求目堂徂基自羊徂牛鼎

乃代反鼎及鼎音茲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五告反

胡考之休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紾潔鮮貌

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

為之故云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而祭於

士服也繹禮輕使士

孔氏曰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

以絲為衣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爵色之麻弁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

毛氏曰俵俵恭順貌基門塾之基孔氏曰

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繹禮在門不在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枋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為失明其當在門外

毛氏曰自羊徂牛言先

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鼎小鼎謂之鼎鄭氏曰鼎謂之鼎

鼎斂上而小口者呂氏曰自堂徂基乃所謂於

彼乎於此乎○王氏曰自堂徂基自堂上降而徂

基也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鼎鼎及鼎先大後小

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反復展視所以致勤

敬也○孔氏曰觶然設兕觥貌○宋氏曰思語辭

柔和也毛氏曰吳譁也鄭氏曰不吳不敖不謹譁

不傲慢恭敬獲福得壽考之休也釋文兕觥作兕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續曰字又作兕觥橫渠張氏曰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朱氏曰內則曰十三舞勺卽此詩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

疑皆樂章之名爾○橫渠張氏曰酌周公沒廟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於鑠舒灼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

受之躑躅居表反王之造七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孔氏曰於歎美○朱氏曰鑠盛也○孔氏曰王師

王肅云武王之衆也○歐陽氏曰遵養循養也○

蘇氏曰純大介助也○蘇氏曰熙光也○鄭氏曰

龍寵也○毛氏曰躑躅武貌造爲也○鄭氏曰載

則允信也○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於鑠之師而

不用○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

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歐陽氏曰我

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與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

之也躑躅王之造言躑躅然武功武王之所爲也

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爲有嗣矣實維爾

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酌一章八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相講武類禡

馬駭反

也相武志也

釋文云本或以相武志也為注○鄭氏曰

類也禡也皆師祭也○孔氏曰講武類禡之樂歌也朱氏曰索左氏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相資兩篇皆大武樂中一章也與此序不同

晁氏曰相之序曰相武志也或以為注或以為序

失其傳多如此

綏萬邦屢

力注反

豐年天命匪解

音懈

相相武王保有厥

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

音鳥

昭于天皇以間之

鄭氏曰綏安也○孔氏曰屢豐年數有豐年相相

然有威武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季氏

曰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毛氏曰間代也

○鄭氏曰皇君也○王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相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屢豐

年則其為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矣

李氏曰武王用兵蓋為天

下除害故能召和氣

天命匪解者武王匪解故天命亦匪解

也○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

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相相保有

其衆用之四方無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

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

相一章九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齊來代反大封於廟也齊子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氏

曰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
孔氏曰大封於廟之樂歌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音亦繹思我祖維求定時

周之命於音鳥繹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朱氏曰敷布也時是也繹尋

繹也蘇氏曰思辭也鄭氏曰今我往以此求定蘇

氏曰文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

而不敢專也朱氏曰布此以齊有功皆文王之功

德在人而可尋繹者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已王

氏曰大齊善人封建以為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

求天下之定也朱氏曰此周之命也又嘆使諸臣

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以戒之也

齊一章六句

般薄寒反巡守手义反而祀四嶽河海也鄭氏曰般樂也
孔氏曰巡守

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朱氏曰鄭氏曰般樂也
蘇氏曰遊般也今考詩中無此意當缺之孔氏以般

樂也為序文曰定本般樂為鄭注未知孰是
釋文曰在靈恩集注本用此注為序文

於音易皇時周陟其高山土果反嶠山喬岳允猶翕許及反

河敷天之下果侯反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鄭氏曰皇君喬高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

○王氏曰巒山謂之隋隋狹而長也陟其高山音

山喬岳則巡守之所陟無所不至○蘇氏曰猶道

也翁河大河受衆水者也鄭氏曰河言翁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

陟其山岳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

至於敷天之下無不總蒼其功者此周之命也○

王氏曰哀時之對者哀其神而對之以祭祀也時

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矣

般一章七句

閔子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氏

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詠先祖之功烈也

駟古營反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濃儉以足用寬

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

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氏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孔

氏曰伯禽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名中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舒緩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各生於不足也○曾氏曰季孫請命史克作頌恐是兩事如晉武公之大夫請命

呂氏讀詩記卷第三十一 四百零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山喬岳則巡守之所陟無所不至○蘇氏曰猶道也翁河大河受衆水者也鄭氏曰河言翁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

合爲陟其山岳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至於敷天之下無不總蒼其功者此周之命也○王氏曰哀時之對者哀其神而對之以祭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矣

般一章七句

閔子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氏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詠先祖之功烈也

駟古營反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濃儉以足用寬

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

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氏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孔氏曰伯禽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名中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舒緩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各生於不足也○曾氏曰季孫請命史克作頌恐是兩事如晉武公之大夫請命

呂氏讀詩記卷之三十一 四百零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
請命作詩不相干也

駟駟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戶橋反有皇有驪

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居良反思馬斯臧

毛氏曰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孔氏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坰

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

○曾氏曰坰野乃魯人牧馬之常地耳鄭氏曰必牧於坰野

者僻民居與良田也○李氏曰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毛氏

曰牧之坰野則駟駟然驪馬白跨曰驪孔氏曰驪色郭璞曰跨謂間也然黃白曰皇孔氏曰黃白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色雜各皇純

黑曰驪孔氏曰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禮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

黃驪曰黃孔氏曰驪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

良馬戎馬田馬騶馬孔氏曰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為二百

十六匹為一廐每廐為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為一閑騶一種而分為三閑士朝祀所乘為良

馬征伐所乘為戎馬田路駕田馬騶馬給宮中之役彭彭有力有容也○鄭

氏曰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王氏曰彭彭張也○鄭氏曰臧善

也○孔氏曰薄言駟者有何馬也乃有駟有皇有驪有黃此等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朱氏曰思

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鄭氏曰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及覆思之

無有竟已乃至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

駟駟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

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

思馬斯臧

毛氏曰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

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

○曾氏曰坰野乃魯人牧馬之常地耳

者僻民居與良田也○李氏曰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

○毛氏曰牧之坰野則駟駟然驪馬白跨曰驪

黑曰驪

黃驪曰黃

諸侯六閑馬四種良馬戎馬田馬騶馬

別為一閑騶一種而分為三閑士朝祀所乘為良馬征伐所乘為戎馬田路駕田馬騶馬給宮中之役

彭彭有力有容也○鄭氏曰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騅音徒有駟音徒有

駟有騅音徒以車伍伍反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騅孔氏曰雜毛是體有二種

皇黃騅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黃白雜毛曰

駟孔氏曰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赤黃曰駟孔氏曰周人尚赤而

言赤黃者謂其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騅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駟謂赤而微黃

駟曰騅孔氏曰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

伍伍有力也才多材也○王氏曰思無期思之久

也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徒有駟徒有駟

右雜以車釋釋音亦思無敦思馬斯作

毛氏曰青驪驪曰駟孔氏曰郭璞曰色有淺深

馬黑鬣曰駟孔氏曰鬣也赤身黑鬣曰駟孔氏曰駟

者以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駟馬故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雜○王

氏曰釋釋屬也朱氏曰釋釋不絕貌○鄭氏曰敦

駟也無駟倦也○蘇氏曰作奮起也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徒有駟音徒有駟

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思馬斯徂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駟孔氏曰郭璞曰陰彤白雜

毛曰駟孔氏曰郭璞曰形赤也豪骹曰駟孔氏曰說

毛氏曰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郭璞曰前胸脰然則脰者膝下之二目曰魚
各蓋謂象毛在脰而自長名為鱗也
孔氏曰爾雅曰一目白矚二祛祛強健也王氏曰
目曰魚郭璞曰似魚目也
思無邪一出於正鄭氏曰徂猶行也蘇氏曰孔子
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為詩者則
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
取之蓋斷章云耳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
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
所以臧才作徂者其効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騂牡
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効皆若
此然非獨牧馬而已
駟四章章八句

備筆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駟有駟彼乘

繩證

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

鷺鷥于下鼓咽咽

烏玄

醉言舞于胥樂兮

朱氏曰興也

毛氏曰駟馬肥強貌

王氏曰養之使駟也

氏曰僖公之用臣必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

孔氏曰四馬曰乘

鄭氏曰早起夜寐在公之所

明修明其職也

毛氏曰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

以興潔白之士

歐陽氏曰振鷺取其修潔翔集

有威儀也

朱氏曰鷺鷥羽之翮舞者所持也下如飛而下也

毛氏曰咽

咽鼓節也

鄭氏曰于於胥皆也蘇氏曰在公

明明言未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
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
也○鄭氏曰僖公之時君臣無事燕樂以遂其歡
君臣於是皆喜樂也○東萊曰有駉有駉興僖公
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養臣盡其忠者蓋莫
不在其中矣

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
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王氏曰牡剛強之材也○毛氏曰夙夜在公在公
飲酒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鄭氏曰飛喻羣臣

醉欲退也

有駉有駉彼乘駟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

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駟孔氏曰孫炎曰色青黑之○鄭

氏曰載之言則也○李氏曰載燕亦飲酒也○毛

氏曰歲其有豐年也○鄭氏曰穀善詒遺蘇氏曰

臣願其君富且有後也○朱氏曰頌禱之辭也

有駉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孔氏曰定本云僖公脩泮

宮無能字○蘇氏曰此詩言作泮宮克淮夷闕宮言作新廟春秋皆不載世疑

之泮宮闕宮僖公因舊而脩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

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
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
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或曰以君臣而為此辭
可也而孔子錄之可乎曰維可之是以錄之錄其所
可而去其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為詩也子貢曰糾
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
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
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夫二子之言信矣然孔子未
嘗以廢周書蓋好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
以惡為善則已矣此遠者之所自論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其巾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

葭葭蒲害鸞聲噦噦呼會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鄭

曰辟廱者築土壘水之外圍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朱氏曰說文謂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為水東北為牆康成以為東西門說文以為東西

牆其說不同○王氏曰思發語也○鄭氏曰芹

也樂僖公脩泮宮之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毛

氏曰戾止至也孔氏曰止者至而止在○王氏曰

觀其旂其物葭葭而有容聽其鸞其聲噦噦而有

節李氏曰葭代飛揚也○李氏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國人

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

孔氏曰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者因其請

王而作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其馬

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孔氏采蘋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其馬蹻蹻言

強盛也○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毛氏

曰載色色溫潤也○蘇氏曰僖公之至於泮宮好

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王

氏曰載色載笑則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也夫然後能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

毛氏曰芣是葵也釋文曰鄭小同云江南謂之尊菜生陂澤中○鄭氏

曰在泮飲酒者與先生君子飲酒也○毛氏曰醜

衆也○蘇氏曰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咸願

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王氏曰順彼先生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李氏曰一章言僖公之至

泮水二章言僖公之教人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與

賢者飲酒也○朱氏曰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戶

鄭氏曰則濃也允文允武信文信武也○毛氏曰

假至也朱氏曰假感格也○朱氏曰祖周公魯公也靡有

不孝信僖公之孝也無所不至也○李氏曰自求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伊祐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居表反

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鄭氏曰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

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武貌馘所

格者之左耳孔氏曰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淑善也囚所虜獲

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

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

人○孔氏曰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

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故僖公既伐淮夷

而反在泮宮也○朱氏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

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

辭冀其有是功耳下章倣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

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訕音音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然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洪

竝無褊躁○毛氏曰桓桓威武貌○孔氏曰狄彼

東南遠服彼東南釋文曰狄遠也○王氏曰狄撲而逃之也○蘇氏曰古狄逃通

○鄭氏曰東南斥淮夷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烝烝猶進進

也○毛氏曰皇美也○鄭氏曰吳譁也○王氏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揚戢也○朱氏曰烝烝皇皇成也不吳不揚肅也○鄭氏曰詗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王氏曰不告于詗和也○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逖遠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斃音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蘇氏曰蘇弓健貌鄭氏曰言持彼急也毛氏曰五十矢為

束孔氏曰荀卿云魏氏武卒負矢五十箇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鄭注大司寇束矢云古者一

引百○鄭氏曰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孔氏曰其發則搜然而勁

○蘇氏曰宋氏曰博廣大也○鄭氏曰徒行者

御車者皆無厭倦也淑善也式用也○蘇氏曰僖

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

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

也

翩彼飛鸞于嬌反集于泮林食我桑黠懷我好音憬九永

反彼淮夷來獻其琛勅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毛氏曰翩飛貌鸞惡聲之鳥也黠桑實也○鄭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曰懷歸也言鴉常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黹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李氏曰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憬說文曰覺悟也○毛氏曰琛寶也元龜尺二寸孔氏曰漢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鄭氏曰大猶廣也○毛氏曰賂遺也南謂荆揚也○鄭氏曰荆陽貢金三品○孔氏曰淮夷來魯國獻其珠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筆位反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朱氏曰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

謂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閟宮有恤况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

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

稷重直容反穆音六種徵力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巨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

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呂氏曰閟宮魯廟非姜嫄廟也言赫赫姜嫄者推本周家所由興○朱氏

曰閟宮者魯之群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孟仲子曰是祿宮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孔氏曰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以此知姜嫄之廟在周言其在周則魯無其廟姜嫄祀郊禘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禘宮 闕深閉也毛氏曰闕閉也 ○毛氏曰血清

淨也 ○蘇氏曰實鞏固也 ○毛氏曰枚枚礫密也上氏曰枚枚辨也 ○鄭氏曰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

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 ○毛氏曰先種

曰種後種曰穉孔氏曰重穉穉穉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也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穉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穉 ○李氏曰菽大

豆 ○鄭氏曰奄猶覆也 ○宋氏曰后稷生而享有百福播種五穀猶天所降也奄有下國堯封之命

也 ○鄭氏曰秬黑黍也 ○毛氏曰緒業也 ○鄭氏

曰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禹平水土后稷乃教播種故曰續禹之緒美之故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子踐反 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届音戒 于牧之野無貳無虞

上帝臨女敦都回反 商之旅克咸厥功

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著王迹故云是始斷商 ○曾氏曰

大王去邠居岐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寢盛之由故曰大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肇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言之
過耳聖人於武成猶有所不取者其於魯頌豈以
一言之過而刪之乎○王氏曰屆至也天命不妄
所廢興皆其至也致其至者武王也○孔氏曰至
於文王武王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
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鄭氏曰虞度
也○朱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
臨女無貳爾心也○鄭氏曰敦治旅衆咸同也○
宋氏曰敦治而勝之也咸厥功輔佐之臣咸有功
而周公亦與焉故下章言封伯禽之事

主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旣多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
犧素河反尊將將七羊反毛魚蒲包反敲側吏反羹邊豆大房
萬舞洋洋季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
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
如陵

毛氏曰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鄭氏曰叔父謂



周公也東魯國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
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
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既告周公以
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東 ○鮮

于氏曰錫之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孟子曰天子
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
曰附庸王制同 ○王氏曰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
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而周官以爲
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蓋特言其國心則儉於百里

并附庸言之則爲方四百里也

李氏曰鄭氏據明堂位謂封以七百

里欲其強於衆國其說不然詩人言大啓爾宇不
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重
不同惟公侯皆方百里居上等焉 ○毛氏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謂僖公也 ○鄭氏曰交龍爲旂四馬故六轡 ○毛

氏曰耳耳然至盛也 ○鄭氏曰春秋猶言四時也

孔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 ○孔氏曰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

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 ○李氏曰享

祀無有差忒 ○鄭氏曰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

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

用赤牛純色天亦饗之宜其多與之福 ○毛氏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駢赤犧純也

孔氏曰牧人云陽祀用駢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

郊用赤牛純色

○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明堂位曰成王

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

郊配以后稷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屬公其衰

矣孔氏以帝謂感生帝此則泥六天之說○鄭氏

曰周公皇祖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

於夏則養牲福衡其角為其觸觝人也孔氏曰封人注云福

設於角衡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毛

氏曰白牡周公牲也駢剛魯公牲也孔氏曰公羊傳云魯祭周

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

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孔氏曰

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

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為象形也

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腹之上畫

為牛象之形毛氏曰犧尊有沙飾也○孔氏曰鄭

尊以象鳳凰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

毛氏曰毛魚豚也孔氏曰封人祭祀有毛魚之

孔氏曰裁謂切肉○毛氏曰羹大羹鉶羹也孔氏

羹者煮肉汁不和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

登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大房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徹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徹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

○鄭氏曰萬

舞千舞也○毛氏曰洋洋衆多也○李氏曰季孫

有慶季孫得享其福○鄭氏曰俾使臧善保安常

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毛氏曰震動也騰乘也

朱氏曰震騰驚動也○鄭氏曰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

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為公朋也○朱氏曰三壽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為三也○朱氏

曰此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是也

公車千乘繩證朱英綠滕徒登二矛重直龍弓公徒

三載具膏直友朱綬息兼烝之升徒增增如戎狄

膚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尺志俾爾壽

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五蓋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司馬法成方十里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

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此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

軍之事也○鄭氏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

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

軍而已○李氏曰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地方二

百十六里有奇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

為井一井為乘百里○朱氏曰英矛飾也滕繩也

之國通有千乘也○鄭氏曰英英絲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

孔氏曰朱英絲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鄭

弓束以綠繩滕謂約之以繩非訓滕為繩○鄭

呂氏讀詩也卷之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孔氏曰重弓謂內弓兵

車之濃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大國三軍合

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毛氏曰

貝冑飾朱綬綴之孔氏曰貝者水虫甲有文章也

冑謂兜鍪貝非為冑之物故知以貝為飾說文曰綬綬也然則

朱綬直謂赤綬以連綴甲也○孔氏曰烝徒增

增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毛氏曰膺當也○鄭

氏曰懲艾也○蘇氏曰可以當戎狄懲荆舒而莫

之禦也言其強也鄭氏曰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

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孔氏曰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伐

楚楚各荆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

或狄則○孔氏曰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汝

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爾

氏曰壽胥與試者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以為之

用也○鄭氏曰眉壽秀眉亦壽徵○孔氏曰無有

害無有患害○蘇氏曰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

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

以為安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孔氏曰泰山之高巖巖然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

皆以為為望也○朱氏曰詹與瞻同○毛氏曰龜山

也蒙山也

孔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鄆 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鄆 史

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謂鄆 史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

○鄭氏曰

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朱氏曰

願其有功如此

係有鳧繹

音亦

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武伯及

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毛氏曰鳧山也繹山也

孔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此桐木

也○毛氏曰宅居也○朱氏曰徐宅謂徐國也○

鄭氏曰諾應辭也若順也○孔氏曰莫敢不諾有

命則莫敢不應○李氏曰惟魯侯是順也○蘇氏

曰龜蒙鳧繹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勢相聯屬以

以服從之國也

元錫公純嘏

古雅反

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宐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

社黃髮兒齒

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毛氏曰常許魯南鄙

西鄙鄭氏曰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祥在薛之旁○孔氏曰桓元季鄭伯以璧假許田

相公以許與鄭○鄭氏曰燕燕飲也令善也○朱氏曰令

妻令善之妻也壽母壽考之母也僖公娶於齊曰

聲姜母也成風○孔氏曰宐其大夫之與衆士祝

慶使與之相宐也邦國是有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之○鄭氏曰兒齒亦壽徵○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蘇氏曰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宐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松

桷音角有烏音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孔曼

音萬且碩萬民是若

毛氏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孔氏曰僖公修造寢廟取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於是斬斷之量度之○

毛氏曰八尺曰尋楹孔氏曰桷之與楹是椽之別名大貌

路寢正寢也○孔氏曰奕奕然廣大○鄭氏曰奚

斯所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奚斯公子魚也為之主帥教

命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鄭氏曰曼修也廣也○孔

氏曰言廟甚長廣而且大○朱氏曰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闕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

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駟四篇二十三章三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終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二十三章三百四十三句

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閔宮八章二章章十句一章十二句一章

萬舞之聖也

九日言禮甚矣而且大○采芣日萬舞最尊也

命工正器其車馬○禮九日晏於此也○其

淇沔卦皆終焉○其章野也○其章野也○其

禮九日晏於此也○其章野也○其章野也○其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

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孔氏曰

之樂歌也成王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為商

後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宣王時世本云宋

緡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

父是孔子七世之祖魯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

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

鄭氏曰自正考父至孔子時又無七篇周用六代之

樂故周大

師有商頌

猗與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湯孫奏假反古雅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二十三章三百四十三句

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閔宮八章二章章十句一章十二句一章

萬舞之聖也

九日言禮甚矣而且大○采芣日萬舞最尊也

命工正器其車馬○禮九日晏於此也○其

淇沔卦皆終焉○其章野也○其章野也○其

禮九日晏於此也○其章野也○其章野也○其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

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孔氏曰

之樂歌也成王殺武庚封微子啓於宋代武庚為商

後自微子至于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宣王時世本云宋

緡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

父是孔子七世之祖魯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

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

鄭氏曰自正考父至孔子時又無七篇周用六代之

樂故周大

師有商頌

猗與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湯孫奏假反古雅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厥聲庸鼓有敦音萬亦萬
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
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毛氏曰猗歎辭那多也○王氏曰美商之樂歎而
多之也○朱氏曰置讀如置器之置○鄭氏曰鞀
與鼓也孔氏曰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歐陽氏曰書曰

下管鞀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毛氏曰
鞀鼓樂之所成也孔氏曰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鞀將之注云鞀所以節

樂是樂成由鞀也學記曰鼓無常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鄭氏曰
簡簡和大也○毛氏曰衍樂也○鄭氏曰烈祖湯

也○歐陽氏曰湯孫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
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不知所斥者何王爾○朱氏

曰奏假奏樂以感格于祖考也○鄭氏曰綏安也
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

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
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

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
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

思成蘇氏曰以是安我所思之人見其所為齊者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謂之思成○朱氏曰

思成未詳或曰思辭也安我以成也或曰安我所
思無不成也按此句與下篇緩我眉壽之語相似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莫知何者為是○王氏曰淵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遠嘒

嘒細也○鄭氏曰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

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

也孔氏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鐘鼓在庭故知堂下樂也知是玉磬者以鐘鼓磬管同為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益稷曰曼擊鳴球謂玉磬也○王氏曰依我磬聲者言與堂上之樂諧也○橫渠張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

養心○鄭氏曰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此樂之美

其聲孔氏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歐陽氏曰其述樂而問

稱湯孫至于再三者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

也○毛氏曰大鍾曰庸斲斲然盛也朱氏曰庸鋪通○鄭

氏曰萬舞千舞○王氏曰有奕萬舞之綴兆衆大

也○鄭氏曰嘉客謂二王後來助祭者亦不夷懌

乎言皆悅懌也○毛氏曰恪敬也○孔氏曰王制

祭統言四時祭名皆曰秋嘗冬烝○蘇氏曰商人

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

其祀成湯也奏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於是執鼓管

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

於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

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毛氏曰

恪敬也○朱氏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執事有恪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蘇氏曰將奉也言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鄭氏曰中宗商王太戊湯之玄孫也表顯之號為中宗○孔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毀其廟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酌

音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醜假無言時靡有

爭綏我肴壽黃耆無疆約軼初支反錯如字又采故反衡八鸞

鷓鴣七羊反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

穰來假音格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歐陽氏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如丙以甲為祖戊亦可以丙為祖矣湯之後世以湯為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為祖此常事也○

毛氏曰申重也○蘇氏曰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

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爾之所鄭氏曰其

福乃及女歐陽氏曰爾時王祀之主也○毛氏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酤酒賚賜也○孔氏曰既載清酒於樽以酌獻故

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蘇氏曰以昇我所思成

語賢也○歐陽氏曰○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

神賚成使成祀事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

熟得節○朱氏曰戒夙戒也平平和也○歐陽氏

曰上言既載清酤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

酒與羹爾○毛氏曰饗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

也○歐陽氏曰執事之臣總無喧嘩又不交侵其

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

明錫以眉壽黃耆之福也○鄭氏曰約軹轂節也

孔氏曰軹者長轂之名○鄭氏曰約軹轂節也

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氏曰約軹轂節也

來助祭者乘象轂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鶴鶴然

聲和孔氏曰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歐

陽氏曰約軹錯衡八鸞鶴鶴者此始謂助祭之諸

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祭也○蘇氏

曰溥將溥且大○歐陽氏曰我時王受天命溥將

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朱氏曰言我受命廣

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孔氏曰從天下平安

穰然○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致享

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蘇氏

曰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宗來格而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王氏曰祀中宗而曰湯孫者有天下以湯故也○東萊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蓋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也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儀禮載祭祀燕享每始言羹定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卽戒平之謂也此所謂既載清醑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得其一說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鄭氏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玄鳥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

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焉高宗云
禮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王氏曰玄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而已蓋上有以絡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是乃高宗之功矣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糇反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福是何

毛氏曰玄鳥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

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

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氏曰釋鳥云燕燕泉也

色玄故又名玄鳥月令仲春玄鳥至日以太牢祀于高禘玄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禱之時故言天

命玄鳥 芘芘大貌 ○鄭氏曰契為堯司徒有功封

商 ○李氏曰生契而謂之商者契封於商也 ○鄭

氏曰自契至于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

日以廣大芒芒然 ○王氏曰古帝命武湯言古者

上帝命武湯也 ○鄭氏曰武湯有威武之德者成

湯 ○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 ○鄭

氏曰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鮮于氏曰隨其所

也 ○毛氏曰九有九州也 ○鄭氏曰覆有九州為

之王也 ○孔氏曰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

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

進之釋文曰大糈詩云大祭也 ○朱氏曰商世諸侯多矣而止十

乘者疑諸侯當朝者歲以服數為節又使分助四

方之祭故與 ○蘇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

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其後

世世受天命無有危始以至武丁之子孫 ○曾氏

曰所謂武王者皆成湯耳再言武丁孫子當念其

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下也鄭氏謂高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此非所以稱

繼體守文之君况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宜豈所

以稱武丁孫子哉○毛氏曰畿疆也○鄭氏曰止

猶居也○曾氏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人於其所

歸赴則止焉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

鄭氏曰假至也祈祈衆多也皆來朝覲貢獻其至

也祈祈然○毛氏曰景大員均何任也○釋文曰

維河王肅以為河水○蘇氏曰其至者祈祈而多

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王氏曰景與既景乃剛

義河蓋武丁孫子所都也○朱氏曰咸宜無不

空也○鄭氏曰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朱氏曰

道○東萊曰武丁孫子指作頌之商王也武王靡

不勝而下皆稱先代之盛以勉時王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孔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肅以太禘為

為大禘之詩曰離序以為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

也今日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為小

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為大矣○孔氏曰王制及祭統

言春夏禘秋嘗冬烝則夏祭宗廟亦名禘也○橫

渠張氏曰長發大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嘗

游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

是疆幅隕音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毛氏曰濬深也。鄭氏曰長猶久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孔氏曰濬讀商家深。智不措斥一人也。久發見其禎祥矣。

○毛氏曰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屬也。隕均也。孔氏曰如布帛之幅故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鄭氏曰禹當作圓圓謂周也。有娥契母

也將大也。契生商也。○孔氏曰帝堯之末有大水

茫茫然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

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夫均平既已長遠矣於

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

娥方將帝立子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

國也。○王氏曰有娥氏國方大之時帝立子生商

也。朱氏曰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于而造商室也。

玄王桓撥本末反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

遂視既發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才結反

○毛氏曰玄王契也。○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

古人徃徃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

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為黑也。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不窋韋路注云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

為王之祖故可為王非號為王也。○朱氏曰或王以玄鳥降而生故曰玄王。○蘇氏曰桓武也。○毛氏曰撥治也

○蘇氏曰契之為人武而能治。○王氏曰受小國是

達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達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在邦必達同意

未氏曰達通達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宐也

王氏曰率履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蘇氏曰履

蹈也○朱氏曰言契能率履不越遂視其民則既

發以應之矣○毛氏曰相土契孫也孔氏曰殷本紀云契子昭

明昭明子相土○鄭氏曰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

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

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朱氏曰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相土

之後當中衰歟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今昭假

古雅遲遲上帝是祗謂時帝命式于九圍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先

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朱氏曰降流生也○

毛氏曰不遲言疾也躋升也○鄭氏曰昭假昭假

上帝也○鮮于氏曰假言感假○鄭氏曰祗敬也

李氏曰式灋也○毛氏曰九圍九州也孔氏曰謂九州九圍

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若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朱氏曰湯生也應

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

天遲遲久也言其純亦不已也○王氏曰以能祗

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式與成王之孚下土之

式同意李氏曰帝命之為法終天下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受小球音求 大球為下國綴張衛反 旒何天之休不競不

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子由反

毛氏曰球玉也 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

贄之瑞也 鄭氏曰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孔氏

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旒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旒旗垂者名為旒也 孔氏曰諸

侯心繫天子如旒旗之旒綴著於縵 李氏曰諸

侯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 鄭氏

曰不競不爭也 毛氏曰練急也優優和也適聚

也 孔氏曰又述湯不爭競不急躁不剛猛不

大柔弱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祿聚而歸之

受小共音恭 大共為下國駿音峻 龐莫邦反 何天之龍音公

其勇不震不動不難氣版反 不竦小勇反 是總子孔反

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 毛氏

曰駿大龐厚也鄭氏曰駿之言俊也 孔氏曰鄭

朱氏曰駿龐之義未詳 董氏曰齊諺作駿驪謂馬也 毛氏蓼蕭傳云龍

寵也 孔氏曰荷天之榮寵 毛氏曰難恐竦懼

也 李氏曰又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難恐

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百福所

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旒音蒲 有虔秉鉞音越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苞有三蘖

五篇反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

夏桀

毛氏曰武王湯也旆旗也○王氏曰曷者誰何之謂也○鄭氏曰建旆持鉞與師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誰敢禦我○毛氏曰苞本也○朱氏曰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受命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用師之序也○鄭氏曰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已姓也三國黨於桀

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

語云祝融其後入姓已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毛得殺

毛伯過襄公曰是昆吾稔之也檀弓注曰桀以乙卯亡○東萊曰虔敬也有

虔秉鉞敬天討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

實左

音右

商王

毛氏曰葉世也業危也○孔氏曰震懼也○鄭氏

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

名○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湯未興之前國弱而

危懼也○朱氏曰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此矣豈

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則湯也降猶維
嶽降神之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
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鄭氏曰禘于太祖則功
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
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

而規反

入其咀

在呂反

衷

蒲侯荆反

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毛氏曰撻疾意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

孔氏曰有天下始

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蘇氏曰自盤庚沒而

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武丁○鄭氏

曰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也服其罪截然

齊壹○朱氏曰湯孫之緒業皆高宗之功○東萊

曰深入其阻哀荆之旅謂入巢穴其衆無所遁逃

窮而保聚如勾踐棲於會稽之類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都氏蒞莫敢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鄭

氏曰氏羌狄國在西方者享獻也世見曰王孔氏

日氏羌遠夷世一見於上○王氏曰荆楚居國南鄉比之氏

羌則近國爾成湯之時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謂四夷事中國乃常道也○蘇氏曰既

声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羌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於女荆楚則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音壁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

反稼穡匪解音解

毛氏曰辟君適過也○鄭氏曰多音多君諸侯

也來辟猶來王也○蘇氏曰刑楚既服天命音命

之君凡建國于禹績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

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懈庶可以音庶○李氏

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音先事耳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鄭氏曰遑

暇也○朱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

命之降監皆在下民則下民有嚴矣惟不僭不濫

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下國而封建厥福蘇氏曰

所當此高宗所以受命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丁以保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鄭氏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中正也孔氏曰翼翼然禮讓恭敬

孔氏曰赫赫顯盛也聲美聲也濯濯光明也靈神靈也○朱氏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言高宗中興

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音短是遷方與音角有挺音力連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孔氏曰景山朱氏曰春秋傳云商湯在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乃山也

商所都山名謂許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毛氏曰丸丸易直也

從也挺長貌○鄭氏曰旅楹衆楹也

廟中之寢也○鄭氏曰升景山楹

直者斷而遷之孔氏曰謂徙之來歸也○孔氏曰又方正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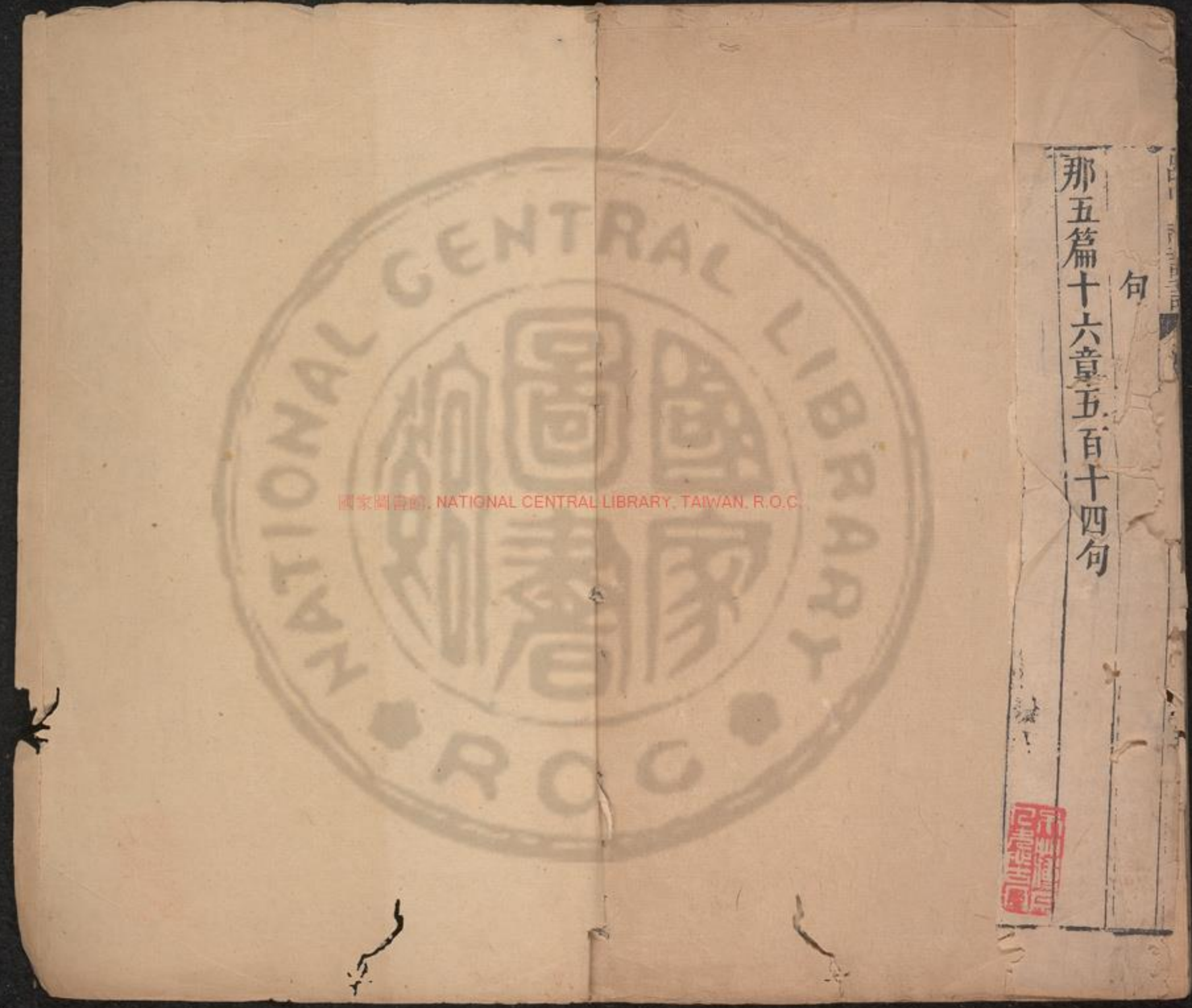
斷之○朱氏曰虔亦斷截○孔氏曰以松為屋之

椽楹有挺然而長楹者椽也椽以長為善陳列其

楹有閑然而大○朱氏曰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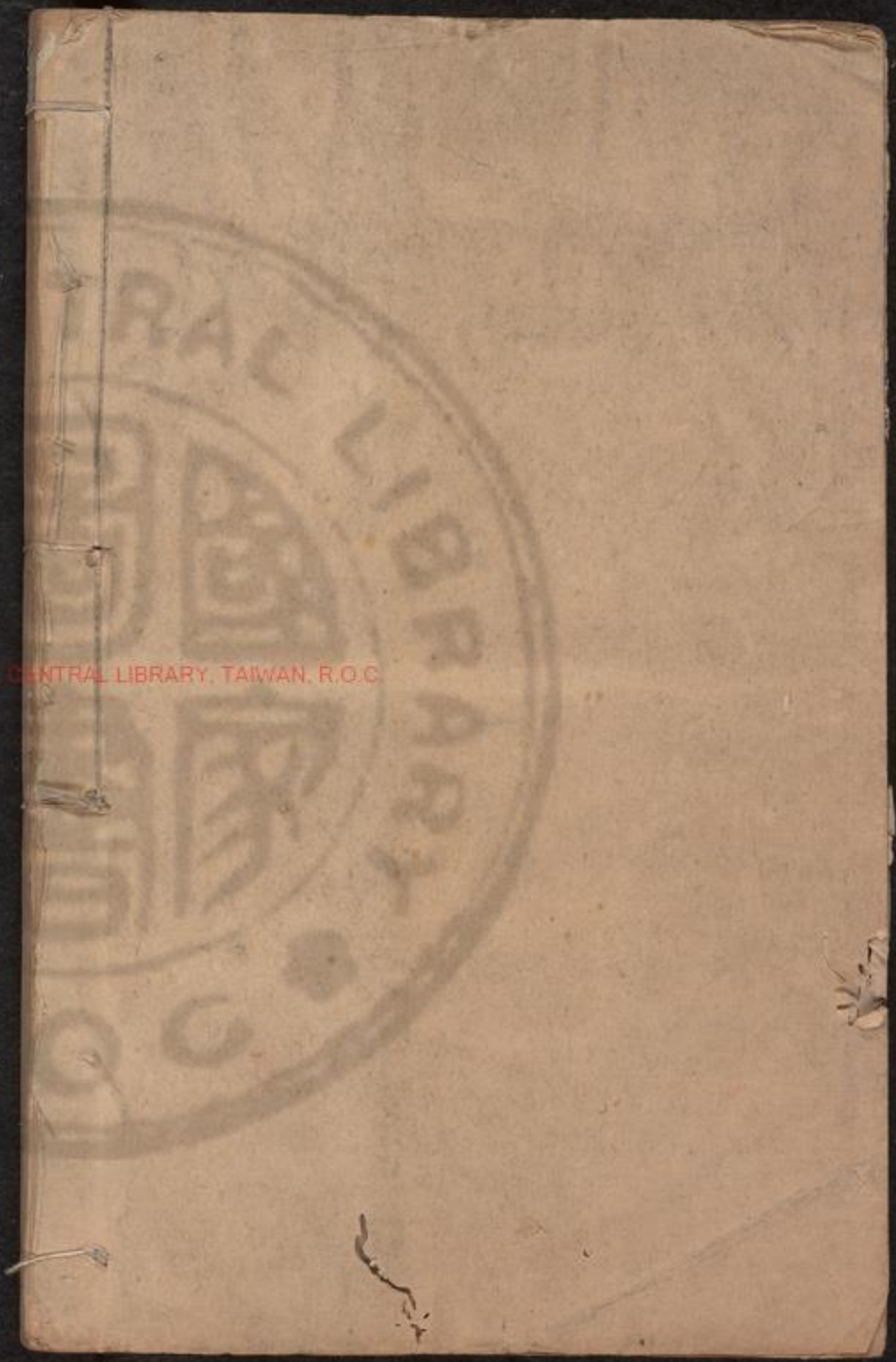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那五篇十六章五百十四句

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